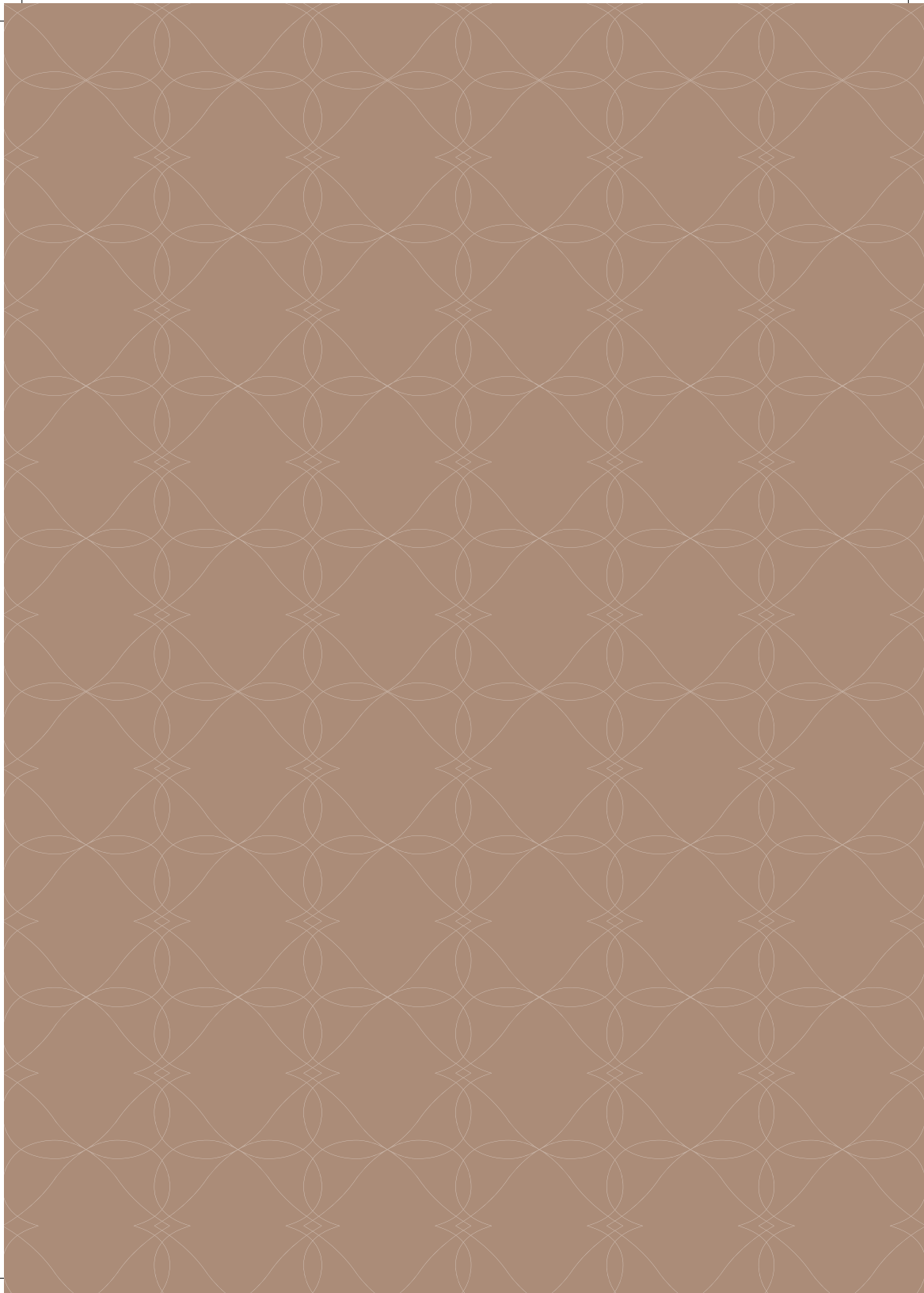




在
花季裡



寫同調

2017 桃園

鍾肇政文學獎

得 獎 作 品 集

短篇小說・報導文學・散文・新詩・兒童文學

桃園市立圖書館 | 策劃出版

市長序

文學是一個國家的無形基礎，用筆可以傳達對文化的想像、對時代的熱情、對社會的批判和反思。成立「桃園鍾肇政文學獎」的用意就是在於記錄與培養這些文化力量，就像當年鍾肇政先生以大河長流的長篇小說發掘台灣歷史故事與文化認同，期許更多文壇晚輩能如沐春風般跟進。

如今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已邁入第三年，今年更提升徵件規模，比照日本芥川賞，徵件類別擴大為短篇小說、報導文學、散文、新詩、兒童文學及長篇小說等6大類，總獎金高達300萬元，成為台灣指標性文學獎之一，以孕育更多文壇新秀為目的，厚植台灣軟實力。

而今年度徵文主題「在花季寫同調」，從美國民謠歌手Bob Dylan獲得2016諾貝爾文學獎衍伸而來，談論文學裡的音樂性。花季盛開象徵桃園多元文化，寫同調則從台灣歌謠之父鄧雨賢作曲、周添旺作詞、鳳飛飛主唱的《想要彈同調》而來，比喻成為

志同道合的一群人。我們也應當附和著音樂的節奏，持續發掘文學的種子，輔以豐饒的文化沃土，最終能開出繽紛而動人的花海。

文化傳承需要文學的記載，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嘗試以不同文類來呈現當代台灣多元的文化面象，今年也首度徵件鍾老最擅長的長篇小說類別，並延長徵件期程，寄望未來能出現更多刻劃當今社會面貌的優質作品及寫手，傳承與記錄台灣文學的精神。

桃園市市長 鄭文燦

局長序

浩瀚文海，文學總能透過不同文體呈現多元文化面貌，桃園鍾肇政文學獎也是如此。從文字記錄土地，書寫生命，刻劃時代的面容，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已成為全國最知名文學獎之一，來自全國各地的投稿者，用詩、用報導、寫成故事、寫成散文來投稿抒發己見，更可見文化的生命力躍然於紙上。

本屆桃園鍾肇政文學獎總收件數666件，除延續前兩屆的類別：短篇小說、報導文學、新詩與兒童文學外，今年還增設散文類別，讓文學獎規模更形完備。而各類組投稿作品皆不乏精彩作品，質精且優，取材十分多元，可見仍有許多寫作的璞玉等待我們的發掘。

其中作品在議題選取上，也可窺見台灣社會的脈動。自然關懷的議題屢見不鮮，而今年出現不少探討長照議題的優質作品，而外勞、新住民、隔代教養、性別議題等都讓今年度的文學獎呈現台灣當代社會縮影。值得一提的是，投稿者雖然來自於全國各

地，但仍有相當多的作品在撰寫桃園當地的景致，包含復興拉拉山、觀音藻礁、新屋石滬及角板山樟腦等，探討桃園在地文化、歷史與自然景觀交融共生的特色。

在此感謝所有願意為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執筆的你，因為你的紀錄，為後人留下動人的篇章，也期許桃園鍾肇政文學獎能成為全國文學獎的標竿，繼續推動文學寫作，培養文壇寫手，留下能傳世而不朽的精彩作品。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局長 莊孝美



目次

002	市長序	鄭文燦
004	局長序	莊秀美

短篇小說

012	總評	有特色的文學獎	李 昂
014		開自社會各角落的花朵	李維菁
016		台灣社會生活的多元呈現	郝譽翔
018	正獎	送別之歌	葉公誠
044	副獎	養魚四步	班與唐
068	副獎	浮出水面	游善鈞
092	紀錄	短篇小說・評審會議	





報導文學



- | | | | |
|-----|-----|---------------|-----|
| 110 | 總 評 | 回望「當代」的必須 | 房慧真 |
| 112 | | 看見現場報導，讀到精湛文學 | 陳銘礪 |
| 114 | | 放眼望去，百花盛放 | 劉克襄 |
| 116 | 正 獎 | 水牛學校見習錄 | 沈秋蘭 |
| 144 | 副 獎 | 石滬家族的故事 | 李仁富 |
| 172 | 副 獎 | 水路的寧靜與喧囂 | 林淑英 |
| 196 | 紀 錄 | 報導文學・評審會議 | |



散文



208	總 評	真誠的力量	宇文正
210		現象	廖鴻基
212		驚喜的豐收	林文義
214	正 獎	回家	呂志宏
222	副 獎	迷失	許勝雲
232	副 獎	我的外祖母	陳柔旭
244	紀 錄	散文・評審會議	

新詩



258	總 評	煉詩製樟腦	林央敏
260		持續以恆	吳 晟
262		獎是一時的，詩是永久的	鴻 鴻
264	正 獎	斐然成樟——詩致角板山樟腦收納所	王宗仁
268	副 獎	長照中心的門裡門外	潘寧民
272	副 獎	大象班兒子，綿羊班女兒	游書珣
276	紀 錄	新詩・評審會議	



兒童文學

- | | | | |
|-----|-----|-----------|-----|
| 294 | 總 評 | 尚有更多的期待 | 凌 拂 |
| 296 | | 期待更好的明天 | 桂文亞 |
| 298 | | 豐收的期待 | 傅林統 |
| 300 | 正 獎 | 汗水50cc的故事 | 陳正恩 |
| 312 | 副 獎 | 唬姑婆的故事 | 周俊男 |
| 322 | 副 獎 | 海邊琴師 | 王怡祺 |
| 332 | 紀 錄 | 兒童文學・評審會議 | |

附錄

- | | |
|-----|------------------|
| 340 | 2017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徵文辦法 |
|-----|------------------|



2017 桃園

鍾肇政
文學獎

在 花季裡 寫 同調



短篇小說

正獎	葉公誠	送別之歌
副獎	班與唐	養魚四步
副獎	游善鈞	浮出水面



短篇小說・總評

有特色的文學獎

◎李昂

先一定要講得很清楚，這只是我個人的意見，對鍾肇政文學獎個人的期許以及看法。

台灣有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文學獎，大都是由公家機關或是企業所舉辦。以一個單一的作家為名來舉辦的文學獎，事實上並不常見。

鍾肇政先生作為台灣文壇的耆老，受人尊重的好作家，自然不在話下。鍾肇政文學獎的成立，可以說實至名歸。既然以鍾肇政先生為名，我個人便以為這個文學獎，可以有更多他個人的特色。

絕大多數的文學獎，都只會對參獎者來自的地區、所使用的文字、字數等等作規範。還不見有一個文學獎在題材、寫作風格、關懷的議題上有稍微略多的建議。這個部分我一直當作是對於文學創作自由的高度期許。

但這一次評2017鍾肇政文學短篇小說獎，從來參獎的作品當中，看到大量使用台語文寫作，而且切合在地題材的書寫，讓我深刻的感覺到，可不可以有一個文學獎，它的重點以及希望鼓勵的，



是著重在某一種類型、題材上？

尤其從得獎的第一名作品，我看到了基本上是過了這個世代，時間越來越久遠之後，恐怕會更少作家能夠涉及的、我稱之為「日式的台語文書寫小說」，更加深了我原先的想法。

必須還要再一次明說：這只是我個人的一個小小的建議，不希望因此被冠上什麼狹隘的本土主義這樣的大罪名。我的提議是：鍾肇政文學獎仍廣收、鼓勵各式的文學創作，但是，當中有相當的名額，完全視當年的參獎作品的比例，頒給用台語文、或用客語、用原住民、新住民這些目前仍得不到重視的語文寫作的在地題材創作，來做為對這方面的鼓勵。

如此，也可以作為鍾肇政文學獎與眾多文學獎之間的差異區隔，並形成一種特色。而對這方面關注的不論是讀者、批評家，都可以從這個文學獎發掘出來的作品當中，得到充足的訊息，看到更多在別的文學獎中可能有的遺珠之憾。

短篇小說・總評

開自社會各角落的花朵

◎李維菁

這次鍾肇政文學獎決審的十八篇作品，水準相當整齊平均，而作品關注涉及目前社會各種面向，其中涉及了網路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的混雜、老人笑中帶淚的情誼、青年的茫然失所、底層勞動階級的無賴生活與情慾、親子之間的管教變成了控制與權力慾、小鄉鎮的衰退與逝去的人物情懷.....，其中有不少篇都寫得真摯。

在這次決審十八作品中，占八成比例以上的作品涉及了台語、漢語的混用，部分作品甚至加入了日語與一點客家語。創作者在運用這樣手法，立意雖佳，但必須考慮到語言之間的平衡感，包括對話與敘述之間的平衡，音韻行進的順當，以及各種擬音方式的使用，對小說可讀性是否造成影響等問題。

前三獎的作品中，各有特點，在投票時票數也很接近。評



審過程中最熱切的討論是其中也見小說技巧熟練者，手法快利但在情意上似乎失去了誠懇，而情感動人甚至能夠感受到芬芳的篇幅，在寫作的安排上有些地方可再整理，這也是最後討論的階段讓委員們明顯感到掙扎與有意思的地方。

短篇小說・總評

台灣社會生活的多元呈現

◎郝譽翔

總體而言，這次擔任鍾肇政文學獎的評審是相當愉快的經驗，入選的作品水準相當整齊，而且風格各異。它們不落入任何的理論框架，也不依循某類陳腔教條，寫的大抵上就是你我的生活，從老人生活、家庭親子、自然生態保育，到當前社會隔代教養等，不一而足。不僅小說主題親切平實，作者也寫得自然而流暢，不會過度賣弄文字技巧，因此可讀性大都相當的高，也頗能夠引起讀者的感動和共鳴。

獲獎的〈送別之歌〉就是一篇細膩而完整的小說，描寫老人面對生老病死的孤寂內心，將老人的形象寫得活靈活現，耐人咀嚼。〈養魚四步〉將家庭主婦的一天寫得淋漓盡致，童年與此刻的相互呼應，更勾勒出女性的命運彷彿是一只不斷輪迴的枷鎖與桎梏。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等鷺〉這篇小說，看似描寫台南黑面琵鷺鳥類保育，但寫得卻不落入環保教條，而深刻呈現出一個男孩與主角堅永伯的情誼，作者以此角度書寫鄉土，不落俗套，更點出了「觀



看」這一行為的深意。還有〈失去衛星訊號〉寫三代之間的親情，寫少年與祖父祖母之間的深厚情感，尤其寫老人院一段更是令人為之動容，至於朋友阿勵所佔的篇幅雖然不多，但簡短的幾筆，卻已成功刻畫出一個少年的孤獨情境，「衛星」的象徵更完美地連串起了整篇作品。

總而言之，這次值得一提的參賽作品頗多，彼此風格和題材殊異，從親人、家庭到土地之間，成功地展露台灣社會生活的多樣性。



短篇小說・正獎

送別之歌

◎葉公誠

水仔和桑約在河濱公園碰面，要散步到大稻埕。等了半小時桑仍未到，他覺得不對，打桑的手機。

「喂。」應的是一個婉約、年輕的女音。

水仔本來以為撥錯，結果是桑的女兒明月。啜泣跟他說，父親昨天下午頭痛，癱在沙發上就走了。

「怎會這樣？」水仔心寒腳軟，無法接受。

他們並未多談。明月不諳台語，雙方溝通不順。最後，水仔只簡單交代：後事若定再通知他。

乍聞噩耗，水仔不知所以。空洞愍神沿河濱獨走，冷風灌進身體。他懷疑：是這陣寒流帶走老友。他時而看看河面、天空、路樹、蘆芒，時而自言自語：「哎，友仔，才相輸誰先走，你跑這麼快……。」

月前，他們才一起參加都仔的告別式。今年同學會本來是都仔主辦，也是說走就走。同學剩沒幾人，相聚於告別式，令人感慨萬千。離開時依俗互不相辭，人生無常，明年能否見面呢？大家都有

疑問。

水仔和桑就多談了些，兩人一起搭火車北返。回首同窗會，已經辦了十多年。國小建校八十週年時，他們這群第一屆校友風光參加，聚會自此延續下來。這幾年走的人多，竟然要用桌數算。

「四桌剩半桌。」兩人交談不免唏噓。窗外風景咻咻快閃，桑浩歎：每次搭車，都不確知是否還看得到這景色？

「你沒問題啦。」水仔誇他，「每天去大安公園運動，面色紅光光，像六十歲人。」

桑回說：自己是虛的，好看頭。倒是水仔，退休後種菜養生，天地涵養，身體精瘦，看會長命百歲。

互褒變相輸，最後竟打賭先走的人為贏家，還押賭注，輸家要替亡友高歌《荒城之月》。

賭注是水仔興起所說，回應都仔。都仔原本計劃今年吃會後，眾人再帶到大廟榕樹下齊唱《荒城之月》。有典故的，第一次同窗會後大家興致高，續攤到大廟。老榕下簡易搭了個棚，設卡拉OK供鄉親投幣唸歌。一些愛唱歌的人啟唱後，麥克風傳來傳去。傳到桑手上，他很靦腆呆愣住，推說不會唱。

「有日本歌呀。」都仔翻日本歌譜給他點。

桑仍然推拖，雖然日本住五十年，不曾唱歌。

「荒城之月總會吧。」一陣人起鬨，「小學就會唱啊。」

最後變成合唱。一群老人在廟埕高歌，日本時代、童年時光浮上腦海，唱來充滿感情。

「不就我要唱給你聽哩？」水仔對著虛空說，而桑似乎在聽。

《荒城之月》滄桑的旋律，開始在水仔腦子轉不停，他不經意哼唱了幾次。唱唱，竟擬想起在告別式替桑高歌的情景，先就怯場起來。桑要的告別式很特別，火化成灰後，半罐運回日本與亡妻合葬在寺廟；另半罐則要拿回草仔尾撒入小溪，讓骨灰隨溪水流散。

在那樣的場合唱歌，是否很突兀？

「友仔，你看怎樣？要不就算了，免唱囉。」走到雁鴨公園，水仔稍停，對著河面喃喃自語。河面波紋不應，向西流動而去。

「哈囉！你好！」

正自發呆，一隊年輕外國男女騎單車風馳而過，一個金髮男生開玩笑那樣，大聲跟他打招呼。

「哈囉，哈囉！」水仔不假思索就跟他們揮手，回他們，「你好！你們好！」

那群外國男女怎麼也料想不到，站立在河邊，失神般這位老阿公會回應他們。一時間大家都興奮起來，你好、你好喊個不停。年輕男女的聲音，把北風和灰色天河的蕭索，添加些許熱鬧色彩，也稍稍逗樂了水仔。

「其實，唱一下也無妨啦，嘿嘿。」水仔乾笑兩聲，「願賭服輸。」

轉念時，幾隻鴛鴦，鵠立在蘆芒叢中的暗光鳥被喧鬧聲驚動，掠過水面飛高。水仔想起某次漫步河岸時桑的感慨：世事變化萬千，古早他們驅趕鳥鷺唯恐不及。現在竟成為人們觀賞的珍寶。

「世事無常，無常啦。」想起故友行誼，水仔搖搖頭。

他慢慢晃走到大稻埕碼頭，中間又哼唱幾次《荒城之月》。出

水門後他花了些時間找尋那間肉燥飯小吃店，他們原預定要去的。

到達時尚早，只他一個客人。他揀了一張小桌子坐下。初始點了一碗飯、兩盤小菜。正要遞單，突然感應到桑好像也會來，不就他說要來的？說這間店的肉燥飯好吃。

「對噢，得幫友仔點一碗肉燥飯哩。」水仔想，菜單上多打個勾。

飯菜送達，全擠在狹窄的桌面。白飯、肉燥飯併擺。

「這麼擠。」他碎唸，桑寬胖的身影浮上腦海。這麼胖，癱下去是什樣態，會把沙發撞歪嗎？早上聽明月說時，一幕朦朧的影像就纏著他。

算是奉食那碗飯，水仔想了一下，得給雙筷子。桑平常都會把兩隻免洗筷相互磨搓，水仔替他照做了。一切就緒後開始吃，卻食之無味。胡亂把自己的飯扒完，菜還剩一半，已經沒胃口。

「飯菜我自己倒吧，要不那幾個店員會嚇到。」他想。

對牆有片鏡子，可瞥見幾個店員的身影。尚未有顧客上門，三個年輕的都在滑手機，老的那個女店員兀自看著街路發呆。他正想走，看到桌面上，桑那碗飯完好地擺著，旁邊還有一雙筷子，飄散出奉食的玄秘氣韻。水仔想像店員收殘餉時的猜想跟驚恐。

「友仔，吃完了吧？那，就起行囉。」邊碎唸，水仔邊把剩下的飯菜集攏在一盤，快速拿到集餉桶全倒下。

「我們來就好啊！」老店員聽到聲響而回頭，趕忙跟他致意。

「沒事啦。」水仔笑著應她，「沒事。」

二

河濱返家途中，水仔突然記掛起一件事：明月是否知道父親希望的葬送方式？

「也許友仔有交待，」他想：「好幾十年的想法，兒女應該知道。」

他暫把懸念放下，但心浮動著。原本預期明月會告知後事處理細節，等了幾天，一切卻寂然無聲。

頭七當天，他實在按捺不住，就撥桑的手機。一整天撥了數次，都是未開機的語音回應。他想：那隻古式按鍵手機，或許已經跟隨老主人躺在靈柩中了。

水仔是個無夢的人，老伴走了，鄉裡的人告訴他，亡者會托夢交代事情，但是他就沒碰到。他不知道自己八字怎麼個生法？不過也沒差啦，他習慣事情在世間解決，桑不來找他也沒關係。於是，他腦筋開始亂動。

「大安公園很大嗎？」思索之後，他問兒子春廷。春廷從水電學徒做起，在北部賺食三十多年，常誇說自己知道的路比地圖還詳細。

「幹嘛？」春廷一頭霧水。

水仔告知計劃：依桑說法，住家步行五分鐘即到公園。所以，只要在公園四圍探訪，或許可以看到貼白紙的喪家、路邊花圈、搭棚什麼的。

「爸仔，你當臺北是咱草仔尾噢？」春廷差點昏倒，大聲回老

爸說：「那大安區呢，寸土寸金，哪還搭棚、擺花圈的？」

「真這樣？」水仔有疑問，「我看這附近，還是有人會搭棚啊。」

「這三重埔呢。」春廷頗無奈，「那邊不會有這款事啦。」

「噢。噢。」看兒子的樣子有些不屑，水仔應兩聲表示認同，不再跟兒子辯。然而私底下，仍決定照自己想法做。

隔天他清晨六點就出門。臺北住了快十年，坐捷運已經沒問題，約六點半就來到大安公園。沒想到公園這麼熱鬧，除了晨走的人，還有不同群體分據各處：氣功、瑜珈、跳舞、太極拳。看起來好像運動會。

水仔暫歇，杵在一棵台灣欒樹下。快走的人像鯽魚般，一個接著一個閃過他。他想像桑生前的身影，微胖、穿著整潔、每天清晨混在晨走的人流中，莊嚴大步邁進。

「你家是在哪？」水仔胡亂跟著人群漫走了一下，邊探看四周。這座公園比他想像大百倍，五分鐘腳程可到的地方太多，茫茫不知往何處尋去。

他走著，思索著，靈光突然閃現，動了一個念頭。

「友仔，要不，你稍指示一下。」動念後他拐進一個涼亭，想像桑在附近，問說：「我唸邊：東、西、南、北。對的邊，你給我個聖杯。好不？」

說完，他從褲袋摸出兩個十元硬幣，雙手捧著膜拜一下，就擲到地上去，先問桑是否同意這個方法？

錢幣落地，鏗鏘兩聲，一枚很快就停在地面，另一枚不知道撞

到碎石或什麼，彈高後滾出涼亭，往一條鋪在草地中的水泥坡徑滾下去，走勢很快。

「喔！」水仔趕忙追過去。

泥徑面起頭尚平順，到一棵榕樹處，因樹根抬拱形成路障，把錢幣的滾勢擋住。錢幣跳動幾下終於躺平。

「嗯，嗯。」水仔隨手撿起錢幣，卻忘了看要停它在哪面，身邊那棵鬚榕勾起些許記憶：桑好像曾經說過，快走後都會到一棵榕樹下甩手，跟隨草地上的外丹功隊伍一起動作。他還甩動給水仔看過。

草地上正有一隊人在甩手，白衫黃褲，難道就是外丹功隊不成？

「幹！這裡穩沒錯。」水仔瞬間人靈交通，覺得一定是桑引來，要告訴他些訊息。他有些悸動，觀察外丹功隊伍，期望能更深入觸探到什麼。他曾問桑，既是跟著人練功，何不加入團體？桑說離開台灣五十年，回來後格格不入。尤其臺北人，都講國語，相處總有距離。

「友仔的感想總是特別多啦。」水仔腦筋流轉這些想法，眼睛仍盯著那群人。他直覺：裡頭一定有人知道桑，他身材寬廣，獅鼻大耳，很顯眼好認。

他看上一個老婦人，精瘦黝黑，眼眶很深。她的皮膚粗皺，顯然受過霜露太陽刻蝕，跟一般的臺北婦人不太一樣。

選定之後，水仔耐心等了約十分鐘，直到他們收操解散，才緩緩走到她身邊。

「歹勢喔。」

「怎樣？」

婦人的回話流出濃厚的土腔，水仔感覺親切異常。原本擔心太唐突，說起話來卻很容易，馬上就講開。更令他振奮的是，才一兩句簡單描述，老婦人已經知道水仔所說何人。

「有啦，常在樹腳跟著甩手。」她說，「不過已經整禮拜沒看到了呢。」她的臉龐流露出老人了然世情的悵然，帶著些許內斂的保留。

「所以才來找他呀。」水仔輕輕帶過，並不透露太多。「電話打了一個禮拜都沒接，只知道住附近。」

「這樣怎麼找，像大海摸針？」老婦人搖搖頭，「我看，你去那間seven問看看。」她手比外頭某處，「他好像每天都會去買報紙，我有注意到。」

「對噢！」水仔好像被一道閃電擊中頭般，半嚷說，「怎麼都沒想到？」

他很興奮告訴老婦，桑的確說過，每天都會去seven買報紙，小姐笑他像鬧鐘，七點準時來查房。

「怎麼都沒想到去問seven的小姐？」他跟老婦點頭打揖說，「莫非妳是天公派來的仙姑，要指點我。」

「仙姑個猴啦。」老婦人被他的聯想逗樂了，覺得這位偶遇的陌生人活潑又好相處。

他們一起橫過馬路，等紅燈時，四圍起了一陣大霧。車流量開始增多，各式車燈射破濃霧，朦朧的暈光交織閃爍。

「看不出你已經八十五歲了。」初略交談，兩人都喪偶，跟兒子同住。老婦人是南部來的，比水仔足足小十歲。「這麼勇健，會吃百二喔。」她誇水仔。

「不定明天就莎叻那啦哩。嘿嘿。」水仔用兩聲乾笑回答她。

三

自動門打開，女店員正低頭在算手掌上的錢幣，卻仍不忘大聲對水仔喊道：「歡迎光臨。」女店員有一頭誇張的金色染髮，乍看以為是外國人。

「熬早！」水仔直接打招呼。

「誰啊？」聽到無法辨識的台語，女店員嚇了一跳，抬起頭看：一個瘦巴巴的老頭默愣站在入口處對她笑。

「鬼嗎？」她嘟囔著，平常會碰到的多半是衣著光鮮的人，還沒見過這麼土氣的老人。

她的警覺性剎那間疾昇，眼前這人看起來很詭異，不應該在這裡出現，會不會是街友來要東西的？他的襯衫褪色到不行，已經無法辨認原色，上頭斑斑點點，不像油漬，比較像泥斑。鐵灰色的西裝褲也很怪，不知道是什麼年代的？繫在他的瘦腰上，褲頭褶皺在一起看似鬆緊帶，西裝褲的樣貌全失。

女店員看他一眼後就低下頭，沒回話。水仔走近櫃檯，刻意又說了聲：「熬早。」

「有什麼事嗎？」顧客至上，女店員不得已只好應他。

「小姐，請問一下。」對方應了，水仔很高興，不自覺改用很

生硬的國語問她：「妳可知道一個老人，每天早上都會買報紙，這禮拜卻沒來了。他住哪裡？」

水仔萬萬沒想到，這問題竟同時是女店員這幾天的懸念。已經一個禮拜了吧，那位嚴肅的老先生乍然渺蹤，於她職業性的漠然中激起小小波動。人非草木，雖然老先生只是買份報紙就走，她任職三年多下來，大家卻也發展出特殊的默契。

老先生有次開玩笑說自己太準時，像鬧鐘！私底下，店員們就以「鬧鐘」來稱呼他。

「妳先跟他說一下吧……。」雖才短暫交談，在繁忙的上班時段，卻也堵塞了五、六位心急的顧客。一個男店員原本在旁整理雜物，見狀趕忙頂替過來。

水仔的問話舒緩女店員的戒心，這才看到這位老先生的眼睛，雖被鬆垮的眼皮和眼袋上下夾住，成為窄窄一條小縫，卻清澈乾淨，還盈溢出滿滿的笑意。她的腦海不自覺浮現一些旅途偶見的老農身影，在田邊水湄，氣質和眼前這位老先生肖似。

警戒心沒了，她娓娓跟水仔說：一個禮拜前，下午吧，一輛救護車經過，鈴聲撼動周遭，繞到隔壁巷子就停住。幾分鐘後鈴聲又響，救護車疾行而去。當時他們就很好奇，不知誰怎樣了，會是認識的顧客嗎？

「隔天他就沒再出現……。」女店員欲言又止，本來想要說：「鬧鐘」就這麼消失了。

「喔。」水仔淺淺應一聲，定下心來。當時他想的是：友仔畢竟有在引導，要不，像外丹功那個婦人說的，他是在「大海摸

針」，怎能摸得這般順？

「他家在哪裡，妳知道嗎？」水仔問。

「看他都從對面那條小巷子穿過去。」女店員手比正門透明玻璃，對邊有一條非常黝暗的窄巷，不長，盡頭透光隱約可見。

「像摸乳巷哩。」跟店員道謝後，水仔走進小巷。嚴格說這只是一條覆蓋的小水溝，行走時得閃避兩邊公寓裝設的排油煙管和冷氣機。

「這麼窄，走這條？」水仔又想到桑寬胖的身軀，推測：若不是捷徑，應該不會選這條路。

他沒猜錯，窄巷外有些比較大間顯眼的房子。才稍瀏覽，水仔馬上就認定其中一間。

「春廷還說我找不到哩。」他自言自語。

是左手邊的一間房子，灰白色碎石圍牆，裏頭挺出一棵吉野櫻。這也是水仔所以確定的原因，並非上頭貼了祭中、嚴制的白紙，當然也沒有臨時的搭棚。桑仔曾告訴他：女兒說一定要種一棵吉野櫻，在臺北，稍微有些日本味。

他去按門鈴。對講機傳出失真的女音，有種特殊的腔調，軟軟的。水仔自我介紹，對方似乎驚嚇到，頻說失禮，請他等一下。不久門即打開，一位豐腴，日本味十足的女性，用驚恐的口氣叫他伯父桑，彷彿知道水仔終要尋來，她已經等候多時。

明月招呼水仔進入庭院，一個男子站在房子門前對水仔鞠躬，恭請他入內。水仔知道是桑的日本女婿，在台灣的大學教授日語。

「你們忙。我在外頭問問就走。」水仔婉拒入內，雙手摩挲吉

野櫻的枝幹，跟明月說：

「我是認這棵樹來的。妳爸提過。要不，這片厝，到哪裡找？」

他們站立在瘦弱的櫻花樹下對談。明月混用三種語言，國、台、日語，跟亡父的故友講述一週之種種。水仔聽到的梗概是：桑的手機斷電後，明月不知道密碼，無法再開機。原本也想告訴水仔亡父後事處理的狀況，但手機無法使用，聯繫管道被迫中斷。

「而且，父親遺體，經兄長考慮，決定捐給醫院做教學之用。」明月很艱難的，把這個最終結果告訴水仔。「兄長回國隔天即已決定，趕在捐贈的期限內。」

「啊，友仔不就，現在，在……。」這真是完全料想不到的結果，超越水仔一個禮拜所有的空思亂想。他尚希望趕在一切定案之前，轉述桑之遺願呢。

「多桑曾交代過什麼嗎？」與所知相差太大，水仔試探性問明月。

明月顯然完全不知道，再把桑猝死當天的狀況說了一次，意謂事出突然，父親未留一語。最終她告訴水仔的是，兄長自瑞士歸國後，醫院人員提及捐贈遺體一事，他想：父親一輩子心繫故鄉，捐贈遺體，相信可以代行父親貢獻的志願。

「也對啦！」水仔一聲長歎，不知如何應答。依照明月所說，故友遺體正處於防腐狀態，瞑目不語的意像進入他的腦海，他不禁悲從中來。兩位晚輩在前，他不願對方負擔，運用所有可能把情緒止住，跟兩人鞠躬說：「抱歉打擾。」表明去意。

「無限感念。」明月也慌了，不知如何應對長輩之悲傷，也只能深深鞠躬致意。

一直站在門邊的男子表情肅穆，跟著太太彎腰，送走這位特別的老者。他已經在台居住多年，並未跟類似的人直接接觸過，水仔給他一種很奇特的感覺。一開始他不明所以，後來領悟到：往生岳父跟他，似乎有某些共通的風土特質，跟臺北人是不一樣的。

四

歸家後，水仔悶悶不樂數日。週末，孫兒耀輝自軍營放假返家，水仔請他去網路看看，X醫院大體捐贈者防腐時存放的地點。

阿公面容嚴肅，耀輝嚇到了，以為阿公要自主安排後事，卻託他合謀。大體捐贈，近年略有耳聞，阿公也要跟進嗎？

「沒啦。」水仔應他，「我要用埋的，你們也知。墓地在你阿嬤邊，都買好了，你還亂說。」

「想說你在跟流行！」耀輝略略紓解，回他：「要不，問這做啥？」

「流行？」水仔不解，「這種事也有流行噢？那我那個友仔就有跟到囉。」

他沒說相輸罰歌之事，只說有一老友捐贈身體，他很好奇，想知道老友現在何處？

「喔！」耀輝問：「誰啊？」

「國小同學啦，」水仔揮揮手，說：「你不認識。」

網路出現不少大體捐贈的訊息，耀輝稍瀏覽，有些文字圖片犯

了他的忌諱。他的生命正當青春勃發，根本不想碰觸這些東西，便告訴水仔：既是供做教學用途，應該放在醫學院。至於存放地點，網路沒有明確信息。

「不知道放在哪？」謝了孫兒後，水仔想：「不過，放在醫學院應該不會錯。不如，我就去那裡……。」

水仔是靈溜的人，決定了就想做。他估量：得帶些簡單祭品，至少要幫阿桑燒一炷香。至於罰歌一事，到那裡再擲茭問看看，最好可以免了。

他帶著菜燕和雙糕潤，兩種都是阿桑愛吃的，說是住日本時最思念的童年零嘴。剛返台時，他即懷舊回草仔尾尋覓，市場阿婆早已往生無蹤。水仔看到三重有人在賣，買給桑吃過。味道不完全相同，桑仍讚賞不已。

水仔沒頭沒腦在醫院校園逡巡，既不像晨起運動者，也不像路人。監控中心每個畫面都有他的身影挪過，似在尋覓地點，而最後擇定教學大樓前草坪。醫院臨近特區，示威活動頻繁時遭池魚之殃。機動警衛錦祥在交班前一刻接獲監控中心指示，要他趕到北側草坪，有一瘦小人士似在引火。

錦祥迅即趕到。老者身著褪色衫褲，挺立在青草地上，雙手攬握一炷清香，面對教學大樓站立。白色煙線飄蕩向上，帶出玄奧訊息。老者腳邊的白色紙托盤內，擺了兩塊食物，其中一塊狀似千層糕，卻不知何物，素樸古老，也是謎樣的東西。

這是在祭拜嗎？無法迅即解讀一切，錦祥有些氣弱。

但是錦祥仍然忠於職守，提氣跟水仔說：「先生，這裡不能拜

拜喔。」

水仔正要開始禱唸，就見一位警衛衝過來。他身著綠條紋螢光背心，雖然手握警棍，樣態卻無甚威勢。潮紅的臉上汗珠不停滴落，狼狽帶些憨厚。

其實，警衛出現部分符合水仔所願，他遂暫停續下動作。

「我也知道，學校應該不能拜拜。但是，少年仔，請問一下，」水仔和緩的說：「普通若要祭拜捐獻身軀的人，要到哪去呢？」

捐獻身軀！對平凡的錦祥來說，這真是一個巨大的概念，它瞬間奇襲他的靈魂，掀起無數感受，肅敬也包含其中。於是，眼前這位老者違規的行為，似乎有了不一樣的內質。

「這我就知道了。」雖然如此，他仍堅定的朗誦標準應答，「建議您上班時間，再到辦公室詢問。」

「免啦。」水仔直覺認定錦祥是可以通融的人，便拜託他說：「你只要給我五分鐘就好！」他搖動一下右手的香，左手指著地上的祭品說：「你看，我都擺好了，只差燒香。」

「不行！不行！」錦祥堅持住。「在這裡點火，怎麼可以？」

「要不去哪？」水仔問：「你們也要告訴我啊！我朋友身軀在這，聽說一住二、三年。今天不拜，也許就等不到啦！我幾歲了你可知？」

錦祥無法辯駁。對方瘦巴巴看似毫無抵抗力，卻擁有強韌的決心。他屈服了，無奈的說：「快點！要不我會被開除！」

他只能講這句話。

「好啦好啦。」水仔一點也不想為難他。「我趕快唸，你站邊監督，一分鐘就好。」

他擎香對天，開始唸：

阿桑啊，我水仔啦。你說走就走，真飄撇呢！咱的賭我輸了，得替你唱

《荒城之月》。現在，問題來了，聽說你這兩三年會先住這，本來說好去溪邊替你唱，現在要怎麼唱，去哪唱？我今天來拜你，請你允准我免唱。

拜託你答應，給我三個聖杯。

唸完，水仔以大地為香爐，香插進草隙的泥土中，任焚煙飄蕩。

「還沒好嗎？」錦祥看到水仔竟還雙手合什，夾住兩枚硬幣，作勢要當筊杯擲，不覺心急起來。「先生，監視器在看呢……。」錦祥的口氣，已經變成懇求般的了。

水仔已擲下，兩枚白爍的硬幣貼在深綠色草坪，微小卻醒目，兩個都是人頭！

「友仔，你不答應？」水仔乾笑一聲，問：「莫非我要去溪邊唱，你才會認？」

水仔得到三個聖杯。擲拋、高拋均然。

「所以，友仔，我非得跑一趟草仔尾不可囉？」水仔迅即認了，愛賭服輸外，站在清晨寂涼的草地，故友身軀近在咫尺，魂魄

若即若離，讓他忍不住落淚。

桑是固執的人，水仔不想讓他失望。

「好了。」知道自己想要的答案之後，水仔馬上結束儀式。他把托盤端起，遞給錦祥。「這給你吃啦，感謝你的幫贊。」他說。

錦祥敬謝不敏，祭拜過的食品讓他心裏發毛。老先生雖已結束祭儀，卻任憑那炷香持續燃燒，白煙裊裊不絕於縷，全無熄滅的樣子。他本來想請水仔拔起來，卻開不了口，心想：就讓它燒罄吧，反正要不了多久。

水仔也想等那炷香燒完。在朝陽斜光中，兩人的影子被拉得又瘦又長，印在草地上。

五

免費小巴下車地點就在明池家門口，水仔原本希望不要碰到他。但是當日天空清朗，黃昏時，明池叫印傭阿娣推他到外面曬太陽。

小巴司機大炳遠遠就看到，跟水仔說：「你同學出來迎接你呢。」

「我又不是總統！」水仔回他，頗無奈。

「仙仔，同學來找你啦！」大炳絲毫不察水仔心意，停車時探頭對明池大喊。

「嚎洩！」明池覺得大炳在練肖話。他已經八十五歲，在世同學剩沒幾人。上月都仔過世，草仔尾已無同學。「一定又是那些猴死囡仔！」明池把自己武裝起來。

水仔下車站定，明池盯著他看，面容嚴肅冷峻。「你是判官在

看犯人喔？」水仔莫名奇妙。

明池這才認出他，神色稍緩下來，問：「水仔嗎？」

水仔背著螢光黃輕布背包，很耀眼。他人輕靈挺立，猛看很像年輕人。明池本以為又是那些網友，這幾年偶而就會碰到，不知哪來的？他們拿著手機在草仔尾寂靜的路上晃來晃去，胡亂拍照。明池本來不以為意，後來孫子告訴他，他曾被偷拍到，還上傳網路，給了個「草仔尾門神」的堂皇封號。聽到這訊息後明池火大起來，他半輩子當民意代表，算見過世面的人。肖像權這概念他懂，網友未經他同意隨便拍照，行徑與賊無異。

看清來者並非那些網友後，明池瞬間卸解心防，大聲回嗆水仔：「不肖仔！背那個包袱俗蹦蹦，金光閃閃，裝少年喔。」

「沒啦！」水仔有氣無力說：「我孫的，借用一下。」

水仔似有心事，明池口氣收斂。「你不是住兒子那裡，今天怎麼回來？」他試探著問。

「哎！」水仔嘆口氣，說：「一言難盡！」

「進來坐一下啦，泡個茶。」明池邀他。

兩人到客廳坐定。斜陽透窗西射，蒸濡出異味：牆面霉漬、檜木茶盤積垢、厚布窗簾的腐絮、牆上匾額面漆等味道混雜。明池命阿娣轉動吊扇。歷經數十年，吊扇軸承生鏽錯位，嘎嘎摩擦緩滯無力，其實送不出什麼風了。

水仔感覺到明池在揣測他的心事。他腦筋快速轉動數遭，想想：算了！也沒啥好瞞的，他們這水還剩幾人呢？住草仔尾的，不就明池一個而已，瞞什麼瞞？

心一激盪，話便藏不住，說：「阿桑死了。」

「正經？」明池很訝異，「是怎樣？」

「哪知？」水仔說：「說頭痛，叫他女兒攙著，走不到幾步就癱了。」

話匣子一開，水仔愈說愈激動……。

阿娣負責泡茶，三泡後水仔仍侃侃而談。她覺得無聊，索性打開電視。台灣的頻道很多，她早篩選過，只挑點歌賣藥那幾台。雖然播的是台灣歌，音樂畢竟稍可跨越國界，幫她渡過單調寂寞的異鄉時光。她把音量調到最小，以免影響明池和水仔對談。但水仔聲音一路放大，不時把電視蓋住，阿娣音量只得同步調大。

阿娣不免好奇：這個清瘦的老人在講什麼，說得那麼激昂？於是，她在陌生的音樂和語言之間來回逡巡，胡亂抓攬意義。她聽到一些字彙，跟死亡相關聯的。

「呼！」她嘆一口氣。

明池是她的第三位僱主。很不幸的，前面二位均以亡逝令她收工。看護的宿命即此，她認份受之。旅台前後七年，這種特殊經歷，讓她在台語基本詞彙外，也略懂些喪葬用語。

想著想著，阿娣突然靈光閃現，認出水仔來：不就是月前告別式上，一直要去攙扶老闆那個瘦子？當天老闆好強，要阿娣把輪椅停置在靈堂外面，堅持自己拄著龍頭拐杖起身，並同四位老人列隊上香。老闆身形不穩，裡頭最瘦小者幾次意欲攙扶，卻都被老闆拒絕。當時阿娣站在輪椅旁待命，一切看在眼里。

阿娣不確知水仔在描述什麼，另一場喪葬式嗎？說得那麼激

動。

水仔當真愈說愈激動。原本，他是想孤一人去溪邊唱《荒城之月》的，不知為何，想到桑和明池，做和事佬的願望又一直竄動起來。但是他了解明池的脾氣，說了應該也沒用。想想乾脆自己先放棄，想儘量避開明池，事情愈簡單愈好。

偏偏兩人就是碰到了，水仔又藏不住話，講一講，壓抑的心願流瀉而出。「同學剩沒幾人了，不久全部就都莎叻那啦，化作千風囉。」他試探性問明池：「怎樣，跟我去合唱如何，把阿桑送走？」

明池憋嘴不答。他跟桑一輩子交惡，他是國民黨培養的人，桑則滯日不歸，自詡為異議人士。兩人恩怨情仇一生，各自發展毫無交集。上月都仔告別式，他探聽到桑會參加，本來還想缺席，避開見面的尷尬。但是都仔是大廟住持，他長期的樁腳，幾經考慮他還是去了。

同學五人參加，就他最破敗，十幾步路要挺好幾分鐘，比田螺爬還慢。相對於他，桑看起來最硬朗，穿著剪裁合宜的西裝，面色紅潤。令人難堪的狀態，但他昂首挺立，硬是撐過去。即便如此，返家後仍不免怨嘆：自己是否沒老運？

明池想像過自己的告別式，小學同學幾人會來呢？不知道，但桑一定不會出席的。想像時總把他也考慮到，人算不如天算，桑勇健的身軀如今竟防腐待剖，躺在醫院中。

「土角厝未倒，鋼筋蓋的卻先崩了。」明池順著自己的意識流，沒頭沒腦冒出這一句話來。

水仔抓不到明池的話意，等待著後續。他清澈的眼神中充滿期待。

「水仔，」掙扎了一下，明池說：「你去就好。阿桑應該不愛我去。」

「哪會？」水仔辯駁，「你們都誤解對方了。」

明池堅定地搖頭。他內心也正激盪著，但他慣於掩飾，表情仍維持平靜。他慨嘆：這一切，水仔是不會了解的。水仔是什麼都好的人，人間的堅持和鬥爭他不會懂。明池想：真要說，也許他和桑才是最了解彼此的人。

「要不，問阿桑一下？」水仔靈機一動，又想擲筊。

「水仔。」明池突然暴怒，大聲說：「我要去不去，不是阿桑可以替我決定的！」他雙手握住拐杖，先鏟蹠地面數下，接著仰頭對天，說：「對不，阿桑？」

「好啦，好啦。」水仔見明池性子抬起，趕忙賠罪說：「別激動啦，我自己去就好啦。」

老闆以杖蹠地，篤篤篤數聲，阿娣猛被嚇一跳，以為老闆在喚叫她。電視裡頭，主持人正要賣草藥做工商服務。阿娣啪一聲趕快把電視關了。老闆脾氣不好，她有點驚嚇到。

六

翌日清晨露水深重，水仔依計劃出門。到溪邊又得經過明池家，他完全沒想到，明池已端坐在屋前，穿西裝打領帶，毛線帽禦

寒。輪椅後阿娣站著，包覆橙色回教頭巾，兩顆晶亮的大眼更顯醒目。

明池改念要去了嗎？水仔的心雀躍起來，興奮地說：「哇，你這麼早！」

「堵你啊。」明池答：「你活跳跳，比猴仔更敏溜，我不早點哪行？」

「呦！」水仔回：「哪有你飄撇，還穿西裝！只是要去溪邊，穿這樣正式。」他不著痕跡探問。

「對阿桑，穿著是需要的。」明池莊重的說：「他根本是一個日本人了。」

「也對啦。」水仔認同。「不像我，一襲衫凸整台灣，嘿嘿。」

他們離開庄頭往溪邊走。這是阿娣完全沒來過的地方，她覺得很好奇，東看西看。只見紅磚屋漸多，還有幾間土厝殘留，好像進入另一時空。古時候台灣長這樣嗎？她緬想著。

約二十分鐘後，路面開始顛簸，轉為碎石，輪椅歪扭晃動。

「我推啦。」水仔示意阿娣讓開，由他接手。

「免啦，你瘦得像猴，若倒退嚕，我豈不摔死！」明池惡言，「莫非你也想替我唱《荒城之月》？」

「嘿嘿。」水仔輕笑，「看是你要替我唱啦！」

不等明池應允，他硬接過輪椅，勉力推動明池，邊開玩笑：「好像古早推牛車哩！」

他們來到一片荒蔓的田，長滿野生雜草：菅芒、咸豐草、豬母

乳、……。這是桑的祖田，目前棄置著。兩人聊起遠古往事：七十年前，桑兄長牽牧的水牛，就是在這裡被閃電擊斃。牛就地埋葬，長眠於一壟土丘下，演化為他們這群囡仔童年的鄉野奇談。

「草仔都蓋起來了，什麼都看不到。」水仔望透草縫想看到裏面。「莫怪阿桑想要灑在這裡啦，」水仔說：「換我是他，在日本回不來，應該也會這樣下願吧。」

明池沈默不應。

「我從這裡下去。」水仔指著路旁一叢稀疏的狗尾草叢，穿過可到小溪。

明池聞言，雙手緊握拐杖用力要撐站起來，邊跟阿娣使眼色來幫忙。

「溪邊都石頭呢……，」水仔看到，說：「還是你在這裡就好？」

「你不是要我來合唱？」邊說，明池已經撐高至半蹲狀。

阿娣跟水仔趕緊幫忙，一人一側撐著他腋下扶起。越過狗尾草後，溪畔佈滿土黃色礫石，明池拐杖得小心觸地，找尋堅硬的點。他們花了不少時間才來到溪水旁。

「水清一點了，」水仔說：「現在抓得嚴，污染沒那麼嚴重。」

「難禁！」明池說：「阿桑較委屈啦，這水……。」他突然感覺到桑的靈魂在溪床飄動，回首前塵，不禁眼泛熱淚。

一陣冷風吹來！

「水仔，起唱啦。」明池覺得冷，說：「風真寒！」

「喔！好好！」水仔答。

但他突然覺得怯場，阿娣睜大眼睛看著他，困惑略帶恐慌，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模樣。

「我們……，嘿嘿。」水仔雙手在胸前胡亂比劃一下，說：「唱歌。唱歌。」

「免跟她解釋那麼多啦。」明池有些不耐。

阿娣則以淺笑回應水仔，其實她還是不知道來她們來這條小溪幹嘛？瘦老人好像說「唱歌」，是嗎？她覺得不可能，老闆哪可能唱歌，何況這麼冷的天。

她認為自己一定聽錯。

想不到瘦老人真的就開口了，面對溪水大聲唱出一段旋律。

「咦？」阿娣整個心被吸引過去，這首歌她有印象，是一首日本民謠嗎？聽來很悲傷。

正自忖想，阿娣感覺到老闆身體動了一下。她本以為老闆沒力氣了，身體要癱掉。想不到他是在提氣，緊接著就大聲跟唱應和那首歌曲。老闆音質濁重，有若牛吼，而且會掉音斷音。瘦老人邊唱會邊回頭看他，等他。

小溪對岸橫著一脈小山丘，樹木不夠蓊鬱，看起來有些貧瘠。水仔和明池蒼老的歌聲蕩到那邊後回彈，《荒城之月》滄桑淒涼的旋律響徹河谷。他們以歌送別老友，告別時代、預辭人生等感受交集，兩人情不自禁老淚縱橫。

阿娣盡責攙著明池，老闆啜泣的抽動傳到她手裡，她跟著激盪起來。她也接著哭了，而且哭得很大聲！

葉公誠

1960生。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曾任音樂雜誌編採、報社記者、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團員。目前教授小提琴、閱讀、寫作。



得獎感言

寫這篇小說時，總覺得無法達到預想的層面，心情起伏不定。

完稿投遞後，不經意讀到紀伯倫一段話：「我說的有一半是沒意義的，我把它說出來，為的是也許能讓你聽到其它的一半。」

這段話令我寬解。紀伯倫應可自在駕馭文字，以無意義襯墊意義；我可能汲汲營求意義，卻庸化為無意義。然而，明眼人當可看出我可能寫壞，甚至根本寫不出來的意義。

感謝桃園文化局提供寫作平台；感謝評審青睞；謝謝家人支持，尤其年邁的雙親。這篇小說獻給 I。



短篇小說・副獎

養魚四步

◎班與唐

小兒子

她有個印象，是小時候的自己，抱著白貓屍體大哭。貓的溫度尚在，但填充肌肉的軀幹像洩氣的皮球。

牠死了！牠死了！

有人慢慢鬆開她抱緊貓的手。她抬頭仰望高大的母親：「趕快長大就不悲傷了。」

記憶裡的畫面只剩這麼多，現在她回憶起來像是在看毫不精彩的電影，誰都能猜中接下來的劇情怎麼發展，也沒人在乎主角即將面對何種挑戰。公寓的電視機正上映舊港片，畫面妖魔四起，紫光幻影穿梭在乾冰的煙霧。姥姥從地心竄出，聲效跟她丟入炒鍋的青菜一同此起彼落。

她稍微探頭看一下客廳的母親，如往常乖乖地（癡傻地）坐在沙發上，但沒有盯著電視。

她走到客廳，切到新聞頻道後再走回廚房。清點一下今天的份量。算算大約十張嘴巴，飯、菜、肉都足夠。很好，都在計畫中。

今天又是哥哥與妹妹要回來過節的日子，會見到他們兩家的孩

子們。重要的是，她能見到先生還有大兒子。一想到大兒子，她開始感到不確定。已經一個月沒見，男孩的成長會變得更難捉摸。她還記得國中三年間他的胃口增長有五倍之多。但是到了高中的男孩會變得怎樣，她毫無經驗。先生的意見無法參考，他擅於預測行業的金錢價值，卻說不準一個發育中的人類的飯量。

叮咚——

「媽！阿嬤！」小兒子響亮的聲音衝撞進屋裡，伴隨新鮮的空氣。她也認為這間房子總是塞滿太多母親的東西，像是放過期的藥丸、藥水、藥膏，還有母親洗澡用的各種盆子。老人用過的東西都會逸散陳腐的氣息，讓進去的人呼吸困難。她已經盡力把這個房子佈置得有活力，選用北歐家飾用品，但東西放久了就是會沾染母親的味道。老家舊村落常有的那種味道。

「弟弟，記得先洗手再去寫作業。」她把炒好的青菜放到餐桌上，順便走到窗邊打開窗戶。

小兒子穿制服的背影迅速地從浴室間晃出來，隨即埋進書房裡，打過蠟的地板透露小兒子打開檯燈。

這間公寓位是她與先生剛結婚時買的，且正如他所預料，十年後這個地方果真成為燙手山芋，房價飛漲，小兒子出生。也是這個時候，母親被診斷患有阿茲海默症，需要有近一點的地方安置母親。夫妻倆協調，她留下來照顧母親還有念國小的小兒子，其他兄妹偶遇到大節日就會跑回來，像是今天的母親節。

以前他們反倒不會特別慶祝節日。小時候母親就說，幹嘛特地花錢中商人的詭計呢，母親節、父親節、聖誕節等等從沒在他們社

區裡看過。但是現在已不像從前窮苦，還是得找個機會讓大家聚一塊兒。她放入特別為今日買的上等肉排，精華漸漸被鍋裡的湯汁析出。白色混合體慢慢浮出湯體表面，她開始享受拿鍋鏟挑掉油脂的過程，想著自己挑掉多少壞東西，也同時不小心拿走了一些寶貴的東西，但大體而言她仍保住全家的健康。

「阿姊，開門啊。」妹妹站在門外，隔著紗窗說。

她打開門，「快請進。」妹妹的兩個小孩，一男一女立刻跳進玄關，後面的妹夫靦腆地點頭示意，小心翼翼地走進來。

「哇，真香。」妹妹迅速地拖掉鞋子，提著24罐最大裝的雞精禮盒放到母親的膝邊。母親眼睛看著她，面無表情。

「我們知道妳平常把媽照顧得很好，我們不知道還能做什麼，所以就買了一些雞精給媽。」妹夫說。

「謝謝，或多或少會有用的。」、「最近工廠還好嗎？」

「好，都很好，訂單有變多。」

「喔，很好啊。」

妹夫身形高大，卻總是笑臉迎人，像空氣不太引人注意，但他的身旁總有她妹妹的聒噪聲，談的盡是最新的新聞，名人還是鄰居都逃不開她妹妹的話題。那些話題她平常不會接觸。從小的時候便是如此，姐妹倆的興趣勾搭不上彼此，母親也常納悶，怎麼就不玩在一起，感情是有多不好？她並不討厭妹妹，甚至覺得她笑起來挺可愛，妹妹有她沒有的酒窩。但是，為了培養感情去逼自己翻少女雜誌，這種事她辦不到。

長大後，本來沒有敵意的間隙卻變得不知所措。兩人不分享彼

此的事情，妹妹有一天就嫁掉了，姊姊有一天也結婚了，母親有一天確診為阿茲海默症。

妹妹隨著妹夫到東部工作，而哥哥自己身體也不好，工地長年的高負重勞力已讓他的身體比實際年齡老十歲。照顧母親的唯一人選就是她。

她絲毫沒有怨言。哥哥與妹妹不像她，能跟先生分隔兩地，她負責國小的小兒子，先生負責高三的大兒子，家庭機能照常運轉，合作無間。

電視的殭屍片已在跑工作人員名單，哥哥一家剛到不久，先生跟大兒子也隨後趕到。大兒子果真不同於上個月的印象，這時期的男孩就像黏土般，可塑性叫她訝異。她捏了一下大兒子的肩膀，感受他骨骼的厚度，已經是脫離男孩的架子。

「快去把手洗一洗，吃飯吧。」

哥哥攙扶母親坐到餐桌。母親平時都是在客廳由她來監督餵食，對於要走到餐桌感到些微不悅，但是母親仍是照兒女們的計畫，坐定下來。大家終於要開始吃她準備的飯菜。

這種聚會模式已進入第五年。

「弟弟，吃飯的時候嘴巴要闔起來。」小兒子像被驚嚇的動物，瞪大眼睛看著他的爸爸。

「孩子喜歡媽媽做的菜，吃得津津有味啊。」妹妹馬上插話，
「小陽，現在幾年級啦？」

「六。」

「都這麼大啦，唉，怎麼還是長得那麼瘦小？」妹妹轉頭笑著

看她，「到底是愛吃還是不愛吃？」

哥哥舉起筷子指著小兒子，「別看他這樣，男孩子長得速度會快得讓你嚇一跳。」

「我不要吃了，我要拿那包卡迪那！」哥哥的小孩突然扯著大嫂的袖口嚷嚷。大嫂別過頭去低聲制止孩子，但孩子仍繼續鬧。妹妹的孩子也加入陣營，女孩吵要在幾點前回飯店看卡通，男孩負責破壞妹妹的主意，不停向母親爆料妹妹做的壞事。

「好，停了，不要再哭了。」

所有的大人開始集中火力朝向吵鬧的孩子。誰吵，大人就會把注意力轉到他身上。但是輪番好幾次，個個都像密謀串通好似的，大人的軍力還是潰散成沙。

餐桌上唯一還在進食的人只剩她的大兒子及母親。大兒子已經邁入第三碗，突破她印象中的食量。而一旁的母親，多半時間在翻弄碗裡的菜及漫無目的地咀嚼，彷彿她有一輩子的時間去吃完那一碗食物。

「停！我們等等去逛夜市，這樣行了吧？」哥哥大聲提議，哭鬧聲收起，緊接一陣歡呼，孩子們全散開餐桌邊。

妹妹幫忙收拾，前幾小時她張羅的飯菜全倒進廚餘桶。哥哥被一群孩子蹦跳圍繞地坐電梯下樓，唯獨她的孩子冷靜地一同搭第二班電梯。

對於她的孩子來說，逛夜市是很陌生的經驗。他們不懂要如何應對熱情招呼的老闆，也不曉得如何窩在鐵桌鐵椅旁克難地進食。滷味怎麼點才可以控制在預算內，怎樣才是逛夜市而不是被商人

逛。

她看出孩子們的生疏，尤其是小兒子，對每一攤都顯露興趣，但蒼白的小臉蛋又不時閃躲攤商的眼神。她要小兒子走靠近些，牽她的手。

先生已經買了一串鳥蛋，像他以前常聲稱的，嚐點懷舊味道。她說，路邊攤少吃些。鳥蛋分給孩子們後，大兒子照吃不誤，但小兒子看了卻搖頭，表示不要。或許小兒子這一點跟她自己挺像的。

當第一個孩子生下來時，她暗自希望孩子能長成跟先生一樣，花費不少心思幫孩子準備自學教材，拿著彩色字卡在孩子面前搖晃，吸引他的注意。大兒子很溫順地吸收每個她教的知識，無論是體力還是智力，永遠都是同儕中最突出的孩子。

然而這套方法在小兒子身上就是無法成功。她每每都會觀察跟比對小兒子的各種行為，他吃東西的樣子、講話的語調、反應的敏捷度等等。連母親在腦子糊塗前也曾說，怎麼這個孩子不像妳也不像妳先生？

她的孩子一定要是最棒的。

哥哥及妹妹的小孩們擠在射靶攤前，爭要射中哪個禮物比較好，孩子們的願望由妹夫負責滿足，出錢跟勞力幫忙射靶。妹妹及大嫂在看特價的衣服，哥哥則趁先生跑去買別攤食物的時候靠過來，講起最近車子被撞凹的事情。她浮現當初她跟先生贊助的那台二手銀色賓利，鈹金還算無瑕。夜市聲音吵雜，她沒有餘力扯破喉嚨翻舊賬。

她插話：「已經過多久了？媽一個人在家裡太久不好。」

正在尋找小兒子的身影時，背後傳出一陣嬉笑。哥哥及妹妹的孩子們全簇擁到撈金魚攤販前，越過那群鼓動的小人頭，她看見小兒子正蹲在池邊，沒有理會身旁的表堂親戚，全身的肌肉像都靜止般，左手的臉盆半沒入水中，右手等待最好的時刻將紙糊漁網以最佳的角度插入水中，撈到那隻命定的金魚。她納悶小兒子從哪裡學來，她跟先生從未帶過兒子逛夜市。

時間久到大家靜下來，她想起來他們不應該玩這個遊戲才對，他們應該立刻回家。

這時，一隻蒼白帶粉的魚游近小兒子的臉盆旁，像安穩地坐上紙糊船，載牠到另一個世界，水池以外的生活，是遼闊還是窄小，皆無所知。

蒼白的小兒子拎著灌飽氣的塑膠袋，面露她說不上來像誰的笑容。

科展

小金魚。小兒子就這樣稱呼牠。先是住進她不要用的沙拉碗，然後才正式入住到附帶打氣及照明設備的水族箱。魚的嘟嘴不停地半浮出水面，好像是在吃肉眼看不見的東西。

母親每每一轉頭看見茶几放著魚缸，都會露出很疑惑的眼神。喲，瞧這是什麼啊？母親笑得好開心。

「我覺得養金魚糟糕透了。」

「看自然課需不需要用到吧。」先生回。雖然她指的是養動物本身很糟糕。

先生帶著大兒子回臺北前，兩人詳談了兩個孩子的規劃。要高三了，在大兒子三歲時幻想要在登機口前目送他出國的情景，已經離現實不遠。送走大兒子後，小兒子也要接上去，走上跟他哥哥同樣的道路。家庭的連結將要更深、更緊。存了多年的出國基金，該是要用了。

她心裡已經決定把哥哥借錢的事埋到更深的地方，深到不影響家庭生活。人的煩惱都會隨時間淡忘的。因為，人的記性有限。

「弟弟，我有事情要問你。」她拿著維他命跟鈣片走進小兒子的房間。小兒子放下手邊的作業簿轉身看著她。

從平時學校的課業問起，有沒有哪一科跟不上，哪個老師教得如何。一切正常，畢竟兒子讀的學校都有先生透過友人打聽挑選過，再加上每年固定參加家長會，跟校方、家長方都維持良好關係。

小兒子仰起細瘦的脖子，把藥片一顆顆嚥下去。

對了，學校最近有科展嗎？

小兒子點頭，「老師叫班長去參加。」哈，家長會會長的兒子啊。

現在的家庭主婦，白天在家做家事時，背景常是電視機的聲音。記憶中的家裡根本沒有電視，母親唯一的娛樂就是跟鄰居閒聊，孩子在街上亂竄，等晚上回家吃飯，男人也回到家，個個都像累癱的狗，動不動就會生氣吼叫。對小時候的她來說，那個家的女人就是負責養大孩子，男人負責打罵孩子，而孩子能否茁壯全得看他們自己的造化。

聽母親說，在哥哥上頭曾有兩個大哥，但出生沒幾天就夭折了。

只剩他們三個兄妹幸運地長大成人。最後，也只剩母親有幸能老去，變成整天在家盯著電視螢幕的老人，腦部一天天逐漸被蛋白體破壞。父親的肺早在她二十歲時，遠比腦早先一步壞死。

母親現在除了盯著電視，偶爾還會望一下小金魚，面露笑容，就像第一次跟朋友見面般。

擦完地板後，她帶著蒐集好的資料準備出門前，禮貌性地在母親耳朵旁說要出門買菜。門鎖喀嚓，特製的裝置讓裡面的人得有鑰匙才出得去，旁邊的保全亦有連線，未解除鎖定就會連線到保全公司。裝置全是先生一手包辦的。

「陳媽媽您好，這邊請坐。」

小兒子的導師端來一杯剛放入茶包的茶水，示意請她坐到辦公室角落的沙發。導師姓黃，貌似不到三十，鼻梁上的細鏡框及長髮讓她浮起學生時代資優生們的臉孔。

老師先解釋報名科展的方式：自然老師在課堂上有說科展的消息，鼓勵每個小朋友，有任何點子都可以來報名。

「我們很強調尊重每個孩子的想法。」老師說到這邊時把手收攏，靠在桌邊，「但是到報名的最後一天，只有林俊成來報名。」

她邊拉茶包的細繩，邊聽老師說：或許令子也有不錯的想法，我相信每個孩子都是這樣，但就是缺乏勇氣說出來。令子是不錯的孩子，在美術、音樂方面都表現很不錯，或許可以試著報名這些的比賽？

老師拿出一張美術比賽的簡章，是市政府主辦的二手菸防治宣導繪畫比賽。

「我的孩子，我確定他有找自然老師討論過科展。」

「是嗎？但很確定的是，」老師略帶微笑說，「只有一個小朋友有來填申請表喔。」

留母親一個人在家有一個小時了，她匆匆叫一臺計程車直奔家。在車上眼珠子飛快地追蹤倒退到身後的街景，特別是一些不同年紀的孩子，她會使出身為母親的敏感度，判斷這名孩子的性情及發展趨勢。先生在養家及治理家上面很有一套方法，但是處理孩子各種大小的問題，還是得她這個母親出馬才行。

她怎麼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孩子能做什麼呢？

電鍋還沒按下去，她立刻衝進小兒子的房間，掃視四面貼的畫、海報及桌面的東西。所有的東西都照她幫兒子分類的方式擺放，不像其他的孩子用卡通筆記簿跟文具，她要求孩子用的東西都得乾淨。牆壁貼有幾張兒子畫給她的禮物，生日禮物是一隻粉紅色長翅膀的河馬，母親節那張則是她與母親手牽手圍著家，但皮膚選擇紫色，眼睛選擇藍色。

先生第一次看到的時候，跟她一樣沉默半晌。她先說，「我看過研究，不限制寫實創作對孩子的創意有幫助。」

先生拍她的肩膀說，再觀察吧，不急。「不過，小璋在那個年紀，好像就開始用油畫了。」

名列前茅，送出國，沒有堪憂，投資都有回報。她坐在沙發上腦袋轉個不停，一旁的母親在打盹，侵蝕過的大腦是否還會做夢？

她把這些煩惱都告訴邱太太，同樣是家長會重要成員之一，兩人的先生也都在金融業工作。不同的是，邱太太有四個孩子，三男一女。各方面在她看來，邱太太經驗都比她要豐富。

「妳要喝什麼，拿鐵可以嗎？」

「這種店，喝拿鐵就好了。」邱太太沉穩又客氣地說。

她到櫃台點餐，請店員務必去掉鮮奶油。兩人偶爾會像這樣，約在社區大廈一樓的咖啡廳。這個時段的家庭主婦最多，看起來大多是孩子已大的媽媽們。能夠享受清福的人生階段。她環顧一下四周，確認沒有同班的家長也在場。

「昆陽成績表現都還好嗎？」

她搖搖頭，「我們都有排好課程，每個重要科目都沒有少，但就是……」

邱太太沒讓她繼續說下去，握住她的手，眼神散發母性的溫暖，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家長會會長的權力有多大，能夠干預每個孩子平等的受教權。

接下來邱太太所說的每一句話，她全飛快記在小冊子上。那本她專門用來記錄各種養兒妙方的重要智慧集，隨時攜帶在最重要的隨身包裡，重要性等同錢包及手機。

邱太太鮮紅的唇字字珠璣：聽說那孩子四年級時曾經段考作弊，被記了一支大過。而且，他那牙醫師的爸爸跟診所的護士搞婚外情，家裡鬧得很不安寧，我看能不能幫他做科展都是個問題喲。

灌了一口咖啡，她覺得今日奶泡打得特別滑順。

走出店門口，她找回平時的自我。她幫小兒子重新定位，先生的遠見沒有錯，她的直覺也沒有錯，我家的昆陽會參加科展，從而步上昆璋同樣順遂的路。沒有人會步上她童年的後塵，自生自滅，全憑自身的意志力還有一點運氣（幸好嫁對人）。

雖然小兒子的出生並不完全在她與先生的計畫之中。

「弟弟。」

小兒子正在餵魚，小金魚沒有任何長大的跡象，她走近才發現原來魚缸底已積了一層排泄物。

「媽媽有事情要問你，有關你們班林俊成的事情。」

另一旁的母親終於醒了，囁嚅幾聲，看時間應該是餓了，該吃飯。

養老院

二十出頭的她，剛拿到銀行行員的工作，每天都在鏡子前面，端詳穿著亮麗修身的制服，在只有幾坪大的簡陋租屋裡顯得格格不入。

工作超時，但是為了有筆錢展開新生活，這都是值得。她不想再回母親家，忍受腐臭的村子，每天聞市場裡動物內臟的腥味，看毫無生氣的老人一個個在屋裡死去。

接著，某一天的員工訓練，她遇見陳敏豪。憑那次的機運（還有她後天的努力），終於追上行員以外的能力，得到上層的注目。十歲的距離顯得敏豪更加成熟，行動力更有先機。她發誓將來要生孩子，要生出像先生一樣的男人。

在被稱作陳太太的那一天，她明白自己終於脫離兒時貧困的村莊。

買了一間房，生了第一個胎，準備展開未知的家庭生活。每天給先生準備便當，目送他出門，再享受跟兒子的獨處時光。環顧當時的家，也就是現在與母親同住的老人味公寓。只是當時的裝潢跟傢俱都還嶄新，東西看起來都好乾淨、光明。

連她坐在沙發上哺乳想到自己正住在這樣的公寓時，嘴角都會忍不住上揚。

直到大兒子幾乎已長出先生的雛型，她發現帶回來的飯盒總是洗淨過的。她沒有問，是誰、長相、學歷怎麼樣，風聲吹過來即從另一扇窗散去。

不久，她確定懷孕了，原來他們並沒有計畫得那麼周全。

自從小兒子出生後，她覺得這個公寓愈來愈不像安全、溫暖的家。連這個小傢伙也住得不安穩，半夜哭鬧的次數比他哥哥小時候多，餵奶再多也長不大，面色蒼白得讓她不敢隨意闔眼。

她會用各種理由，讓先生多拍、哄小兒子。先生每樣不少地做了，但嘴裡唸得都是大兒子的課業，說他哪一項目還沒達標，該怎麼加強、補強。

「你們的兒子比你們過得還累。」母親在病惡化前曾跟她說。那個時候母親，慣用的縫紉包放哪會想不起來，走到菜市場常會恍惚地再走回家。她想說服老人家搬來同住，「我真希望我跟妳爸一樣，在腦子壞掉前就先死掉，省得你們麻煩啊。」母親說。

在那之後的半年內，母親變成忘記自己有三名子女的老太太。

她沒有把握機會跟母親大吵所有過節。從以前就是這樣，父母的吵架就是用遺忘收尾，誰也不提起那個傷口。她現在面對母親也是，只是這次母親是真的在遺忘。

先生說，能忘記是福氣。有問題夫妻倆一起面對解決。

解決方法就是，大兒子北上念高中，小兒子先留在她身邊，一切等大兒子出國、小兒子念完小學後再說吧。

「媽媽，為什麼一定得拿小金魚做實驗？」小兒子指著她為他們準備的科展題目問。經過她的努力，終於找到一群學生成立一組科展團，當中包括邱太太的女兒。

魚菜共生是現在非常熱門的題目呢，而且邱媽媽的先生就是做這方面的專家，你們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問他喔。不覺得這個題目非常好嗎？

「可是，小金魚受傷怎麼辦？」小兒子的語氣還是猶豫推遲。

牠會不會恨我一輩子？

她抱緊小兒子，「傻孩子，別想那麼多，一切都會沒事的。」

聽媽媽的話，沒事的。

湊齊了五人，每個人都貢獻一種魚類，像是大肚魚、孔雀魚等，題目因而擁有夠多的對照組。其他人起碼貢獻四、五條，他們家就只有那一條，小金魚。她提議過要再多買一些，小兒子很堅定地拒絕說：小金魚說不要跟其他魚住在一起。

她沒有反駁，小金魚是魚，哪可能說話？

她試過偷偷去水族館買。老闆看了一眼她手機裡的小金魚照片說：「這個是朱文錦啦。」然後指一旁的大水族箱，透明壓克力板

寫「飼料魚」。

「隨便妳挑，一隻十塊。」

才剛把新鄰居放進去，小金魚的肚子立刻欲往外翻，像是在用自身性命威脅旁人別妄動。她明白了，把那些飼料魚們獨立養在另一隻箱子。連她都下海做科展。

不同的魚，上面種入相同的小萵苣苗，共用的水循環系統聯繫整個共生模組。大家週日就會聚到她家，觀察自己的菜跟魚有何長進。經過一個月，小兒子的萵苣長得最高，再兩個月，幾乎可以收成。

大家覺得不可思議，明明只有一條魚啊。

是啊，當中一定暗藏什麼道理，就像科學家發現新理論一樣。

人類的專長之一是隱藏事實。某日的晚上，哥哥突然打電話來。「我愈想愈不甘心。我犧牲自己的未來幫你們兩個人鋪路，換來這樣的結果？」、「嫁掉就翻臉不認家人了是嗎？」、「妳以為照顧媽就有特權了嗎？」

死沒良心的阿妹仔。這是哥哥最後撂下的話。

她認為哥哥的說法有失公允，母親頭腦仍清楚時確實說過要幫忙贊助她兩兒子的學習基金。「看就妳家的孩子投資起來最有希望。」說著說著，撥了儲蓄裡的幾百萬給她。

但那已經是十年前的事了。剩下來的錢，剩沒多少，還不就是打理老人家的基本用品開銷。誰願意去相信，母親對孩子的殘忍偏愛？

哥哥究竟從哪裡得知到的這消息，沒人曉得。錢已化做大兒子

的國外學費，難解的事情總會被歸納化，化歸成生活的一部分。或許他們的水族箱，以朱文錦而言最適合的養殖數量就是一隻，對於萵苣來說那樣的氮素含量剛好。小金魚真是幸運。小兒子觀看牠的時間日益增長，軀體日漸白裡透紅。

妹妹剛好到南部來批貨，回東部前到她家一趟。午後的公寓，昏沉的氣壓使人精神無法聚集，母親會在這時沉睡，魚群則停止繞圈湧動。大部分這時間她都是在外面辦事情或到市場，鮮少發現這靜止的時刻。發現了又更加覺得這房子老得太不像話。

「哥哥說的也是對的。」妹妹邊盯著無聲電視機裡的新聞主播說。「我是指他犧牲自己養大我們兩個啦。這是真的嘛。」妹妹補充。

那個時候他也是身不由己啊，爸媽沒留下什麼資產，他畢業後當然只有去工廠這一條路。但是之後的賭博欠債呢？

「他可以更好。」她結束這個話題。

妹妹看著她一些片刻，笑了一聲，「我那兩隻，真的不太需要規劃什麼求學基金。我們住那裡生活都過得去，哪像你們這邊需要上這個上那個的，養個孩子還要花那麼多錢，不如不要生了。」

姐妹倆相看過了一會，真的笑了，她看到那個甜美的酒窩再度出現，就像在回應她真心的笑聲。

哥哥大她六歲，小時候覺得哥哥是神般的角色，他知道怎麼把衣服摺好沒有皺褶、鞋子開口笑了怎麼補救、怎麼一起幫妹妹編辮子頭，哥哥的床底下藏一些她當時看不懂的漫畫，偷偷拿出來翻都覺得很刺激。可是等她也差不多獨立，不用再仰賴哥哥的錢生活

時，他們已經陌生得無法回頭。從家到火車站的距離，兩人也只有「拜拜」能說。

替我管好那些錢，別給敗家子拿走！母親症狀輕微時，看到哥哥回來就會這樣對門口大罵。

「妳幫媽選了哪一間？」

「妳看，我比較了這幾間，這間最滿意……」

小金魚最早醒來，開始游轉。兩個女兒在昏睡的母親旁，討論各式養老院的介紹簡章。

小黑洞

先生在電話裡說，臺北的房子已經整理得差不多，國中也都打聽好怎麼把孩子轉進去，不用等遷學籍四年，可以憑成績先卡位。小金魚的萵苣已經收成兩輪，一切都準備充足，等小兒子畢業生出一張好成績單，她就能揮別這個腐朽的家，在臺北重新開始。

這是他們最後一次週末聚在一起看這群魚跟菜。湊齊所有的照片及萵苣高度數據，媽媽們已經想好一個完整的故事，足以放在壁報上面，讓小孩子們對評審說出十分鐘有的充實內容。有家長提議現場做一些萵苣的涼拌沙拉，吸引更多人的目光。

我們找到對於一般家庭最簡便的魚菜共生模組。我們有幾個對照組：朱文錦、大肚魚及孔雀魚，餵食量跟飼料種類依照水族業者的專業建議，按時按量。我們從秋天播下同一批萵苣種子，設備架在小隔間，光源是蔬菜專用的LED燈管。根據結果，一隻朱文錦的結果最佳，其次是三隻大肚魚組，最差的是十隻孔雀魚組。由此可

以推測，魚群的密度對於菜苗生長有顯著影響。我們希望之後的計畫轉朝各類魚群密度及魚群種類去探討，找出最適合一般家庭的共生模式。

「可是小金魚不想再做實驗了！」

「不准再說『小金魚』！」

她厲聲地糾正小兒子的說詞，又突然驚覺自己聲音太大，「叫『朱文錦』。」

小兒子沒跟著她念，眼淚啪嗒滴到她燙好的制服衣領，這使得她更加焦慮，之前所做的努力都快要守不住。這個小傢伙怎麼就不懂得她的苦心，在進會場前的最後幾分鐘鬧脾氣。

邱太太走過來，關心地語氣問，「一切還好嗎？」邱太太示意讓小兒子一個人靜一靜，把她拉到一旁。不只是孩子在喪氣，母親也很灰心，突然間對於會場的其他家長及評審感到反胃。那場科展由邱太太的女兒來主講解，其他孩子乖乖站在一旁，恭敬面對評審。她站在評審們的背後，觀察小兒子的表情，他沒在笑，就像其他孩子的表情，大人只能讀出他們面對會場的生澀感。

這會兒她卻想起小兒子的神情像誰。

回到家，她脫去折人的高跟鞋後把腳放平適應地板，小兒子已經率先抱著小金魚衝進房間。她換上居家服後坐到母親旁邊，想著什麼時候才是開口的時機。

電視機現在放的是命理節目。母親偶爾會拿起遙控器胡亂按，按到什麼節目都是隨機。她發現後會轉回新聞台或是教育頻道台，避免母親接收太多骯髒的訊息。

但這次她沒有轉台。窗外每戶住家的燈漸漸亮起，一天的家庭生活現在才要開始。她同母親一起盯著電視台穿唐裝的許老師，他每句話都像有邏輯可循的解釋，就像邱太太的養兒妙方，無不令她對生命充滿信仰。

媽，妳看這個，在林口，房子非常寬敞，整間都有空調設備，連洗澡都不用怕脫衣服會冷。（媽討厭洗澡根本不是這個原因，人可能很本能地討厭維持清潔。）

媽，社區裡面有圖書室、育樂廳，還有年長者專屬的運動房，都不會嫌無聊喔。看窗戶，整個view多棒，下面那個就是長庚醫院，很近很方便。（這是對於你們唯一重要的事情。）

「我對不起妳……對不起……」

這個反應她從未料想過。母親突然抓住她的手，反覆說著對不起，像個孩子在哭泣。她對母親的反應不知該怎麼處理，平時吃東西或是洗澡，母親鬧脾氣她曉得該怎麼哄騙。現在母親突如其來的道歉，她無法做出相對應的處理。她跟母親從未跟孩子道歉過。

「為什麼要對不起呀？」、「是哪裡不滿意嗎？」、「我們以後還是會常去看妳的呀，沒有要把妳丟掉。」

揉手心、溫柔呼喚，她都嘗試過，但母親始終沒有停息的意思，哭成淚人的老人不像孩子可愛，只讓成年人感到困擾煩憂。

過了一個小時，仍舊沒有起色，她發怒：「已經決定了。我們這樣做都是為了妳好。」

她走進廚房打開水龍頭沖洗菜，腦裡的聲音不停在說，還不是妳當初說不要給孩子添麻煩，送妳去養老院還不配合。洗到一半，

發現磁磚牆黏了一層油垢，她把菜放到一旁，噴了一堆起泡劑、用力洗刷，怎麼樣都沒有用。

沒一個長進的東西。

剪一些青菜葉，再澆一點肉汁到飯裡面，鐵湯匙敲在碗裡叩叩叩，飯搗得軟爛好讓母親入口。失智的老人果然什麼也不記得，像往常坐在沙發上，眼神空洞，倒是空腹的胃還記得提醒吃飯時間。

她坐到沙發上，例行性地監督母親把飯吃完。

「弟弟，吃飯啦！」

母親看到碗裡的食物又犯傻，用湯匙翻弄攪和，不知究竟有無悟出點結果。她堅持，要讓老人家自己吃東西。沒錯，這一點要記得跟院長交代清楚。小兒子沒有像往常從房間出來，乖乖坐到飯桌上。從走廊看過去，小兒子像從房間蒸發消失般，沒有任何動靜。

「弟弟！」

推開房門，房間燈沒開，只有最裡面的書桌燈開著，小兒子的小腦袋周邊散著一圈髮光。這裡的氣氛詭異，不像自己的家。她再度想到會場上小學兒子的表情。

怎麼會如此像失智的母親？

小兒子沒有回過頭，專注在被小腦袋擋住的事情上面。她小心、緩慢地接近自己的兒子，小腦袋背後隱藏的事實慢慢浮現。

檯燈像手術檯照著小金魚，小金魚有氣無力地被大頭針釘在板子上，嘴巴虛弱地開合，後頭的腦袋被小心翼翼地剖開，像是一朵大麗花綻放在檯燈底下。

「媽媽，妳說錯了。」小兒子穩健地說。

她心臟跳得極快，沒有時間想怎麼回話。小兒子繼續說，「小金魚什麼都知道，什麼都記得。」小兒子頭好低，像外科手術的醫生。

「妳看，」小兒子指著小金魚的腦袋。

小金魚告訴我說，妳都偷偷給比較多飼料給牠，其他魚好嫉妒。妳還偷偷澆液態肥料，讓整個水池的味道變得好奇怪。外婆還會跟小金魚抱怨妳做的菜不好吃，跟她當年的手藝比起來，妳遜多了。小金魚說阿姨趁妳不在的時候，會偷拿東西，像桌巾之類的，妳都沒發現。

「妳都沒發現。」小兒子忽然抬頭，好像想起來自己是誰。

他淚眼汪汪地轉過頭來，「媽媽，妳會不會忘了我？」好像他這才發現自己仍只是個孩子。

她馬上轉身逃離。

孩子的尖叫聲足以粉碎有秩序的物理世界，她跌撞地躲到臥房，把房門緊鎖。尖叫聲把她的頭刺得劇痛，整個人攤在軟綿的床上，門外電視的港片聲音陣陣襲來。她翻身呻吟了一下，腦袋像被人敲開一樣，往事被一個個翻出來。

她看見自己幼嫩的小手緊抓一個洩氣、長滿白毛的物體。身後是貧窮的舊家，磚造、不整齊的房舍，廚房煙囪灰煙四起，母親正在裡頭忙進忙出，自己則蹲在院子裡，左手抓著白貓，右手則抓著染血的石頭。

一旁的妹妹看見哭喊，妳是殺人魔！

哥哥剛放學，撞見家裡的樣子，趕緊丟下單車衝進來，把她手

裡的貓搶過來，「妳怎麼能做這種事！」

她自己也在哭，想好好解釋：媽媽說沒辦法多養一隻貓，如果要養，就要把我拿去賣掉，賣給瘋掉的張叔叔。

後來的事情她看不清楚，淚水把視線都糊成一片，三個人偷偷養的白貓就這樣癱軟在地上。後來好像是母親把她的手鬆開，話語在耳邊聽起來隔著一層膜：傻孩子，媽媽是在開玩笑，妳還當真？

太陽升起，萬物甦醒。她張開眼睛，小兒子直挺挺站在床邊看著她。

意識到異狀，她立刻跳起身，睡過頭的居然是她。

「媽媽，我已經自己弄好吐司了，先出門上學囉。」

嗯好，她一時之間也不曉得該說什麼。「啊，你的便當，我沒……」她吞一吞口水，重新整理，「我中午會到校門口把便當送過去。」

小兒子對著她微笑，「好，我出門囉。」即使孩子的身影立刻離去，微笑的殘影卻滯留在她的眼前。原本蒼白的小臉好像變得有些顏色。

她分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否還在做夢。待小兒子出門，她走到客廳查看母親——一如往常，對著電視機的人物發呆，但是有個東西吸引她的注意。客廳的魚缸還在原來的地方，小金魚在裡頭悠遊自在，絲毫不像腦袋開過花的樣子。

她注意到尾端的鰭已轉成橘紅，像熟成般。

打開小學兒子的房間，想找點蛛絲馬跡。房間完全是老樣子，所有的東西都按她所規劃地就定位，牆上還是那幾張她先生毫不欣賞

的美勞作品，然而書桌上擺有一張新的，圖畫紙正中間大量使用紅色蠟筆，塗成濃厚的大圓圈，像是要掩蓋住原本畫的不知名圖案。

放棄找尋昨日的各種解釋，她搖晃走進浴室，用清水拍打自己的臉，端視鏡中臉上滿是水痕的自己。她笑了，水滴緩緩落下，世界還是正常運作中。

她撇見鏡中的左上角，浴室的天花板破了一個小黑洞。看來今天是該來找仲介，趁早搬了吧。

班與唐

1993年生，文學經歷是讀者，而且還不太專業。正因如此，要更留神在這裡走的每一步。



得獎感言

這篇是在家附近的泰式料理店盯著魚發呆時想到的故事。水族箱裡有一條紅龍一直順時針游，但有時某桌會被他的魚眼盯上好幾秒，打破順時針定律。魚一定知道了什麼吧。沒得阿茲海默症的人說能忘記是福氣，我覺得那是想忘卻忘不掉的藉口。

要感謝的人好多，謝謝評審給予這篇機會，謝謝朱有勳教我寫小說，謝謝ㄣㄣ提供照片，還有謝謝我認識的每個人，有你們才有辦法完成作品。



短篇小說・副獎

浮出水面

◎游善鈞

他媽的。

淳義發現自己居然罵出聲來。

在這之前，他一直以為會喃喃自語的人肯定哪裡有毛病。

咯砰，推上房門，踩過斷續蜿蜒的積水，他拉開冰箱。他媽的。冰箱裡的霜全融了，化在吸水泡漲的石棉地板上，在房間中央形成一小塊水窪。房間久未打掃，所有骯髒濃縮在眼前這灘水裡，不透光、難以見底——表面漂浮纏裹灰塵的蜷曲毛髮、帶著深色斑點的半透明皮屑和幾塊邊角崎嶇畸形的塑膠細碎。

「靠，好慘。」住隔壁的小周不知何時開門，探進上半身嘟囔道，接著團縮身子鑽進，啪搭啪搭濺射水花，從拖鞋前端露出的腳趾弄得濕淋淋的，摳住淳義才剛鬆開手的地方，扳開，喜孜孜皺起鼻子：「啊，還是冰的。」他抱著啤酒離開。

小周房間沒有冰箱。

或者應該說：這台冰箱原本是小周的。

他能把冰箱搶過來，可即使勉強算是小周的「學長」，他也沒有理由指使對方留下來清理——或者一起清理。

小周鞋底留下的泥沙上下浮潛挾帶細緻漩渦，沿著支流悄無聲

息注入水窪，淳義總覺得水面好像比先前更寬廣了些。

＊

洗完澡，水窪還在，天花板倒映粼粼波光。

淳義挺著埋了顆腫瘤似的大肚臍跨出浴室，在房間裡兜起圈來，一時間升起繞湖畔漫步散心閒暇感受。微微勃起的陰莖馬背般摩擦褲檔，腰帶鬆弛的球褲眼看就要被掙脫開來。像是碰上一塊熟悉的石頭，他站定腳步，拍了拍透出淡黃色頭皮的後腦勺，雙腳岔開蹲坐下來。睪丸往肛門的方向推擠，瞬間產生便意。

保持適合垂釣的距離，他注視水面。

小時候，他以為水窪是前往另一個世界的通道，大雨過後，總尋找看起來最乾淨清澈的水窪用力踏碎。

比想像中困難。長得愈大，雨過天晴時的積水也愈來愈稠，他依舊耐心尋找比自己體型更大的水窪踩著——好讓自己前往另一個世界時不會卡在中途。有幾次，水窪比想像中深，一蹬下去襪子球鞋全濕了，他小跑步退開，蹲在騎樓底下在其它人眼中無來由哭了起來。

靠得這麼近才發現，這灘水的混濁也是有層次的。

可能是太訝異了，淳義稍稍伸長脖子，水面較為乾淨的部份先是照出正上方排成正三角形的燈泡，接著照出他的臉孔，他忽然感到熟悉——有砂！眉清目秀的小淳義喊道，吐出舌頭，又急急縮回去，用舌面使勁摩擦上顎。

「別攪就好。」阿嬤口氣決然，將他手裡的湯匙一把抽走，按在木桌上，雙手凹成碗狀捧起長年蒸炊附著一層褐漬的瓷碗，壓

低頸背，用那因牙齦萎縮而暴凸的雙唇顫巍巍含住碗緣，燃燒線香般，頭顱慢慢往上抬升的同時，脖子好似也跟著一吋吋延伸變得更長，後腦勺和後頸形成一個虔誠屈膝的く字。

「這樣就不會喝到砂。」

儘管認為阿嬤說的常常是錯的，但不在學校時，他還是有樣學樣。

小淳義捧起碗，小心翼翼吸吮一口。

居然是真的！

當然的他還沒有「神奇」這個辭彙，只能睜大雙眼，死命瞪著阿嬤。

對淳義而言，如今回想起來，那是自己第一次理解，原來認同一個人和把錯推給一個人，這之間的表情實在很難拿捏。

＊

很久以後，淳義才在課本裡頭學到「沉澱作用」這個現象，那是處理廢水最普遍也最廉價的方式：經過長時間靜置，懸浮固體物質——也就是所謂的「雜質」，將會蓄積在底部。

但那些一點重量也沒有的汙穢，真的會有沉下去的一天嗎？

望著水面上彼此碰撞、皸裂成更小塊的油光，淳義忍不住冒出困惑。生活裡的困惑就好比沾黏在四周的瑣碎氣泡，浮現的速度總比消滅快一點點。但破滅的聲音又比生成的瞬間更引人注意。

腿痠了，人就會站起來。

淳義站起身，將掛在肩膀上的毛巾甩開，披上椅背，才剛擦乾的身體滲出袖扣大的汗珠，他摳抓著下腹部一帶，覺得被蚊子咬

了，搔著搔著冷不防心想怎麼摸不到髑骨。捏著厚厚的脂肪像是皮影戲一樣給自己的身體一個支點，他單腳站立，用大拇指開啟電扇。

嘎嘎嘎嘎，背後積了一層灰塵的風扇艱難轉動起來，聽起來比吹起來涼。他坐在床沿，踢開脫鞋，側身躺下，床板發出啪啪、啪啪清脆聲響，床墊花色斑斕霉味濃重，早早便被淳義屏風般豎在牆邊。

「冬天不冷喔？」小周曾這麼問道。

淳義搖了搖頭，自己天生就是黑肉底、不怕冷的人。

「為什麼不乾脆叫房東拿回去？」小周追問道。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是不想。

後腦勺靠上枕頭，覺得不對勁，再壓住屈起的胳膊。聞著自己腋下氣味，從這個角度望過去，水面顯得異常開闊和澄淨，燈泡扭曲，反光的表層高溫油鍋似的扯出皺褶蘊含一股張力——水窪不再是水窪了。

是湖。淳義不由自主嘸起嘴，發出「嗚」的氣音。

躺著說話比想像中需要使上更多力氣。

＊

滑開手機，南投忘憂森林，札幌留有殘雪的藝術之森，到處是澄澈如鏡的水面。房間關上燈，另一側世界看起來更亮了。他一直沒有眨眼，彷彿闔眼瞬間就會和Wi-Fi斷線。如果她還在，肯定會搶走手機叫嚷道：「你這樣會瞎。」或許還會猛力敲打他的肚子。

她說的沒錯。

他經常偏頭痛，看過醫生，說是眼壓太高。

眼睛也會變形？

真神奇。他想。

眼壓太高或太低都不行。醫生拉下口罩叮囑道：「要有適當壓力才能保持眼球的形狀。」

頭又開始痛了。他已經掌握應付這種感覺的竅門。

他稍稍挪動身子，往左躺，像根鐘乳石般專注，將身體重量集中在那側的太陽穴。

手臂開始麻了，牛奶湖，好像在台灣，不知道在哪裡？

隔壁傳來呻吟聲，這是這禮拜的第四次。今天才禮拜三，國小最喜歡的禮拜三。淳義將身體躺正。他不懂為什麼小周不能自己解決？

錢難賺。他以後一定會懂。淳義忖度。自己以前也不懂。

呻吟聲逐漸轉為尖叫、夾雜粗重鼓點清晰的喘息聲。

如果把浴室的門關上，聲音會小很多。

聽說人胖到一定程度，躺著的時候，連自己勃起的陰莖都看不到。

原來是真的。這樣也好，自慰時像是在和陌生人做愛，帶有一種貪小便宜的快感。

他開始不確定自己扮演的究竟是哪個角色？

又黑又胖，皮膚又粗糙，簡直就是河馬嘛！

意識錯亂之際，他恍惚想起她曾這樣描述自己。

口吻好比兒童繪本畫家。

「這麼可愛？」他笑出聲來。和其它人一樣，戀愛中的他是另一種人。

「所以才說你在狀況外。」她又往他肚子槌了起來。

他喜歡她敲打自己，或者用繩子把自己綑綁起來。在他的想像裡，自己彷彿一塊渾身沾滿油光、帶著焦褐醬色的東坡肉——她會用有著波浪紋壓痕的曬衣夾夾住自己的乳頭，一面搥自己巴掌一面用各種歹毒字眼辱罵。他不在乎小周有沒有把浴室的門關上，他甚至希望對方不要關。光是這種想像，他就感覺自己的乳頭硬到快要把曬衣夾彈開，對，就和鳳仙花一樣。他覺得自己快要爆開了。

她離開那天，把抽屜裡的現金全都帶走。

即使作為道別，她也不可能特地打掃房間，但他總覺得連灰塵都變少了，地板踩起來格外薄。

就在她離開的第二天，照常上工的淳義回到家，反手關上房門，抬起頭往開向窄巷的那扇霜花窗望去，才感覺體內有什麼開始不斷嘩啦嘩啦、嘩啦嘩啦、嘩啦嘩啦往外傾瀉，房間地板中央卻始終空蕩蕩的，什麼都沒有累積。

這也是理所當然的，畢竟那時候他還沒意識到那裡是房間的最低處。

*

小周拖了很久才射精。

翹起二郎腿床板稍稍往下凹陷的同時，淳義悠悠想起：啊，對了，從前也淹過一次。

那回房東打來電話，說是飲水機爆炸。

爆炸。他在心中咕噥，怕說出來被旁邊的人當成笑柄。

房東說他進去房間確認過：放心淹得不嚴重。

淳義心中不快，甚至感到難堪，他當然清楚房東理所當然擁有所有房間的鑰匙——工頭扯著嗓門大喊開工，他只好匆匆結束對話。工作拖拉手腳不利索是一回事，講電話滑手機又是另一回事了。

他們將手機一一放進鐵盒，一個疊著一個，起初在最上頭的一個重心不穩便斜滑撞入底部聲響旋即被其它重量蓋掩過去。鐵盒四周爬滿鏽斑，像那些爬滿爬牆虎的老房子，看不出來原本是用來裝什麼的。

大概是喜餅，淳義縮回手時猜想，下意識握了握空無一物的掌心。

端著鐵盒的年輕男子走向設立在工地門口的臨時警衛室，四方侷促、以廉價木板搭起的空間宛如一個適用劍刺穿的魔術箱。他知道年輕男子在他們下班後會偷偷從那塞在椅背裡的背包中掏出筆電，往裡頭敲敲打打。淳義和年輕男子搭過話，他說自己在寫劇本。電影劇本。

真拼。純義想。但覺得不能輕易說出口。

這樣啊。淳義如此附和。

我想得獎，然後希望能趕快拍成電影。

淳義想走了。他忽然明白別人聽自己說話時的心情。

「好像不錯。」淳義說道。

「這樣我才能趕快和我的男朋友結婚。」

所以現在這樣不行？

這樣啊。

原來。

我懂了。

淳義懂了。

那天淳義沒有和其它人一起搭車，一個人走著。

開始下雨了。

雨勢肆虐，像割花的布幔。

石磚縫隙擠滿水，路走起來都是浮的。

那天淳義很晚才回到房間，才想起剛剛沒注意到走廊的飲水機是不是已經搬走了？

水從外頭淹進來，地板爬滿曲折水痕像蜘蛛節次分明的腿足。

房東如果不說，他還不知道對方進來過。

大概是開了門就走。畢竟裡頭大多數是淳義的東西。

不嚴重？原本裝電扇的紙箱已經變形，宛如被震垮的高樓，底部濕爛重心偏移大幅度往牆邊倒去。他又著腰，想深呼吸卻吐出一大口氣，索性將紙箱拆開對折踩在腳底下，用自己的體重讓水份更快進入這塊紙板。紙板愈來愈軟，掀起時濕黏糊爛，啪一聲整塊皮漂亮剝落，水從光滑內裡滴滴答答滲流出來。

*

獨白一人時，淳義喜歡在便利商店消磨時間。

他喜歡滑手機。

感謝手機。讚嘆手機。

總覺得自己有事做。

他買了一罐咖啡，還有一塊用來平衡咖啡甜味的肉鬆麵包。

美乃滋厚厚一層，肉鬆也好甜。他不覺得被騙，只覺得大概是自己的口味變了。他啃一大口麵包，和著咖啡吞下。國小、國中和高職的同學大概沒人認得自己，他用了英文名字，Mi Lou Su。米老鼠。看起來像姓蘇的。大頭貼是一張背光的背影。那確實是他，但意義不大。

「偷窺」，或者也叫作「潛水」。他曾在PTT看過有人使用這個辭彙。偉大的發明。不過自從有了臉書，他幾乎不再上PTT了。他不需要新聞。他需要看看別人的生活。不羨慕，也不嫉妒。他只是需要看看。

身體浸在水中，頭部悄然無聲浮出水面，僅僅露出一雙皺褶明顯的眼睛。或者，無可避免還有一雙耳朵。

如果不是事先認知河馬的全貌，無法想像水底下的整體有多麼巨大。

這是他的「河馬理論」。

某種程度而言，也可以說是她的。

他點入她的臉書，打卡的地點在台中。

他想像那隻手掌連接著什麼樣的人？

她會不會反折他的手指讓對方再哀嚎大聲一些？

叮咚，歡迎光臨。

一群學生高聲交談穿過自動門。

他們聚在雜誌櫃前七嘴八舌評價架上的小說和漫畫，其中一個

抽了本驚悚小說，有人說看過了不好看，有人說沒看過但看起來就知道不好看。他將書塞了回去，從淳義的角度看不到書背有沒有朝外或者封面有沒有被放反。他們往零食區簇擁，其中兩三個脫隊湊到飲料冷藏櫃前。

一手拎著餅乾和寶特瓶，另一手抓著零錢和發票，他們來到落地窗邊，和淳義中間隔了一個座位，沒有座位的索性敲靠在牆邊，他突地想起自己戒菸前的那段日子。

他們看過來。

淳義可以明顯感受到他們正看著自己。

從自己腰間掉出的那圈肉，還是站起身時半個屁股露在外頭的牛仔褲。

他知道他們在想什麼：連做工的都在用智慧型手機，你們是賺很多喔？

他知道他們肯定這麼想。因為自己以前在麥當勞看見外勞時，一樣會一面把薯條愈咬愈短一面想：「你們也會到這種地方來喔？」

我賺的比22K多，不要命、拼一點的話甚至可以年薪百萬——淳義沒有說謊，他真的聽過，剛入這一行，他聽過一個體格比自己魁梧高壯的男人說過，男人眉毛粗濃，他們都喊他廣哥。廣哥有老邁失智的父親、四個孩子和一個離婚的老婆要養。拼得兇，嫌雲林發展慢，後來乾脆到台南高雄發展。

再後來聽到廣哥的消息，是死訊。猛爆性肝炎。光聽起來就痛得要命。

他想看回去，想對他們說不要以為你們有多了不起。

但淳義辦不到。

他們的人生才剛開始。

＊

他點開小周的臉書，發現他們的共同朋友裡，有很多是自己的同學。

每刷新一次，兩人之間的關聯好像又拉近了一點。

國中跑得比自己慢的Y現在在內湖科技園區工作；高職時經常一起抽菸、甚至同去金門砲兵營服役的F在對岸從事貿易；國小暗戀的對象原來喜歡的是女生，臉書裡都是她們在日本街拍的照片。

不知道是軟體還是跑去整型——他歪著頭吊著腦袋想，為什麼大家看起來都和過去不大一樣。

淳義點進自己的空間，一大串遊戲分享連結，有些遊戲名稱陌生到他甚至不記得自己下載過。

有段時間，他嘗試做些改變，休息空檔隨手拍下幾張工地附近覺得有趣的東西：某大戶人家的枯山水、飲料店附近纖塵未染的雞蛋花、窩在車盤底下的身體漆黑四肢潔白自己暱稱小雪靴的貓。按讚數比那些遊戲分享廢文還少，他一氣之下貼上一張被車輾斃的眼鏡蛇。

那封照片被檢舉撤下的訊息，他來來回回仔細讀了好幾遍，三不五時還會點開來再看一次。

那些學生離開了，淳義拽了拽汗衫下襬。

一千二。

欸，怎麼跟說好的不一樣。今天下工發薪，淳義向工頭反應。
原本不是說一千四嗎？

「我也沒有多拿。」工頭聳了聳肩，也是一臉無奈：「共體時艱一下。」他嚼著檳榔說道。

小周要他別在意。這年頭還領得到錢就要偷笑。

抓在手裡的鈔票容易讓人產生幻覺。淳義實在沒有力氣跟他們周旋下去。

退伍幹了十多年，他當然遇過跳票、連夜捲款導致工程中止的情形。那時年紀太輕，太信任人，說什麼半個月結一次。胡扯，鬼話。做一天領一天，要是連這最基本的都做不到，誰要幹這種事？

淳義總是一面膽顫心驚，一面要自己堅持下去。

＊

阿嬤過世時，淳義不在。

他還記得那天天空黑陰，好像隨時都會下起雨，自己、小周和另外兩個新來的傢伙被放在崙背某戶人家門前。

現在回想起來，大概是補償，也是冥冥之中的註定——之所以沒有辦法回去奔喪，是為了替尼姑庵蓋車庫。

在重大工程休息的禮拜六日或者二二八、勞動節之類的國定假日，有些仲介會幫忙介紹多撈一筆的打工機會：「反正休息不是打網咖就是玩女人。」一口爛牙的男仲介咧嘴說道。這話說得不中聽，卻極有道理。

這當然並不是出自熱心好意，而是他們也能從中分到些好處。

淳義想破腦袋也想不明白，為什麼他們不反抗？明明那些仲介

只是出一張嘴，手上沒繭也沒流一滴汗水，自己卻得搭上他們安排好的卡車，像牲畜一樣被趕上車，舟車勞頓後被猛然推醒，被高聲吆喝：動作快一點。

「這裡你負責。」男仲介說著，往淳義肩膀重重一拍，旋即跳上駕駛座揚長而去。

這裡由我負責。

這是淳義這幾年來第一次嘗到領頭的滋味。學生時代，他從未當過幹部，就連負責垃圾分類的屎缺惜福股長都沒有。

在他的帶領下，工程順利。所謂的順利，其實也是收尾，將先前沒有整平的地方重新鋪上水泥。根本用不著四個人。淳義暗忖，如果早點讓一人回去，就可以分更多。廣播賣藥的唱起下一首歌。

小周從另一端走來，嚷嚷著什麼，淳義聽不清楚。

「那些尼姑說左鄰右舍嫌我們太吵，說要打電話投訴！」直到小周來到自己面前，衝著自己的鼻頭喊，他才聽明白。

「我們的存在不合法。」其中一個新人說道，雙頰通紅肌膚白晳，一點曬斑都沒有。

新人就是新人。淳義在心底咕噥。居然能輕輕鬆鬆把自己老早就想說的話說出口。

「欸，去道歉。」另一個新來的接著說道，他蹲在牆邊拔著雜草。

「我？」淳義狐疑。

為什麼是我去道歉？

「你不是負責人嗎？」

我又沒比你們多領一塊錢。

這些尼姑有沒有搞錯啊？是妳們請我們來蓋車庫耶？

最後淳義當然道了歉：「對不起，真的很對不起。」

還幫他們把圍牆鋪上新的水泥。

其中一戶人家的老婆，穿著寬鬆的花背心，從頭到尾抱著胳膊站在玄關底下看著，一句話也沒說。

＊

那晚回到住處，淋浴時，淳義忍不住想起阿嬤家的浴室。

不算寬敞的浴室裡，有一個小小的浴缸。早期的浴缸材質和現在不同，時日一久會在上頭形成一層米白色的膜。跟曬傷不同，那層膜撕不掉，用力搓甚至會有暈染開來的跡象。

爸爸總是將自己放在這棟又老又窄的房子，在淳義稀薄的童年印象裡，似乎還有一段時間叫阿嬤：「媽媽。」好像太荒謬了——長大後他質疑這段記憶的真實性。但意義已經不大。

爸爸一肩挑起周家營生——小姑早早嫁到高雄冠上夫姓；大伯車禍長年癱瘓在床；二伯年輕時注射毒品暴斃荊桐家中；小叔則是到緬甸從事珠寶貿易一去不返音訊全無。

他不喜歡阿嬤家，倒不是因為瀰漫著一股味道，而是因為那幀全家福。

阿嬤沒有張揚裱框掛在牆上，她用衛生紙包起來收在廚房抽屜裡，看起來漫不經心像是忘了，但淳義就是無法忍住讓自己不去翻看。

忘了在幾歲以前，他總是和阿嬤一起洗澡。

這是他最喜歡的一段時間，因為原本的家沒有浴缸，只有離自己很遠很遠的蓮蓬頭。微彎的弧度，像一個面無表情的人俯視著自己。

他很快就長到裝不進浴缸的大小。

大概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他對阿嬤失去耐心。

＊

之前停工的工程，近日聽說又重新動土開工。

淳義結束一日工作後，特地繞過去看了看。

和站在警衛室裡的人對上眼，啊，是之前那名做著電影夢的青年。

青年似乎也認出他，若有似無點了頭，他穿過馬路，快步走近，工地門口為了避免砂塵飛揚，灑了水，黃土顏色深重，好像隨時會凹陷下去。

淳義問他寫好了嗎？

對方怔愣。

淳義知道對方忘記了自己。

塞在椅子裡的背包也沒有從前那個大。

都說餓死的駱駝比馬大，或許是真的。

「劇本啊！」淳義說道。

「不寫了。」

「不寫了？」

「準備考公務人員。」青年又說道：「台電或中油也可以。」

淳義沒有問他分手了沒有？

他們在復工的工地裡幫彼此口交。淳義很快就射了，流進青年的鼻孔，他噙到一直咳嗽。

這不是淳義第一次讓男人幫自己口交。

這是工地的樂趣，也是純粹男性團體的紓壓方式之一。

他從不認為自己是同性戀，口交和自慰沒什麼差別。不過有幾次，對方忽然變換體位，將自己翻過身，打算強行插進自己的肛門。他原本想反抗，但及時忍住。他太想知道那是什麼感覺，但對方抽出陰莖帶出自己的糞便，混著射出的精液滴滴答答打在沙地上形成顏色更深的斑點，他差點尾椎一鬆雙腿一軟噗咚將膝蓋重重砸摔在地。

對方轉過身嘅起屁股問他要不要？

淳義搖了搖頭說道：你幫我打出來就好。

如果將身體視為一種純粹的發洩，男人確實比女人更佔優勢。

意識到的時候，淳義已經從被人哄騙的青年，變成引領那些有著飽滿胴體渾身散發濃厚氣味的青年認識這行業一切的中年男子。他們之中有些繳不起健保感冒只能吃成藥；有些中輟入伍進這行時未滿二十腦袋空空洞洞；有些則被公司裁員年近中壯才發現自己什麼都不會。安啦，好手好腳——人是獸，也要拖，也要磨。淳義操著不甚熟悉的台語，賣弄從別人口中聽來的話。

他有時候會突然覺得自己好噁心，乾脆花錢上美容院小吃部或者用APP約砲找援妹。但那些青年乾淨如潭水的眼睛讓他著迷。逐漸他只有在他們面前能赤裸那一身團結到幾近結實的脂肪。

他會給他們一些錢，像自己少年時從沒拿過的零用錢。

他的花費比以前兇，心卻也比以前安穩許多。

會認識小周，和他租同一個地方，一開始也是這層關係。

直到小周也慢慢老了，變得世故。

這個月開始，你的房租自己付。

劃清界線的那晚，淳義把冰箱搬到自己的房間。只穿著內褲露出一大截大腿的小周皮笑肉不笑回了聲：「喔，這樣，好喔。」眼睛離不開手遊。

＊

他媽的。

想起那張厚顏無恥的臉，淳義不禁又罵出聲來。

總覺得房裡好像有誰，否則自己怎麼會一直忍不住脫口說話？好比湖中女神隨時可能從房間中央那灘水浮出，頂著自己的體毛皮膚灰塵帶著蓮花般的清新微笑問自己到底掉了什麼東西？

坦誠相告，就能夠獲得更好的。

但我不需要更好的。淳義想，他有時候會回想起阿嬤的冰箱。

從爸爸的臉書得知，阿嬤遺體採用火化。裝進甕擺進靈骨塔。乾淨簡約現代風格。他知道這一定是爸爸的主意。事業一敗塗地以後出的都是餽主意，養魚培育蝴蝶抵押房子蓋溫室種蘭花，沒一樣正經事。阿嬤和大多數女人不一樣——阿嬤和自己一樣，怕熱，怕極了，春天不開電扇根本無法一口氣睡半小時。

或許是因為這樣，這一個月以來，他經常強烈回想起阿嬤的冰箱，那個冷凍庫幾乎有三分之一都被灰白硬霜佔據的冰箱。一打開，裡頭塞滿各式各樣的中藥材。他喜歡趁著阿嬤午睡躡手躡腳溜

進廚房，搬來凳子踩上，偷偷扳開冰箱，像周杰倫那首〈星情〉般一顆兩顆三顆四顆連成線——一面數，一面偷吃凍得冰涼宛如軟糖的枸杞。彼時他以為枸杞和口香糖梅心糖一樣是零嘴。甜甜的，中間還有帶著些許韌度的籽渣。他算過，只要不偷吃超過十二顆，阿嬤不會發現。

枸杞能明目。知道這件事以後，回想起來總覺得唇齒甘香。

小周和女人吵了起來。

*

電扇發出的聲響愈來愈大，感覺像是有什麼異物被捲入軸心。

淳義在黑暗中坐起身，訝異湖還是那樣明亮，讓他連想到石灰岩洞裡承載著點點波光的曲折河流。不是星星，是從手機螢幕投射而出的光芒。

是誰的旅行？還是誰的臉書？他想不起來。可能很多人去過。

例如極光，例如肯亞，又或者例如某座延綿皚然白雪的山崗。

淳義按住臉，凹起的雙手讓他一時間錯覺自己把臉埋進了碗裡。他幾乎能聞到破掉蛤蜊發出的酸腐腥味。甚至感覺到砂礫在舌尖滾動。他鬆開眼窩，想找東西往那裡扔。但手機不行。

什麼不嚴重。

他的思緒回到飲水機爆炸炸得滿地水花那天。

那天夜裡，睡到一半他忽然摔了下去，起初以為是夢，迷迷糊糊爬出來，才意識到原來是床板裂了、塌了。他笑出聲來，生平頭一次感到啼笑皆非。吸飽水份的老舊床板像是老人皮膚般遽然皺起、皸裂，最後承受不住他的身體，整個崩了。

阿嬤打開蒸籠，從層層水氣裡捧出一大盤白得嚇人的客家蘿蔔糕的畫面猛地竄進腦中。荒謬！太荒謬了！淳義坐在轟碎開來的坑裡想著，發不出聲音，只差沒用力拍響大腿。感受從下體細細蔓延開來的黏膩潮濕，放眼望去，周遭滿是斷裂迸綻的木板碎塊，一片接著一片柵欄似的繞著自己豎立，像衛兵，也像被一頂皇冠給圈套住。他抬聳肩膀，帶著一種展覽的心態，忽然就緊繃起來。下體更濕了。

＊

倒也不是什麼好事都沒發生。

爆炸案過後，換了新的床板。當然，也換了新的飲水機。廠商安裝那天，他就看到了。小周直截就著噴嘴喝著，沾濕下半張臉，口水拉得又細又長，幾乎要往噴嘴延伸進去。

爽。

小周喊道。

他根本不知道淳義房間發生什麼事。

手機響起，是小周的。電音音樂顆粒到處碰壁。

喂。小周從淳義面前走過，往頂樓走去。

那天陽光很毒，肯定能噴得他一身口水。淳義撇過頭，目送他斷斷續續抽搐的小腿肚想著。

彷彿在ATM排隊領錢，輪到他站往飲水機前。他垂頭，按下藍色開關，沒有對準，拍在嘴角的水意外冰涼，好像滲出幾滴尿。爽。他心想。將袖子捲上肩膀，沾濕雙手，往兩側腋下刷抹了幾把。

「跟你們說，跟著我就沒錯了！」日光燦烈，所有人都眯起眼，只有站在最前頭身穿緊繃襯衫的年輕男子放大墨鏡後的瞳孔高聲說道。如果指間捏著一根指揮棒，底下的人幾乎要團結合唱起來。

沒人知道原本操著一口台灣國語的仲介去了哪裡。

休息時間，淳義草草扒完便當，來到私立高中後門的小雜貨店。他買了根冰棒，蹲在門檻旁點開臉書，發現自己和之前的仲介已經不是朋友。

到處聯接，發現根本找不到這個人。

不過無所謂，頭斷了，還有身體會動。

更何況，現在不是給了個新的腦袋嗎？

「騙肖欸，日子只會愈來愈艱苦。」身邊體型乾癟的男子咕噥道。

淳義知道他在想什麼。他們註定要扮演這種角色。

前方微微踮起腳尖的襯衫男子釦子全都扣上，脖子看起來更顯細長。

那天午後，襯衫男子請大家喝珍珠奶茶，收工前還特地一一發送土鳳梨酥說是親戚開的特產店。

淳義說謝謝。

其它人也都說了。

也同樣是那天，回程途中，淳義悠悠想起剛開始，那段工作地點以老家為圓心的日子。每天收工，自己都會離阿嬤家不到半公里，土地公廟後方的樟樹底裡脫下衣服，往前幾年新鋪上的柏油用

力擰出今天一整日的汗水，想看看是不是有一天能蓄積成一個水窪。裝不下一隻青蛙，小小的也沒有關係。但夏天擠出的汗水轉眼間被柏油路面吸收，偶爾好像還能聽見嘶一聲剎那蒸散的錯覺；到了冬天，走到這裡時汗水早已經乾透，身體冷冰冰的，衣服硬得和兇器沒兩樣，更是什麼都擠不出來。

他用力擰著衣服，榨出全身力氣用力擰著，好像在用自已的肌膚和自己跳舞。

＊

「爽。」

身體迅速降溫。

「很胎哥耶——人家還要喝耶。」

淳義嚇了一跳，他沒想到會被人聽見。

是小周。他還沒睡。

不，應該是醒了。淳義心想。往一旁退開。

和自己一樣，只穿著一條內褲的小周填上空位，按下開關。水很快裝滿他的嘴巴，從唇角溢出。大部份都被浪費了。飲水機來不及排水，水很快滿起來，淳義這才發現有兩三根很長很長的頭髮像細細的寄生蟲小幅度搖盪。

小周的胳膊和腰間比從前粗圓，倒是體毛稀疏了。小腿被叮了好幾個包，還長了膿瘡，抓得紅通通的顯得浮腫，有些爪痕太細太長太直甚至不像他的。他往飲水機吐了口口水，聲音緩慢挾痰，洗把臉甩了甩手轉身從淳義面前搖搖晃晃走過，進了房間。

淳義也進了房間，胸膛和肚臍附著小周迸射出的豆大水珠。

開始滑動。每踏出一步，就愈往下滑。

他想起她在動彈不得的自己身上撒尿的那些夜晚。

「你這隻胖河馬、笨河馬！」

他對那雙眼睛印象極深——從水潭底緩緩探出笨重的腦袋，那雙汗濁裡帶著點褐黑色像極了人類的，河馬的眼睛。

在新聞大肆報導以前，誰都不知道河馬居然咬死了這麼多人。他到處轉貼這則報導。你知道嗎？你到底知不知道啊？你居然不知道？沒有人檢舉，唯一按讚的一個反過來在商品目錄裡tag自己。

他脫下內褲，赤身裸體，想起小時候的夢想，有時候幾乎清晰到時光逆流升起強烈的成真預感——小淳義躺在水裡，整張臉浸在很深很深能聞到塑料窒息氣味的深底，憋住氣，感覺自己有朝一日能站上奧運頒獎台，和那些肌肉纖長的男子一樣用尖銳虎牙咬著金牌巧克力。

最後他在水邊留下一雙拖鞋。

游善鈞

曾獲優良電影劇本獎、拍台北劇本獎、聯合報文學獎和時報文學獎等獎項。出版長篇小說《骨肉》、長篇推理科幻小說《神的載體》和短篇推理小說集《送葬的影子：大吾小佳事件簿》。



得獎感言

願一切往更好的方向走。

短篇小說 評審會議

會議時間：106年10月05日（星期四）下午14點30分

會議地點：台灣創價學會桃園文化會館

決審委員：李昂、李維菁、郝譽翔

列席：桃園市立圖書館中壢分館主任溫琳琳

《聯合文學》王聰威總編輯、許雅筑

主席：李昂

紀錄：黃玟嵐

攝影：溫耘安



執行單位報告

王聰威：

2017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徵文自106年5月26日至106年8月20日止，總共徵件133件短篇小說，由初審委員作家凌明玉、黃崇凱、夏夏進行初選，初審資格審查後18件作品進入複選，經過複審審查會議後，共選出9件作品進入決賽。今日會議推舉李昂擔任決賽會議主席。本次會議開始。

本屆鍾肇政文學獎整體評審狀況說明

郝譽翔（以下簡稱郝）談論整體印象：

這批作品水準整齊，但也沒有特別令人眼睛一亮的作品，大概都是中上水準，進入決賽的作品在我心中相差不大，個別在寫作上都有破綻，但可喜的是作品呈現出現代人生活的狀況，隔代教養、同志議題、教養問題……這些都呈現出臺灣現代社會的縮影。

李維菁（以下簡稱菁）談論整體印象：

我的感受也是整齊平均，應該也沒有任何一篇讓人覺得非常完整，但有創意的也是不少的，剛譽翔提到的當代社會問題，這些題材都蠻吸引人的。另外有八成以上的作品都使用漢語、臺語甚至日語來做攪拌嘗試，比在其他的獎項都多，但他們在語境或語感上的平衡感該怎麼帶入寫作怎麼拿捏，不知道其他兩位評審怎麼想。

李昂（以下簡稱昂）談論整體印象：

我的看法跟兩位很像，這批普遍是中等的作品，題材牽扯到社會的層面非常廣泛，尤其寫沒有出路的年輕人的部分讓我膽戰心驚。剛剛維菁講的很多作品用了閩南語，因為這是鍾肇政文學獎，所以有一到二篇我一定要選到有用到臺灣話的作品，這是對這個文學獎的致意。還有剛剛說到年輕人沒有出路的令人膽戰心驚的題材，我也想在選擇的過程中刻意的保留，這是兩個我比較堅持的部分，既然我先有這樣的企圖，我想就沒有那麼難選，裡面有些一票的也是我想進入的，或許不一定是非常好的作品，但多一點關懷我想是這個文學獎的初衷。



第一階段評選

決審會議第一階段計分，兩票以上的四篇進入決選，另外三統計評審在進入複審18件作品中，各自挑選的5件最佳作品，進入決審作品共計9件，結果如下：

〈養魚四步〉 昂、郝、菁

〈送別之歌〉 昂、菁

〈浮出水面〉 昂、菁

〈等鷺〉 郝、菁

〈失去衛星訊號〉 郝、菁

〈雙頭蛇〉 郝

〈second chance〉 郝

〈虛擬肖像〉 昂

〈人渣的終末〉 昂

評審決議從一票的作品開始逐一討論。

〈雙頭蛇〉

郝：這篇小說非常特別，使用大量臺語，我本身是使用臺語的人，但讀起來也覺得蠻吃力。可以看出作者的用心，但在言語的使用上還要再斟酌，有些句子不太通，排除這些，市場部分寫的蠻生動的，但結尾有些突然。

菁：我在閱讀時情感上蠻喜歡的，夜市文化、同志文化、五年級生的回憶等等的帶入我都覺得很好看，通常這樣的嘗試會寫得有點油，但這篇蠻好看的。不過雙頭蛇的象徵並沒有好好的使

用。我也覺得臺語部分讀起來有點辛苦，比例上的問題我想可以再推敲。

昂：這篇作品應該還可以有更深刻的內涵，而不只寫到這些事件。這裡面事件的鋪排像郝譽翔說的生動有趣，這是一個很好看的小說，但在這種成長小說裡還是希望能看到少年的成長，或者是對人生、對這些事件有深刻的內斂在其中，這能使得一個成長小說比較浮出檯面，否則每個人都有少年成長的經驗，作品比較不容易凸出。同時台灣話書寫的部分，我本身是使用台灣話的，但這批作品裡面其實每一個用到台灣話的部分我都覺得讀起來有困難，理由是我們至今還沒有一個統一的書寫制度，有那麼多派別，最終搞的頭昏眼花，這件作品還好，沒有進入決選的作品中還有更糟的，這也是後來我沒有選的理由，這篇作品其實很好，但鼓勵作者可以寫的更深刻。

〈second chance〉

郝：這篇小說很平實、娓娓道來，很好閱讀也很容易知道它要講什麼。我選它是因為文中寫的的情境就是現在年輕人的寫照：糊里糊塗的讀了大學，糊里糊塗的念了研究所，又糊里糊塗的做了一個安親班的工作，到最後得了憂鬱症，好像也糊裡塗塗的交了男朋友，非常茫然的一個狀態，其實看了是有一點心疼的，好像在我很多學生身上也可以看到這樣的影子。這篇小說很貼切地顯示出現在年輕人的狀態，但可惜的是，假設在這樣的狀態書寫中作者可以提出一個反省，比方主角其實從小功課

很好，那為何會一步步的走到這個情境呢？這部分我覺得作者欠缺一個更高層次的省思，能點出來的話，這篇小說會更有深度。

菁：我的想法類似。不管是寫作的人或是現在的年輕人，茫然、拿生活沒有辦法，在遊戲的世界中找到自己人生的第二個可能，而不是在現實社會。這篇作品也稍微點到一些父母的控制慾、情感的問題、出入職場的難題，但好像一切都是稍微帶過去，如果認真再往下挖掘，背後有很多更深刻的問題，作者可以花更多時間思考這些，看到最後覺得迷惘但對痛苦敷衍而過，這些事情過於淺薄，有點可惜。

昂：我覺得這是現在年輕人普遍會有的通病，尤其出現在女性身上時更不容易察覺，因為女性沒有被要求一定要成家立業、要有所成就，因此我看了非常怵目驚心。可惜的部分我想就像維菁說的，作者寫了很表面的東西，但其實可以更清楚的說明為什麼主角會變成這個樣子，這不只是社會學，在文學上也是很值得表現的部分。作者花了很多篇幅描寫玩遊戲的過程，我倒希望他能不要花那麼多篇幅在白描上，而是進入到心理的、社會的、或成長過程中跟家庭的互動……種種更深刻的探討，這個小說才會有更強的意義，不然就只是看到現象而已。文學應該超越浮面的現象，無論去探討、批評、反諷或者只是寫實，都必須要更深入。我覺得書寫年輕人的作品中，這篇是我喜歡的，可是後來還是沒有選。

〈虛擬肖像〉

昂：這篇是我選的，但選的時候不太確定的理由是我對VR不清楚、也不會抓寶可夢，所以在〈虛擬肖像〉中寫了這樣的東西，對我來說是五光十色、令人目迷的，可是我不知道這是作者個人的創意還是本來虛擬的VR就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因此我在選的時候心裡有些毛毛的，希望大家可以為我解答，是本來VR就已經做出這樣的東西，還是作者寫出這樣的VR可以鼓勵刺激電腦工程師、寫軟體的人朝這方面發展。如果是後者的話，那我覺得這個小說很值得提出來；如果是前者，我也覺得還好的理由是作者有一個鋪排，包括怎麼去把應用程式imprint放到裡面，在虛擬和實境當中也做了很多富有想像的東西。雖然有點像電玩，但我覺得這裡面的想像力不是我這個世代的作家能想出來的，所以提出這篇，其他兩位評審比我年輕很多，應該可以解答我對於VR的疑惑。

郝：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我感覺是還沒有這個東西，一部分應該是作者的想像力。

菁：把收藏的東西跟畫面、都市景觀結合技術上應該是不難的，但延伸到網路的部分應該就是作者自己加的。

昂：即便已經可以有這樣的技術，寫作者的想像我還是非常喜歡，所以我還是選了，這篇作品或許可以成為下一波的VR創造性的啟發。

郝：作者這個層面的東西我也很喜歡，但閱讀中困擾我的是我不太

理解為什麼作者想在角色上做性別的辯證，這部分有點混亂了，假定作者可以集中精力去書寫虛擬的部分就已經非常精彩，可是他似乎企圖心太大，放很多線索在裡面，我覺得在閱讀上造成一些障礙。

昂：這像是可以寫一個長篇小說的鋪排，而且有懸疑、有驚悚，有許多可以玩的東西在裡面。

菁：這像是編劇寫的小說，但這篇小說如果拿掉虛擬這個切入角度來看，其實都是問題。譬如說有些手法他寫的很像武俠、輕小說或偵探，在最後他又把性別加進去，除了虛擬的部分調配得好之外，其他的恐怕才是更大的問題。

〈人渣的終末〉

昂：這篇是我選的，我選的理由是被一個東西感動，就是小說中主角在寫遺書時不曉得要寫給誰，就決定不自殺了，這個眼實在讓我大為驚嘆，尤其寫這種很廢的人實在有他的獨特性，可是我也承認這篇作品沒有那麼深刻也沒那麼好，但我希望能有一篇是寫年輕人非常的頹廢，或者沒有出路、很挫折茫然的小說。我選的五篇作品做個整合比較是有不同層面的創意跟開發的，同樣是寫年輕人的挫折，跟〈second chance〉比起來我選這篇的理由就是前面說的那個橋段太震撼，實在很酷。

郝：如果我再多選一篇作品就會選到它了，作者寫人渣虛無、百無聊賴的狀態真的很生動，也很流暢，比如他寫父親的死，短短的一段就好像讓你了解了整個家庭的狀況，再對應他的同學李

明、他的媽媽，作者透過這些細節精準的鋪陳出一個虛無的年輕人生命。結尾也很有意思，但最後兩段有點說太多了，像是想加一些道德教訓，不過總而言之這是一篇不錯的作品，雖然不是到非常好，但是一篇蠻成功的小說。

昂：而且他的荒謬性，把從存在主義以降談的荒謬延續到二十一世紀的現在。

菁：這篇我喜歡的是他想死、抱怨，但又沒有寫的很廢，說是人渣又不夠壞，最後想死又不敢死，卻反而為了救狗死。我覺得有趣的是他描寫的電影感，小說後面給我的感受其實是比前面好的，前半段不管是講母親跟別的男人的關係，或是父親的部分，看得出來作者想撐一個很強的drama的語氣，但他行文的語感並未真的撐起來，我不能說前後的平衡感非常好，但轉到後面好像小說感有變好了、有意思了，少了腔調的放大之後，後面反而變得好看。

〈等鷺〉

郝：等鷺這篇的語言相當不錯，比如說作者寫追鳥的那群人是不把影子種在田裡的人，而家鄉的農民就是把影子種在田裡的人，類似這樣的句子我覺得是充滿詩意的。它的題材也蠻特別的，其實是一個環保題材，但這種題材容易淪為說教，不太好寫，不過作者在這方面的分寸拿捏的蠻得宜的，不會讓你覺得「又來了又要保護動物」，作者在這裡面的掌握沒有落入環保的教條中，我覺得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作者也探討了觀看這個行

為，到底為什麼觀看？這群人在等待什麼？我覺得他用這樣的角度寫鄉土，寫鄉土中觀鳥的人與另一群人——那種一心想開發土地獲利的政治地方派系，這樣兩群人的對應，這個角度蠻有意思也蠻特別的。並且他寫到地方政治、選舉的部分做的相當節制，不浮誇，算是恰到好處。

菁：我想這篇有趣是因為作者創造了漂流少年感的主人翁視角，看著觀鳥的堅勇伯從過去競選代表失利，後來因為愛好攝影被村民包括主角的爸爸嘲笑，到最後消失留下一張照片。作者把觀鳥和地方政治的描寫帶進去，是這個少年和老人之間的情誼，中間又交織這些素材，我覺得文中的感情誠懇、吸引人。從一個少年觀看凋零老人的過程談地方、談時間，這其實是常見題材，但作者的描寫是詩意的、有美感的，情感是誠摯的。但文章中間有個「t'ann」，那個「t'ann」就是扁擔的「擔」的意思嗎？

郝：是不是當地閩南語的一個語尾助詞？

菁：因為其他閩南語的部分都是用中文擬音，只有這個地方用羅馬拼音，讀的時候會想說為什麼這邊要特別這麼做。

昂：這個小說我很喜歡，但我覺得他好像投錯地方，這篇作品最適合投報導文學獎，文中有報導又有文學。我們的報導文學經常沒有「文學」，只有充分的「報導」，但這篇作品不僅有黑面琵鷺、觀鳥那些非常寫實的描寫，背景的政治鬥爭和觀鳥的阿伯各部分也都寫的非常成功，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報導文學，所以我沒有選這篇作品是覺得它應該有更好的去處。

〈失去衛星訊號〉

郝：我蠻喜歡這篇的，在這批作品中，這篇小說讓我看了最感動。

他寫一個男孩與他的祖父母三代之間的情感，因隔代教養跟母親的疏離，長大後被送回母親家卻仍對阿公阿嬤強烈的依戀而跑去養老院探望阿嬤的情節等，這些部分作者都寫的相當真誠感人。文中穿插了一個朋友的角色「阿勵」來和主角對照，這部分篇幅不多但恰到好處，這個角色很好，兩個孤寂的少年雖然相聚時只是在家裡打電動，但內心中卻好像有著對彼此的呼喚，又加上阿公衛星訊號的寓言貫穿整篇，所以我覺得這是一篇很完整的小說。

菁：我也相當喜歡這一篇，同樣是少年的視角與凋零的老人，雖然這樣的類比不是很好，因為處理的是不同面向的題材，但與〈等鸞〉相比，〈失去衛星訊號〉寫的是一個少年的成長與他和祖父母的聯繫，它整個的連結更美好，失去衛星訊號的象徵是更迷人的。唯一是阿勵這個角色，他原本的意義應該是創造一個對照角色，我甚至覺得帶有性的氣味，但只出現了一下，後面並沒有接續處理，這個角色應該可以發展的更充分。但整體來說這篇是我蠻喜歡的作品。

昂：這個小說對我來說比較沒感覺，因為人稱的使用，「你」的用法我有一點個人偏見。除非是非常非常必要的狀況，否則「你」這個人稱的使用沒有道理，這個人稱和整篇作品的敘述我看不出有那麼大必然性的結合，因此這篇作品開始時就不討

我喜歡，這純粹是我非常個人的看法。前面兩位講的小孩與祖父母隔代教養的關係，那種寂寞和疏離感我也覺得處理的不錯，但人稱的問題對我來說非常減分，所以我並沒有選它。

菁：我也是看了兩三遍才慢慢消化人稱的問題，其實用第一人稱、第三人稱也都成立，用第二人稱反而造成一些困難和干擾。

〈浮出水面〉

菁：相較其他篇，這篇應該是技巧比較熟練的人寫的，它的結構跟口氣是相對熟練的，這好也不好。比方作者用冰箱的水漬、飲水機爆炸等等物件的狀態寫底下階層勞動者的生活、對雙性的情慾和黏膩的身體慾望等等。有些敘述很厲害，但是帶點知識份子腔的，這其實蠻有意思的，可能是作者寫得太投入，知識份子的腔調和眉角就跑出來了，但相對之下以小說來說這篇是寫的比較完整的。

昂：我也覺得這篇寫的比較符合我們對小說的定義，有意象然後有文字的渲染效果，像前一篇〈失去衛星訊號〉和其他作品我覺得比較白描一點，這篇比較注意小說技巧的發展。我很喜歡寫到工地裡有人幫他口交的一段，作者讓我們看了很多同志做愛的場景，雖然寫的不多，但讓人覺得勁爆。有些細節寫到身體、性和周圍環境的部分，這些藏在裡面的細節都有我們預期小說裡有的創造性的書寫，並顧及到意象和文字的渲染力量，文中身體、淹水場景等等結合起來的凝聚力量我覺得寫的蠻好的。

〈送別之歌〉

菁：我其實蠻喜歡的，故事是一個老人和自己的老同學相約，但老同學沒來，打電話才發現老同學已經走了，但他不知道老友家在哪裡，又想送別，之前在同學會上還和朋友約定誰先走另一個就要替他唱《荒城之月》。一個鄉下出身的老人就這樣搭著捷運到大安森林公園，沿路探聽甚至用硬幣擲筊，這些情節設計都讓我覺得好寂寞又好可愛。這個故事本來就是我會相當喜歡的，雖然其中有一些可以再更精準的部分，但基本上這個故事是好看的，也很用心，我覺得又悲又喜然後有趣。這篇小說也牽涉了一些我們剛剛談的語言的平衡感，它還加入了日語。整體來說不是沒有可以挑剔的地方，但是是好看的、充滿情感的作品。

郝：這篇也是我排名很前面的作品，就像維菁說的它其實是一篇很好看的小說，很完整也寫的非常生動，人物對話和台語的運用上我覺得是這批作品中比較流暢好懂的，也符合小說中的情境。這確實是一篇成功的小說，沒有選的原因是這類老人題材很難寫出創意跟新意，但是我是可以支持這一篇的。

昂：這篇以我的成長背景來看，非常有臺式的日本風情，我想臺灣五十年的被殖民在那些老人的身上殖民的遺跡還沒有消失，但這種臺式的日本風情，恐怕也要慢慢成為絕響，因為沒有了這些人物之後，接續的年輕一代恐怕就不是這種唱《荒城之月》的感情。這篇作品當然沒有什麼特別偉大的文學性的創意，但

整個故事感動人，鋪排也蠻完整的，尤其是結尾，如預期大家就要去唱《荒城之月》，卻唱的不怎麼樣，可是那種人生的況味讓人覺得再不選這篇作品就沒有人會寫這樣的東西了，鍾肇政文學獎中我覺得也應該給這樣的作品一席之地，算是對這個文學獎的致意，這是我選擇這篇很重要的一個理由。

〈養魚四步〉

昂：這篇小說寫得好，可是一致得到三票的結果會不會因為我們都是女性的評審，對一個媽媽的描寫格外感同身受，這是我個人的一點意見，但這是一個好小說，我想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郝：這裡面的情境應該是最能夠體會，因為它就是在寫一個媽媽，我現在每天在為小孩子焦慮，也接觸很多媽媽，所以我周圍其實蠻多這樣的女性。夫妻兩人可能分居兩地、對教養也有不同意見，同時媽媽又困於自己的婆婆，還要面對家族裡其他親戚等等，作者寫這樣一個女人的狀態，她的焦慮、她的困頓無助，這部分是蠻值得書寫的。但是我覺得作者下筆有一點混亂，尤其開頭的場面顯得太多餘，小說到後面才漸入佳境，有些部分又下筆太重，作者可能想襯托出主角對小孩教養上的焦慮感，可是最後她對應到自己童年的地方有點太戲劇性，就是主角蹲在院子抓貓，最後把貓打死的那個部分，好像下的太重了一些，有點可惜，若是再做一些調整我覺得會更加精彩。

菁：我很認同譽翔說的，相較入圍的其他篇，這個作者也是在小說技巧上相對熟練的，這題材也是好的，媽媽主角被控制以及

她的控制慾，或是親子之間的事情、小兒子後來出現的恐怖感都很好。作者最後加上白貓的部分，我猜想可能是想放進動物元素讓小說前後的重量撐起來，其實好像不用，光是金魚和小孩子恐怖的神情就很足夠，說不定更驚悚。作者真的寫得很用心，對很多女性所處狀況的描述和理解都很好，女主角同時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是個可憐又令人憎恨的角色，這些都是好的。

昂：我很同意兩位的說法。我比較喜歡的是女主角跟她失智母親之間的關係，這也是我覺得現代社會很多人即將會面臨的問題；另一個我喜歡的是主角替兒子的作業作假的部分，真的很像現代競爭之下媽媽們會做的事情。這篇小說的現代感跟寫實能力很好，但同樣的白貓部分我也覺得下筆太重了一點，可能平平順順的寫會更好。像郝譽翔說的這篇小說開始時還不覺得怎麼樣，但慢慢看它鋪排下去那種日常生活讓人毛骨悚然的荒涼感就全出來了，包括主角和她老公的關係、跟媽媽的關係，美國有一種小說是寫郊區的家庭主婦，雖然什麼重大的事情也沒有發生卻很荒涼的氛圍，我覺得在這篇小說裡也能看得出來。可能作者太求好心切，加了一些他覺得比較重要的意義，反而打破了原本尋常但恐怖的氛圍，最恐怖的境界應該是表面看起來很平常，但裡頭藏著瘋狂、毛骨悚然的感覺。

第二階段評選

每位委員評分第一名3分，第二名2分，第三名1分之後統計結果。

〈送別之歌〉 李昂1分、李維菁3分、郝譽翔3分

〈養魚四步〉 李昂3分、李維菁1分、郝譽翔2分

〈浮出水面〉 李昂2分、李維菁2分、郝譽翔1分

評審結果

評審一致同意由〈送別之歌〉（7分）獲得正獎，〈養魚四步〉（6分）獲得副獎，〈浮出水面〉（5分）獲得副獎。

（16:30 散會）

2017 桃園

鍾肇政
文學獎

在 花季裡 寫 同調



報導文學

正獎	沈秋蘭	水牛學校見習錄
副獎	李仁富	石滬家族的故事
副獎	林淑英	水路的寧靜與喧囂



報導文學・總評

回望「當代」的必須

◎房慧真

報導文學需兼顧「報導」所需的蹲點、實地採訪，以及謀篇布局、用字遣詞上的「文學」藝術性。此次參賽作品中，很可惜地並沒有能兼顧兩者的作品。

此次作品可分兩類：一為蒐集地方文史材料的在地書寫，作者往往不能拿捏好「報導者」應有的分際，有些參賽作品寫得像文宣稿。有的作品雖然可見其蒐集文史資料的努力，但離所謂的「報導文學」，還有一大段距離。

二為回溯歷史文獻的書寫，非常可惜的是，考據工夫雖做足，但少了回望「當代」的在場感，也就是少了報導文學必不能缺少的實地蹲點採訪。

以下分別評述得獎作品：

〈石滬家族的故事〉：桃園新屋的石滬，是非常值得探訪與報導的題材，可惜作者並沒有拿捏好「報導者」中立客觀的分際，有些地方容易淪為「老王賣瓜」的自我宣傳。這個題材比較適合由他者來採訪推動守護石滬運動的作者，「被報導人」的角色較適合作



者。作者非專業寫作者，為民間素人，文中仍做了一些該有的訪查工夫，基於鼓勵民間書寫、與提升石滬題材能見度的理由，而給予獎項。

〈水路的寧靜與喧囂〉：歷史與現實互為交織，下了很多考據工夫。但過往歷史的部分著墨過多，未免繁複笨重，本該大書特書的現今部分，卻較少著力，以致於當代科技與農業的搶水議題，僅在結尾提及，被輕輕放過，甚為可惜，但仍然是值得鼓勵的寫作。

首獎〈水牛學校見習錄〉：樸素動人的田野筆記，田野是名詞，也是身體力行的動詞。作者觀察力尤其好，有一雙讓人十分羨慕的眼睛。從初入客家村的隔膜感，到對於牧牛細節的精細觀察、身體實作，以及衍伸到農村生態、自然農法的施作……，珠玉般的文字，俯拾即是。可惜分章方式過於傳統，敘述主線也較平鋪直敘，寫法偏重文學，報導部分較弱。但仍瑕不掩瑜，而給予首獎。

報導文學・總評

看見現場報導，讀到精湛文學

◎陳銘磻

報導文學類的投稿收件，本屆來稿狀態顯然比起前兩屆多了不少。面對多樣題材、表達方式不一的作品，評審的評比選擇自然得多花心力，尤其重疊性題材過多時，便是一場寫作功力與對報導文學理念認知的大挑戰了。

無可諱言，進入複審階段的14篇作品，屢見題材重複、大量運用未見完全消化的文獻資料；以大溪為背景寫作者占了三篇，以動物生態為題材的各兩篇，以白色恐怖情事為寫作主題的也各兩篇，其餘則偏重土地與文化的關懷。

參與徵文評比，題材選擇固為重要元素，但，不論題材形式為何，俐落的呈現「事件」的來龍去脈，以及「象徵性意義」更是不容忽視的要件。如果僅僅做到把文獻或文史資料讀通，卻消化不良，無能擺脫生冷的史料文字，一樣難以將文獻資訊反芻成既有溫度又好閱讀的報導文學作品。

入圍決審的8篇作品中，運用文史資料卻不知取舍的現象減少許多，代之而為的說故事的能力增強，文學性的文字表現，充分展露



報導文學的特質，進而順利產生前3名作品。

〈水牛學校見習錄〉具文學特色，踏實的流露人與動物之間的真情誼；〈石滬家族的故事〉寫出村民以愛和勇氣，維護地方文化與歷史續存的奮勉精神；〈水路的寧靜與喧囂〉清晰的將竹東大圳的源流歷史與現況條理分明的呈現。

報導文學創作，不僅被強勢要求需要擁有把「事件」講清楚，說得明白的能耐，更須藉由優美的文字傳達主題的核心訊息和信念，設若缺乏真實「事件」，僅為一般文學創作，實非報導文學最初和最終的立意了。

報導文學・總評

放眼望去，百花盛放

◎劉克襄

相較於前一屆的報導文學獎，此次參賽的作品水準明顯齊整多了。一篇好的報導文學往往是由諸多條件構成，不只得著重於歷史資料爬梳，作者和採訪對象的密切互動亦是要素。此外，文字的成熟駕馭，第一現場的生動寫實情境，通篇結構佈局的完整也都必須考量。進入複審的作品，若以此標準檢驗，嚴格說來，好幾篇都明顯不足，包括進入前三名的作品也有此一缺失。只是瑕不掩瑜，它們犯的錯誤較少，因而有較大機會勝出。

「水牛學校見習錄」的散文性大於報導的質地。但因是作者一路參與的農牧放養經驗，讀來貼切而溫馨。只可惜，題材過於豐富多樣，無法於一個題目盡現，因而錯失了幾個線頭的延伸，諸如小農耕作之類。但描述牛隻的習性，參與農耕和放牧的經驗相當難得。作者亦有不凡的觀察力，生動而悉心地點出此一愈來愈罕見的鄉野情境。

「石滬家族的故事」的作者從事修理汽車行業，卻積極參與社造，光是此一身份和背景的努力即相當難得。家族通心協力把古老



的石滬工程完成，還有採訪職人耆老，以及努力記錄修築石滬的歷史，更是彌足珍貴。有此報導平台的完整描述，此一海岸生態工法的技藝方能被廣為人知。但文字較為鬆散，日後宜更為補強，減少口號式的描述。

「水路的寧靜與喧囂」一文，把近百年的水圳歷史精彩整理，豐富地記述每一個階段的演變，委實不多見。竹東圳的開鑿歷史和風物產業，經由此一圳水的引進、灌溉和流轉，帶出了老新竹客家昔時生活圈的文明。只是晚近電子科技廠利用水資源帶來的環境影響，並未太多著墨，此外太過於拉雜的記述，少了去蕪存菁的功夫，都讓此文略微失色。



水牛愛水。（沈秋蘭／提供）

報導文學組・正獎

水牛學校見習錄

◎沈秋蘭

進入客家庄

在楊梅大成路公車站牌，等候午間十二點半，往新埔鎮的新竹客運班車。候車處是一家布莊店面前的騎樓，一疊塑膠椅子擺在角落，歡迎候車客人自行取用。我清楚的記得，就是從這裡開始聽到滿耳的客家語，它不時的提醒著我已進入客家庄。一個語言，一個世界，客家話對我有一種鮮度，我自動張開耳朵接收，收括那完全無法辨識的語彙，當做酒釀。候車處有一位手上提著一袋豆漿的老伯，他已經等候車班三個多小時。他「錯過八點多的那班車。」下一班就要等到十二點半。楊梅往新埔的客運車，分兩條路線，一經北坑口，一天兩班，另一條路線經清水，一天只有四班車，發車時刻大都落在清早及傍晚，學生上下學的時段。

老伯看來心平氣和，一點也沒怨尤。因為遇見候車三個多小時的老伯，我們的心情變得輕緩，再也急躁不起來。心裡隱約知道即將到來的客運車，它將載我們前往這樣一處杜絕躁進、拒絕急忙、絕緣衝鋒、阻斷陷陣，只有歲月悠長，只見步調和緩的農村生活。車上總共六位乘客，公車上的電子跑馬燈不斷提醒著，今天是十一

月十六日，我來到新埔鎮打工換宿的第一天。等下了客運車之後，很快我就明瞭，生活裡不再需要曆法，河邊的歲月悠悠，看牛的日子無需甲子。

小牛來歸

牛主人中午到河濱巡牛，發現多了一頭牛，一隻一歲多的小牛，牛繩被強力扯斷，小牛的鼻頭流血受傷。不知發生了什麼事，讓這隻小牛受到驚嚇，而做出如此劇烈的反應—硬是扯斷了鼻環，逃將出來。下午小牛一直泡在溪水裡，讓疼痛的傷口稍微可以得到緩解。牛主人傍晚去河邊綁牛，他想把那隻來依附的小牛綁在河邊，以免牠踩進附近即將收成的稻田裡，因為附近的農人如果把牛闖的禍事算到他頭上，牛主人可是跳到霄裡溪也洗不清。

牛主人小心翼翼，不動聲色輕緩的進入水裡，一直泡在水裡的小牛，這時警戒的離開溪水，往岸上走。牠走近另一頭水牛，依靠在牠身旁。說時遲那時快，牛主人撿拾起小牛斷裂的殘繩，快速的和牠帶來的新繩套結。但還未打好繩結，小牛瞬間起驚奔走。牛主人跟著往前追了好幾大步，隨即立斷放棄，他意識到自己絕非是擁有蠻力的牛的對手，即使牠還只是一頭小牛。

牛主人交付我把兩隻大水牛牽回牛簾，我不也是「出生之犢」，憑著一股傻勁要牽著這兩條大水牛回家。我心裡起念牠們兩頭水牛會不會視我為新手，而覺得好生欺負？牠們邊走邊吃草，看起來還不太想回家，難道牠們還沒有吃夠？今天牠們已經在河岸啖

了一整天的青草。一輪眉月已升上半空，溪澗茫茫，牛回家的方向已渺茫不可辨識。兩頭水牛難道可以摸黑回巢？看來行走河岸，牠們比我熟稔得多。兩隻黃牛早已回到牛簾一小時以上，牠們是一對母子，一直謹守分際，牠們聰明到能在暮色降臨河岸之際，自動離開河濱，踏走竹林小徑回到牛簾，可謂全自動歸位。「但牠們還是有可能會去蹂躪農人的稻田」，雖然還是有這種可能，但牛主人還是願意冒險放手一賭，讓兩頭黃牛白天在河邊吃草自由行動，不必綁椿。

兩隻大水牛回到牛簾後，我立即再度出發，心一橫，摸黑走進曠野。眼睛見到牛簾的燈光明，我的瞳孔自動縮小，當我要再度走向竹林小徑，猶如全盲瞎子，眼前漆黑如無一物。只是心裡關切著那頭鼻頭還淌著血跡的小牛，牠今晚的處境結局猶如戲劇，尚未揭曉。只要牠存心遊走河岸，是沒人可以讓牠屈服順從，除非牠自願跟從。結果大出意外，好像瞬間就翻轉過來的結局。小牛跟在最後兩頭回牛簾的母水牛身後，魚貫成行，排隊回廄。牠們的身體挨擦著堤防旁一排小竹叢，像一列浩蕩的開拔隊伍，霹靂啪啦掃蕩而來。當牠們快到達牛簾時，牛主人大聲喊著，吩咐站在路旁看熱鬧的我們，鎮守牛簾門口的外方，一人站一邊，只留牛簾的入口，讓牠們毫無懸念，只能直直的走進牛簾。小牛乖乖的跟在兩隻牠今天才認識的母水牛身後走進牛簾。牛主人大喊一聲：「關門！」鐵扣環咔嚓，輕脆一聲，瞬間扣上，大功告成。鐵扣輕脆的扣環聲無比美妙，那個夜晚，仔細聽，它一直還在耳膜裡迴響！



扯去鼻環的小牛。（沈秋蘭／提供）

吃過晚飯後，大家不約而同都走出門外，來到屋旁的牛篠看小牛。牛篠的照明大放，原先蹲伏在地的牛紛紛站立起來解便。牛主人順手把牛糞鏟進手推車裡，轉眼已經裝了半車。大黃牛媽媽綁在最外欄，牛主人走進牛篠，我也隨即跟進，用張開的雙手環抱黃牛媽媽。牠的肚子吃得大大的，全身肌肉發達，而覆蓋身上的毛，則短而潔淨。每一頭牛鼻頭上，都有一片打薄的銀片或鋁片覆蓋。牛出生一段時間，就會由飼養主人穿鼻環，「沒有鼻環，人完全無法駕馭牛。」小牛扯斷鼻環，可以想見當時的力道是多麼巨大，小牛到底經歷了什麼事，實在令人不忍想像。

牛是安靜的動物，忽然黃牛媽媽的頭用力的往地上重頓了幾

下，著實令人吃驚困惑，以為牠中邪了？原來牠在招呼牠的小黃牛靠近過來。小黃牛的體型已長得快跟牠的母親一樣大了，但在牛媽媽的眼裡，牠永遠是一條小牛，做母親的還是早晚用舌頭幫牠的牛崽子洗臉。牠的舌頭快速熟練的來回伸縮，替牠的孩子依序整理頭角儀容，頭角整理好了，接著耳朵、胸前，可說做了全套的清潔整頓。小黃牛似乎很享受母親的舔舐，乖乖的站著讓母親替牠打理。

這六頭牛是牛主人的大寵物，他每天早晨牽牛到河邊放牧，讓牛在那裡吃一整天的青草。天氣燥熱時，愛玩水的水牛還可以就近到溪裡泡澡。他為了這六頭牛效孟母三遷，搬到這處鄰近河岸，適合牛居的住處。六頭牛放牧之後，他把牛簾清洗得乾乾淨淨，清爽宜牛，再讓陽光灑進牛簾地面消毒。傍晚則在六頭牛回來之前，先在牛簾的一前一後，各燃起一爐牛糞煙，好讓他的六頭牛回欄後免遭蚊蠅的侵擾。牛主人這般細心的呵護照顧他的牛隻，這樣的照料規格實無人能及。

與鄰人的互動

黃昏時來了一位想要親近牛隻、學習牽牛回簾的朋友，他是一位對農業抱持濃厚興趣的小學老師，為了孩子的教育遷居到新埔農村租屋。牛主人的朋友不少，時有友朋來往造訪，但他卻沒有與周遭的鄰人來往互動。除有一回牛隻踩進牛舍附近的稻田，農夫找上門，向牛主人索賠。牛主人二話不說，該賠多少，就賠多少。

遷來三年的牛主人一家，基本上仍是眾鄰眼中好奇的對象。直

到有一天清晨我們沿著奔騰的圳水，走進鄰近的農家，才由我們兩個志工和附近農家發生互動。在田裡的圳邊有兩位早起浣衣勤勞持家的客家婦人，一位騎著機車馳騁在彎曲如蛇身的田間道路，單手提著一包生雞蛋，騎車技藝高超的年輕農人。還有一位和我們一樣早起在河堤、田間散步的婦人。她從田間稻浪走出，和鄰人交談起來，他們嫻熟的用客家話熱絡話著家常。想不到耳裡聽著客家話，就如同聽著異國的語言，一個語言，一個邦國，當下活生生的被陌生的語言推了開來，狠狠的被摒除在語言圈外。那一刻彷彿有些了解，牛主人和鄰人的隔閡，不單是來自對耕種理念的差異，還有語言的指涉。

走進村莊，遇見的鄰人都冷冷的看著我們。我不禁納悶起疑，問起同伴：「我們的樣子不像壞人吧？」但我們的確是進到聚落的兩個陌生人。後來我才明白「客家族群比較含蓄害羞，不易主動笑臉迎人」。客家庄比較封閉，或對外人需要更長的時間接納。難怪牛主人搬到這裡已有三年歲月，但與鄰人並無具體的往來與交情。一幢樓房的門口側邊，建有一座洗衣亭，正有一位來自異國的外傭在洗衣服，她反而是對我們顯現和善笑容的人。隔沒多遠，一幢一幢建築古典氣派的紅磚祖屋，「隴西堂」、「高平堂」……陸續出現，說明這個聚落還在家族傳統底下，堅實的維繫著。

溝圳裡奔騰的水，湍急的流過田野，也奔騰的響在家家戶戶的門前。安靜的白日聚落裡，傳來一戶人家屋裡幼兒的哭鬧聲。屋內的阿嬤正說著客家話在安撫她的乖孫。「是客家人的阿嬤在搖孫入

睡呢！」她還為孫子唱起兒歌，不過客家阿嬤唱的兒歌是華語版。阿嬤的搖孫曲，傍著圳溝裡川流不息的水流聲，當時心想如果客家阿嬤哼的是客家的搖孫曲，那便是她的孫兒最佳的母語教育場域。

來到這裡的第一天開始，我心裡便一直期盼能與當地人聊聊這裡的事，這是打工換宿很重要的附加價值。但受制於語言的表達，對於這裡的人與事，總有一層不能貼近的隔閡。有一回我還特地跟著一輛倒車開進巷內的麵包車，進到小巷內的住家，但還是沒有機會和當地人聊到天、交到朋友。當時心情之落寞、低沉，我全把它歸之於語言所造成的阻礙。

我對客家語言可說又好奇又畏懼。一天下午，牛主人出門不在家，我們泡了一壺洛神花茶，一邊喝茶，一邊閱讀從牛主人架上抽出來的書。先翻閱一本照門國中於民國八十九年校慶舉辦鄉村農具展示，會後集結的成果書冊。書裡的那些農具，牛主人屋裡蒐集堆放了不少，我曾力勸他要把這些古董農具整理展示出來。「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有朝一日水牛學校聲名大噪，牛主人應提前做好應有的準備。另有一本談論台三線客家庄產業文化的論文集，來到新埔，我熱切的想了解客家庄文化、產業的底蘊。第一篇介紹的就是陳永淘的客家童謠。當讀到陳永淘為了紀念兒子從客家庄的小學畢業，並學會客家話而寫「我還記得」的客語歌詞，在那一瞬間，我極欲了解那歌詞裡的涵意，而我對客語造成的隔閡，在那剎那間也完全釋懷，來到客家村落，理應是自己去學習客語，了解親近客家鄉親才是。而非耿耿於懷客家鄉親沒有接納首次見面、不會

說客語的外來客。事理想通之後，我的心境整個豁然開朗起來。

在金黃稻穗收割的那天早晨，我和當地人交談的機會終於降臨。

收割隊在天猶未亮之際，就打著車燈開進堤防道路。不久，前緣的丘陵地、農家白褐色的建築，從墨黑中顯露，近處的稻田也現出它黃褐的本色，天已經亮開，我站在牛家二樓寬闊的前台，眼前不就是一幅開展的日出之畫。光線已經讓我看到鄰家藤架下走動的黑貓，這時可以出門去了！

太陽光普照堤岸，堤岸的樹影倒映在稻田裡。但收割隊還在等待，年輕人因為等太久了，便拿出手機聊天，以打發時間。我從堤防上走過，暗暗觀察那台新穎的割稻機。它的前緣有一排尖銳，發出白鐵森光利齒的大口，巨大的輪胎，類似戰車的輸送履帶，高聳的駕駛座，上頭擎著一柱玻璃纖維的管子。我對這臺機器，農村稻田收割的新寵兒，望而生出哆嗦，又敬又畏，聽說它集多種功能於一身，有它一輛，稻田收割的活就全部搞定。

駕駛機械的年輕人還在打手機聊著天，似乎還沒有要開始工作的意思。直到年輕人的父親開著大貨車回來，他下車去摸摸田裡的稻穗，站在一旁的我看他們遲遲不願開始作業，不由好奇問他：「在等什麼呢？」「露水太重，收割後要烘乾，極耗損烘乾機。」原來如此。這收割二人組是住在本地的一對父子檔，聽說他們已經下南部收割稻子好幾十天，昨天才風塵僕僕回到家鄉。我一問，年輕人就數起他們這十幾天來遠征的城鎮，從台南的柳營殺到彰化的

大城鄉，這條由稻田連成的網絡，就是他們父子在收成季節，逐稻田而居的路線圖。

第一期水稻收成時，他們父子在外奔波趕通告，通常長達一個月的時間，第二期就會少個十幾天。「第二期農民喜歡種雜糧，屏東種毛豆，彰化種花生，原因無它，利潤較種水稻為高。」

這時一位農民前來，遞給收割隊的父親一張紙條，接著他們用客語交談起來。剎那間，我又被擯除得遠遠的，像個孤兒。「如果我會說會聽客家話多好。」那一刻，我的心裡不禁起了想學客語的念頭。

農人離開了，現場又調回華語頻道。我跟在收割隊父親的身



稻田出現收割機的那天清晨。（沈秋蘭／提供）

旁，看他在田裡忙前忙後。當巨無霸以「回」字型快速橫掃稻田之際，藏在稻禾裡的許多小動物，立刻竄的竄，逃的逃，有張翅逃命飛起的，有兩足、四足沒命奔跑的，烏秋、燕子跟著飛高飛低，喜鵲成群。稍後穿著白色大禮服的鷺鷥鳥，成排成列站在收割空地上，好像稻田裡來了一群紳士。我跟在後頭撿拾遺漏在地的稻穗，那是收割機偶一掉落在地的遺珠，發生的機率相當的低，但已讓我過足了癮，名符其實的彎下腰拾穗。原來拾穗，就是這樣的姿勢，這樣的心理歡喜與滿足。

也許現今田裡已經少見我這樣好事的人，收割隊的父親十足耐心待我，不但有問必答，並且詳盡說明，機密半點不留。不久他們轉到牛主人家牛簾前的稻田收割，牛主人抱著他兩歲的稚女，站在牛簾前看吃黑油嗶嗶作響的收割機在田裡馳騁發威。它井然有序的幫稻田理髮，先剃邊緣，再向中心修剪，直到稻田理平剃光為止。牛簾裡的七頭牛頭朝向稻田，吃油的大機器轟隆隆響的靠近，牠們不由感到驚懼，不知道那是什麼怪物，牠們的身體驚恐的直往後躲。猜想如果牠們沒有綁繩，大概也會驚慌的竄奔出欄。直到收割機離開視線，移駕到另一塊稻田作業，人與牛這時才把心收拾回來。人該做事，牛要吃草。

放牛吃草

看完割稻機的演出，把牛簾的鐵柵欄打開，先幫兩隻黃牛解繩。小黃牛的牛繩一鬆開，牠全自動立即往欄外走。但不知為何大

黃牛今天意興闌珊，腳步顯得蹣跚，舉足不前。或許大黃牛媽媽用這種方式在告誡或表示牠的不滿：「小子，你為什麼要急遑遑的走在媽媽的前面？」小黃牛走上斜坡頂，居高臨下，牠回過頭來，看母親還在竹林小徑上磨菇，牠不由心急起來，哞！哞！哞的聲聲呼喚牠的母親。但牛媽媽似乎鐵了心，顧盼左右，就是不肯正經往前走。

之前有一次，大黃牛走到前頭，小黃牛就留在後頭磨蹭。牠們母子一直在玩這種把戲，誰走在前頭，那走在後頭的就故意拖延，裹足不前。我扯了下小黃牛的牛繩，示意牠不該一直站在堤岸上，該往下走向河岸，你看那裡滿岸的鮮草。小黃牛被我半驅趕的步下河濱，但牠並沒有走遠，牠的眼睛直往河堤上望，直到看見母親的身影站上堤防，牠才放下心來。哞！哞的隔空叫喚起來，聲音顯得無比的急切。這時再怎麼驚鈍之人，一聽也能瞭然於心，小黃牛是在向母親「撒嬌」示愛。站在河濱的我，雖然不解牛語，但眼前不正是「舐犢情深」這句話的真實寫照。看著兩頭大小黃牛之間的互動，那份親子之間亙古的親愛，人牛一致，然而牛顯然比人表達得更直接而無礙。

放牧大小黃牛的任務完成之後，牛主人接著帶第一批水牛出欄。三頭水牛排成一直線，像乖寶寶排好路隊，準備上水牛學校，吃草喝水。這回牛主人把打繩繫樁的工作交給我們兩個實習生。快速打繩結，分秒必爭，他教我打雙套結，套進鐵樁上，擇地下樁，長約五十公分的鐵樁全得打進地裡去。我雙手舉鐵槌，猛敲、重

敲、用盡吃奶的力氣敲，但它老仍是穩穩不下到地裡去。最後我憑著一股不服輸的鬥志，把頑強鐵釘整根打進地裡去。那一剎那，雙隻手臂已經被反作用力道震麻，一種虛脫的感覺從手臂處蔓延開來。

但顧不得虛脫，趿著長筒雨鞋，再回轉牛篠帶第二批水牛。我們一人牽一頭水牛，水牛乖乖的跟隨在後。但一下坡堤，水牛見到河濱上比牠們早到的伙伴，就興奮加快速度奔走起來，我們一瞬間全鬆開手上的牛繩。牛主人告訴我們這時不能鬆繩，而且動作要快，趕快把牛繩奪回掌控在手。眼看有一隻水牛已經踏水過岸，我心想完了，一個大災難！我得涉水過溪去尋牛，而且我能安全到達彼岸嗎？我不斷搜尋較淺容易過河的水灘，但沒有這樣的水灘，遠看是淺灘，走近就成深淵。不管了，再找還是徒然。硬著頭皮涉溪，踩進深底，溪水瞬間就漫進兩隻雨鞋裡，但最壞的情況就是如此，雨鞋裡的襪子連著腳趾泡水而已。安全上了岸，到達這處以前只能遠觀，長著高大蘆葦叢的對岸。它的腹地較窄仄，又長滿高大的草叢，可說寸步難行，舉步維艱。抓到牛繩後，迅速套結，撥開一處草地下錨釘。

整個過程牛主人完全放手，讓我自己一人去完成。等我鏘鏘的打鐵聲傳遍整個河岸後，牛主人過溪來，拉一拉牛繩，測試打進土裡的錨釘是否夠紮實，可否承受牛巨大的拉扯力道。檢查合格，牛主人點頭，我再跨過溪流，幫另一頭牛釘樁。今天又學到新本事，心裡高興得要飛上天一樣。

牧場物語

天總算降雨，在炎熱的一個星期過後，牛主人宣布下午要在那塊我們耙過草的旱地種玉米。牛主人交代我去河岸牽大黃牛回來，下堤防時，看到一頭水牛用犄角往土堆上頂，泥沙和植物的藤條枝蔓覆蓋遮住牠的頭臉眼睛，狀似滑稽，像小丑不惜犧牲自己的賣相，也要逗惹別人開心的大笑。腦筋裡快速閃過，水牛喜歡泥土，泥巴可以敷臉、隔絕蚊蚋、牛虻的騷擾，但也有可能這頭牛在發情當中，牠需要在宣洩什麼情緒或牛脾氣，我還是少惹牠，離牠遠一點為妙。心裡一方面也覺得懊惱，沒有帶到相機，這頭牛的樣子多滑稽好笑哩！等我繞路走了過去，牠還在用牠頭上的犄角力抗著土丘，牠頭上罩著野草藤，矇著頭眼在挖坑道，頓時沙壤崩落，塵土四散飛揚。

就在一個瞬間，我突然領悟牠是否受困了？牠頭部的轉動看起來有些困迫不舒服，牠是受困沒錯，牠的頭角受自己的牛繩纏網，牠扭轉頭的弧度已經變得窄仄。這回我沒看錯，牛受到痛苦，用力的在掙脫，但牠愈是掙脫做困獸之鬥，頭角上的繩子則纏縛得愈緊。我趕緊過去幫牠解套，把不知如何網上牠犄角的牛繩解下來，再把牠頭上的藤蔓整個扯下來。牠重獲自由後，快速的跑向另一隻水牛的身旁，哞！哞！像是在報平安，敘述牠剛才受困虛驚一場的經過。而另一隻水牛也回應安撫著牠。就在那時，那隻脫困水牛在草地上打滾起來，整個腹部乳房都坦露出來，向著天光。

如果都沒有人來，那頭水牛會不會發生危險，我實不忍再想



泡在水中消暑。(沈秋蘭／提供)

像下去。我記起就在剛才走下堤防時，溪邊的兩隻水牛都同時抬頭看向我，但牠們不會說話，不會求救，「快呀！快救那個小子脫困！」還好整件事有驚無險，那隻水牛只是受到一些驚嚇。

其實我來河邊的任務，是要帶回大黃牛。牠跑到河的對岸吃草，意謂著我得涉水過溪去帶牠。心想自己單是走進溪水中，就已腳步踉蹌、半身傾斜加上視覺發暈，等會兒還得拉著牛繩使力，驅策那隻大黃牛跟著我過河來，試問自己有此能耐，辦得成這個任務嗎？我心裡顯然無半點把握，不由心虛的愁容滿面。我穿著雨鞋一踩進水中，過河卒子，只能小心翼翼的往前，沒有後退之途。我告誡著自己千萬不能在牛的面前出糗跌倒，否則牠今後肯定不會再服從我發出的任何訊息與口令。好不容易跌跌撞撞過了河，又膽顫心

驚的把大黃牛一步一步領過河。但過了河後，大黃牛好像不太想走，得頻頻催促，可說扯牛繩一下，牠老才不情願地走一步。那一刻我終於有些明瞭為什麼要用「牛步」，來形容一件事情進展的速度之慢，當一頭牛不情願走的時候，牠的腳步可以慢得讓人心神失瘋。也許牠還沒有填飽肚子，所以不太情願這時就要離開河岸。後來牛主人來到河岸，說大黃牛不走，是小黃牛沒有跟上來的緣故。牛主人去帶小黃牛，囑咐我先把大黃牛留在原地，讓小黃牛能看得著媽媽。不久小黃牛果然快步的走過來，大黃牛這時才放心的跟著我走。

倚在屋角的鐵犁和牛軛，已有一段時間被冷落。大黃牛下午要上工犁田，我提牛軛，鐵犁有六公斤重，從穹林騎摩托車來的女農夫菲比，人長得精瘦，力氣卻強悍，回程我們兩人交換拿，我一人無法拿著鐵犁走回來，還得菲比幫我一把。我才知道女農夫菲比因為長期在田間勞動，大地之母賞賜給她神力。牛軛套上牛的頸背，牛行進就能保持平衡，後頭鉤接鐵犁，白鐵鑄造的犁片閃著亮森森的白光。鐵犁的尖嘴刨入土壤，快速的刨出一道土浪，躲在土裡的蚯蚓被翻出土，截成了兩段。也許我的臉顯出困惑的表情，女農夫向我開示耕牛犁田對蚯蚓傷害最小，如果換成吃油咆哮的鐵牛，那隻蚯蚓早已被機器絞爛，永無復活再生的機會。

大黃牛犁土到旱田的尾端，順口就扯進田旁幾叢竹葉入嘴，磨嚼了起來。這時牛主人要求牠轉彎調頭，牠只吃一口，還是先放下自己的口腹之慾，遵循主人的要求，繼續服勞役，「做人要磨，

做牛要拖。」除非牛出生成長於野生的非洲大陸，一輩子逐水草而居，終玩一生。但一旦被圈養，牠就得為肚腹溫飽付出代價。當台灣的牛失去耕田的工作以後，牠們的命運轉向肉品市場招手。

大黃牛拉犁走到田隴中間，糞便滾落下土，女農夫驚喜回應：「馬上有肥施！」自己平日放牧時也碰上幾回，早上放牧牛隻，當牛抵達河岸，急急的要過河，當牠走到河中央，馬上就洩糞。我站在河岸大開眼界，靜待其解放完畢。想起牛夜晚關在牛簾，有時還在自己喝水的石槽裡洩糞或撒尿，對牛這種大寵物的便溺習性仍存惑不解，難道牠們洩糞是沒有意識，怎會把糞洩進自己喝水的石槽？牛主人聽後回應我說：「水牛喜歡在水裡大小便。」水牛愛玩水、泡水，連大小便也喜歡在水裡完成，牠們可真是名符其實愛水如一的水牛。

犁完旱田，緊接著就下雨了，老天真是厚待我們，先行驅使雨水把土壤澆溼。在雨陣中，我和女農夫菲比坐在廚房的後走廊上，她教我如何剪取地瓜藤栽種所需的長度。地瓜藤是菲比從她工作的自然農場剪來，籃裡有好幾種地瓜品種，有的紅莖褐葉，有的是全身莖葉翠綠，不一而同。女農夫一一介紹每一種地瓜品種，都說它們是很珍貴、很了不起又超好吃的品種，我聽後不知不覺對這些地瓜藤肅然起敬起來，牛主人這時欣喜的宣布：「彩虹地瓜團隊成立。」

把剪好的地瓜藤收拾好，剪掉的藤葉則拿去給牛啃。「農家種地瓜，人吃蕃薯，牛吃地瓜莖葉。」女農夫人牛一家的理論，我

一聽就感到無比的傾心。我的眼前彷彿已經看到瓜藤滿園，土壤裡埋藏著大大小小彩虹似的各色蕃薯。收成後人吃蕃薯，牛吃蕃薯莖葉，但有時人牛也可以交換著吃，牛吃蕃薯，人吃地瓜葉。

晚餐牛主人下廚煮關廟麵，他曾在倫敦餐廳打工三年對廚房事物並不陌生。簡單的苦茶油、醬油拌麵，一時之間鄉下廚房麵香四溢。我們尋線聊起他在倫敦租車庫當工作室畫畫開畫展的歲月，我的心裡不由產生些許的不真實感，在鄉下克難的廚房，我們聊的話題竟是倫敦，而且是一個藝術家的倫敦。這樣一個藝術家回到台灣後，找到他喜愛的水牛題材，他特別獨鍾那一條連繫人與牛之間的繩索，「它有時是繃緊，有時是放鬆，在不同時刻，呈現出不同的意涵。」藝術家是一個理想實踐者，收入、薪資早已不在他的算計當中。跋雨鞋、穿著陳舊衣服，在堤防、河濱教養他的幼子，從小他的孩子就在河岸纏絆腳脛的野草藤裡練跨欄抬腳，在堤防邊坡學習攀岩。大自然裡到處都是玩具，他從不外假玩具供應商。河岸幾千幾萬叢的含羞草，讓他的孩子玩一下午的閉關遊戲也玩不完；河濱的小石子，讓他的孩子撿拾往水潭裡丟水漂兒，丟到手臂發痠喊饒也無損它幾萬分之一，等下次河水溢了岸，石頭就全回來岸邊。

農事沒有例假日

做農就要有這樣的心理準備，它可是沒有平日、假日的分別。尤其養了牲口，天天都要吃食，欄舍也得天天清理。你簡直無法想像，一個晚上七頭牛的糞便尿液，就足以淹沒牛籬的地面，還好隔



晨曦中大小黃牛準備到關西出任務。（沈秋蘭／提供）

天牠們就可以泡進溪水裡沖洗身上、腿上的糞漬。所以養了牲口，農人沒有一天休息不做的商量餘地，完全沒有！所以即使今天是星期日，一樣得幹活。

從早上八點多開始做事，先從放牧七頭牛做為開端。大小黃牛一組，接著一次牽一頭

水牛到河邊放牧，我的放牧功夫還沒到家，信心還不足，寧可多走幾趟路。放牧第一頭水牛，讓小牛跟在後面。囑咐自己放輕鬆，放牠們走堤頂便道，堤防道的一側邊坡長滿了大花咸豐草，牛昨天胃囊裡的草料想必已經反芻清空，牠們見青嫩草坡心喜，沿著草坡一路嚼青草。「鎮公所不必撥預算請除草工來了」我心裡不禁替公所這麼打算起來。牛靈巧的舌頭一捲，順向扯斷草莖，捲進口中，草莖斷裂的聲音響在清晨的空氣中。草因斷裂，護持水牛的成長，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這些青草的貴重，它們早已不再是人見除之心快的對象。

兩頭水牛埋頭大嚼青草，等牠們吃得盡興，我再拉牠們前進。這時還有幾頭水牛還在牛簾裡，當這兩頭先放出來的水牛走上堤道時，牠們兩方竟然隔空嗥叫，互相呼應起來。我猜想一方在描述草坡上的草有多麼青翠可口，另一方在拜託牠們行行好走快一點，好

快點輪到牠們出欄。但堤道上這兩隻水牛快樂似神仙，看來早已忘記同伴還困在水深火熱、屎尿滿地的牛篠裡，牠們大嚼特嚼，如果沒有催促，牠們永遠也不想走到河岸定樁。

第三頭水牛比較正經走路，沿途只趁機吃了幾口草。牠一到堤岸入口，原來已在河岸嚼草的小牛立即奔跑迎上前來。小牛跑到大水牛身旁親親我我，好像在說：「又聚在一起了！」欣喜之情，不言而喻。我把兩隻大水牛的下點樁靠得太近，「以牛繩為半徑畫圓，兩頭牛的圓周範圍不能重疊，否則牛繩會絞纏在一起」。牛主人的工作訓示言猶在耳，於是忍痛把一支鐵樁敲掉，再選另一個地點。最後的一隻大水牛，由牛主人帶過來。牛主人問起那兩隻黃牛在哪裡，「牠們剛剛還在河岸，現在卻跑得不見牛影。」牛主人有點擔心，決計要到河下游去尋牛。大小兩隻黃牛，牠們放牧時沒有定樁，牠們平時表現優秀，不闖稻田，黃昏時自動踏步回牛篠，牛主人一直讓牠們保持自由身。「今天會不會想溜遠一點，以免像昨天一樣，草吃了一半，就被找回去幹活？」我心裡不由對這兩頭聰明絕頂的黃牛這樣起疑著。

洗完牛篠，穿著雨鞋走到堤頂去翻曬牛糞。堤頂曝曬的牛糞區塊每日擴增，新舊各呈深淺不同顏色，使用鐵耙把它們翻面，讓底部也可以受到陽光的親炙、風的吹拂。我滾動著鐵耙面，心裡早已把它們當成田裡採收回來的農作物，像花生，像客家庄水泥道上曬的刈菜、蘿蔔切條。

房東先生也利用假日來看顧他的菜圃，他是一個很勤奮的客

家鄉親，平時在街上消化鐵工廠的訂單，假日他就化身在菜園忙碌的農夫。他的白菜被蟄伏在地裡、晝伏夜出的菜蟲咬噬精光，他高聲怒氣的拋出天問：「不打藥，有菜吃嗎？」雖然房東先生是在對我們發抒苦悶的情緒，但他顯然是藉此事件來固結他心中早已服膺的信念---打藥才有菜吃。他在我們的面前把一整顆白菜剝淨，沒有一片不被蟲咬嚼，他憤怒的把鑽在菜葉裡五、六隻肥滋滋的地蟲，裝進一瓶空飲料罐裡，證明他所言不假，他的苦痛喊叫不是沒有原由。牛主人是放牧牛的，而我剛到鄉下生活幾天，我們都無法出言回應他，直到牛主人想起今天下午，女農夫菲比要過來種蕃薯藤。「等會兒有一個農業專家會過來！」牛主人的話帶給房東先生一線希望。

「專家來了！」菲比的機車才剛騎出竹林小徑，她就看到我們引領期盼她到來的眼神。菲比是一個樂於分享的女農夫，她脫下安全帽，聽到房東先生的苦惱，她馬上端出她的專業見解。她在自然農場種地是不打藥的，她選用更聰明的對策，首先要讓菜本身植株強健起來，第一要「留種」，留種才能汰弱，它經不斷淘選留下強悍的品種。第二土地裡要有其他昆蟲生物並存，自然界太神奇了，地裡的蟲，有螞蟥來剋牠，還有胡蜂也會抓地蟲來餵小胡蜂。菲比曾親眼目睹一群螞蟥把地蟲拖出來的畫面，而打藥適得其反，把剋地蟲的生物連帶掃蕩一空。

房東先生又問根瘤菌的病因，菲比形容植物長根瘤菌，就如同人類血管經絡裡長瘤，只有全體皆敗、全軍覆沒一途，其實它在反

應這塊土地生態失衡。可惜農人沒看到問題的根本，只求用藥來防堵。而像菲比這樣新一代的農人，他們種植不用藥、不施肥，於是他們得用更聰明的辦法，去尋找生物之間相剋的平衡法則。聽說菲比的一席話，動搖房東先生「不打藥，沒菜吃」根深柢固的觀念，想來真是功德一件。

下午兩點多，牛主人喊上工了。我、牛主人和菲比三人，彩虹地瓜團隊成員，在分頭撿拾紅色滿天星的草莖之後，由種植經驗豐富的非比主導，該培土、該挖淺溝，再種蕃薯藤。經過一段時間，大家漸有默契，各找到自己負責的項目：牛主人培土，我挖淺溝，菲比種蕃薯藤。菲比也放手讓我體驗種蕃薯藤，教我如何量兩株之間的距離，如何用手掌撥土覆蓋植株。種了幾株蕃薯藤之後，她誘我脫掉鞋襪，赤足站上兩棵蕃薯藤之間，用腳掌的力量踩壓泥土。我一脫鞋襪，裸足踩在泥土上，馬上就被不知從哪裡冒出來的螞蟻咬了一口。那痛襲擊心口，我不由哎喲叫出聲來，被小小螞蟻咬一口，竟然痛感如此劇烈。但很快的在第二次被咬時，就不感覺到那痛楚了。或許是心裡知道牠們是好傢伙，幫助田裡作物的益蟲，看待牠們咬我之事，是友善寬容而理解的。當我釋出善意，牠們也感受到，而同時善意回應，之後牠們就沒有再咬過我了。

這種自然界感應的事例，菲比也有一籬筐的親身經歷，她講述了一則哈密瓜集體萎頓的故事。菲比之前工作的農場，因工作人員見解理念的差異，引發人事不和，園區工作氣氛丕變，園區栽種的哈密瓜說好似的一起停止生長，事後也找不出原因。牛主人說：

「哈密瓜鬧自殺？」讓我們噴笑出來。菲比要跟我們說明的是植物也有感知，她一直秉持這種理念在跟田裡的動物、植物打交道、交朋友。於是菲比在重種兩棵蕃薯藤苗時，我聽到她的聲音：「我現在要重種…」，我順勢回答她：「好！」她回過頭來笑著對我說，她是在跟蕃薯藤株說話。「我把它們種下，又重挖起來換種到別的地方，所以跟它們知會一聲。」菲比真是一個對待作物最有禮貌的農夫！我喜歡這樣的農夫來當我農事上的老師，順著這線頭，我也想起自己想學習種菜，上天就安排我來到水牛學校，認識牛主人和菲比。牛主人的早田實習，加上菲比的農事教導。這不就成了「當一個人真心想做一件事時，全世界都聯合起來幫忙達成」的那個幸運兒，在那初冬蘆葦白芒翻飛的靛藍天穹下，我的確就是那個幸運兒。

雖然白天溫度仍像夏天，但黃昏已經變得又急促又短暫，眼看太陽偏斜，才剛進入黃昏不久，漆黑已然悄悄暗伏在竹林葉梢。牛主人趕五隻水牛回來時，月亮已高掛在天空中，五頭水牛吃了一天的草後，在夜色中舒緩放鬆的走回家，牠們排成一條縱隊，從烏漆墨黑的竹林土徑走了出來，再踩在接水泥道的大鐵板上，形成撼耳的隆隆聲響，那是五頭水牛二十隻腳蹄加總起來的分貝數。牛簾的潔淨的地面上，分開距離分別倒了七堆麵糰，兩隻最先回來的黃牛已經在享用。那是牛主人給他的牛回到牛簾的獎勵，讓牠們懷抱天黑回到家，就有好事在等著期盼。（過了幾日，牛主人交付我天黑點起燃煙的任務，我也學他在牛簾地上，依序施倒七堆麵糰，心

裡歡喜著等待，恭迎那七頭牛回來。）

晚餐簡單的弄了蛋炒飯，有蛋、紅蘿蔔切絲，加上飯裡澄黃的地瓜塊，最後撒上細切的綠色蔥花，一盤蛋炒飯五行顏色都快齊全了。又倒一小碗的炒花生，粗食淡飯配上幾粒花生，滋味立即變得豐富有層次起來。我學牛主人盛飯到門外，一邊吃飯，一邊享用農村戶外的夜風與明月。手裡的蛋炒飯早已扒空，便把空碗擺在地上，繼續開講，沒有人捨得中斷話題離開。還有早已忘記今天是一個禮拜的第七天，神應許給人間休息的日子。

小黃牛的實習課

女農夫菲比在寒冷的清晨，騎著機車到來。她的頭髮被晨風吹得直立，不過這位自主獨立的女農夫，非一般傳統女性，她天天跟田間泥土為伍，審美觀早已改絃更轍。她跟著我去放牛，有她這個助手真好，她幫我拿鐵槌和椿釘，我全力拉牛繩，把牛隻一頭一頭搞定，甚是開心。她說牛主人似有心事，她和他說話，他顯得有些恍神，不太接話。可以想像這個水牛藝術家在現實與理想之間擺盪的失衡困境。有一天傍晚牛主人突然開口問我：「會不會有那麼一天，牛糞變黃金？」雖然我不動聲色，用平敘的語氣回答他，表示自己並未察覺他語句裡藏的一些現實生活因素的蛛絲馬跡。「我有一個小時候生長於農家養過牛的朋友，小時候他負責要拿畚箕去接牛糞，先是牛糞可以賣錢，後是牛糞落地要罰錢，兩種牛糞價值他前後都經歷過。」說這些話的同時，我心裡另一面浮起的想法是，



牽牛花你和牛有什麼關係？
(沈秋蘭／提供)

再怎麼安貧樂道，經濟的壓力仍如影隨形。

堤頂上曬的牛糞範圍愈拉愈長，如有一天環保局稽查人員前來視查，拿出某路人甲舉發的單子，「有人投訴你們佔據堤頂曬牛糞。」牛主人會告訴他曬牛糞就像曬花生、曬刈菜，「你看牛糞攤開都是草的纖維，完全沒有臭味。」的確如此，稽查人員站上堤頂幾分鐘了，也沒聞到什麼氣味。後來牛主人收到一封從環保局寄來的結案公文，公文裡裁定堤頂可以曬牛糞，但以不超路寬一半為限。

牛主人騎機車去三聖宮載山泉水回來澆地瓜藤苗。女農夫菲比

一開始就建議牛主人準備塑膠桶子儲水，並利用架起的雨布收集雨水。帶孩子來水牛學校遊玩的年輕母親，看到圳溝裡水勢湍流、水量豐沛，也認為直截去圳溝打水，它就是澆灌菜園的最佳水源，但牛主人心裡顯然已有自己的答案與打算。山泉水充滿正能量，他要用最好的水來澆灌他田裡的作物。而我心裡不由暗中讚嘆：「植物和我們喝一樣的水呢！」牛主人用小水壺盛裝山泉水澆灌蕃薯苗，我看那小小的錫壺，從噴嘴灑出細細的水線，分明是在扮家家酒。原來牛主人是要給來水牛學校共學的小朋友，體驗田園澆水之樂。等他去載第二桶水回來，小孩子已經不耐久候，轉換玩別的遊戲，所以我有機會澆灌這畦昨天下午栽種的蕃薯苗，並且澆灌的量最多，也玩了最久。那「玩」興肯定是我跟孩子們學的，他們澆水時神情專注，像是在做一件多麼了不起的事，孩子們把澆水視為人生首章天大有趣的遊戲。也許無意中刻印在他們的記憶腦葉，在長大成年後的某一個深夜，從無來由的意識界裡蹦地跳出來。

牛主人如此大費周章，因為他要給蕃薯藤苗喝最好的水！我跟菲比說：「沒辦法，來自他內心的堅持與要求，他是藝術家。」我和菲比聳肩微笑，彼此心照不宣。

我把牛糞曬好，牛棚清洗乾淨，再走過去旱田，參與小黃牛第一次的耕田實習課。牠的母親大黃牛伊洛被縛在芒草廢田裡，滿園翻飛的白芒，在晴藍的天空下搖曳生姿。大黃牛藏身芒草間，盡情啃嚙牠愛吃的蘆葦嫩莖。女農夫則趕忙和小黃牛連絡培養感情、默契，牽著牠在田埂一邊吃草一邊跟牛說著話，大概在說一些溫暖勉

勵的話語。但小黃牛眼裡只有鮮草和母親，女農夫在跟牠說什麼，牠一臉茫然莫宰羊呀！那不就像是在「對牛彈琴」？

牛主人換上一支髹上紅漆犁身的鐵犁，木軛上到小黃牛的肩頭，再把繩子連接鉤上鐵犁。鐵犁尖嘴利刃，牛主人喚我，我便從犁和黃牛之間跨過，被牛主人制止，原先我以為是對鐵犁不敬，後來才知道是牛有可能無意中起動，拉動鐵犁，人從中間跨行，可能當場就被「犁田」。犁軛都已架好，萬事俱備，但小黃牛站在原地杵住，就是不肯走。牛主人去折一根植物的細條，來鞭打小黃牛的臀部，小黃牛始覺痛感，才往前舉步。牛主人掄繩吆喝兼打手，女農夫扶犁，過了不久，牛主人喊我上場，由我執鞭。我感到左右為難，回應說我打不下手哪！我故意說小黃牛會不會記恨我呀？女農夫寬慰我說：「你是在教導牠，牠不會記恨的。」過了一會兒，我又問：「會不會把小黃牛的屁股打烏青？」我極不願意對牛下手，但牛主人要求我，牛一不走就要點牠，揮鞭下手。

「你是牛嗎？打一下才走一下。」從小就常聽聞大人用牛來形容小孩子被動的習性，原來就是這麼一回事。女農夫執犁累了，我趕緊和她交換工作，換由她來執教鞭，我緊趕逃離這個打手的工作。牛主人教我放輕鬆輕輕扶著犁頂，讓犁身保持平衡即可。小黃牛啟步，看牠走得並不疾速，但我在後頭扶犁已半跑起來，這時我才明白「牛步」步幅比我想像的寬大許多。鐵犁下土，藉使牛力刨挖，翻轉的泥土如一朵一朵的浪花之湧現，只是那泥浪是褐黑而非浪花的潔白。

小黃牛來回練習幾十趟之後，卸下後頭的鐵犁，讓牠負軛跟著牛主人在田壟練習行進調頭。有一度小黃牛看見牠的母親的身影，不顧一切使性直往牠母親的方向走，但無奈牠的鼻繩被牛主人牽制，只得收起牛性子，乖乖再練習走幾趟路。牛主人強調練習的時間愈長愈好，而且得持續練習一個星期，牠才能把拉犁耕田的馴化結果內化建檔。

在我結束打工換宿準備離開的那一天，小黃牛終於跟著牠的母親登上牛主人的貨車，到關西出任務了！

沈秋蘭

東吳大學中文系、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畢，現任臺北市忠孝國小教師。出版作品有「童年最後一個夏天」、「野鼠與松樹」以及「馬爺爺的一天」



得獎感言

2014離開職場之後，便開始以打工換宿的方式，選擇自己想要認識的鄉鎮，用最和緩的步調體驗親近當地的生活。到位於新竹縣新埔鎮霄裡溪畔的水牛學校見習，便是其中的一站。

寫作讓我重新記憶換宿生活的點滴，並有如重新再經歷那段日子般的真確。感謝這些對我伸出雙手，隨時樂於與人分享的人們。因為你們的慷慨，豐富了我的生命。感謝我的家人，對我的支持。我明白沒有你們的包容，就沒有遠行的我。



桃園市新屋區石滬。(新屋區愛鄉協會／提供)

報導文學・副獎

石滬家族的故事

◎李仁富

和太太帶著簡單的行李，兩人在松山機場候機室，抱著一顆既期待又惶恐的心情，等待著飛往馬公的班機。

個把月前如火如荼的和夥伴們，在酷熱的九月天裡，聯手與市府團隊共同完成一件極有挑戰性的任務，2016桃園地景藝術節，這幾個月以來，從活動規劃到溝通協調大大小小的會議少說幾十場，忙得讓人簡直喘不過氣來，展期雖只有短短十幾天，為了把活動辦得更更有感覺，卻讓我們足足準備了半年之久，現在活動圓滿閉幕終於可以放鬆一陣子了，心裡不禁暗自竊喜。只不過終究人算不如天算，還沒享受到放鬆的滋味，新的挑戰又迎面而來。

欲拒還迎一盛會

手機中傳來一個令人錯愕又振奮的消息，澎湖科技大學休閒觀光系李明儒博士，研究澎湖石滬多年的一位專家，對台灣本島石滬也絕不陌生，或許獨對新屋石滬群的存在，與近幾年頻頻的曝光感到好奇，竟然越洋相邀要我參與在澎湖舉辦的第十六屆國際學術研討會。

電話中特別加重語氣，要求我和協會伙伴「務必撥空參加」。第十六屆國際研討會是以石滬及玄武岩為主題的國際會議，心裡雖是一陣驚喜，但完全沒有參與國際性會議的經驗，更何況還要做論文發表，腦海中一陣空白，我們可以嗎？

幾年來在我們愛鄉夥伴們步步紮實努力深耕耕耘，卯足全力鑽進這個屬於在地特色石滬漁業文化領域，獲得邀約等於某種程度獲得認同，自是萬分欣慰之事，只是論文發表於我們而言卻也是一大挑戰，我們不知能不能闖過這個挑戰。然而，可以將家鄉美麗的石滬向海內外推介出去，如此機會有如天上掉下來的厚禮，怎麼可以錯過？我只是一個修汽車的黑手，修車是我的專業，社造是我對社會的回饋與奉獻，這樣一個我，胸缺點墨，才學俱無，要我們用厚厚的文字與數據，表達這些年帶領愛鄉夥伴們尋找石滬的前世今生、從零起步經營出石滬文化一片天，我有這個表達的能力嗎？萬一獻醜，豈不貽笑國際，還毀了我們團隊數年來的步步艱辛？

人生總是在不斷的抉擇中前行，醜媳婦總是要見公婆，該面對的還是得面對，立刻召集幾位核心伙伴們共同商討，再徵詢幾位在不同領域各有擅專也常近身指導我的良師益友。得到的竟是一致相同的鼓勵與支持：愛鄉已累積豐富的實戰經驗了，團隊的奮鬥本身更是一本精彩好書，只要如實敘述，沒有問題的！

最感動的一句話是：如此機會降臨，是一個天意，一個使命，怎能輕言推辭？

內心激動與感激讓我們沒得選擇，只有往前走吧。

2016年10月，澎湖，我們來了。來過澎湖無數回，這一趟的澎湖天空份外明亮，海水份外湛藍。

第十六屆國際學術研討會，如期假澎湖科技大學盛大登場。

與會貴賓有來自日本關西學院大學田和正孝教授、京都大學渡邊真人博士、美國夏威夷Paepae o He'eia Keli'i Kotubetey、香港地貌岩石保育協會蔡慕貞副主席、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齊士崢教授、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系陳文山、宋聖榮教授，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王嵩山院長、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許雪姬研究員、崑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陳正男講座教授、逢甲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吳如娟助理教授、台灣大學地理資源學系林俊全教授、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施國隆局長也親臨指導。此外還有澎湖海洋文化協會林文鎮總幹事、澎湖縣政府文化局曾慧香局長、澎湖縣政府農漁局陳高粱局長，兩位局長都全程參與，我和內子自然也是全程參與，沒有錯過任何一場次，沒有漏掉專家學者任何一場發表，這是我們汲取學識的教室。盛大會場濟濟碩彥，有誰會知道其中敬陪末席的我，參與之前有多少心情轉折？

雖然是學術研討，場面意外的溫馨怡人。看到許多位澎湖旅居各地的學者、學子紛紛回鄉參與盛會，當地的士紳民代與民眾也熱烈參與，這當是更讓人難忘的感動。

文化部文資局施國隆局長開場，令人意外的是愛鄉協會竟然與林文鎮老師共同擔任首場與談人，發表台灣與澎湖石滬目前的發展情況。接下來分別安排日本與美國夏威夷學者，發表背景地發展石

滬漁業文化的經驗與成果，田和正孝教授的研究發表尤其大大開了我的視野，在這裡我初步瞭解世界石滬的分佈狀態，台灣和澎湖石滬與亞洲各國的聯動關係，見識了國際石滬的寬闊面與歷史縱深，這是多年埋首新屋在地石滬的愛鄉同伴們從未見識到的寬闊世界。

澎湖石滬目前總共還有579口，分佈在澎湖本島白沙、西嶼、望安、七美、員貝、大倉、烏嶼、吉貝、目斗嶼等十個有人島及六個無人居住的險礁島嶼四週，為全世界至今保留最多石滬的地方。多年來政府持續投入相當多的資源，並積極朝爭取聯合國世界無形文化遺產登錄方向推進，無奈因國際政治因素的關係而被阻隔於牆外，但多數澎湖人還是深信只要準備好了，有朝一日還是會登上國際舞臺。這就是澎湖人可敬可佩的海洋精神！

歷史文獻考據，澎湖先民第一座石滬主人來自於台灣本島西部，由此研判澎湖石滬堆疊技術起源也應該是從台灣轉移過去。澎湖人口外流嚴重，眾多石滬也因沒有人力維修而逐漸廢棄，缺乏石滬修復人力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則是，石滬已無法再像往昔一樣具有讓漁民養家糊口的功能，一般民眾對學習修復石滬技術的意願都不很高，因而形成目前發展瓶頸。

有愛鄉團隊堅強實力作為後盾，面對國內外頂尖專家學者，我竟然沒有一絲膽怯，誠實陳述，認真交流，我們共同完成了這一項從未有過的參與經驗。

回首迢迢來時路

我們的家鄉，桃園市新屋區的石滬群目前也和澎湖石滬面臨相同的問題，偏鄉就業機會少，人口外流，青壯人力流失尤甚，加上石滬漁獲量日益減少等等環境因素，「耕海」幾乎已無效益，費時費力的維護及修復石滬工作自然沒有人願意承接下去。

新屋石滬還有更悲慘的噩運，每當政府執行整建海岸防坡堤時，施工包商總是就地取材，將離岸較近的石滬直接用怪手剷去當建材。人為剷掘加上海濤沖刷，原來在永安漁港以南長達六公里多的海岸線有幾十口的石滬，現只剩兩三口還看得出原來的樣貌，其餘的只剩下一些基底得以找尋石滬的蹤跡，石滬雖已在新屋沿海屹立兩百多年，可惜只有少數「現代人」還知道桃園新屋也有石滬的存在，甚至還是台灣本島石滬密度最高地帶之一，思之令人長歎。

這沈寂了多年的文化寶藏，說來也是命不該絕，因緣際會下在桃園市新屋區愛鄉協會的一次田野調查中，揭開了美麗的面紗。

俗話說「近廟欺神」，這句話在沿海偏鄉可以印證得蠻徹底的，尤其是在推動在地文化這區塊時感觸最為深刻，大部份的居民已習慣自己居住的地方，都認為太貧乏了，一切都如此的平凡，要發展在地特色，簡直是在唱高調、做大夢，尤其在推動以石滬為主題的小旅行或石滬工作假期時，幾乎是不被認同的。為了能把新屋石滬這麼棒在地文化瑰寶好好兒向外推展，讓更多人來參觀、欣賞、投入，更進一步鼓舞鄉親都能重視自己家園的文化，我們以不服輸也為了爭口氣的心態，只要有對外宣傳的機會一次也不會放

過。即使幾噸重的一大堆海灘卵石，我們都常常將它當作教材，抬運到各地方去向大家展示石滬堆疊的技巧。

守護・手滬

皇天不負苦心人，台灣畢竟是一個很富有正向能量的寶島，我們這一群愛家鄉的志工們憑著傻勁，慢慢感動了許多週遭的人，同時也得到政府單位與更多鄉親們的認同，有些直接以行動支持這理念，加入了我們的行列，有了更多的認同與期待，團隊在運作的軌道與方向得更加明確，所以比較資深的夥伴所肩負的責任就比以往沉重許多，面對許多新的難題則是家常便飯，也因這樣的功課引發了更多的撞擊與學習動力。在這樣的刺激下社區開始有了新的樣貌產物出現，現在說起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也許只是笑談三兩分鐘，但卻是一群人花了好幾年時間一點一滴存蓄下來的結果，當然累積下來的能量也是很可觀，尤其是整個團隊培養出來的情感默契更是千金難買。再看看這些資深夥伴，也許從來沒想到這輩子會成為優秀導覽人員，出書和開畫展更是想都沒想過的事情，畢竟為了要推展石滬漁業文化，一群人一股腦踏進了原本幾乎與此生絕緣的領域，豐富了生命也大大增加了廣度，應該是大家始料未及的收穫。

石滬壞的比好的還要有價值，許多人聽了或許都會不以為然。但是，慢慢的我們終於體悟了這句話的意涵！硬邦邦冷冰冰且又笨重無比是石頭給人們的刻板印象，起初我們也是如此看待，經過這

幾年與石頭的親密接觸，發現它真的是很有靈性的，我們經常於堆疊石滬時接觸圓滾滾而重達幾十斤的大石頭，大太陽下重複搬動著，過程中人人無不氣喘如牛汗流浹背，幾乎都要陷入虛脫狀態，只剩下一股意志力支撐，最後，當進度目標達成，坐在岸邊高處往海裡望去，原來完全平靜無波的海面，多出了一道美麗的浪花，心裡面的悸動是用語言無法形容的。對於生命的詮釋，處世的態度都會因與石頭接觸久了，會有不同的領悟。

看到石滬多孔隙的環境，在海洋潮間帶扮演猶如育嬰房的角色，是多麼智慧的傑作！面對人類長期持續對土地、對海洋的汙



桃園市新屋區石滬。（新屋區愛鄉協會／提供）

染，我們又該如何更盡一份心力去將之減緩呢？兩百年的石滬蘊藏了多少先人的生活智慧，有待我們去發掘效法，我們要如何才能喚醒人民齊來把生態環境維護好，如何來引領更多人來重視環境呢？偏鄉教育資源不足，學童隔代教養和新住民家庭、單親家庭、經濟弱勢家庭比例偏高，這樣的社會結構下，我們當如何讓當地居民擺脫經濟上的桎梏及精神層面的自棄，提振信心齊來投入愛家護鄉的行列？從打造石滬文化的努力中我們望見了更多的問題，也幸好我們爭取到的認同逐漸增加，我們還遇上許多貴人適時指點迷津。我們從兩年前開始以石滬為主軸，週邊生態與人文環境為搭配，發展社區深度小旅行、石滬工作假期、時農時漁環境教育，用旅遊方式包裝出寓教於樂的行程，並與沿海鄰近學校充分合作，將在地文化向下紮根，結合公部門與社區資源，學習日本瀨戶內海國際地景藝術季，以地景藝術活化偏鄉的模式，形成藝術、生活、生態、生產的綠色經濟圈，成為社區未來一直要努力精進的方向。

流過多少汗水，熬過多少漫漫長夜，走過多少南來北往的奔波行程，開過多少大大小小的會議，我們歡喜找到的石滬經營以及社區再造的新面向。

家鄉石滬的再發現

新屋百年石滬？

土生土長在新屋，從小玩到大的永安漁港周邊海岸淺灘上竟然有為數不少的石滬，不少人和我們一樣初次聽到時滿臉錯愕，再熟

悉不過的家鄉，怎麼會有從沒聽聞過也沒見過的「神秘古蹟」呢？

101年春，我率伙伴們展開在地導覽人員培訓課程，在一場尋找導覽解說題材的踏查中，無意間看到一位老人家在潮間帶淺灘捕魚，好奇趨前一探，竟從此開啟了家鄉石滬「再發現」的契機。

何謂石滬？簡單而言，就地取材利用沙灘上大小石頭堆疊成弧狀或ㄇ形石牆堤岸。目的是利用漲潮引魚入滬，退潮阻擋魚類洄游退路，把魚困在堤岸內的一種陷阱捕魚法。

站在滬堤上才知道，原來新屋石滬並非藏身而神秘，而是毫無遮蔽卻隱身在大片沙灘礫石區，潮水未退看見漁民活動，只當是在淺灘捕魚；即使乾潮步行其中，可能也不認為有何特別，放眼望去不都是一樣大大小小的鵝卵石嗎？

原來從前身為遊客的我不識石滬，只是視而不見，大部分石滬早已殘破頹傾，融回自然地景，誰知這不起眼的斷垣殘骸，也有不凡的歷史。

我們的解說訓練立刻插入田調技法，將石滬田野調查列為最優先作業目標，那年一整個夏天我們細細踏遍海岸線上每一寸土地，秋末時節完成了「新屋石滬傳奇」田調實錄，那也是協會出版的第一本書。

由於石滬建造維護不易，再加上巡滬捕魚也需要群眾合力，因此新屋石滬多半是以家族共同擁有及維護。令人匪夷所思不解與好奇的是，石滬既然是石牆堤岸，何以經得起海水衝擊潮汐牽引歷經數百年仍屹立不搖？

愛鄉伙伴們傾多年之努力，深入尋訪築滬巨匠，學習築滬工法，動手外加錄影、攝影，甚至結合地方社區大學齊心努力，試圖建立石滬修復SOP標準作業流程，經過一試再試，始知砌起一道滬堤竟是如此艱難，先民智慧竟是如此深不可測！

台灣很小，面積只佔全球陸地的0.02%，然而四面環海在物種多樣性方面，卻佔有超過1%的多樣物種。因為變幻莫測的氣候、颱風、地震及洋流交匯孕育出一個活力十足的生態系統，潮間帶棲地包括岩岸、沙灘、紅樹林及海港，而且是一個全球性海洋資源非常重要的生態棲地，擁有極高的多樣性生物。西海岸屬半日潮，每日二次漲退潮汐，低潮區的生物多樣性更多也更豐富，潮間帶構成一個綿密的生態鍊，在生物的繁殖週期包括浮游性的幼體及底棲的成體，幼體的供給可影響成體的群落，而我們也從中獲得豐富的大自然教材。

從前我們到海邊，就如同其他遊客一樣，戲水逐浪、散步追蟹、賞夕陽觀海景、撿拾貝殼。自從和愛鄉伙伴們一同參與導覽訓練課程之後，我才學會觀察重新認識自己的家鄉，從來不知道潮間帶竟然有如此驚人的豐富生態。

這幾年來，親眼所見沙灘生物簡直數都數不清。紅樹林常見耍著大刀의招潮蟹、泥灘上日光浴看似悠閒卻很害羞的彈塗魚、漲退潮的先遣部隊成千上萬壯觀行軍的和尚蟹、沙灘上跑得最快瞬間移動每秒3—5公尺的角眼沙蟹、沙畫藝術家股窗蟹、最兇猛的司氏酋婦蟹、永久性黏在石頭上狀似小火山的甲殼類生物藤壺、附近

居民常採掘的佳肴海瓜子和蚵仔，還有海葵、海星、水母、海綿、笠螺、石蟹以及其他不同種類的魚蟹螺貝類，幾乎每次踏查都有新的發現，尤其當我們迷上夜觀行動之後，更發現入夜之後，走在毫無光害的石滬區及礫石區，聚光燈一照各種潮間帶小生命活蹦亂跳的輪番演出。上個月底一次夜觀中還看到了許多比目魚、黎明短槳蟹、丁香魚和小龍蝦，隨行的大人小孩無不興奮得驚呼連連。

透過對石滬的關懷，我們深深發現了家鄉的美！

海耕石滬兩巨人

有些事是不能等待的，幸好我們很珍惜，即時抓住機會，把這一小段美好的相遇，真實的紀錄下來。

2016年6月初，許泉老先生仙逝，雖是高壽終老，卻也仍然教我們感傷於石滬專家耆老日漸凋零的不可抗力。許泉阿伯是新屋石滬的活字典，也是石滬的終身體驗者、最高明的修復師。雖然我們曾經有幸多次就教於他，只可惜關於石滬的學問如海之深，我們還有很多需要向他學習與請教，石滬文化斷層問題，豈是門外漢三、五年的努力所能學會並加以彌補的？

30多年前獨自花了五年時間，建造出離岸115公尺遠，長112公尺的滬堤，是目前新屋最年輕的石滬。

永遠忘不了與他第一次相見，當時他正獨自在石滬區捕魚，已高齡83歲的許泉阿伯，採用的是單人手網捕魚，只見他一步一步安穩穩踩在及腰的海水中收拉著魚網，緩步徐行如履平地，我們一

同前往田調的同伴中有兩位年輕人，躍躍欲試忍不住也下了海，沒想到一踩進海水中才發現漁網竟是其重無比，簡直拖都拖不動，只拖行幾步遠就都累得氣喘吁吁了。

當天漁獲量雖不多，卻見識了老人家拖網和收網時的好身手，乾淨俐落，一個動作一個動作環環相扣毫不馬虎。當時心中想的是可惜海域漁獲日減，使他英雄也無用武之地，日後密集交會，只覺阿伯平常話不多，臉上總是慈藹的笑容。當年築成的石滬直到現在還完好如初，是新屋石滬群還能使用的兩座之一，他的堅持與毅力讓人敬佩不已，也感到真是不可思議。我們一再往訪詢問大海與石滬的話題，他總是故事說不完，而且絕對有問必答從不藏私。

最後一次見到阿伯，是大伙兒結伴到他家做記錄採訪，那天他特地進房拿出許多收藏，各種採捕海岸魚貝水產的工具完全是由他親手製作，支支靈巧好用，最驚奇的是民國五十幾年永安漁港建港時發行的股票，我們成天在這座漁港活動，就不知道建港時竟曾發行股票來集資建設。當天大家談興高亢，誰知就是最後一面之聚，能不令人唏噓？

許泉阿伯仙逝，吳金邦「老大」成了我們最重要的請益對象。金邦先生為人豪爽開朗，是和我們互動最頻繁的石滬耆老。

吳金邦兄弟二人擁有的石滬座落蚵間海域，於73年間以15萬元向家族長輩購得使用權，取得漁場賣渡證明為讓售憑證，這座石滬有定時維護，也一直維持巡護捕魚，因此是目前現役狀態下最具歷史價值且維護最完整的一座。以當時的幣值換算，15萬元當

時在台北可以買到一間獨棟的樓房，在本地也可以買好幾公頃的農地，由此也可以看出石滬在那個年代還是相當有價值的。吳金邦先生對我們如饑似渴鑽探石滬文化總是有求必應，他的技術好而表達能力也優，已經成為愛鄉協會訓練石滬工頭的總教頭。

金邦老大是我們對他的暱稱，他說老大都關在綠島，不肯我喊他老大，我們只好改個口，喚他「金邦大ㄟ」（台語）。就在上

個月的一個傍晚，我們在海邊遇到他正在滬堤上巡視漁獲，他說魚是有的，只是晚上光線不好，不好捕捉。他還鐵口直斷隔日的下一波潮汐一定有魚，果然次日清晨捕獲到非常多丁香魚，老大可不是蓋的。

吳老大常常以一組伙伴結伙巡滬捕魚，看他們捕魚時總是默契十足，有一次去採集他的捕魚實況，只見4個人拉網，1人趕魚，1人負責擔魚，1人騎摩托車來回快遞火速將魚貨送回家。最後一擔將漁獲挑上肩時，我們也被趕上岸跟著他們一起回家。這個情景讓我想起五年前第一次的採訪，那時我們和他剛認識不知他家住何處，他們擔著魚貨仍走得健步如飛，我們在石滬礫石區踉踉蹌蹌走得像



巡滬捕魚。（新屋區愛鄉協會／提供）

剛學步的小孩，還沒上到岸就失去他們蹤影，根據他們臨行告知的路線和位置尋去，結果繞了一大圈甚至還追到隔壁新竹縣的新豐鄉，真是有趣又回味無窮的一段烏龍事件。

這一次再不怕追丟了他們，因為他家於我們而言早已是熟門熟路。當我們追逐進門，只見快速爐正滾著二大鍋鹽水在燙魚，原來一群6-7人鄰居歐巴桑早已煮好熱水在家待命，壯丁負責捉魚送魚，女士們負責煮魚，我們穿梭其中似乎礙手礙腳的忙拍照、忙錄影、忙問一堆問題，他們卻是有條不紊手不停歇的有問必答。無論捉魚或是燙魚，我們真的一點忙也幫不上。

明明不久前還在處理漁獲，怎麼一轉眼，竟然陸陸續續從廚房端出一道道家常菜，盛情難卻我們只好留下一起用餐，剛撈起而且剛起鍋的魚，真是無比鮮甜！

鮮魚美食的意外饗宴之外，和老人家訪談，總是有說不完的話題，我們深深感到最重要的收穫是：我們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喚起這些老菩薩人生中最辛苦，最有價值的那段光陰裡的思緒和滿滿的記憶，也讓他們覺得，他們在這逐漸為人淡忘的黃昏歲月，竟成了我們心目中的至寶，每講出一段話，都被我們重視得又是奮筆疾書逐字記載，又是錄影拍照，使他們重新振奮了生命的無限價值。

每一座都不放過

先民在新屋築石滬，採取的築造工法多半採內外層疊或左右相連群聚，從空拍圖看似一畦畦海上水田。101年我們逐一採集紀錄，

只要尚有殘跡遺存，一座也不放過。

在那一次石滬田野調查中，我們紀錄到新屋深圳原有石滬8座，42年建造永安漁港後，可能導致突堤效應，漂沙及水文隨之改變，再加上廢置不用年久失修而坍塌等種種因素，其中6座已毀損消失。往南延伸至蚵間海域沿岸可循跡找到的石滬群，大約還有8座，部分毀傾或多半仍保留原有地基，形狀還算完整的有4座，其中3座還在「現役中」，滬主持續兩百年來的巡滬、捕魚習慣，代代相傳。

細數新屋殘存石滬，我們伙伴們一步步踩在滬堤或殘碎卵礫石上親手丈量、親自履踏，那一年調查出來新屋地區石滬現狀如下：

第一座，深圳南岸方形石滬，石岸滬堤局部毀損，全長293公尺，滬堤最深處至岸邊97公尺，設有二處排水管。

第二座，深圳南岸方形石滬，石岸滬堤完整，全長330公尺，滬堤最深處至岸邊127公尺，設有二處排水管。

第三座，蚵間北岸外層石滬，石岸滬堤局部毀損，圓周全長472公尺，滬堤最深處至岸邊273公尺，設有二處排水管。

第四座，蚵間北岸夾層石滬，是一座迷你型小石滬，圓周全長120公尺，只有一處排水管。

第五座，蚵間北岸內層石滬，石岸滬堤完整，弧形滬堤232公尺，滬堤最深處至岸邊154公尺，設有二處排水管。

第六座，蚵間中段海域的外層石滬，石岸滬堤半毀，弧形滬堤全長230公尺，滬堤最深處至岸邊280公尺，排水管已流失。

第七座，蚵間中間中層石滬，石岸滬堤半毀，弧形滬堤全長252

公尺，滬堤最深處至岸邊198公尺，設有二處排水管。

第八座，蚵間中間內層石滬，石岸滬堤完整，弧形滬堤全長112公尺，滬堤最深處至岸邊115公尺，設有二處排水管。

第九座，蚵間左側外層石滬，石岸滬堤半毀且積沙，弧形滬堤全長350公尺，滬堤最深處至岸邊226公尺，排水管已流失。

第十座，蚵間左側內層石滬，弧形滬堤全長125公尺，滬堤最深處至岸邊80公尺，設有二處排水管。

石滬漁業早期是農漁之村人賴以維生的經濟收入來源，隨著工業化經濟起飛以及漁源枯竭而沒落，現在是滬主耆老與好友親朋維繫情感的休閒娛樂活動。所幸也還有這幾位老當益壯的老漁民三不五時到石滬區巡滬捕魚，才讓我們意外的發現新屋石滬的存在。

什麼是新屋石滬的特色呢？新屋海岸線大致上地勢呈北高南低，先民構築石滬充份利用地形、潮流、風向，我們今天已經無法請教他們如何觀察？如何選址？如何設計出每一口造型都不同的造型？只能從現有殘跡想像。新屋沒有像澎湖那麼嶙峋崢嶸的石材，每一塊石頭都是被沖打得無稜無角的圓狀或卵狀、枕狀，推敲其工法，主體滬堤的鵝卵石並非任意築砌，而是採取一心五石或六石或七石，一顆軸心石外面環以五至七顆外環石，前後兩層外牆之內則投滿較小顆的石塊，呈現大石包小石狀。我們雖然不解當年何以採用這樣的工法，事實卻足以證明，先民的構築經得起一百年風霜浪濤，而我們「現代人」無論文科技理工科專業，無論理論說得如何的精彩、完整，築起一段十公尺長、二十公尺長的實驗滬堤，莫說

遇到狂飈過境，即使只是幾波潮汐起落，竟已坍得不成形狀。或許，先人留下的古老石滬殘跡無聲訴說著，他們便是新屋石滬特色的代表。

新屋海岸線潮差約二點五公尺，石滬滬堤依地形最高點離地約一點六公尺，這樣的高度魚兒才會不知不覺的游進石滬，退潮時才能把魚留在石滬內，在那科學不發達的年代裡，先民是如何推算的，不知經過了多少個年頭的反覆修正才抓到了最適合的高度，想到這工程之浩大，忍不住要對築石滬的前輩肅然起敬。

補綴新屋石滬的歷史

有關新屋石滬的記載非常稀少，對於不夠深入了解的事物要如何介紹給遊客大眾呢？基於熱愛家鄉並為家園奉獻之心，我們一遍遍行走新屋海岸線，一次次投身田野調查。

新屋石滬群雖然沒有華麗的景觀，卻是我們家鄉的驕傲。而且越經深入了解便越發掘其中蘊含著很深的文化內涵，一場辛苦，換來的是源源的發現、再發現，越是鑽探，越覺精彩。

清朝康熙《諸羅縣誌》（番俗七考）載有道卡斯族捕魚之繪圖，從這幅圖像中，我們足以窺見當時的石滬漁法，也可以佐證新屋乃至整個北台灣石滬，極可能便是出自道卡斯先民之智慧與巧手。

在地方廟宇中，座落新屋海岸線最南端的福興宮大廟，廟誌沿革中有一段記載：清同治十三年（西元1874年），福建省泉州府府

尾鰲口建造，供奉七府王爺及七位夫人神像的王船，經台灣海峽漂流至新屋蚵間海岸擱淺在石滬區，由當地先民許姓兄弟發現後，集資興建福興宮。這段建廟歷史，也證明了新屋石滬早在140年前便已存在。而據在地耆老口述，本地石滬至少相傳已近三百年。

福興宮廟誌直載建廟緣由乃因一艘王船擱淺於石滬，引起建廟之議，另一座新屋大廟永安保生宮碑文也記載，新屋石滬為原住民道卡斯族人所建，後由漢人買賣取得所有權。碑文指出，清雍正乾隆年間，先民在沿海墾荒時與平埔族爭地，這樣的記載證明了較漢民族更早在此耕墾捕魚的是平埔族。另外，苗栗後龍石滬也有文獻記載，指稱石滬形成年代約已300年，也是由來台漢族移民向平埔族交易所得，可以驗證新屋石滬是清朝甚至更早的古老史蹟遺存之說法。

在愛鄉協會如火如荼全力作田野調查、尋訪石滬前世今生故事，無形中擾動了當地居民長期以來對石滬的態度，有關產權傳承等問題更添糾葛，我們以誠坦與之相處，認真溝通，終於一一建立友誼而化阻力成助力，也獲得更多可貴的資料，對日後的石滬修築之路添增了不少軟實力。

重建石滬經費可觀，花了幾百萬修好一座石滬，那利基又會是在哪裡呢？這是老一代新一代相同的困惑。幸好老天爺在關了這扇門之後必會再為我們打開另一扇窗，也許是天意，我們適時遇見多位有如明燈的名師前來引路，伙伴們一起跌跌撞撞摸著石頭過河，從田調開始，逐步進階到導覽，而邁向石滬工作假期願景而行，我

們這群素人隊伍不知不覺中讓自己走上了自我成長兼奉獻家鄉社會的路。

石滬工作假期，新潮順口又好聽的名稱，做了才知道得要有兩把刷子才行，第一個功課得把石滬田野調查的資料，耆老的口述歷史是否和史實、現實吻合，全盤再一次完整檢視驗證，分配回去的功課就是分工翻查史料佐證，並作逐字稿整理，這些資料將來就是協會的智庫，也是導覽解說的藍本。只是盤整資料的工作枯燥乏味，有些伙伴因而退卻，卻也有新血入伙，我們只能淡然以對如同潮來潮往，鎖定目標，再往前走下去。

要讓參與石滬體驗的客人能快速聽懂並學得堆疊的技巧，只有把耆老的堆疊技術轉化成為文字，才能有效率的達成目標，通常會堆疊石滬的耆老，經驗老道工夫了得，在什麼位置要選哪種形狀的石頭，眼睛就像老鷹看見獵物一樣神準無比，看他們隨便挑一個搬上滬堤，三兩下圓滾滾的卵石乖乖的卡得穩穩的，一個接一個完全靠直覺不囉唆，問他是如何辦到的，通常給的答案就是這句話「就是安ㄋㄟ啦」，沒什麼啊就是這樣子嘛，偏偏每位耆老都有自己的一套心法與密訣，將之齊一規格製成SOP並非易事。幸好伙伴們明白，選擇一條艱難的路，才能成就一段輝煌，大家還是相互打氣，繼續克服一切難題勇往邁進。

在實做上，修復石滬的季節冬天是非得避過的，理想季節竟是炎炎夏日！八九月強風強浪的時節，真是難為了我們這一群石滬種子工頭，無分男女人人衣服溼透全身，汗如泉水般狂飆，水剛下肚



2016年千人築石滬活動。（新屋區愛鄉協會／提供）

馬上又變成汗，稍不注意很容易中暑虛脫。好不容易堆疊了一段，只經過三兩天海灘上幾乎又回復原狀，所有的工完全白做了。回來檢討後修正重新再出發，反覆執行已經忘了幾個循環，整個活動在屢疊屢倒屢倒屢疊中渡過，挫折感之重無可言喻，其中有元智大學、啟英高中，新屋區清華高中、青年事務局招募的青年朋友們，也都加入砌築石滬活動的訓練行列，人人無不感受到先人修築石滬之不易，吾輩有幸站在同一個海灘，更應好好珍惜探討前人所留下的智慧。說不出口的擔心則是，如今曾經親手築砌石滬耆老日稀，經驗傳承困難也相對日益急迫，這是一場和時間賽跑的競賽。



2016年千人築石滬活動。（新屋區愛鄉協會／提供）

古今地景的碰撞

2016年，桃園地景藝術節來到我們的家鄉隆重登場，不但遇上了三次颱風的干擾，而且由於展場腹地遼闊，造成桃園市政府團隊極大的挑戰。愛鄉團隊邀集鄰近社區居民也投入其中認真參與，其中最精彩莫過我們成就了一場千人築石滬的心願。

前一年，也就是2015年，我們大膽發動桃園石滬文化祭，理由無他，經過多年的努力積累，我們已有把握能夠把新屋石滬故事推介出去，也藉此宣告修復石滬計劃正式啟動。那年我們繼「新屋石滬傳奇～田調實錄」之後的第二本集體創作「最美西海岸之自遊

書」行將出版，石滬文化祭正好可以結合我們的新書發表會。只是我們除了滿腔熱忱，可說一無所有。財團法人桃園市文化基金會適時核撥五萬元挹注，我們將之做成布旗和襯衫，旗海飄揚，T恤則分贈當天嘉賓，難得的是鄭文燦市長不但全程參與，和我們一塊為啟動修復願景奠下第一塊基石，竟還鄭重宣佈：隔年我們來辦一場千人築石滬吧！

千人築石滬，有夢最美，萬沒想到我們還真的在2016年做到了！當天海岸人潮穿梭，熱鬧非凡，而我們的畫會在此一盛大活動



2017第三屆石滬文化祭展板（新屋區愛鄉協會／提供）

之前聯手合繪了一幅42台尺長、4台尺高的千人築石滬巨畫，當天一早抬到石滬旁公開展出，畫作對映著藍天、碧海及海灘上萬頭鑽動的熱血場景，這是感動的一刻。

2017桃園地景藝術節在觀音廣福白千層步道，市政府的活動雖然已轉移陣地，但愛鄉人想走的路很明確，即使沒有公部門的補助，想做的事仍不停歇日以繼夜進行著。我們的第三屆石滬文化節將如何呈現呢？

今天已是八月十五日，多麼美麗的日子，就在今天，我們的伙



2017第三屆石滬文化祭展板（新屋區愛鄉協會／提供）



2017第三屆石滬文化祭展板（新屋區愛鄉協會／提供）

伴們從早到晚連趕三場活動，其中包括接待兩個梯隊的參訪團，一組是小學生，一組是志工團隊，總人數一共八十餘人，我們將派出六位資深解說員及四位助理解說員隨隊服務，另一組人手同步在我們的石滬藝棧廚房中精心烹煮牽罟飯，適時為饑腸轆轤的大小訪客提供最在地、最乾淨的美食。下午的第三場活動是我們的月例會，而在今夜，一月一度的讀書會如期舉行。一天的行程緊湊，卻是一氣呵成，節奏分明，這已是我們常見的、逐漸習慣了的生活節拍。我們的伙伴出門可以在大太陽下揹著小蜜蜂做最稱職的解說員，回到會館可以圍巾一繫下廚炊煮烹調，我們的會員可以揮起彩筆快樂學畫畫，畫會已經連辦三場聯展，出過兩冊畫冊，還舉行過熱鬧的義賣會，我們的讀書會運作已近五年，沒有漏辦或間斷過一場。

2017第三屆石滬文化祭決定九月十七日舉行，一個月又兩天之後我們將在新屋海岸石滬灘頭展示，歡迎前來體驗我們比太陽更熾熱的熱情。

石滬的力量

有一位朋友告訴我說，一個人的力量很小，卻也可以很大。一個人可以感動幾個人，幾個人可以感動、感染起一整個社團，而一個被激發出光與熱的有活力的社團，可以攪動一個村里、一個鄉鎮、影響一個社會。我們不知道他是不是以這句話來勉勵我們或是肯定我們，但我們樂於接受，因為這正是我們所要追求的願景。

行走多年，我們感謝伙伴們奉獻了無數和家人相處的時光，



以及他們家人背後的支持；我們感謝一路提攜的好朋友好老師引領前行，我們也感謝公部門珍貴的奧援適時挹注。珍惜著每一分補助款，如同珍惜著萬般情緣！沒有這些支持，我們是走不下去的，更走不到今天之小有成績。但我們不因此而滿足，我們必須更加努力，期盼有一天能夠帶動地方活絡社區，自給自足才能永續生存。

2016那一趟澎湖之旅，歸途中心中仍然澎湃不已，機上忽然想起了因緣兩字而和太太分享：與其說我們關愛石滬、照護石滬，其實更該說的是石滬守護著我們，默默擔任我們的護衛者而成就了我們。石滬是觸媒，引燃了社區的團結之火，成就了偏鄉人一場場如夢奇緣。因為石滬，讓我們得以自我成長，結交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豐富了生活，提升人生的價值，我們愛石滬十分，石滬已十百倍奉還。

當我們穿上自己設計的，寫著石滬家族的T恤，我們感覺到的是一種光榮，一種與石滬共同呼吸的溫度和感情。



李仁富

從事汽車維修業三十幾年，原本以為此生與文學絕緣，因緣際會之下踏入社區營造行列之後，開始接觸藝文創作並被文字的魅力深深地吸引，同時也瞭解藝文對於提升地方發展的重要性，2013年與一群素人筆隊伍合著出版『新屋石滬傳奇』，2015年再次合作出版『最美西海岸之自遊書』，證明人文藝術不是高不可攀，希望藉此逐漸引領鄉親，進入藝術殿堂，藝術既是生活、生活既是藝術，讓世界更美麗。現任桃園市新屋區愛鄉協會理事長，吉旺車業有限公司負責人。



得獎感言

從小就有一股想寫的衝動，種種因素都一直未曾讓我提起那枝沈重的筆，原本以為和文學無緣就此，罷了，很幸運的竟在半百之年圓了夢，這一切都要感謝蒙我寫作的邱傑老師和師母，長期耐心指導與鼓勵，以及一直以來給我支持與包容的內人，還有一起學習一起成長的夥伴，讓我的人生變得更豐富。這個榮耀是屬於所有新屋愛鄉人的，因大家的堅持與努力才有這個故事的產生，感謝評審老師們給予莫大的肯定與鼓勵，讓這偏遠地方的小故事，能讓更多人看見。



破天荒踏入這從來只許岸上觀的隧道底部個個興奮莫名。（林淑英／提供）

報導文學・參獎

水路的寧靜與喧囂

◎林淑英

一條水路，走了將近九十個年頭，承載了數個世代的生命重量，回到這歷史場域，打開水圳的記憶大門，梳理塵封的曾經，水頭走到水尾的19.2公里，把自己還原到在人與地方的環境中，走訪耆老心中的水路印記，這水生命的轉折是自然也是必然，而其中最大的吊詭是人的主體性可以佔有多大的位置？水資源在經濟與永續之間擺盪，親水敬水的思維如何在生活中實踐？在史冊與時語之中，悠悠水聲，正幽幽地說起這一條真真實實的「竹東圳」。

溯源尋找水的軌跡

大正年間，出梅的季節，空氣中還飄存著些昨天夜裡落雨的水氣，主人一如平常的起身，在祖廳裡點燃炷香，冉冉馨香在心中默念著感謝祖先的庇蔭，這裡是二重埔，這棟大宅喚作「九牧第」，大門內外的二個庭院同時也是個曬穀場，往外較大的禾埕只消架起軟網就是個網球場，在這使用閩南磚建成的三合院裡左右各有三間廂房，右側大穀倉可以收納佃農繳來的租穀，旁邊是碾米的壟間，





林春秀獲頒綬紳章照，
翻拍自日治時期台灣士
紳圖文鑑稿本。（林淑
英／提供）

而左側對應的則是茶寮，毫無疑問的，這絕對是地方上的大戶人家。

沒錯，清末（1875）出生的林春秀想起自己從牧牛到為人佃耕的勞苦奮鬥，35歲時才跟弟弟共同以五百圓（每圓約等同現在的一千元）買下竹東丘陵末段二重埔將近四十甲的農地，晉升為地主階級，雖然九成都是下下等的土地，只能種植茶葉，幾年努力下來經營有成，之後才能起造這新居，也將湧泉引到屋後的埤塘供做灌溉和家庭使用，只

是水田面積還是沒辦法大量擴展。「沒水，那就去找水……」林春秀這幾年跟地方上的幾個業主也在州知事的支持之下頻頻進行著調查工作，心想若是能取得充足的水源改善土壤品質，土地的價值鐵定能發揮到極致。

之前的水路大多以莊民合築的區域性圳路為主，就是地方墾戶使用也無法延伸擴展。現在總督府將農業列為重點，興築水利成了必要的發展，官方鼓勵墾戶可向當時的勸業銀行等金融中心貸款，同時也將原本的埤圳聯合會改成水利組合，將原本農民擁有的自主水利權轉到政府，強制用水人要加入組合員，這是某種程度的社會控制，顯然日本政府深諳鞭子與蘿蔔的管理手法。

1924年，春秀等人出資重啟調查與設計。在地理水文上，竹東為一個內陸鎮，除少部分湧泉、地下水、雨水、埤塘等，毫無大型

河川溪流，因此在清代就已經利用上坪溪與頭前溪建設了不少小水圳灌溉田地，顯然要找水源就得往深裏走，調查就一路綿越將近20公里來到軟橋，如果將當地的原有圳路電燈圳開通拉到二重，而今首要克服的是這130到160公尺的高低落差，「難度這麼高…可能要找日本技師來…台灣人應該沒辦法。」春秀仰著頭雙手交叉環胸站在燥樹排遠望著前方清晰可見的五指山心中有了打算，當然，這絕對是要花上一筆天大的數字。

「沒問題的，林桑，我們絕對支持。」新竹州廳裡古木章光知事和竹東郡守內田芳雄對著林春秀、黃維生等仕紳要築圳的請求熱絡回應著。遠道請來了三位日本技師，林家就在九牧第前庭右方空地上興建一間磚造平房，專門做為竹東圳的工程辦事處，技師們扛著器材連日奔走，探勘、測量、描繪，計畫是要設立攔河堰取水口，鑿洞開隧道，分水汴頭支圳渠道，坡度大者設緩衝跌水工，遇到山谷則使用連通管原理來保持等高線，建水窰橋暢通水路，設計圖從軟橋、花草林、員嶼子（今員嶼）、上公館（今上館）、大窩（今大鄉）、菜園窩（今商華）、油車窩（今五豐）、三重埔（今三重）、二重埔（今二重）、頭重埔（今頭重里）、柯仔湖（今柯湖）蜿蜒穿行，預期能灌溉三重埔二重埔的一千甲高地。水利組合雖然是獲得當局許可向勸業銀行借貸，但實際上呢？核下來的貸款是23萬圓，算來還不及總工程費的一半呢！春秀心中著急只得想辦法籌措，看來也只能靠自己了！以林家成員為主的「三益株式會社」就成了資金的最大來源，而之前就已經把最好的60多甲田地贈

與充作會社的資產，就只能再向銀行抵押借款來填補這不足的大缺口了。

這天，林春秀懷著忐忑的心情從竹東一路來到了北埔，「多桑，這是剛採的東方美人茶，有點燙，你慢慢喝。」長女丁妹細心叮嚀著，她與北埔姜家姜滿堂的三子姜瑞金結為連理，之前老家遇到乾旱缺水，春秀還特別叫了轎子讓丁妹回家幫忙祈雨呢！不過這次春秀不僅僅是探望疼愛有加的女兒，其實還有正事要請姜家幫忙。

「要開這圳，技術上還可以克服，現在就是當初官方要給的經費打了很大的折扣…我打算要以會社的名義來貸款，可是銀行說要有人作保…」「沒問題的，這忙是一定要幫的。」春秀心中重擔終於放下。只是他不知道的是在他離去後，姜家老大對弟弟要擔任保人的事頗有微詞，「林家已經借那麼多錢了，你還敢擔保？」「我是他女婿，我不作保誰作保呢？」姜瑞金輕輕帶過。

風風雨雨的築圳工事

整個開鑿工事分成六段工區，大正15年（1926）9月開始分段招標，卻因投標金額高過預算而流標二次，最終只好自己來一手包辦了。10月23日上午10時，「竹東圳起工式」的紅布條高高掛起，知事郡守一字排開，擺著全豬與牲品的供桌旁站滿了引頸探頭的民眾，全靠人工挖掘的水道工程就此開鑿。

男工每日工資八角一分，負責拿釜持鍬闢道鑿洞，女工四角到五角，協助搬運小型石頭整理路徑，大量的人力需求也讓春秀傷

透腦筋。只好用更高的工資找來像新埔等外地的工人，同工不同酬的作法讓在地的工人心裡頗有怨言；就算是這樣，人力還是不足，為了減少工資的支出，只好使出吊佃的狠招，若是佃農不來參加築圳工事，那麼林家就要收回土地不再承租，迫於無奈的佃農只能參與，這種作法也招致不少批評。

埤頭，也就是現在的攔河堰，就是用竹條編綁成一個像魚簍形狀的筍，俗稱壩籠，一個接一個連結成圍，攔堵水流導入圳內，要放置壩籠一定要請熟諳水性而且熟練之專業工人下水才行。男工們一根扁擔在雙肩，在上坪溪溪床上就地撿拾大小石塊一畚箕一畚箕的裝簍將壩籠填實壓緊。「看起來就像是個長條巨龍啊！」，春秀跟技師們在岸上看著來來回回彎身低腰的工人身影對照著長長的壩籠陣不禁同聲讚嘆。這條軟橋的水路其實原本是清代就已私設的花草林圳，日治時為了促進竹東街區發展才利用這圳水落差7.7公尺設置兩部100KW發電機組發電，所以也稱作電燈圳，只是當地的客家人也都隱約知道其實還有個目的，就是要來防止山裡面的蕃人作亂，所以在隘勇線外設了通電的鐵絲網，這電雖然點燃了生活上跟商業上的光，卻也撲滅了台灣原住民的反抗之火。

「要塌了…要塌了…快點快點……」工人們爭先恐後地從零號隧道的出口衝出來，洞口裡的石塊叮叮咚咚掉落，驚惶的表情看來餘悸猶存，「我不敢再進去了」「還好，我們衝得快」「這會死人的，我不敢再來了」工人們七嘴八舌地在這瓦屋下指指點點的討論著。來到這堆滿一地的頁岩碎片前，春秀嘴裡沒說倒是心裡發愁，

才剛開工不到一個月呢！「我是這樣想啦，要不要在這裡設個伯公，一來保佑工程順利，二來也讓工人們心安。」世代都住在這裡的彭爺爺拋出這樣的想法，這個應該可行，春秀從善如流地就在擲筊請示神明後，選擇不蓋廟而在一旁的石朴樹繫上紅布條，放上香爐，早晚三炷香敬天拜神，說靈不靈，不信也得信，之後的工事意外不再，真的是有拜有保佑，平平安安。

從軟橋一路開鑿橫穿員嶼子的背斜軸時，根據回報突然火氣竄出，也讓工程稍有延宕。總督府技師市川雄一前來調查，這軟質粗鬆的灰白色沙岩厚約六尺，中間厚約一尺夾有灰青色頁岩，從沙岩中散發可燃性瓦斯，有油臭，而且沙岩在水中漂浮出石油的薄膜，石油天然氣的新發現是意外中的驚喜，也算是竹東圳的小插曲。之後的油礦發展可謂熊熊烈火，紅光沖天，台灣礦業株式會社、礦工學校在竹東地區蓬勃發展，這是築圳外一章。

為了節省工程的花費，控制預算的林家總要跟負責工程品質的技師們斤斤計較，最新造價最貴的水泥只能用在像隧道和重要水道上，其他的就要節省開支，使用的是石塊疊砌跟蓋土堤，以現代的眼光來看，後者應該才能算是友善土地永續自然的生態工法吧?! 14個隧道沿著等高線一路鑿開竹東丘陵礫石層，斷面為馬蹄形設計，半徑約0.8公尺，側壁和仰拱全為混凝土結構，一路沿著等高線開鑿，跨越將近20公里。水路橋又稱渡櫟（槽），一旦遇到河流或地塹等地形就要搭建給水走的水橋，沿路就有七、八座之多。

水利工法視地形不一而足。「虹吸工」，客家人稱為「沖



日本技師澤堂遺址位於九牧第後方。（林淑英／提供）

涵」，遇到鴻溝或山谷，就要利用U型地下連通管工程，讓入口和出口水平幾乎等高，藉由上游的壓力把流水送進連通管內再出口，圳路頭尾都有這個工法施作。還有一種稱為「跌水工」，顧名思義就是讓水會跌倒的工程，在渠道中安置阻擋水流的石塊或將渠道做成階梯狀，防止自上方引水時水流因落差大而侵蝕圳道，二重埔就有一段約30° 緩坡長約200公尺的跌水工，景觀奇特。

技師們穿過九牧第，踩踏阡陌輕行其間，褪盡衣物緩身進入這林家設立的湧泉池裡，滿滿的涼爽秋意，眼底盡是清澈明漾，「明天就要回祖國了！」心中幾多不捨，二年的點滴，初到的陌生不安到如今的熟悉自在，周而復始的日子就要再見了，祝福竹東，祝福這裡善良的人們，我們完成了，這個在地方上長度最長，工程難度最高的竹東圳。

水的潤澤從此生活大不同

「竹東圳工事，不久告竣」昭和3年（1928）6月20日台灣日日新報刊登著這個新聞，通水式終於舉行。「皇天后土、普渡公、水公、水婆、四方遊魂及陰界眾好兄弟姐妹，本日參與祭拜者有州、郡、水利組合等單位，敬祈風調雨順、五穀豐收。祈求保佑圳頭設施安全、農田灌溉用水順利、四時無災。同時保佑所有參拜人員平安順遂、男添百福、女納千祥，恭請好兄弟們供品享用完畢回歸原位。」滔滔水源就此八方漫延千甲，土地利用自然大大利多。

二重埔至三重埔的荒山埔地終於得水灌溉，收成量增加，原本只能耕作旱園、栽種茶樹的低價土地，變成了高價值的水田，在沒水灌溉前，旱地一甲180圓、荒埔一甲80圓、看天田一甲600圓，有竹東圳水灌溉後，價格一躍，旱地一甲2,200圓、荒埔一甲2,000圓、看天田一甲2,200圓，其中茶園在圳水注入一兩年後將變為熟田，一甲上看3,000圓；而這其中最大的受益者當然就是林家了，超過九成都是沙地和茶園的土地，19年後的今天，荒地成良田，林家拓墾至此進入另一個嶄新的階段。

只是這一切也不是都那麼完美。完工後的7萬多圓工程經費缺口還需要春秀出售田產來填補，當然這也得照單全收。比較大的爭議是中、上游原本私設埤圳的地主卻面臨必須繳納水租的衝擊加重負擔，所謂順了姑心卻逆了嫂意，受影響的地主們向竹東水利組合提出抗議，幾次會集協調，總督府也調派了荒木、田中二個技師跟地方上的各界代表調停也進行實地測量，結果雖未必人人不滿意也還



時年僅八歲的林伯伯全家攝於一號隧道前，父親林阿喜為當時的巡圳人。（林鎮烈／提供）

算勉強接受。

一年早晚二稻的用水也經常劍拔弩張，早先幾年到了農忙用水高峰期庄民們還得必須日夜輪流顧水，避免水源不足時遭上游攔截，其實就是要「搶水」，日治後，官方訂了分水協定，每年一至四月，派員駐守進水口，調節水門，監視用水，這才稍平息糾紛。倒是這人工鑿築跟土石構築的圳路，維護上還真的是不容易，地方上過年前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清水圳了，各戶按土地的面積比例負擔維修長度，大戶人家請工人，一般人家就自己出丁，沒得說的，一律公平，一齊動工，無償義務維修，大家都不想自己家附近的水

路沒修確實，若是漏水可就慘了，立春前完工，一起過好年。

平常圳路的狀況通暢這必須請「圳丁」來巡視看顧，昭和9年（1934）在軟橋的巡水人，他們的家屋就在一號隧道旁，這是水利組合提供的宿舍，「我的父親林阿喜，在日治時期擔任圳丁的工作，每天負責監看竹東圳的土堤（壩）是否崩塌，如果有的話就要通報上級找人來修，一做就是三、四年，我們還有在一號隧道旁的三分地免費給我們耕種。」當時七歲而今已九十高齡的林鎮烈老先生說起了水圳旁的童年歲月。

逐水而居的常民文化

生活在水邊，每個人圖像都不同，卻都唯一精采。圳頭軟橋的彭姓爺爺總會在電廠旁談到他的兒時印象，「以前大水溝內的水很清澈，有很多魚，尤其颱風來時，鱸鰻很大，但地方的人不敢去抓，因為被抓到會被打到屁股流血，只有日本政府官員敢抓。」有些膽子大一點的孩子滑水、跳水、摸魚、抓蝦都玩膩了，就會利用沒水的時候，鑽過一整座山，一夥人鑽進夯孔，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就這麼一路爬個二十幾分鐘，有時候爬到一半，另一面還會有愛玩的孩子放煙進來薰槍。圳尾下游二重的孩子玩法的可又是不太一樣，「記得在小學時，用稻草綁一綁當墊子，到跌水工玩，因跌水工像階梯一樣，所以就隨水一波一波一頓一頓的往下溜，當碰到橋時趕緊抓住，否則會溜得很遠，往回走時又要走很長的路。」水頭水尾承載的親水印記深深銘刻，大人憂水管水，小孩愛水玩水，

一樣水二種情。

帶著點悶悶的風，小暑的這天特別令人感到濕黏，在這圳路旁結滿白裡透些淡淡粉紅的蓮霧樹下，一個圈圍出凹槽架著幾塊石板的地方，幾位婦女各就著小矮凳蹲踞著，這是洗衫坑，不用水費的天然洗衣場，也是情報交換中心。後人鄭美雲女士就寫了個客家口語詩這樣說，「河邊洗衣是非多，三姑六婆打嘴鼓，打探軍情你怎知，話不多說捶石頭，棍仔敲敲洗衫褲，被單漂漂好清潔，日頭曬曬好笑容，暗夜被鼓真燒暖，兒仔妹仔間床頭。」形容貼切。只是到了冬天水雖然刺冽，為了省水費也得要浸下去，只是如果碰到暴雨颱風，水質混濁也沒得輒，想洗也沒得洗咧！

要用水，除了天災人禍，還得感謝神明。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水神據說是發明築堤蓄水的共工，民間信奉的其實多是三官大帝中的下元水官大帝大禹或是海神媽祖林默娘。過完農曆年的正月水神生日，冷颼的天，住在瓦屋下伯公旁的彭大孀拉開棉被披上外衣，爐灶上滾著清粥，花生、腐乳、醬瓜三碟就放在桌上，「我到河邊去，火你顧著。」嘴裡交待著，這腳就移出門了。來到洗衫坑，這天提籃裡裝的不是一家老小待洗衣物，而是一疊金紙跟三炷香，帶著虔誠來敬拜，水神將帶走未來一年的髒污，這是最謙卑的感謝。



洗衫坑見證水與常民的生活情感。（林淑英／提供）

知識應該是來自生活的，生活則是在每日的食衣住行而來，把自己身心安頓在日常，而在其中所獲得的知識自然會被牢牢記住，文化油然而生，而且根深柢固。

悠悠一生來時路

竹東圳完工後的同年，春秀繫著領結穿著大翻領的西服顯得內斂英挺，這套衣服在十年前授佩名譽紳章時就已經穿過的，今天是要到州廳去，新竹州知事親自表彰為「產業功勞者」。回到祖宅，吩咐僕從馬廄裡牽馬出來，今天他想去看看自己的田畝，「騎白馬巡田水的阿秀伯」是二重埔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身影，達達馬蹄印記著一路走來的心血。林氏家族的大公司春秀擔任的是社長，今天的說法就是董事長，老大鑫統是總經理，妻子與三個兒子分別擔任理事與監事，收成時刻，一牛車一牛車就這麼推進了九牧第的大門，搬進了穀倉，門內歡歡喜喜熱熱鬧鬧。門外呢？部分租戶在收成有限的情形下，根本繳不起一甲地4000到5000台斤租佃穀，有時還得把家裡的牛、豬賣掉，才能繳完地租，年底甚至還要送雞、豬給地主，怕的是其他人來篡佃；大地主小佃農，一塊土地二種情。

涼秋的午後，九牧第前已經很久沒有稻穀滿埕的情景了，卻顯得清朗而閒適，年已七十的阿秀伯一襲灰色的客家衫坐在慣常的大藤椅上，他手裡拿了本三字經註解備要要接續前兩天的書頁，鷓鴣此起彼落的活躍穿梭，在幽靜中顯得熱鬧不少。「阿太……阿太……」孩童稚聲像是從好遠好遠的地方循山徑越過農田而來，阿

秀伯身體動了一下，啪啦一聲書掉落在地，他緩緩低頭彎腰拾了起來，「原來是睡著了！」站直身子不經意抬頭，遠方滿滿霞紅在綿延的丘陵上一大片一大片的向上堆疊成色彩天空，倒是還有些鑲著金邊的雲堆捧圍住這微微的明亮。

這樣的榮景風光一直到了國民政府時代起了變化。水利組合在光復後就修改為水利委員會，委員來自地主跟佃農，民國37年第一屆的主任委員就是春秀的四子兆榮，而自家公司三益株式會社也早在光復前一年就解散了；孰知接下來的土地政策讓原本的地主與佃農角色來個大翻盤，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佃農們成了一個個的小地主，大地主是過去的代名詞，實物債券取代了土地所有權，九牧第不再是二重埔的代表，原本是築圳工程辦事處的住宅也改建給四子兆榮當作家屋；曾經是林家佃農的劉家在右側湧泉處建起象徵竹苞松茂的傳經第，往上走，在麻耀的范家也蓋起了地方上第一棟二樓的紅磚洋房。

日子過得平常，老先生仍是名望人士。起了個大早，今天二重國小校長要來家裡，這是地方上行之有年的慣例，早在二十幾年前，當初春秀公看到了二重孩子每每上學都要徒步到竹東街上的辛苦，於是寄附了土角造台灣瓦葺乙棟成立了二重埔分校，也就是現在的二重國小前身，所以凡是新老師上任都會到九牧第拜會。只是老先生沒料想的是，一直都沒來拜會的一位喚作沈滋淵的年輕新老師，與竹東圳開工同年出生，在日後會娶了他的孫女，成了他的孫女婿，而且在未來成了延續竹東圳水生命的幕後推手。

民國47年的深冬，嗆啞聲高冽的迴昇拉出了生命的哀調，這是屬於林春秀的榮華，白幡飄飄，弔者絡繹不絕，長長的出殯隊伍宣示著一位重要人士的離去，法事足足做了七天，每天都殺一頭豬，地方父老每天都可以到靈堂饗食；小學生來送葬的，每人都有一枝鉛筆；人生盡頭，老先生德慧圓滿，享年八十有四。

對於這位竹東圳首要功勞者的身影，我們總是有所聽聞。「我婆婆念漢書的時候，腦筋很好很聰明，下雨天時我外公把她扛在肩上，到學堂讀書，外公很疼她」老先生長女丁妹與北埔姜家結親，算來是外孫媳婦的姜杜春蓮女士在這北埔深宅大院廊下講起這煙塵舊往，也提到春秀公身體硬朗，老年仍不必撐拐的深刻印象。「騎白馬巡田水」在地方上經常聽到對於老先生的描述，好奇的想要找尋老照片來驗證這般神氣的傳說，請後人箱櫃翻尋，看到的就只有一張馬欄裡軟癱的似騾或驢的泛黃照片。倒是在二重踏查時小徑巧遇古先生，他說起了自己當時10幾歲的阿秀伯，「我看過他騎馬」是白的嗎？「不是，是黃的，很大。」您對阿秀伯的印象？「武鈍武鈍、壯壯的，人很不錯，我有跟他聊過天，很大方。」這一刻，似乎有一點點懂了，騎不騎馬，顏色是黃還是白，一切都不是那麼重要，而是走過殖墾歲月的一生起伏。

水生命的轉折

竹東圳從最早的灌溉需求，反映社會需求而有了不同時代的功能，員峽淨水廠讓圳水在此經過層層潔淨的而成了家戶用水，曾

擔任過總務主任的沈淞淵曾提到一段農業與民生的搶水往事。竹東圳取水口在自來水廠取水口之前，一到冬季枯水期，水全被竹東圳引走，竹東水廠無水，只好利用資源莊附近的隧道出口約200公尺處竹東圳排砂口偷水，結果被發現只好進行交涉，沈老負責協調，最後是以分攤部份取水口至排砂口間維修費用妥適解決。五、六十年代，此時的台灣處在經濟起飛的浪頭上，加工、代工產業一時蓬勃，62年在竹東成立的工業技術研究院，推動台灣產業精進，65年國科會決定要在新竹興建科學工業園區，首要克服的是用水，當時的新竹自來水廠廠長就是沈淞淵。

「我建議在頭前溪畔滿雅附近挖十個深水井因應。」第三區的林經理發言，這是商討配合園區用水而召開的會議，沈廠長卻有著不同的看法，「以前日本時代有在規劃沙湖壠水庫，我們利用現有的竹東圳再挖山洞進到寶山應該可行。」水公司總經理等一行人前往勘查，看到竹東圳的水滾滾而來，當場定案，開始徵收土地，民國70年動工，74年完工，這538萬噸蓄水量的離槽式水庫支撐著經濟奇蹟的實現。

台灣年平均降雨量達2510公釐，是世界平均值的2.6倍，每人平均可用水量卻僅世界平均值的六分之一，在全球缺水國家排行榜中排水第18位，被聯合國列為水資源貧乏地區。果然科技與農業在搶水大戰就在1996年真實上演，3月，農民們齊聚在這三重的第四站水位流觀測站前，要截斷往寶山水庫的分流口閘門，後來是由水利會召開協調會，最終是科技掛帥農業靠邊站，農民收起鋤頭，農田

休耕政府出錢補償，滔滔圳水全部都進了園區大門。1997年寶山第二水庫開始興建，預計九年時間，超過百億經費繼續科技大業。

2002年3月繼續上演水權攻防戰，當時的新竹縣長對著激憤的下游農民信誓旦旦說一定會爭取提高休耕補償費，在這同樣的現場放下了灌溉的水門，讓圳水悉數流入寶山水庫。之後幾乎經常都要演出同樣的搶水戲碼，序曲就是少雨乾旱的枯水期，強勢的一方，園區水荒忙著四處調水；弱勢的這邊，稻作面臨休耕，想耕作的農民要不到水，不滿情緒奔流，不耕作的農民想要爭取補償，於是，抗議與協調就在每年的年前和年後間陸續登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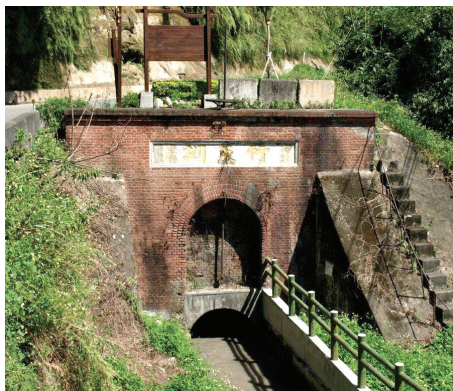
「這是一場晶圓與稻子的戰爭。」長期關懷在地人文的吳慶杰直接點出這現實的糾葛，新竹市公害防治協會理事長鍾淑姬女士使用的字眼更加強烈，「竹東圳的水以前用來種米可以涵養地下水，現在用來種晶元可以養綠牡蠣。」悠悠水路行至此時，惟有憂憂二字。

山迴水轉的自然與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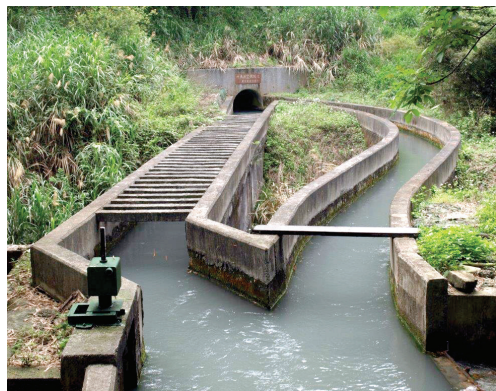
最初的埤頭其實是在現今軟橋攔河堰（南清公路，竹122的25.2K處）再往內的燥樹排，每年農曆七月配合著工程師節舉辦的圳頭祭就會在這惠邦瀝青廠內的水頭伯公開始，由農田水利會、自來水公司和水利署等三單位一起祭祀。將近九十年的光陰，天然的災害加上人為的因素，水位降低河川位移，水文在這裡的變化是最明顯的。寶一寶二水庫相繼引竹東圳為導水路，2006年完成的水門共有四道，上游最裡面的是寶一與竹東圳共用，其餘三道為寶二水庫

專屬，比寶山水庫多六倍蓄水量的第二水庫完工後直接在軟橋取水口宣示更大的水權，農業在此猶如涓滴身影，對岸田寮還能看到些許的大石頭堆疊遺跡。軟橋有全台最小的無人發電廠和圳路保留最完整的磚造一號隧道，有機米產銷班成立二十年，地方上的農業蓬勃為全圳之冠；舊地名之一的花草林即為「蓮草」，通脫髓心削切成的紙質細絨延展性極佳，巧手製成立體花朵與風景的精緻工藝賺進不少外匯；原生食蟲植物圓葉挖耳草與地生蘭花綬草袖珍現身令人驚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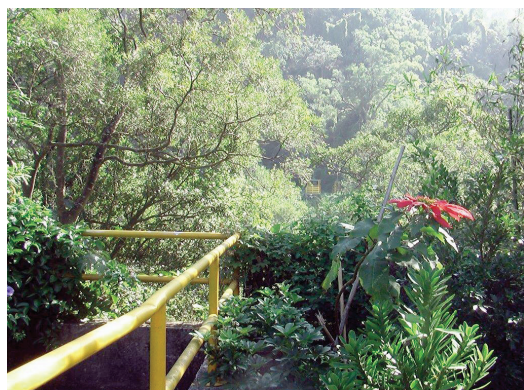
一號隧道出口與二、三號隧道暗渠相連在員嶼，日治時期的台灣礦業油氣相當發達，員嶼國小內尚有為祭祀石油開採而設的神社遺址，三號出口在中油資源莊內；淨水廠供應竹東民生用水，甘家渤海堂融合洋式與傳統建築被列為竹東四大名宅，已轉手易主的甘家大埤佔地近四甲，大安水蓑衣等水生植物密佈，不復多見的塘涵



全圳唯一僅存的磚造第一號隧道入口。



五豐里第十二與十三號隧道間口琴橋。



左圖：橫跨山谷的虹吸工程，另一端黃色欄杆水路依稀可見。右圖：橫跨高速公路的過水橋暗渠。（林淑英／提供）

具有調節水量的功能。之後暗渠循資源莊由南清公 下方穿越，到達第一座口琴狀的水路橋。之後沿丘陵續走暗渠經過嘉年華社區進入上館，人口將近萬人，為竹東第二大里，水路走暗渠一直到四號隧道入口才轉為明渠，依序行經竹東鎮立游泳池、臺大竹東分院，沿著後山山腰，以明渠的樣貌前行，可充分感受到等高線的走向，舊地名茅子岡與柳樹湍的埤塘遺跡仍可踏尋；里內惠安宮設有大鄉、中正、東寧、上館的聯庄活動中心，起還福等宗教活動活躍。水路此時在大鄉直窩遇山溝阻隔，必須以水路橋引水橫跨，為減輕橋的承載量於是架設口琴造型的2號雙水橋，之後在對岸等高的陸地再合而為一，匯流進入五號隧道。出了隧道後沿著山谷緩緩前行，築3號水路橋過山溝來到台三線，以地下涵洞的方式穿越，續經磚造橋墩的拱門式4號水路橋後進入 號隧道，出了隧道便來到了商華。大鄉舊地名源自大窩，窩是指地形為三面環山一面開口的小山（溪）谷



左圖：春秀公後代林政憲對水路大隊十分友善。右圖：踏查發現這蒼勁質樸的第三號隧道石碑，對照一旁的制式文字，顯得格外珍貴。（林淑英／提供）

之意，1950年代曾有台灣玻璃與大林玻璃的設廠，大林路就是紀念那一段的風光產業，轄內小學生們曾於2005繪製社區「綠色生活地圖與黑色骷顱頭地圖」是鄉土教育的呈現。

因商業繁盛之區故名商華，七、八號隧道流經，多為暗渠，2002年在公園路圖書館斜對面完成「竹東圳紀念公園」，多是當地社區在使用。水續流至美之城後方山區已是五豐地界，九號至十二號隧道橫盤於飛龍之中，林相生態豐富，綠森蔥鬱，境內仍有埤塘蓄積水力，十號隧道出來後建有全圳路中唯一跨越槽狀深谷的大型虹吸工，之後暗渠明渠交錯行之，十二號隧道出口的新舊雙水橋就是三重交界，右邊水橋為日治時期的舊圳路，左方水橋為84年改善圳路工程時增建，藉以疏緩因增加流量而遽增的水壓。新水橋為口琴形，槽內上下一樣寬，舊橋槽內上寬下窄，新舊會合後在進入十三號之前有一個迴轉溢流口穿過水路下方，水量過多時可直接



左圖：借道竹東圳至三重里跌水直落成為寶山水庫的進水口。右圖：位於二重的林春秀功德碑。（林淑英／提供）

排放至對面山溝，減緩水流對溝壁的沖刷；而為科學園區所蓋的寶山水庫即在此與竹東圳分流，沿圳台灣烏心石與原生白雞油高拔兩旁，自軟橋取水口穿梭約四個小時後走到這遠在13公里外，向右走往二重，水灌溉的是農田，農業的命脈猶存，烈陽彎腰耕種的自然地景；偏左邊直直往前的就是新時代的工業使命，水路低進高出，與寶山交界，自高處二階段跌水工成為水庫的湧湧進水口，灌溉的則是高科技。

二重素有竹東的大穀倉之稱，所以建有祭祀神農大帝的五穀宮，是人口最多的里，也是林春秀發跡所在地；2009年湧泉紀念公園社區設立，在日籍技師澡堂遺址旁邊也立起了開圳墾殖功德碑，後方碑文所載即是其曾孫女婿楊鏡汀先生敬書林春秀公的一生事蹟。水路自北二高上方的水路橋穿越後水量明顯減少，所謂的南北圳也在此地分流，北圳是日治時期和主圳同時完工。右道較窄者為



在九牧第後方的澡堂遺址跟二重國小學童敘說水路悠悠（林淑英／提供）

最早的北圳，汨汨流入頭重，左道較寬者為民國後擴建的南圳，圳水向前流入柯子湖溪，二者匯流處在柯湖。頭重深處仍有土堤舊路與分水汴頭，明治時期鑿建的青窩埤灌溉當時250甲農地；竹中國小內「奉憲示禁碑」和「申約併禁碑」兩座古石碑見證清末地方發展。**柯湖**地名其來有自，「柯」是指穀斗科的櫟樹，「湖」是指山谷間的平地；「壢」是指低凹有水流過之處，叫做「柯仔湖」也有人稱之為「柯壢」，後來，就通稱為「柯湖」；境內的寶山淨水廠提供科技與民生之用，三座百年埤塘見證常民的依存。

竹東圳是新竹地區農業史發展的重要水利工程，也是臺灣科技發展的重要命脈，十里風姿各有不同，水路彎彎，串聯起沿線的聚落，紀錄地方人文采風與自然生態，細細道來這依傍水文相生的客家城鎮樣貌。

奏閱水聲歌詠調

水聲依舊，淙淙錚錚，時光帶走許多人與事，但曾發生過的真實呢？它總能說些什麼吧？問問糧食自有率僅有三成的台灣，需要甚麼樣的未來？問問河川高汙染的我們，需要的是什麼樣的環境？就像這水路一樣，想要有更多的看見，想的是一個更好的生活，可以日日洗滌著悲傷哀痛。水生命至今，幾經曲折迴轉，還好，還有舊水道可尋，還有圖冊可讀，還有山林可退，緩行茵茵草徑，繁華如花，一種遺失的美好仍在。



二重里蜿蜒稻浪間的圳溝。（林淑英／提供）

林淑英

社會工作背景，曾任職公私立福利機構多年，現為全職家管。加入荒野保護協會擔任志工，閱讀、書寫、思考、運動、踏查、解說成為日常。



得獎感言

我寫，是為了向竹東圳致敬。

台灣應該沒有一條水圳像她一樣，清末農業鑿圳，日治水力民生，跟著歷史與社會軌跡發展，最終成為高科技導水路，變與不變之間，見證滔滔巨流。

荒野保護協會的水路大隊從2008年起每週四在這長達19.2公里的水路上穿梭停佇，踏查自然與人文，感謝因著竹東圳的底深幽轉留住了我們，十年積累，最大的獲得是我們這群人在過程中所培養出的類家人關係。明年，2018，是圳路完工九十周年，悠悠竹東圳，您本當值得這樣的榮耀。

報導文學 評審會議

會議時間：106年10月06日（星期五）下午14點30分

會議地點：台灣創價學會桃園文化會館

決審委員：劉克襄、房慧真、陳銘磻

列席：桃園市立圖書館知識服務組組長王偉誠

《聯合文學》周玉卿總監、許雅筑

主席：劉克襄

紀錄：鄭安淳

攝影：溫耘安



執行單位報告

周玉卿：

2017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徵文自106年5月26日至106年8月20日止，總共徵件22件報導文學，由初審委員作家胡金倫、鄭順聰、謝旺霖進行初選，初審資格審查後14件作品進入複選，經過複審審查會議後，共選出8件作品進入決賽。今日會議推舉劉克襄擔任決賽會議主席。本次會議開始。

本屆鍾肇政文學獎評審狀況說明

陳銘礪（以下簡稱陳）談論整體印象：

今年整體的水準較一致。一方面有喜一方面有憂，有好幾篇集中寫大溪，我認為寫大溪的報導文學已經非常多，有些沒有選擇的，是因為報導層面已經是大家相當熟悉、有許多文獻的，重複地去書寫已知的報導材料，不是報導文學所追求的。今年作品的取材比去年多樣，達到刺激評審的要素，我感到十分欣喜與寬慰。

房慧真（以下簡稱房）談論整體印象：

既然是報導文學，我比較看重的是報導跟文學。首先是報導方面，會注意是否有實地採訪。儘管有些人可能過世了無法被採訪，希望還是能夠採訪其他相關人士，例如主角的親人或後代，比較可惜的是，有些作品只引用既有的文獻材料，考據工夫十足，但沒有採訪。

第二個方面是文學性，其中地方文史的在地書寫，有兩個部分可能拿捏得較不好。第一是身分／分際的拿捏，沒有意識到自己身分是報導者。當然不可能絕對客觀中立，但也不要作品中太過凸顯自己。因為本次作品有些篇章，報導者本身也是被報導者，這中間的身分產生混淆有些可惜。再來是，這次幾篇非常精彩，例如有從清代考據到現代，但我認為考據跟當代的比重應是要平均，不能考據九分，當代只占一分，如果是以報導文學的精神，這些都是不可偏廢的。以上是我評審的條件。

劉克襄（以下簡稱劉）談論整體印象：

我和兩位評委的想法差不多，內容分為五點：第一，是「人在現場」的條件一定要存在。第二，整個報導文學有種敘述形式，報導的內含也在其中，但我看到八篇中，有一、兩篇比較像散文性寫法，失去報導形式的內涵，有點令人扼腕。第三點為結構完整性，多篇都有這個問題。第四是這批作品內容豐富性足，質地較好，但文字較雜蕪。第五點是字數問題，是否字數規定彈性化，會讓主題更易發揮。

第一階段評選

統計評審在進入複審14件作品中，各自挑選的3件最佳作品，進入決賽作品共計8件，結果如下：

〈大溪之戀〉陳

〈最後的微笑〉劉

〈海潮聲〉陳

〈貓跟老鼠〉房

〈水路的寧靜與喧囂〉劉

〈生生長流——甲仙人的生命之歌〉房

〈石滬家族〉陳

〈水牛學校見習錄〉房、劉

評審決議每篇作品逐一討論。

〈1945大溪之戀〉

陳：這篇雖然表面與灣生相近，但為此次關於大溪的篇章中，少數不只是消化文史資料，對於作者呈現的經歷過的所在，我都有深切的感受。對於報導文學的「事件」，我格外在乎，並非單純描述，而是延伸某一事件，走訪與報導。這篇可以看到很踏實走訪場地，這是我選它很重要的原因。

劉：因為灣生的文章實在太多了。這篇並沒有更加延伸，超越之前的灣生書寫，或者帶出更多層次的轉折。

房：我肯定它考據所下的工夫，但我覺得前面的部分有些雜亂，比

較像遊記，包括去日本的行程，無法馬上切入重點。我覺得這樣的題材需要更莊重，作品中有些用語，例如第十頁第四段「這是在玩我嗎」，有些不合適。我認為用字的態度要比較莊重。

〈最後的微笑〉、〈海潮聲〉

劉：〈最後的微笑〉雖然是我選的，但我願意放棄。這篇與〈海潮聲〉文字修辭都很好，但都有同樣的問題，人不在現場，屬於爬梳資料。但細讀之，會發現最感人的是文件檔案，例如遺書，而串聯者的文字反而較為薄弱的，無法豐富既有材料，幫其加分。當初被這篇感動的原因，卻是被一篇篇遺書帶出的情境，並非被作者的爬梳能力。所以後來我想想，決定割愛。

陳：本來也是這兩篇選一篇，因為性質雷同，後來我選〈海潮聲〉的原因是因為個人經歷，心有戚戚焉，所以更加在意〈海潮聲〉。我保留〈海潮聲〉，放棄〈1945大溪之戀〉。

劉：我認為〈海潮聲〉跟〈最後的微笑〉，應該都有訪問當事人與在現場的條件，但以報導文學來說，這兩篇都只偏重史料以及現今荒涼的描述，說服力明顯不足。

房：其實這兩篇不管是文字或是結構，都是這批書寫中較好的。但很可惜的是，〈最後的微笑〉引用的資料，很像論文書寫整理，沒有任何現場，也不符合報導文學第一手資料的要求。當然整理得非常好，處理方式也讓讀者容易進入，但致命傷是沒有任何實際的採訪；〈海潮聲〉比〈最後的微笑〉好一點，但

它唯一的現場感，同時不同於〈最後的微笑〉的是澎湖觀音亭的紀念碑。海潮聲要有回聲，這篇算是作者本身進入史料深度的思索，但沒有回音。不過當然要肯定這兩篇對歷史的爬梳過程，與一定的文字功力。不過，如果今天獎項是報導文學，這樣作品是否符合，我是持保留態度的。

〈貓和老鼠〉

房：〈貓和老鼠〉這篇剛開始閱讀時我非常不喜歡，但是讀到後面，讓我有一種其實是設計過的。選擇這篇作品是因為文中關於殺豬的細節真的太好了，一定下過很多採訪工夫。但我還是比較不喜歡文章設計太過巧合，有明顯斧鑿的痕跡。不過相信作者絕對是採訪很多次後，將細節拼合，以文學性去書寫。但如同克裏大哥剛開始所說，這樣的體例比較不屬於報導文學。我很喜歡文中的細節，但也並沒有過於堅持，或許它放在報導文學的體例，其實是有點勉強的。

劉：殺豬的細節寫得很動人，感同身受。但報導文學的體例真的不是這一形式的表現，很多書寫方式與安排是這篇作者要重新考量的。

陳：題目跟內容不搭，但殺豬情節對我來說比較像只是敘述，可以讓現代年輕朋友們知道過程，所以沒有吸引我。

〈水路的寧靜與喧囂〉

劉：〈水路的寧靜與喧囂〉的開頭我非常不喜歡，第二段開始好

轉。這篇把水圳的歷史爬梳得非常好，從清代寫到現在，每個階段性有過田野的爬梳才能寫得完整。但沒有用心經營文章段落及句子，加上地名太多，會造成閱讀障礙，許多文字無法緊扣水圳，委實遺憾。剛剛房委員提到的比例分配，譬如現今電子科技廠使用水源的部份，如果重心比例分配不夠，對於水圳的交代好像就少了甚麼東西，這是非常可惜的。

陳：寫作的方式，以及資料消化的功力似乎沒有那麼好。但整體來說還算可以。

房：這篇在歷史跟現實之間穿梭交織，考據功夫深厚。它順著歷史寫下來，但弄得繁複與笨重。報導文學再怎麼樣也要回應到當代，如果作者能夠調度時空，把最後當代問題意識提前，先寫現代再寫過去的歷史，便會較為靈活。但基本上這篇我是比較肯定的，因為下了很多功夫。不過第一個是比例問題，第二是材料消化得並沒有很好。

〈生生長流——甲仙人的生命之歌〉

房：我會選這篇是因為作品中的現場感。雕刻人物的方式不算太立體，但是用心採訪人物，與其返鄉的心情，和如何求生存。這次作品中，比較少大篇幅去寫人的。不過，我也覺得這個作者的文字技巧較平鋪直敘，不管是結構還是用字，其實並沒有在水準之上。

劉：太平鋪直敘，有些可惜，不然這篇有較飽足的現場感。

〈石滬家族〉

陳：〈石滬家族〉是我極力推薦的。我本來以為作者是以地方志來寫石滬，但實際上作者把地方志擴大、生動化。這篇將石滬的文化與歷史消化，加上作者是參與者，藉由文化節將石滬列為重點，才出動族人共同恢復石滬與捕魚的歷史。文字平實，文學性不是非常高，但如果以地方志的寫作方式，這篇比以往更加活潑與生動。重要是呈現石滬文化，記錄歷史。所以這篇是我勾選三篇中，我極力擁護的。

劉：這篇我可以支持。但先說缺點，再說為何支持。缺點如第三頁，這樣的寫法像是寫日記的感懷，筆調較弱，還有最後兩、三段收尾方式太薄弱，文字結構與表述出現很大的問題。但我又為何支持，希望它得獎？得獎意義有時關鍵還不只是文字，而在呈現地區性客家文化的歷史價值和特殊性，此篇報導石滬的修築和未來社區營造，讓此文大大加分。雖說文字上沒有拉升，但在議題的可塑性很值得期待，只有報導文學才有可能出現這類喚起社區互動緊密的文章。文學獎在某些部分，應該是跟社會對話的窗口，我願意在此點上，給予加分。

房：這篇石滬題材我當然覺得很值得報導。但如剛開始的總評，本身是被報導者變成報導者的結果，裡面有些東西很像文宣稿，像幫自己宣傳。不過從作品中知道是素人寫作者，寫到這樣已經很不容易。但是這篇分際的拿捏很容易被挑毛病，作者並沒意識到。



〈水牛學校見習錄〉

房：我太喜歡這篇了。雖然它太像散文，但這個作者有令人羨慕的眼睛，觀察力太好，寫到非常多牧牛的細節、親身實作、農村生態與自然農法。其實剛開始看，有種很沈從文的風格。同時，它也寫到剛開始都不會講客家話，一步步去問，進入這個空間。但應該要從表面再提煉與深入值得報導的東西，例如不管是新的自然農法，或是一個封閉的客家村落如何適應現代，沒有再深入還是可惜了一點。

劉：這篇的散文性大於報導性，這是比較可惜的。此外，可以書寫的議題很廣，友善農耕和栽作作物的方法等等都是可以再深入探討。但這些在水牛為主的報導時，都變成額外的干擾。作者因有親自參與的經驗，水牛的描述真的很迷人。缺點是，有些大段落連結不太好。

陳：沒有選它的原因是，它只是很成功地敘述牛的細節，文字也非常文學。但我覺得報導文學最重要的是「事件」，但通篇我看不到任何一個作為動機的事件。看起來只是很成功描述鄉村，報導跟文學都做到了，但欠缺報導文學最在乎的「事件」。

第二階段評選

每位委員評分第一名3分，第二名2分，第三名1分之後統計結果。

〈水牛學校見習錄〉陳1分、房3分、劉3分

〈石滬家族的故事〉陳3分、房1分、劉2分

〈水路的寧靜與喧囂〉陳2分、房2分、劉1分

評選結果

評審一致同意由〈放牛學校見習錄〉（7分）獲得正獎，〈石滬家族的故事〉（6分）獲得副獎，〈水路的寧靜與喧囂〉（5分）獲得副獎。

(16:30散會)

2017 桃園

鍾肇政
文學獎

在 花季裡 寫 同調



散文

正獎	呂志宏	回家
副獎	許勝雲	迷失
副獎	陳柔旭	我的外祖母



散文・總評

真誠的力量

◎宇文正

進入複審的作品，題材十分多樣，親情、自然、成長、政治（白色恐怖）是大宗，尤其關於白色恐怖題材的篇數不少，是一次出乎意料的評審閱讀經驗，顯示開始有更多寫作者對這個領域表達了興趣和膽識。

獲得首獎的〈回家〉，初讀感覺平淡，愈往下讀，愈感驚奇，叨叨絮絮之中，從小市民之口，帶出了整個大環境變動的氛圍，平凡百姓無所適從，前景茫然的心情；更帶出了母親的愛，兒子的理解。結尾作者與母親的對話，充分表現這位長者的人生智慧，令人感動！這篇作品，以小見大，埋藏雋永的深情，耐人尋味。

〈迷失〉寫生態環境不落俗套，不吶喊不說教，讓讀者追隨作者的踏查，認識關於蜜蜂的知識，尋找蜜蜂消失的理由，雖然沒有結論，留下迷惑，點出生態的變異，卻令讀者心驚！知性散文，寫來不乏妙趣。

〈我的外祖母〉與〈海灘的一天〉皆寫白色恐怖，各有優點。〈海灘的一天〉文字密度高，以海灘為布景，以棒球「封殺」為隱喻，對於書寫那逝去的世代，有大企圖。〈我的外祖母〉從照片、從母親的言談，從閱讀，一片片拼湊外祖母的形貌，一生的經歷，



她是七〇年代「台灣獨立革命」，被判刑坐牢的唯一女性。在追跡外祖母一生的過程中，敘述者深深感受自己流著同樣的血液，有著一樣的基因。文字雖不若〈海灘的一天〉濃稠，卻有著真切，令讀者感同深受的力量。

此外，在複審第一輪獲得兩票的〈夢蟲無我〉，敘述少年追尋所愛的成長之路，以及父母無怨無悔陪伴的親情，寫蟲的細節尤其迷人。〈潮音海〉表現面對變與不變的種種省思，感悟。〈外婆〉除了親情，且相當自然的表現了世代差異。〈拉拉山〉設計巧妙，從上山的一段路途，鋪陳兩人之間曖昧、猶疑的心事。〈品茶〉從茶領悟種種人生哲理，細節翔實。〈清平調〉從追憶在金門服役期間的生活，徐徐道出身世、成長，文字疏淡有味。篇篇佳作，雖未能得獎，襯托本屆「鍾肇政文學獎」成績不俗。

散文・總評

現象

◎廖鴻基

文學與環境、與生活經驗、與社會現象、與表達方式密切相關，每次有機會參與文學獎評審，從作品閱讀一直到最後的決審過程，總覺得自己像個挑嘴的美食者，坐享其成的享用來自四面八方各具風格特色的美饌。特別像是桃園鍾肇政文學獎，雖屬地方文化局舉辦，活動規模卻是準全國性的文學獎。

這等規模的文學獎，我總能從平審過程中得到許多常識，也更加認識來自我們社會許多角落發生的各種情事，也會讚嘆作者或大膽表露或細膩低迴的多元及開創性表達。

山海台灣，山林、平地、海岸和海域，這四個空間是我們的生活環境，也是我們文學著根的環境。每回的文學獎作品，題材若落在山林、海岸和海域，因為屬於自己的關懷及書寫領域；當然也關係著台灣文學範疇從平地拓展到更廣闊、更立體的範圍；這些作品總會吸引我特別細心的反覆咀嚼。

這屆文學獎散文類決審作品共57件，題材選擇方面，相當明顯，山林和海岸為題材的作品比例比以往增加不少，更特別的是，以白色恐怖為題材的作品比例也增加不少，另外，作品平均的文字能力以及作品的文采也都相當出色。



無論自然書寫或白色恐怖為題材的作品，都不再有距離的觀看與表達，作者與事件有了活性連結，感覺是在場的，是生活的。另外，從這屆入圍作品中，也不難嗅覺表達方式的新趨勢，可說是繁華落盡，清新、清淡、婉約溫和的表達方式往往讓評審眼睛一亮。

這一屆多元、優秀的眾多作品，使評審過程仿如走過四季的花園，潛游過生態繽紛的溫熱帶海洋，內心常有感觸與讚嘆。

散文・總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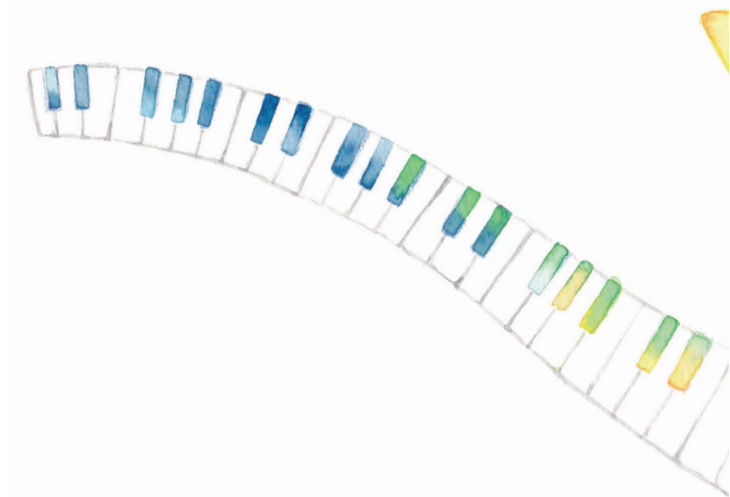
驚喜的豐收

◎林文義

有幸受邀和聯副主編宇文正、海洋作家廖鴻基一起評審（鍾肇政文學獎）散文類參選作品，是非常愉快的經驗；因為兩位本就是卓越的文學高手，立論精準，自是目光如炬且歷經過嚴謹討論，共識與否，一定要挑選出好散文。

我的（好散文）定義：真情實意，手寫己心。很欣慰此次在評審閱件時，驚喜於相異題旨彷彿如壯闊的文字植物園，各開各的花、各種各的樹；多姿多彩的呈現生活中紅塵的悲歡、土地的生命印證。

取之三名皆是雅作佳品，不負眾望亦足以彰顯台灣文學前輩一生真切的期許，評審委員的高度標準亦然自信不負（鍾肇政文





學獎)之赫赫皇皇的榮耀依循。

文學。值得以一生寄取，散文有別於小說之虛擬、新詩之抽象，我手寫我心，誠實和懺情，記憶與憧憬，都是最美麗的完成。

賀喜三位得獎人，這是啟步，再續好筆，莫忘初衷。





散文·正獎

回 家

◎呂志宏

傍晚到家，廚房裡傳出炒菜的鏗鏘聲，飄來客家小炒的魷魚香。抽油煙機哄哄作響，母親一面擦拭額頭上的汗水，一面說再煎條魚就可以吃飯了，要我先去客廳，說廚房裡熱。

飯菜上桌，母親先盛了一碗黑甜仔湯，說趁熱喝。我說很久沒喝這道野菜湯囉，小嚐一口，甘甜中略帶苦澀，正是記憶中的味道。母親看著我大口喝盡，笑說下次加些小魚乾味道會更好。母親提起過去吃黑甜仔，多是自行去田野間採摘，這幾年觀光客多，流行養生野菜，才有人大量種植，專門供應餐廳。母親說這是種菜的友人送她，種給自己人吃的，完全沒有噴農藥。

母親說起光顧了幾十年的阿菊米苔目，接棒的兒子媳婦把店面整修一番，乾淨明亮，自動門打開，店員自動大聲喊歡迎光臨，自動門關閉，謝謝惠顧。吃一碗米苔目也要排隊，先在櫃台埋單，拿號碼牌。她不習慣在麥當勞裡面吃米苔目。

母親接著抱怨昔日的熟面孔一個個不見了，整個「麵攤」幾乎都是外地客。年輕人，米苔目端上桌，先拍照；一面吃，一面低頭滑手機。她只去過一次，就沒想再去。

我說人家現在可是人氣強強滾的網路名店。母親回應有次她跟著老人會到南部「掛香」，去吃一家網路上說多有名的米粉湯，排隊等了半個小時，米粉Q得讓人起疑，湯頭實在也不怎樣。而且，生意太忙，老闆娘始終一張臭臉。

母親繼續說，她說台東終於開了第一家摩斯漢堡，才曉得原來米也可以做漢堡。新開的牛排館，店名叫「川普」，說要讓食物再次偉大，就開在關店的西堤原地點，重新裝潢，牛排賣得比西堤還要貴。森林公園開始收門票，本地縣民免費，但要查看身分證，她嫌麻煩，改去被稱為「十八趴」步道的舊鐵道運動，整條步道見到的果然多數是退休的軍公教。

母親總是在我每次回家時，細說台東發生的大小事情。儘管有些事情已經說過好幾遍，仍然一說再說；儘管知道我常沒認真在聽，仍然興致勃勃地說。我一面吃飯，偶而點點頭，嗯嗯地搭腔。

母親突然想起甚麼事，說好幾次通電話，總是忘了交代。她說千萬不要再吃「過貓」。我馬上說會得癌症對不對！啊！你也知道了。那是謠言。是喔！母親改口說其實她也是半信半疑，都吃了幾十年，早就該得癌症了。停頓了一下，母親開始說老年人會變癡呆，是因為飲食太過清淡，老人更需要營養，不必限制吃魚吃肉，這是某個醫生的最新研究，還出了一本書。母親說現在的醫生真厲害，病人多到看不完，還有時間寫書。說某個留學美國的營養師強調，吃飯一定要先吃肉，這樣胃才會分泌出什麼什麼的酸來幫助消化，以前教人要先吃菜的觀念根本是錯誤的。母親稱讚那營養師不

但年輕漂亮，身材又好，說她連早餐也要吃一份焢肉。母親又說醫生勸她少吃蛋，因為膽固醇太高，但是電視上某位博士建議一天最少要吃兩個雞蛋，說那是最適合人體的營養…。

母親說現在許多觀念變動太厲害，聽到霧煞煞，實在分不清誰對誰錯，到底又該相信誰。

飯後，母親打開冰箱從一瓶藥罐裡取出兩顆膠囊服食，說那是活的益生菌，每一顆裡面含有1500億個活菌。我問是不是醫生開的藥，她說是保健食品。母親說她在老人會的活動認識一位林小姐，去年辭掉護士工作，全力從事保健食品直銷。林小姐三不五時會帶著零嘴到家裡來陪她談天說地，幫她測血糖量血壓。母親說揪感心啦，難得有這麼親切貼心的年輕人。林小姐說腸道是消化食物吸收營養最重要的地方，只要腸道健康了，人自然就健康。母親覺得很有道理，就買了一瓶來吃吃看。林小姐還說母親時常吃安眠藥，容易養成依賴性，藥越吃越重，精神卻越來越差，嚴重的甚至敗腎傷肝。林小姐建議要從改善體質做起，母親捧場又買了一瓶「舒○眠」。我問服用後到底有沒有比較好睡，她說那又不是仙丹，至少要吃半年才會慢慢改善。

我看著餐桌一角的高血壓、退化性關節炎、慢性腎臟病藥袋，對母親說每天吃的藥已經夠多了，不要再黑白亂吃。母親說她吃的是保健食品，不是藥。

飯後打開電視機，拿著遙控器切來按去，這一台，青少年KTV鬥毆；那一台，某形象立委帶女助理上「摩鐵」被抓包；下一台，

政論節目裡名嘴正為了年金改革吵成一團。母親收拾好碗盤剩菜，進來客廳，一邊看著電視畫面一邊說幾天前巧遇已經退休的小學同學，料想不到平常那樣斯文有禮的女老師，講到年金會那麼激動憤慨。

新聞播報海面上的低氣壓已經增強形成颱風，直撲東台灣而來。母親說有些累，躺到搖椅上，拿薄被單蓋著肚腹，開始說起去年的尼伯特風災。這幾年，颱風恰好都繞過台東，那次，也認為颱風不會真的來，連屋外的盆景都懶得搬進去。半夜，母親被颱風拍擊門窗的轟轟聲驚醒，呼號的風中傳來金屬片撞擊水泥的巨響。廚房的鐵皮屋頂被掀開了，狂風挾帶暴雨從天上灌下來，她推沙發加上餐桌死命去頂住間隔客廳和廚房的那道木門，直到清晨風停雨歇，才在沙發上力盡筋疲地睡去。

我的驚嚇則從一夜好眠後開始。LINE陸續傳來整排路樹被連根拔起，5噸重的卡車四腳朝天被掀翻等災情畫面。我一次又一次，一次再一次地打電話，都無人接聽。終於，鄰居幫忙找到母親。她去找里長幫忙，處理不知誰家被吹落到院子裡的水塔。她在報平安的電話裡直呼菩薩保佑，那麼大一個鐵桶，幸好沒砸到人。

這件事情母親說了不只一次，每聽一次，我的愧疚就多一些。自從我離家唸書，工作，結婚育子，姐姐出嫁，我們都各自在異鄉落地生根，而母親的人生劇本，場景人物全部在台東，她無論如何都不肯搬離。母親說孩子長大了總是要離開的，她一個人住沒有問題。

外面開始刮風，飄起小雨，母親說颱風恐怕真的要來。我說去清一清樓頂的出水孔，也檢查一下門窗。回來時，電視還響著，母親卻躺在搖椅上睡著了，我關掉電視，四周忽然安靜下來，除了遠處偶而傳來幾聲疏落的狗吠，鄉下的夜，只有寂靜。

我看著弓著身子側躺在搖椅上瘦小的母親，像孩兒般恬靜地睡著。這幾年，母親老了許多，身體也大不如前，夜間多半躺在搖椅上，開著電視打瞌睡，說屋子裡有電視的聲響她比較能安心睡。她說近年來送走了好幾個老友，又時常夢見死去的父親，手上便戴著一串佛珠，有空就唸唸佛號，安慰亡靈。我想起兒時半夜上廁所，總要搖醒睡夢中的母親作伴。廁所在後院的盡頭，樹影幢幢，除了一盞昏暗的燈泡外，四野一片漆黑。我在茅廁裡蹲著，不時瞄一眼腳下的糞坑，一面不斷和站在外頭的母親說話，以去除心中的恐懼。我看著搖椅上瘦小的母親，想著平常她一個人在家，一定非常渴望能有誰來說說話，難怪一向節儉的她捨得花錢購買昂貴的保健食品。我想著那個颱風夜，瘦小的母親一個人面對狂風暴雨，心裡不知道有多麼恐懼，卻沒有任何親人在她身旁。

母親身上蓋著的薄被單滑掉了大半，我幫她重新蓋好，母親卻醒了。她抬眼看我說你怎麼眼眶紅紅的，是不是長途開車回家太累，我搖頭說一點也不會累。她問飯店生意有沒有比較好，我說這兩三年來民宿大街小巷開得比檳榔攤還多，陸客又不來，住房率已經掉到三成，現在連軍公教都不出來消費，用餐時間服務生比客人還要多。母親安安靜靜地聽著。我接著說上個月已經裁員二十幾個

人，董事長放話還會裁更多。沉默了片刻，我說以前跟過的楊董去大陸投資連鎖餐飲，已經連續打了好幾通電話問我要不要去，月薪兩萬五人民幣，還包吃住。母親說你跟秀玲商量過沒？我說不用想也知道她絕不可能同意。母親馬上說那就不用考慮了，還有甚麼比家庭圓滿更重要的？秀玲不放心，如果勉強去，家庭早慢起風波。我沒有吭聲。母親嘆了口氣，說夫妻要和氣同心，做父母的如果時常冤家量價，孩子容易學壞。我還是沒吭聲，母親接下來說查埔人要有量，說酒要少喝一點，我趕快說知道了知道了，怕她唸個沒完沒了。

外面雨下得更大了，母親說明天一早趕緊回去，免得被颱風困住上不了班。母親說有衣服讓我帶回去，我心想一定又是逛菜市場買的。她果然從房間裡拿出幾件摺疊整齊的衣服，說這些都是最新流行的款式。母親說話的聲音帶著得意。我很想告訴母親妳的媳婦和孫女根本不愛穿菜市場買來的，家裡已經堆得滿滿一抽屜的新衣服，卻怎麼也說不出口。

我手上拿著衣服，心裡感念母親的善良慈愛。母親看著我說發甚麼愣呀，不要再煩惱工作的事了，快點去睡，明天一早還要長途開車。

這時母親突然仔細端詳我的臉說怎麼又瘦了，下次回來燉雞湯補一補。我清一清喉嚨，對母親說好呀，下次帶妳媳婦和孫女一齊回來喝雞湯。

呂志宏

筆名500呂。生於1957年6月，出生於台灣台東縣。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化學系69級畢業。台東縣立新生國中理化科教師退休。曾獲民國70年間獲得第四屆時報文學獎散文佳作。



得獎感言

曾經是狂熱的文青，擔任教職後荒棄筆耕。30多年，一眨眼過去了。養兒，方知父母恩天高海深；嫁女，才懂老妻要加倍疼惜。耳順之年，把歲月教會我的感念，用適當的文字記錄下來。謝謝主辦單位，謝謝評審，這個獎，將再點燃一個老文青心中的狂熱。



散文·副獎

迷 失

◎許勝雲

沿著河岸，走在兩旁都長滿雜草的小徑，踢著草尖上打盹的露珠上學時，經常會看到蝴蝶、蜜蜂在不知名的花朵飛舞，有些調皮的蜜蜂還會刻意飛近身子，在耳朵旁嗡嗡嗡嗡叫著，似乎想說些什麼，或已經說了什麼，我毫無所知，而對這種小昆蟲的認識，除了年幼少時因為嘴饞，尾隨村子裡一群男孩捅蜂窩，想烘烤蜂蛹吃，被憤怒的蜂群螫疼了手臂外，也從一首琅琅上口的童謠，聽到了它響亮的名字。

嗡嗡嗡，嗡嗡嗡，大家一起勤作工，來匆匆，去匆匆，作工興味濃！

天暖花好不作工，將來哪裡好過冬，嗡嗡嗡，嗡嗡嗡，別做懶惰蟲！

在小學的音樂課堂上，張著嘴跟隨音樂旋律哼唱，當時也許不知道歌詞的意義，卻在腦海留下深刻印象，對這群嗡嗡嗡嗡的蜜蜂，也多了一層更親近的關係。如今，每天庸庸碌碌如蜜蜂般奔波

忙碌，隨著年歲的增長，已逐漸褪去了童謠的興致。多年以後，通往學校的那條河仍在，但河岸的小徑已被擴寬為柏油路，鄰近曾經種植蓮霧、龍眼、芒果的果園與稻田，被推平了，在鋼筋與水泥的侵襲下，忽然多了幾棟樓宇，逐漸形成了一個社區，而人群越來越繁密，喧囂也越來越繁雜時，才警覺於生活的空間的改變，而年少時在生存的環境中成群結隊飛舞的蜜蜂逐漸稀少時，再度想起這首童謠，衝擊內心之感受竟然如此震撼？

隨著蜜蜂的減少，這首童謠也漸漸不再被傳唱了。

雖然有人說，長大了，很少進出兒童的場域，當然不容易聽到這首兒歌，然而，我們不得不擔心真的有那麼一天，曾陪伴人類千百年的蜜蜂逐漸老去死去，如恐龍般消失於地球時，聆賞這首兒歌時，要如何向下一代解讀，讓他們透過音符可以想見蜜蜂採蜜時的辛勤樣貌？

仰首，喝了一口水的老張說：有點難！

＊

五月，豔陽下。

花蕾於暖活的陽光下綻放，顯得嫵媚與嬌豔。穿梭於花叢，擺出自己認為最滿意姿勢，然後對準手機鏡頭，露出微笑的人群，似乎沒有發現今年的蝴蝶少了，蜂群也稀疏，幾乎看不到圍繞著花蕾採蜜的蜜蜂，而賞花的人群依然繼續在花叢穿梭，臉上的笑容也越來越燦爛了。

擱下了相機，找了個樹蔭下，席地而坐的老張，神情卻黯然了許多，他曾經是國中生物老師，退休後熱衷於田野調查，喜歡蜂蜜那股清香的滋味，不知不覺成為蜜蜂的粉絲，終年揹著相機在田野間拍攝蜂群採蜜的身影，沒想到這些年來已越來越難見到蜜蜂了，即使是繁花怒放的季節，也只能偶而見到幾隻孤獨自眼眸飛過的蜜蜂，至於年少記憶中成群蜜蜂飛舞的情景，幾乎已成為絕響了。

坐在老張身旁，可以從他的眼神中，感受到蜜蜂越來越少的憂傷。

憂傷，來自於人類對這片土地無知的糟蹋，與對逐漸逼近的危機之漠視？

老張聳了聳肩，嘴角泛出絲絲苦笑。

＊

今年夏天，為了踏查濱海風力發電的現況，陪老張沿著濱海公路南下，在蓮花盛開的觀音歇息時，遇上了來自中台灣的養蜂人，他們在白沙岬燈塔附近的防風林聚落擺放了許多蜂箱。黑色的蜂箱上，罩著一個金黃色的蓋子，即使是擱在陰暗角落也十分醒目，而每一個蜂箱都噴著養蜂場的名字，似乎在告訴那些飛出去採蜜的蜂群們，不要飛錯了家，飛到別人的蜂場。

蜜蜂識字嗎？老張笑了笑，反問：你說呢！

養蜂的人像風一樣，經常四處流浪，而這份與蜂為伍的放牧生活，也隨著年輕人的漠視，只能留給還能活動筋骨且上了年紀的

人繼續傳承，一年約有七、八個月時間在外流浪，哪裡的果樹開花了，就往那裡跑，雖然往返都是用發財車載運，每天搬著蜂箱上下車的折騰，對養蜂人來說也是一項繁冗而沉重的負荷。

皮膚黝黑，戴著斗笠的中年男子，看到我們那麼認真蹲在泥沙上，觀看蜂的模樣，沉默地於陣陣鹹澀海風中點燃了菸，吞吐了幾口濃菸後，露出被尼古丁燻黃的牙齒，於風中笑了笑。

看到蜂王了嗎？

我搖了搖頭。中年男子笑得更開心了，眼睛眯成一線。

慢慢瞧。

中年男子懶得繼續搭理我們，開始忙碌去了。他手持放進了木屑、枯樹葉，讓它悶燒而竄出濃煙的噴煙壺，往抽出來的蜂巢噴了幾回。老張看懂了，也難怪，他曾經是生物老師。老張說，這玩意可以讓蜂群安定而不會螫人。

中年男子似乎聽到了老張的話，擱下了手中的噴煙壺，回過頭，操著一口流利的台語，笑了笑地對著老張說：有讀冊喔！

＊

去年春天，在社區大學，認識了老張。

退休後的老張，在社區大學讀書會擔任授課老師，而我假日時間閒著無事，也喜歡閱讀，於是，加入了讀書會，也認識了不苟言笑卻喜歡四處踏查、旅遊的老張。在那段時間，分享了许多與生態環境相關的書籍，心情突然揪緊起來——如果人類因為生態環境的改變而消失了，周邊的田地將回復到原始的型態，觸目所及是冷冰冰

的城市，而隨著人類的消失，蜜蜂、蝴蝶、蜻蜓將絕跡……

還記得當時在課堂上的老張，板起了臉嚴肅地問：你多久沒見過蜜蜂了？你能夠想像沒有蜜蜂的世界，我們可能面對的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

當時，一臉疑惑。

雖然已離開讀書會的研討會場了，如果沒有了蜜蜂，人類還能在這個地球上存活多久的疑問，始終在腦海裡盤繞，而年少時被蜂螫痛的手臂，似乎隱隱作痛，尤其是在電腦網路搜尋相關答案時，驚嚇不已。

——蜜蜂從地球上消失，人類將僅僅剩下四年的存活時間！

四年！相當震撼的字眼。

當時的我，宛如受到驚嚇的貓，開始不安與躁動起來。

豔陽天，無風的午後。

我們依然在觀音白沙岬附近的防風林裡歇息，與養蜂人一起盯著那些看起來

也不應該會有人偷竊的蜂箱。中年男子忙著整理蜂巢，而老張則忙著舉起相機拍照，我則蹲在蜂巢前，離蜂巢很近很近的距離，張大雙眼繼續找尋那隻蜂王。

陪老張踏查的歲月，對蜜蜂的生活習性與面臨的危機，有了

更深層的認知。有人認為，消失的蜜蜂可能是因為飛行的距離太遠了，體力耗盡、迷失方向，最後於寒冷中死在野外？面對數量一天天減少的蜜蜂，我們這位生物學家老張則淡淡地說，曾經看過一份研究報告，如果少了蜜蜂的授粉，果樹則無法結果，我們能夠持續嘗鮮的水果也因此而越來越少了！

我笑了笑。側頭，看了一眼老張，他皺緊雙眉，嚴肅地望著遠方。

我收斂了笑容，望著遠方沒有蜜蜂飛舞的防風林。

防風林外，依然是螫人肌膚的艷陽天。

想起多年前一篇令人驚訝的報導，猶如炙熱的艷陽，刺痛了心靈。

中國大陸靠海的城市——深圳，一戶養蜂人四十萬隻蜜蜂，一夜之間竟然死了三十幾萬隻，在每個蜂箱的周邊出現一片黑壓壓的蜂屍，遠遠望去，有如一片細沙。一臉無奈的養蜂人憑著多年經驗，焦慮的踱著步履，左看右瞧，一口斷定是蜜蜂採集過程中中毒！另外，年少時，在楊梅住家附近有一片樹林，曾經是蜜蜂群集棲息之處所，近幾年來，發現蜜蜂無聲無息消失了，我們不必為了躲避蜜蜂的襲擊而閃閃躲躲，令人疑惑的是，這群蜜蜂飛到哪裡去了？

我一直思索這個問題。

老張說，蜜蜂的細胞中，有旺盛的鐵沉積現象，能與地球磁場

之間做出不同的角度磨合，一定知道回家的路。農藥可能是致命殺手！

確定嗎？農藥是殺手？

老張沉思了片刻，反問：你說呢？

＊

在防風林兜著圈子的老張，緩步走了回來。

我們在蜂箱的附近，找了塊看起來比較乾淨的草地坐了下來。連續幾天沒下雨，草已乾枯了，連生長在木麻黃樹幹邊，那些耐旱的咸豐草也軟趴趴的，似乎已厭倦了豔陽天。如此乾燥的環境，四周又沒有果園，蜜蜂要飛多遠的地方採蜜，似乎已無關緊要了，因為養了一輩子蜂的中年男子，對於放蜂採蜜的時間與地點之研判，我們是不需要過度擔心的。

採蜜，的確是傷神的事。

當我們在果汁或吐司裡，緩緩滴入清香撲鼻的蜂蜜時，卻很少人會問起，究竟要多少隻蜜蜂的奔波忙碌，才能供應那滴蜜？忙碌的生活亂象，讓許多邊邊角角的瑣事漸漸被遺忘了，一如必須長途跋涉，南北奔波的養蜂生活的逐漸式微。

中年男子繼續執起噴煙壺，噴著蜂巢上的蜜蜂，聽到我的問話，頭也沒抬，指著蜂巢上密密麻麻的蜜蜂說，打個比喻吧，兩萬隻蜜蜂採滿八台斤的花蜜，大約需要六、七天的時間。

——為什麼要以八台斤來計算？

——我剛剛說過，打個比喻嗎？

——那麼長的時間，也難怪有些生意人會以假蜂蜜冒充真蜂蜜來賣？

中年男子沒有吱聲，抬頭看了我一眼。

料理完蜂巢的事後，終於擱下了噴煙壺，微微揚起左手臂，拭去額頭上的汗

水，從行囊裡取出一瓶水，仰首，咕嚕咕嚕喝了起來，之後，又掏出半條土司，用指頭抽出了兩片，看了我們一眼，確定我們沒有伸手拿吐司後，將那兩片吐司塞進嘴裡，大口大口咀嚼著，不停往嘴裡倒水，吞了幾口後，伊伊嗚嗚地嘀咕起來。說了些什麼，我聽不清楚，在陣陣鹹澀海風中，我似乎聽到了來自蜜蜂螫疼手臂的年少歲月，在耳際縈繞……

——你說什麼，我聽不清楚。

等他把嘴裡的麵包吞進胃囊後，我提高了說話的音量，逆著風說話。

——我在電視裡看過報導，在美國加州的杏仁產區，每年冬天都要養蜂人把蜂巢運送到一排一排的杏仁樹底下，如果沒有卡車把蜜蜂送來，杏仁無法授粉就沒有收成，你說說看，這跟早期的牽豬哥有什麼不一樣，哈哈哈哈哈……

中年男子露出被尼古丁燻黃的牙齒，張大著嘴，於風中哈哈大笑。

印象中，嚴肅而古板的老張也笑了起來。

我也只能跟著笑了！

許勝雲

1985年出生於桃園楊梅。萬能科技大學商業設計系。

曾獲台北市公車捷運徵文小品文優勝獎、夢花文學獎新詩優等獎、鳳呂文學獎新詩優勝獎、桃城文學獎短篇小說佳作、鍾肇政文學獎小說參獎、林榮三文學獎小品文優選獎。



得獎感言

生活，是關懷，也是對周邊環境的尊重。

感謝評審，謝謝大家，讓我們繼續對生活環境給予適時的關懷。



散文·副獎

我的外祖母

◎陳柔旭

和媽媽等候了半個多小時的客運，又在擁擠的車上站了將近一個小時之後，終於在海湖下車時，我有點煩躁和納悶。這裡沒有湖，也看不見海。長長的柏油路兩旁是一些新舊和高矮都參差不一的房子。媽媽口中從前的古厝，現在變成了一處入口有人看管的社區型五樓住宅群，外表粉肉色，已顯得有些斑駁了。我們站在一座橋上張望，橋下是微微發臭的溪溝。一根根塑膠管從這個社區外圍的矮牆下伸出，不時排放著這幾棟民宅的廢水。媽媽說，以前這裡都是田，到處種滿了花生，沿著田走到盡頭，就是海。這裡，就是阿嬤出生的地方。

這是媽媽第一次帶我來看她媽媽出生的地方。

最開始的時候是一張相片。相片加了框，放置在阿公家的鋼琴上，一進門就會看到。那是一張放大的黑白大頭照，照片裡是一個女人的臉。那臉上，除了眼尾的一些細紋之外，幾乎沒有表情。

小時候，每年到阿公家過年，尤其是想要坐在鋼琴前彈琴時，我都會注意到她。但是這個女人不存在阿公家中；從我擁有記憶，開始會回想，開始能意識或認知到周圍的人事物起，我都沒看過

她。媽媽跟我說，她是阿嬤，在天上的阿嬤。但有好長一段時期，我一直對她這樣的存在覺得困惑。後來，當我更長大了一些，學會表達好奇，隨口問起有關她的事情時，身旁大人的神色都怪怪的。

直到很多年後，我才曉得阿嬤是所謂的政治受難者，而媽媽，是受難家屬。

但即使如此，我對阿嬤的認識和印象，在往後很長的時期裡，也只是她曾是叛亂犯，所以被抓去關，而出獄後不久就因腦溢血死在家裡客廳的坐椅上，死前曾對我媽說：我聽到腦子裡「啪」的一聲。以及那一張黑白相片。

媽媽的家族裡，從來沒有人談論過阿嬤，至少從來不曾在我面前談論過她，談論當年發生了什麼事。

我阿嬤，我媽，還有其他受難者和受難家屬，以及在事件中心點外圈和更外圈受到波動的每個人，他們在當時，在那個年代，被封口被噤聲，他們只能選擇不說，選擇不談論。他們選擇過日子，在現實生活裡度過一天又一天，費盡心力想恢復秩序，想趕上秩序，想儘量安全安穩地生活下去。

他們願意，或者被迫願意，深深絕口不談，把一些事永遠封閉在自己心中。

永遠地封閉在自己心中。封閉在自己個人心中。封閉在整個家族心中。封閉在整個社會、世代和時代裡。不會有人知道。只要不去說，沒有人說，接下來出生或其他的孩子都不會有人知道。

我曾看過一本書，裡面描寫一列載滿小鎮民眾的火車在橋墩上翻覆，整條列車跌入橋下的湖底，而湖太深人們什麼都打撈不上來，正值冬天湖便漸漸結冰，於是整座湖將所有在車上的人還有真相全都封存起來的故事。我想，當時的政府做的就是類似這樣的事吧。他們教人去冰封自己。

不只教，他們還威脅。

媽媽說，阿嬤被抓走後，警察每個月，尤其是過年過節，都會找上門來，有意無意地對全家人直接了當說一些威脅的話，說全部的事都不可以說出去，包含被威脅這件事本身。所以，媽媽說，當年同班的同學直到現在都不知道她家裡發生了什麼事，連最要好的朋友也是。那時候十七歲的媽媽，以及往後很長一段時期，她的時間就和阿嬤在當時一起掉入湖裡，被結凍在黑暗的湖水深處了。

政府則一直想盡辦法在簡化過程縮寫事件，將發生的事像撰寫新聞一樣剪貼在學校教科書裡，讓大家只看標題和省略過的文字，如：二二八，白色恐怖，戒嚴是什麼時候，解嚴是什麼時候。國中高中在讀歷史社會課本的時候，我根本不知道，那小小段落三言兩語講的，就是阿嬤當時親身遭遇的事。

媽媽說，出事不久，阿公甚至於將所有與阿嬤有關的書信文件，連同當時的判決書，全部，都燒掉了。

阿公把所有與妻子相關的書信、文件，以及真假難辨的判決書，一張一張，親自放進火焰裡。

阿嬤入獄初期，關在現已改名為景美人權園區的景美軍法處。

我去過園區幾次。第一次是有一年人權日的紀念活動，媽媽受邀在典禮上拉琴而我幫忙鋼琴伴奏，還記得演奏的曲目是辛德勒名單。第二次是隔了很久的一個暑假裡自己一個人去的。在園區晃了一圈，我找不到前一次在紀念式時曾看過的園區當局製作的媽媽受訪短片，於是走到名為仁愛樓的看守所裡，在為了展示而重現場景的福利社裡吹冷氣。福利社緊鄰著接見室，那是探監者可以隔著玻璃藉著電話和被關的親友講幾分鐘話的小空間。但福利社的一個角落另外也擺著一張木桌和兩張椅子，白色的說明板上面寫著：看守所設有接見桌，外役和特別獲准的在押受刑人可以在此與家人相見。我看著這張小木桌，心底裡一陣陣噁心，全身發冷。大概就是這張桌子吧。媽媽對我說過，有一次不知道什麼原因可以特別接見，她和阿嬤面對面坐在方形小桌子兩邊，但看守所的一個管理員卻也隨即搬來另外一張椅子，然後坐下來，並且一直把手擱在桌上撐著頭，離她們兩人非常近地聽她們說話。

媽媽還說，看守所有一道小門讓會面者進出，她那次會面之後和阿嬤沿著小路慢慢地邊走邊聊，到了小門門口，阿嬤忽然對她說：啊，我竟然忘記我們在哪裡了，我是不能出去的呀，…我無法和自己的女兒一起走出去啊。

那時，媽媽才不過是一個高中生，但因為她是家裡排行最大的姊姊，阿嬤總是要她多承擔些，並且交代一些要辦的事。

後來我聽說仁愛樓押區的二樓是女牢房，阿嬤曾經被關在那裏，於是有一天午後我直接走進了仁愛樓。穿堂的樓梯入口處貼有告示說，每天除了兩次導覽時段外，不能擅入二樓，有問題則可以打電話給園區的工作人員。我到的時候已經接近閉園時間。雖然猶豫了一下，我還是上了樓。偷偷摸摸看了看二樓的兩邊走廊之後，我快步進入右側的區域。踏入牢房區，兩排的房間多得嚇人，每間牢房的門都被打開，讓遊客參觀。可是我不敢走進去。我只站在房間的門檻上，往幽暗的內部探望。房間的牆既厚又高，高處有一排氣窗，讓光線照入牢房的木地板上。我觸摸著鐵門，覺得全身無力，有一股深深的既驚慌又難過的情緒無處可去。我往盡頭大步走，另一邊又是更深更長的一間間牢房。我跑了起來，幾乎是逃跑的離開那裡。衝下樓梯後，我跑到外頭展示館之間的長椅上大哭。

好像回到了還沒學會說話的年紀，我什麼話都說不出來。

只是一味地坐在椅子上默默大哭。獨自的一個人哭。

據媽媽說，阿嬤被抓是因為一張史明先生的名片。名片放在皮包裡，和其他日本或台灣客戶的名片放在一起，打開皮包就會看到。因為這張名片，阿嬤被判刑十年。

出生於良好富足的家庭，受過日本高等教育，舉止有禮得體，穿著高雅（穿著打扮就像甘迺迪夫人，我媽媽是這麼說的），這麼有氣質的一個女人不可能是叛亂分子，他們絕對是搞錯了。阿嬤周遭的人心裡當時也許是這麼想的吧。說不定，皮包裡根本就沒有這

張名片。誰知道呢。

媽媽說，她去面會時，阿嬤曾好幾次強調自己沒做壞事，絕對不是壞人，要媽媽和她的弟妹們一定要相信她。媽媽因此一直認為阿嬤是被冤枉的。

我後來卻在《史明回憶錄》裡看到有關阿嬤的這些記述：

「一九二八年出生於桃園，…一九七三年任職萬象股份有限公司，…被特派日本，擔任日本分店店長。…經過…介紹，來拜訪我，熱烈表示反抗蔣家外來政權，台灣必須獨立。…說及台灣地下獨立運動，她就很熱情的說要填表加入，…一九七五年三月，她將返台之前，…某個夜晚，在街頭叫了部日本人的計程車，…在車上單獨和她講起如何保密，以及如何平凡行動。…她返台不久，…被捕，她是台灣獨立革命，被判刑坐牢的唯一女同志。…一九八二年四月底…出獄，但遭蔣家特務二十四小時跟監，親朋好友都不敢會晤。一九八二年底，…突然腦溢血死亡，愕然結束一生。」

我在這段陌生的文字裡徘徊了很久，覺得困惑，驚訝，還有愕然。這些記述與媽媽說的完全相反。

但也不盡然是相反。阿嬤沒有說謊。阿嬤確實沒有做壞事；阿嬤依照著她的信念，遵守著組織保密的紀律，熱情無私地做著不得了的好事。

但阿嬤難道不是被冤枉的嗎？

然而，要如何定義冤枉呢？正義的標準是什麼？誰被賦予權力可以去懲罰甚至殺死另外的誰的思想呢？所謂冤獄，是誰的冤，誰

的獄？

而阿嬤竟然是「台灣獨立革命，被判刑坐牢的唯一女同志」。
一個很特別的生命。

阿嬤不再是一個陌生的有著難過故事的沉寂的相片裡的女子。
阿嬤好像是存在於一個身體裡的兩個女人，在為人妻為人母與革命志士之間轉換著自己的身分，穿梭在台灣和日本之間波動的海平面上。

給予我一種全新印象的阿嬤，於是，從陳舊的相框和押房裡走了出來，在我原本單調的記憶的黑白畫面裡，倏地潑灑了鮮明強烈而活潑的顏料。

或者好像有一道光一下子照亮了一幅巨大畫作的一角，讓我探見藏在背景裡從未發現的細節，也使我伸手便能觸及其中豐富色彩的秘密。我也好像和阿嬤面對面站在一起，終於能仔細地看見阿嬤的臉，微笑，身形，手腳，穿著。阿嬤也好像終於能開口了，而不再是相片中那緊閉的嘴與了無生氣的眼睛。我好像終於可以約略領會，阿嬤在相片裡被沒有笑容卻端莊好看的五官一直遮蓋住了的真正想法和心情。阿嬤終於，微微開闔了口，好像是在和我說話。我聽見阿嬤說話的聲音。

有一陣子，我積極地詢問媽媽，阿嬤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隨著詢問越多以及等待回答和回憶的時間越長，隨著媽媽回憶時流出的眼淚，我逐漸發現，阿嬤是由她生下的六個子女，每個人身上

的特質和個性所拼湊出來的一個女人。我的阿嬤不只是看到可憐人就會難過然後捐錢給他們為他們哭，也不只是忙於工作為生活窘迫為了養小孩而總是在外奔走賺錢，也不只愛和阿公去唱歌跳舞，然後因為愛跳舞而貸款買下一棟房子夢想著在裡頭舉辦舞會；我的阿嬤不只可能真的是台獨份子，甚至可能參與了秘密的行動任務。我的阿嬤，確實不再只是相片中那個沒有表情的女人。

我甚至於很驚訝地恍然大悟，我和阿嬤只隔著一個人，只隔著我的媽媽，隔著一個人的血，我的身上有四分之一流的是阿嬤的血。

我從來沒見過阿嬤，但我身上流著她的血。

我留著阿嬤的血。阿嬤的一些特質也遺留在我的身上。阿嬤的個性，她的品味，她的思考方式，她特有的行為習慣和表情，似乎都早已儲存在我體內。在我醒著睡著，在我無意識的夢遊及有意識的行走，在我說話和停頓的思考間，在我手指彈琴敲擊黑白鍵的每一瞬間，這些好像拼湊起來的東西，好像就會自然流露出來。

媽媽和我兩個人在家裡用餐時，她說著阿嬤的一些事，哭到雙頰眼睛和鼻子都發紅。在那個時候，我曾經想，阿嬤是不是也正透過我的血經由我的眼來看著媽媽呢？阿嬤在看著自己的女兒為自己哭得這麼傷心，是不是也經由我的臉露出了溫柔 and 安慰的表情？她是不是也會要我跟媽媽說，不要哭，這一生我活得很精彩很有意思，雖然不免也有遺憾，其中最大的遺憾是，我沒有親眼看到台灣解嚴，看到國民黨落台？

那麼，阿嬤會跟我說什麼話呢？

什麼都好。阿嬤說什麼，其實都好。我都願意聽。

「一種生物形態受了害，大家都會被波及。戰場上每死一個人，集中營裡每有一個囚者受了刑求，世間所有的生命都受到一次打擊。」我曾在學習自然療法和如何製作花精的時候，從書上看到這段文字。

但我也看到一位五〇年代受難者處決前夕給家人的遺書裡寫說：一個人總是有一天要死的，請你們不要過份傷心吧！

或許，最後聽見腦子裡「啪」的一聲而如今已經在天上的阿嬤，應該也會跟我和媽媽和其他所有的親人這麼說的吧：請你們不要受到打擊，請你們不要過份傷心。

站在海湖橋上的時候，我從橋的一側隱約聞到海的氣味。海就是在那個方向吧。

我問媽媽為什麼這個地方叫海湖。因為以前有湖也靠海的關係嗎？媽媽說她也不知道。她現在只記得橋下的這條溪溝。很小的時候阿嬤經常帶她回娘家，她都和親戚在河邊洗衣。她的阿嬤會喊她：來，幫我拿盆子，咱來去洗衫。

媽媽好像有點既念舊又失落地拿著手機到處拍來拍去，一下走到已變成社區住宅的古厝的大門口，想問警衛室的管理員是否知道改建前的事，一下又跑到僅有的超商，問店員海到底距離這裡有多遠，怎麼走。這地方的變化太大了，她的記憶必然是模糊而紛亂

的。

我站在橋邊，向下看著墨綠和泥灰色混雜的溪溝水。一隻烏龜伸長著脖子浸泡在水中的一塊石頭邊。廢水不時從牠上方的管子流下來，在水面上冒出白色泡沫。

阿嬤年輕的時候，是不是也曾和我一樣站在這個橋上看著這流水，並且時而望著海的方向聞著海的氣味呢？

而這時她在天上，看著我和媽媽回到她出生的地方，看著有些茫然的我們，她是不是會跟我們說：所有的過去，曾有的記憶，就讓它隨著這片有些髒污和發臭的溪水流向海裡去吧？阿嬤她自己、媽媽，還有我，我們所有的那些不知如何說、不能說以及不想再嘗試去說的話，也全部流向海裡去吧，流向那其實不遠的寬闊的大海？

陳柔旭

大學畢業，花蓮人。在花蓮生活工作近三十年，現搬到台北。從事自由書寫和寵物溝通。



得獎感言

謝謝爸爸看重我在寫作這件事上，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他和我說了很多關於他內心的想法，也給了我許多建議和支持。

謝謝媽媽一直以來，在我們家和我身上的付出給予還有關心。

謝謝我姊姊，從小到大都是她走在我前面，預先看了做了很多很多事。

謝謝小胖、大胖、和薑薑。

我愛你們。

散文 評審會議

會議時間：106年10月06日（星期五）下午14點30分

會議地點：台灣創價學會桃園文化會館

決審委員：宇文正、林文義、廖鴻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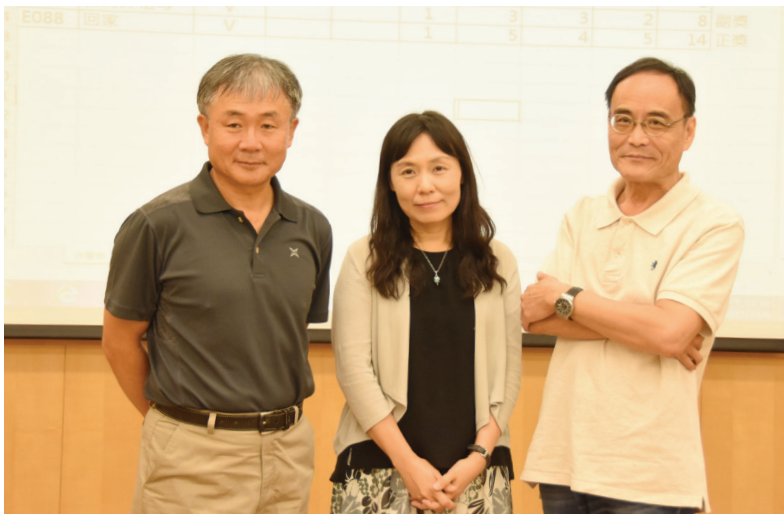
列席：桃園市立圖書館中壢分館主任溫琳琳

《聯合文學》王聰威總編輯、王巧惠

主席：宇文正

紀錄：李冠緯

攝影：郭于捷



執行單位報告

王聰威：

2017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徵文自106年5月26日至106年8月20日止，總共徵件155件散文，由初審委員作家言叔夏、李時雍、湖南蟲進行初選，初審資格審查後57件作品進入複選，經過複審審查會議後，共選出14件作品進入決賽。今日會議推舉宇文正擔任決賽會議主席。本次會議開始。

本屆鍾肇政文學獎評審狀況說明

廖鴻基（以下簡稱廖）討論整體印象：

鍾肇政文學獎因為獎金高吸引許多寫作好手，使得投稿作品不只是地域性的，可以從中看到多元的表達方式。因個人寫作領域的關係，我認為文學和環境、生活有關，台灣的環境、山和海是我關心的主題，這屆也有增加不少這類作品。另外比較特別的是，這次出現許多白色恐怖的題材，終於在這麼多年之後，像這樣一個事件能進入文學領域是個好事。

林文義（以下簡稱林）討論整體印象：

這次評審的選擇分叉比較大，也許是因為作品都很好，希望會議中能夠討論到好的作品。

宇文正（以下簡稱宇）討論整體印象：

整體素質非常好、非常平均，也造成評審的困難。我跟廖老師的觀察一致，意外地這次白色恐怖的題材很多，另外更奇怪的

是，書寫阿嬤的作品也很多，是不是隔代教養的狀況在這個新世代的作家裡頭，非常自然的不約而同地表現出來？從這些作品中，也看到這世代文青對生活的看法、價值觀，我覺得非常的有趣。一人五票，我們居然選了十四篇。幾乎沒有一篇如果得獎我會覺得扼腕的，其實這就更困難了。我們按號碼一篇一篇談，先從唯一的兩票〈夢蟲無我〉開始。

第一階段評選

統計評審在進入複審57件作品中，各自挑選的5件最佳作品，進入決審作品共計14件，結果如下：

〈夢蟲無我〉 宇、林

〈潮音海〉 林

〈外婆〉 林

〈海灘的一天〉 廖

〈迷失〉 林

〈拉拉山〉 廖

〈氣味〉 廖

〈地上人間〉 林

〈我的外祖母〉 宇

〈失語的日子〉 廖

〈回家〉 宇

〈品茶〉字

〈清平調〉字

〈棕馬，月台，阿拉丁神燈〉廖

評審決議每篇作品逐一討論。

〈夢蟲無我〉

林：這篇的文筆有些意識流，這一篇和〈潮音海〉一樣，散文寫作不誇張、很實在，我給予高度評價。

宇：這篇是我唯一看到與父母有關的。少年追尋愛的事物，而父母是這麼無怨無悔的陪伴，結尾也暗示了少年的成長。他寫「蟲」的地方非常迷人，沒有刻意寫成長，而是藉著尋找蟲、父母陪伴的過程這些細節，技巧地帶出他心智的成長，是一篇自然不做作的散文。

廖：這篇前面開始的語調和後面敘述父母、尋找昆蟲的連結有些問題。文章中有些文筆過度了、或邏輯上有些矛盾的，譬如說到拉拉山找不到昆蟲的悲傷，但再回頭看他過去買昆蟲來養，這好像是有些矛盾的。如果你這麼反對大量的捕捉昆蟲，那你應該停止這樣的消費。

林：這篇是我心目中的第二名，從他的少年時代一直寫到現在他跟父母的關係，很認真地講出人和蟲的關心，敘述很完整。

〈潮音海〉

林：觀音鄉當年發生一種RCA的污染，造成稻米無法種植。但這篇是從一個工廠開始寫起，寫出觀音那種乾燥、荒涼和孤單。且把海的氛圍寫得非常安靜，卻在心中非常的喧嘩。

廖：重新看過這篇，他寫出散文的韻味越看越有味道。海岸本來就是海洋跟陸地很特殊的空間，他用防風林作為海陸的切割，真的是寫的相當好，高度肯定。

宇：第一次讀的時候我覺得他的文字密度高，譬如他書寫到海邊走走，面對變與不變的種種感悟、省思。當我再度去讀它的時候，有些看起來很有哲思的句子，曾經不起我更認真的詢問。譬如「生命注定會在某些時刻，與某些元素重疊，於是我得看著這片海成長與衰老」這些句子都很美，但因果之間我看不出來有什麼關聯。他很多這樣的句子，看似很美，細細咀嚼，卻覺得文藝腔、不踏實。

〈外婆〉

林：這個外婆是從馬祖來的，這篇作品馬祖的福州話用得很自然，作者應該是個老手。文中的外婆寫得非常自然，因為桃園有馬祖移民過來的村落，他們在這安居樂業但不忘遙遠的海島。

廖：這篇把馬祖的生活方式充分表達出來。我贊成前半部，但我覺得後半段提到政治的部分有些瑣碎，也把他原來比較美的部分打散。

宇：這篇跳出去的東西多了一點。但他有趣的是有把兩個世代的價值觀、生活的面貌，透過與外婆的對話帶出來。譬如後面外婆說：「人怎麼可以不工作。」等等。外婆不能想像勞動的人生，不能想像這一代的年輕人是怎麼面對他的生活。淡淡地寫出祖孫兩代之間的差異，可是這差異不是建立在衝突，而是建立在他對外婆的理解。

〈海灘的一天〉

廖：這篇寫的是阿嬤，主要是寫白色恐怖。題材本身就是很迷人的，這個阿嬤有一個固定的習慣到一段海邊，靜靜坐在那。到最後才知道她的初戀男友在這裡被槍殺，所以到海邊是個緬懷、儀式。作者很高明的是敘述阿嬤會抓一把沙回家炒花生，有點怪異，但這樣的表達是很有力量的，他用這樣的方式去表達阿嬤那一代的悲傷故事。

林：這篇寫到白色恐怖一點都不牽強，他有寫到他的論文也是這樣的主題。最後有一段我印象很深刻：「如果黃昏提早降臨，如果夜暗下來，時光如砂。」這樣的結尾，富有今年諾貝爾文學獎石黑一雄的文字風格。不像早期書寫白色恐怖太誇張，蠻婉約地把感情收束，遙遠的看著海，海裡面有種記憶。我覺得我可以支持這篇。

宇：我讀起來還是有些地方很難說服我，他站在很高蹈的位置來說他要寫白色恐怖這件事情。一再的用很龐大、很籠統的句子，

強調要寫出這個時代，但其實許多東西已被時代淹沒，看不到細節了，本來這個留白是美麗的，當作者太介入太強調，我讀起來會有些遲疑。不過整體氣氛還是蠻迷人的。

〈迷失〉

林：這一篇對照〈夢蟲無我〉是非常扎實的，讓大家知道養蜂的過程。特別提醒現在蜜蜂找不到蜜，只好回到觀音旁邊的工廠，可以想像蜂群面對大風車、現代發電機的情形。

宇：〈夢蟲無我〉比較起來是個成長的過程，這篇主角是個大人了，尋找迷失的蜜蜂。他經過踏查，追尋蜜蜂消失的緣由。其實沒有真正的答案，但很多細節的描述是很有文趣的，譬如每個蜂箱裡頭都有養蜂場的名字，好像是告訴那些飛出去的蜜蜂不要飛錯家了。我讀的時候有感受到閱讀的樂趣，很自然。

廖：從自然寫作或生態關懷來說，這兩篇中我會選擇這一篇，這篇寫得更成熟。以關懷生態來看，蜜蜂的關鍵會比觀賞用的鍬形蟲還要更重要，因為蜜蜂消失已經成為生態關懷很重要的議題。唯一的缺點是，以參選文學獎的作品來說，文采應該更美一點。

〈拉拉山〉

廖：這篇用很完整的結構講述兩人的關係，帶著一點幽默、把兩人的曖昧關係表達得相當好。而且容易讀，又不是單單只有文字所陳述的表面，其實挖得蠻深的，對於兩人關係的「敢跟不

敢」描寫得相當好。

林：同樣也是類似在拉拉山的題材，我選擇〈夢蟲無我〉。

宇：這是一篇很有設計的散文，他從兩個人上山共走一段路，慢慢的鋪陳兩人曖昧、猶疑的心事，這個部分非常迷人。不過中間有些敘述太囉唆，還有他一再強調高海拔呼吸困難，有點誇張，拉拉山的海拔沒有那麼高，比喻不是那麼準確。所以我有點遲疑。

廖：是有點誇大。

〈氣味〉

廖：這篇是所有作品中我最想給他第一的。傳統寫實功力非常強，寫出過去才有的生活習慣、物資，把重男輕女的關係很有層次的說出。雖然比較老派，但反而在很多的新的表達方式中吸引我的注意。

林：這篇很像小說，像過去的五零年代。文中寫到的花花姨，跟我們生長背景中不管是眷村、大稻埕裡的阿姨一樣，私底下都會說他們的憂傷，一群人笑在一起吃東西。有很多對白、紀錄，值得重視。

宇：我覺得這篇很老派，像是運用「送子觀音」的修辭，突然迸出紀伯倫的說法，都非常老派，雖然四平八穩。另外，我從頭到尾不知道敘述者跟茉莉的關係是什麼，像讀小說。

〈地上人間〉

林：這篇我倒是沒有特別的喜歡，最近這幾年文學獎開始出現許多書寫外勞的題材。

廖：文字本身就不順。另外更大的問題是，他隱隱的表達一種階級意識或種族意識，並不友善。如果你要關心應該用更溫暖的方式，而不是站在高高的位置在看。

〈我的外祖母〉

宇：這篇我滿喜歡，作者從照片、從母親的言談、從閱讀去拼湊外祖母的形貌、經歷，儘管他知道他是無法拼湊出全貌來的！相較於剛才〈海灘的一天〉把敘述弄得很大，這篇顯得質樸、誠實許多，但文筆的敘事能力也相對平實。

廖：我覺得好的部分是，在寫三代面對這件事情的態度。題材很特別地選擇一個因為獨立革命而被判刑的女政治犯。再來好的是他的文字雖然很平淡，但也有激烈的部分。像這樣的文學獎，我建議各自不同的題材多元一些。

林：這篇有提到史明，比較真實。不過我也希望得獎作品是三個完全不一樣的風景。

〈失語的日子〉

廖：這篇雖然有點年輕人孤獨的陳述，但表達的蠻好的。一個南部上來的年輕人，因為講話台灣國語，藉此諷刺北部的生活，寫

得蠻有味道的。

林：這篇讀來讓我覺得很高興，散文不是吟風弄月，他寫出了社會很深的層面。像是這幾年在小說方面重新復出的王定國先生，非常冷冷地進逼看清現實。這篇寫出很多年輕人就業、藍綠政爭的問題，考上航空公司可能就是脫離困境，但又要面對他不確定的未來，是篇社會性的散文。

宇：我對結尾感到困惑，他跟 R 對話，但前面完全沒有交代 R 是誰。兩人顯然關係很親近，他還打算把他服役的積蓄留給她，這個 R 態度才轉變，應該是女友，讀者還來不及釐清這個到文末才新跑出來、關係親近的角色，作者忽然以至酸的語調下結論：「無論關係、親疏遠近，錢才是共通語言。」感覺有點突兀。

廖：可能是凸顯現實面。

〈回家〉

宇：剛讀的時候似乎有點瑣碎，在叨叨絮絮中，從小市民之口，帶出了大環境的變動、無所適從的氛圍、茫然的情景，也表達出母親厚實的愛。這一篇是我心中的首選！

廖：他用非常淡的文字，寫出的情很動人。母親是個鄉下人，生活習慣已經改變，現代化發展讓小店也都不一樣了。非常不簡單，說到時事、新社會和舊社會的衝突，是篇非常好的散文。

林：這篇可以看出母親的沈重，回憶母親五六十歲，感受到人生的



疲倦。比起〈失語的日子〉又有親情的存在，也沒有抗議。

宇：沒有吶喊、沒有酸、沒有刻薄。他有機會去大陸發展，他媽只問一句：「你跟你老婆商量沒？」這段非常動人。

〈品茶〉

宇：這一篇從品茶悟出人生的哲理，也帶出對父親的懷念。「茶與人生」其實不是一個新的題材，從字裡行間中看得出來他是真的懂茶、細節很詳實。但不是這麼新、有創意。

林／廖：這篇可以放棄。

〈清平調〉

宇：這篇也是淡雅的風格，徐徐道出生命過程、家庭、成長，事業不順的父親，和非常溫柔的母親。文中不經意的提到其實自己是養子，但母親給予他濃厚的愛。可惜他想要表達的東西多了一點，又有家庭、校園生活、金門，而且他在金門的時間點又是很特殊的中美斷交時期，整個文章失去了焦點。不過結尾結

得相當雋永。

廖：這篇是不錯，淡淡的，描寫得很好。只是我覺得他捲土重來，可能就是宇文正提到的一再改，裝太多東西。

林：我也好像似曾相識，這篇是一個追憶似水年華。像他的題目〈清平調〉，清淡平實，但不是我心目中的前三名。

〈棕馬，月台，阿拉丁神燈〉

廖：我可以放棄。

第二階段評選

每位委員評分第一名5分，第二名4分，以此類推之後統計結果。

〈潮音海〉字2分、林2分、廖1分

〈迷失〉字4分、林5分、廖3分

〈氣味〉字1分、林1分、廖4分

〈我的外祖母〉字3分、林3分、廖2分

〈回家〉字5分、林4分、廖5分

評審結果

評審一致同意由〈回家〉（14分）獲得正獎，〈迷失〉（12分）獲得副獎，〈我的外祖母〉（8分）獲得副獎。

（16:30散會）

2017 桃園

鍾肇政文學獎

在 花季裡 寫 同調



新 詩

- | | | |
|----|-----|------------------|
| 正獎 | 王宗仁 | 斐然成樟——詩致角板山樟腦收納所 |
| 副獎 | 潘寧民 | 長照中心的門裡門外 |
| 副獎 | 游書珣 | 大象班兒子，綿羊班女兒 |
- 

新詩・總評

煉詩製樟腦

◎林央敏

評詩，尤其評自由體的白話新詩（現代詩），如能做到「由分歧到接近一致」應該就很理想了。這屆鍾肇政文學獎新詩組的參賽作品，經初審後留存大約70件，三位評審再分別勾選5件做為入圍決選的作品，很意外的竟然有14件，即其中只有1件得2票，這表示評審的看法很分歧，不過，在經過三位評審當場再就14篇各抒己見後，最後剩6篇得以角逐能夠獲獎的三個名次，這樣可算是看法較趨近一致的理想狀態了。

以上是我對文學獎中評詩的一點感想，接著簡述這三篇得獎作品的優缺點：〈斐然成樟——詩致角板山樟腦收納所〉就是在複審中唯一得到二位評審青睞的作品。詩分四段，首段先以五行詩句映現深山樟林已兀自存在數百年的輝煌歲月，接著切入樟木遭到砍伐時的慘烈，詩中隱現當地原住民曾經有過的流血抗爭。第二段書寫熬腦過程。第三段寫樟腦製成品後，彷彿樹木轉生，有了益於人類的新功用，但最後製腦業還是衰頹了。末段結語，寫早已結束的「樟腦煉製史」目前已「濃縮轉型」為觀光景點而有了新的價值。這首詩最特別的是她的寫法，作者喻製腦如寫詩，而且將兩種不同性質的過程合為一體，不少文學術語很巧妙的變成樟腦生命歷程的意象，多數構成意象的詞彙用得自然恰當，文句也優美，內容頗具思想深度，但也因此產生些微缺點，比如第八行用到的「某種哲學」和第二段第九行用到的「關於信仰」，因其缺乏指



涉，又沒進一步處理「哲學、信仰」和「樟腦」的關係而晦澀而缺乏意義，其次就是隱喻似乎用得過多些，以致全詩的意象略顯過度飽滿，當然這一點從詩要求精粹的角度來看，也可視為優點。

〈長照中心的門裡門外〉通篇文字淺白明朗卻能表露濃厚的親情，內容以時間為軸，輔以空間和事物的變換來呈現子女到長照中心（安養院）探望母親的過程和心情。「幾位金孫永遠是最誘人的甜點／思念就像是止不住的口水／我經常與雞蛋混在一起／被母親一層一層剝開來談論」，栩栩如生的將老人關切子孫的心理和當下的生理狀態反映出來。倒數第二段的後三句是妙喻，並具雙關義，是全詩最美的地方。末段四句可保留一句改為「這時，我又從門縫將母親塞回」加到前一段之末，其他完全畫蛇添足。

〈大象班兒子，綿羊班女兒〉，這首詩以兒子如象、女兒如羊為喻，寫他們入學後，上下課及放學後的情形，主題為母親的擔憂，擔憂孩子在校裡、校外是否安全，文中有些的詞彙和敘述如「草原、圍欄、野狼」、「前面有斑馬線，紅綠燈／我們得牽手，才能過啊」等等，可能具有暗喻作用，校外暗喻社會，要互相扶持、合作才安全。這篇題材好，但文句近乎平鋪式的掌上型散文是其最大缺點。

新詩・總評

持續以恆

◎吳晟

2017桃園鍾肇政文學獎：新詩類決審會議，10月5日下午在桃園舉行，詩人鴻鴻、林央敏和我三位擔任決審委員。

經初審審查通過件數為七十篇，9月30日前我們完成複審，各自圈選五篇心目中最理想的作品，匯報給主辦單位，統計結果，共有十四篇進入決審，竟然只有一篇獲得二票，其餘十三篇只得一票，幾乎完全沒有交集，實在說，這是我多年來的評審經驗中，很罕見的情況。我將入圍十四篇重新閱讀、比較，而有更多面向的體會，確實各有優異表現，不容易取捨。

決審會議中，我們逐篇進行討論，每一篇先由圈選者說明「中意」之處，再各抒己見、相互激盪，如有另外委員附議，則保留；如無附議，則放棄。圈選者自己也可以表示放棄，不爭取附議。總計保留了六篇，依序評分，得出首獎一名、副獎二名，平和順利完成評審。

本屆桃園鍾肇政文學獎有二大特色，其一是「菁英制」，得獎名額少，但獎金高，優點是凸顯佳作，更受矚目，但相對的「遺珠



之憾」則增多。其二是「企圖心」更大，徵稿對象擴及全國性之規模，優點是廣邀人才、提升水準，但卻「壓縮」了本市「在地」寫作者得獎機會。

在這二大特色之下，脫穎而出得獎之作，自是一時之選，可喜可賀；未得獎者亦不乏好作品。無論得獎與否，文學創作基於愛好、基於生命熱情，是長長久久的馬拉松長跑，不在於一時的衝刺，而在於持之以恆，願與所有文學同好共同勉勵。

新詩・總評

獎是一時的，詩是永久的

◎鴻鴻

文學獎評審不但是對作者的考驗，也是對評審的考驗。這次新詩獎三位評審，每人五票，選出了十四篇入圍作品（唯一得兩票的毫無懸念獲得首獎）。或者如吳晟老師所言，好作品太多了；但也可以顯現，其實評審的品味懸殊。這樣的評審過程很刺激，既是互相說服、也是互相學習。

對我而言，我無法忍受堆砌的修辭和敷衍的情感，兩者皆為詩之大敵。前者可能基於炫學，炫學又基於對自己所書寫之標的缺乏自信，想要拼湊花布蔽體；後者則很容易掉進千篇一律的「詩意」框架，卻喪失了真實感受。猶如文白比例之爭時被拿來舉例的「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若是哪個情景讓你只能吟出這兩句或只能模擬這兩句，那恐怕代表的是觀察力、感受力和描寫能力的匱乏。

能打動我的詩，永遠是意念的詩意。在這樣的意念駕馭下，文字只消清楚準確地傳達，詩意即躍然而出。比如商禽、秀陶、



痾弦、梅新的散文詩，都達到這樣的境界。這是我激賞〈大象班兒子，綿羊班女兒〉和未得獎的〈溪遊記〉的主因。

當然，獎是一時的，詩是永久的。商禽〈長頸鹿〉、痾弦〈鹽〉沒有得過任何獎項，卻歷久彌新。祝願得獎與未得獎者將獎項拋在身後，秉持初心，繼續寫出忠於自己的作品。這應該也是所有讀者的期待。



Fresh Stock/Shutterstock.com 授權

新詩・正獎

斐然成樟

詩致角板山樟腦收納所

◎王宗仁

臺灣曾為世界最大樟腦產地，桃園角板山更是當時伐樟製腦的重要集散處；行過收納所見證其歷史，以及採伐、熬腦、出炊等製程有感而成詩。

首先是年輪輕叩著年輪，音聲互有指涉
卻又獨特。一株株高漲的身影從晨霧中升起
讓陽光覆沓音節與落葉譜成的披風颯颯
擦亮數十數百年的隱喻，重複在筆直曠達裡練習
書寫獸鳥輪廓，或者濕涼的夢。儀式般軋軋聲中
鋒子協助雄厚且硬挺的樹身卸下飽滿
刨削出更多主題，準備點亮島嶼的豐饒。
像某種哲學俐落地攤開大崙溪岸
美麗與哀愁並置的章回，樹乚暗褐氣息
深深鞭入土地肌理，沉穩地提點我們
泰雅族人如何用頭顱頓挫凝血的題跋——
僅僅是一條散落的偏旁，就足夠於時間胸口拔槍
拋射自由刻度，溢出清香醒人的歷史

單葉互生的音符在部落傳說裡插秧，準備收割
將月光和真理的寓言搗成氣味，以思慕為袋
隨誓言拖扛入腦寮。解散復又重組的旋律
從氤氳鬱綠裡一籬籬爬入圓錐炊桶
再摺進身體細節的重量，確實踏壓底部
可能的敘事裂罅，防止那些尚未真正拴緊的
空洞的咽喉，冷不防在轉彎處對著歲月陰暗面嘶吼
皺紋竄生，蒸氣與樟乚蹲伏腦鍋邊緣嗝出熾熱情節
不斷地交換、辯論關於信仰的子題。餘光裡
連續數日，攝氏百度以上的撕裂與凝聚後
被歡愉和沮喪描述過的美感終於攀住夜的窗口
在灶頂排出口、冷卻管間，興奮透明的迴動

腦田以冷卻過的抒情，靜靜地、輕輕地包容
森林再次窸窣窸窣找到自己名姓
讓滿山遍野的情節凝結成為雪白語句
譯出各種生活必須的理由並註解季節
密封後，寄給世界祛風散寒、芬馨意志
或驅趕橫行瘴癘，阻擋寂寞的詞類發炎腫脹。
失卻精華的殘渣就從生命裡全部耙出吧！

我們終究需要擰乾表情，不管明天的故事
是否還會被龐大的鄉愁列為專賣

角板山的時態是一盤永不揮發的珍瓏棋局
在紀念館裡收納讚美、合影，琢磨觀光客回憶
於是價值就這樣高舉或於山腰盤旋，韻腳飽滿地
讓曾輝煌的樟腦進行曲式，繼續踏詩的節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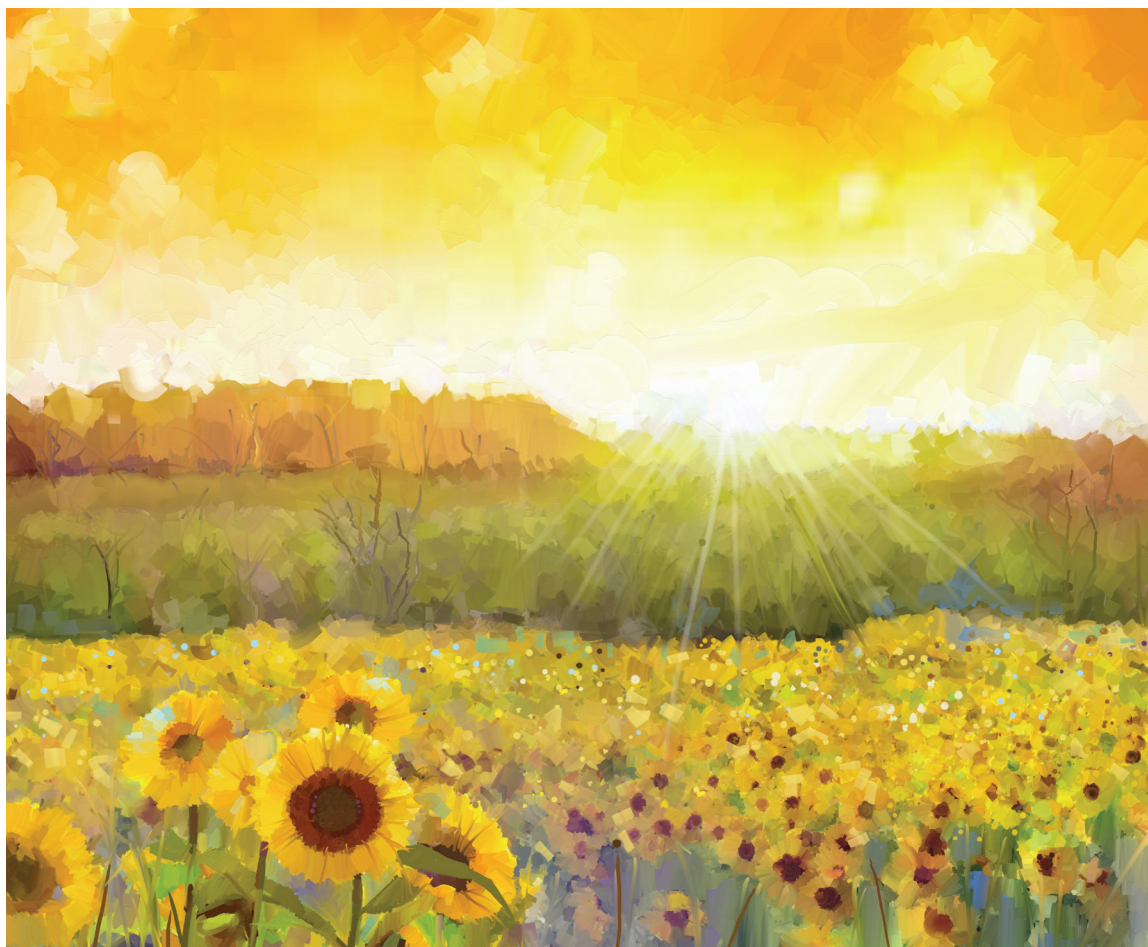
王宗仁

彰化人。退伍工作後，因緣際會開始寫作。寫新詩，得過台北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香港青年文學獎；寫童詩，得過新北市文學獎、基隆市海洋文學獎；寫台語詩，得過教育部閩客語文學獎閩南語詩獎；喜歡構思廣告、短句，得過2014及2016年度廣告金句創作獎、寶島行銷金句獎、myfone行動創作獎訊息獎；寫歌詞，被譜曲成為永久使用之「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會歌」。新詩作品被選入國立編譯館《青少年台灣文學讀本：新詩卷》等數十種選集，並多次獲得「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補助創作、出版。著有詩集《詩歌》（遠景）、《象與像的臨界》（爾雅）等。



得獎感言

創作像是種樹；有人喜歡種「台灣闊葉五木」，也就是具本土性，又能遮蔭的樟樹、烏心石、毛柿、台灣欒木、黃連木；有人喜歡帶異國風情的「落羽松」等樹種，葉子會變色、方便裝飾，且具炒作性，容易受寵。其實，我們最需要這片土地原生、單純，而總是默默成長的樹。



pluie_r/Shutterstock.com 授權

新詩・副獎

長照中心的門裡門外

◎潘寧民

長照中心將一群老人的時間
關閉在冰冷的大門裡頭
他們只能在規定的時間區塊
上床睡眠、統一打鼾
吃飯時將餐板移入另一時區
胸前垂著整齊的西式餐巾
同時段吞藥、輪流進浴室洗澡
雖有聊天、看電視的其他交誼
卻是電視機唱獨角戲的發呆時刻

我輕按門鈴將母親的散步時間
從長照中心的門縫接出
攙住母親的手臂
沿著商家門前的長廊緩緩步行
義美餅舖後百步是新東陽
再往後八十米抵天仁茗茶
之後折返

她總是興奮的與我分享腦中的美食
一直放在枕邊的夾心三明治
幾年前才不捨的離開
菲力牛排時常端上大家庭的餐桌
當年的幾把刀叉已不知被收放何處
幾位金孫永遠是最誘人的甜點
思念就像是止不住的口水
我經常與雞蛋混在一起
被母親一層一層剝開來談論
至今還是她最喜歡的那顆洋蔥

這幾天常聽她說
晚上要和鄰居去唱卡拉OK
伯父要我南下辦理土地分割¹（註一）
我決定不聽從母親的交代
只在暗處偷偷拭淚
被夕陽拉長的影子
就像她逐漸增長的年齡
正在一分一秒的往日落時刻靠近

1 伯父已在幾年前過世。

我又從門縫將母親塞回
共有的時刻表內
再多的無奈也熄滅不了
心中閃燃的萬般不捨

潘寧民

高雄市人；畢業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生物系。曾任教於台北縣國高中，喜歡新詩創作，作品曾獲縣市級文學獎肯定。



得獎感言

母親至長照中心接受照顧已近六年，我每天會抽空前往探視，除了陪她散步、陪吃晚餐，直至送她上床休息後始騎車返家。望著母親日益衰老，心中有無限的感觸。

我不敢喊累，傾聽她從年輕到老的心情故事，一直到最近語無倫次的失憶狀態。媽媽沒考慮過給我什麼遺物，也許這次的得獎，是她賜給我的最佳禮物（尚好的題材），也感謝評審老師們的青睞，母親也會由衷感到高興的。



Maria Bo/Shutterstock.com 授權

新詩組・副獎

大象班兒子，綿羊班女兒

◎游書珣

女兒上學了，在綿羊班上課
老師說，她是一隻文靜的綿羊
只是過於安靜，不太應答
夜晚，在我數羊的時候
我看見了她，一隻動作與其他羊不一樣
不斷脫隊的綿羊，眼神那麼桀驁
在我的夢裡她說她不要跳柵欄，她要跳火圈
綿羊的毛著火燒焦，一坨坨黑黑的毛球
我急忙倒水，滅火……卻滅不了她的哭聲
都怪我總是忘了，每一隻綿羊
本來就不會一樣

至於我的小兒子，去了大象班
一開始他也像其他的小象一樣哭
他的手那麼短那麼粗，緊緊抓著我不放
我的衣領被他的眼淚染成灰色的

老師對我點頭示意後，便強行抱走他
離開學校之後，一整天我都聽見他的哭聲
路人說，那麼快就讓他上學好嗎？
你應該讓他攀住妳的喉嚨，應該揹起他
即使他都要賴不睡覺不吃飯，他還那麼小
而妳本來就該是一名母親

綿羊和大象，在學校裡還好嗎？
把他們從學校帶回來，好嗎？
一直帶著大象和綿羊在身邊，好嗎？
去大賣場的時候，看見別人帶著袋鼠兔子食蟻獸
內心揪著，我的大象和綿羊呢？
對不起，讓你們離開我的這片草原
你們是最喜歡的吧？這片草原有著圍欄，多麼安全
你們可以放聲哭泣，沒有野狼進得來

上學好嗎？你們的心像我一樣隱隱痛著嗎？
溜滑梯敢溜嗎？手洗得夠乾淨嗎？有蓋好棒章嗎？
餐點好吃嗎？沒有我在的時候，睡得好嗎？

放學去接的時候，大象的腳蹦蹦跳跳地踩著
綿羊的腳招招招地跑著，他們往前跑啊往前跑
衝破了圍欄，臉上的笑容那麼飽滿
我得喚他們停下來，停下來，等我
前面有斑馬線，紅綠燈
我們得牽手，才能過啊

游書珣

我是大眾傳播、媒體藝術、翻譯學系的過客，寫詩才是一生的學習，2016年出版第一本詩集《站起來是瀑布，躺下是魚兒冰塊》，選錄十年內發表之詩作。詩是創作的源頭，我藉此跨界創作影像詩、童話、插畫、影視劇本等，期望某日終能以詩碰觸大眾之心靈。



得獎感言

育兒的四年內，我總幻想孩子們上學的那天，然而當那天到來，看到別人帶著差不多年紀的孩子，我卻突然自責不已，甚至難以呼吸……整整四年，除了「孩子」的題材，我像「失能」般失去書寫其他題材的能力，這曾令我焦慮，幸好這能力後來漸漸恢復了，丈夫說，我的寫作出現了一種與過去不同的氣味，是怎麼樣的改變，其實我也不太理解，但我猜這就跟這首詩得了鍾肇政文學獎一樣，是足以令我「雀躍、且期待未來的書寫」的一種讚美吧。

新詩 評審會議

會議時間：106年10月05日（星期四）下午14點30分

會議地點：台灣創價學會桃園文化會館

決審委員：吳晟、鴻鴻、林央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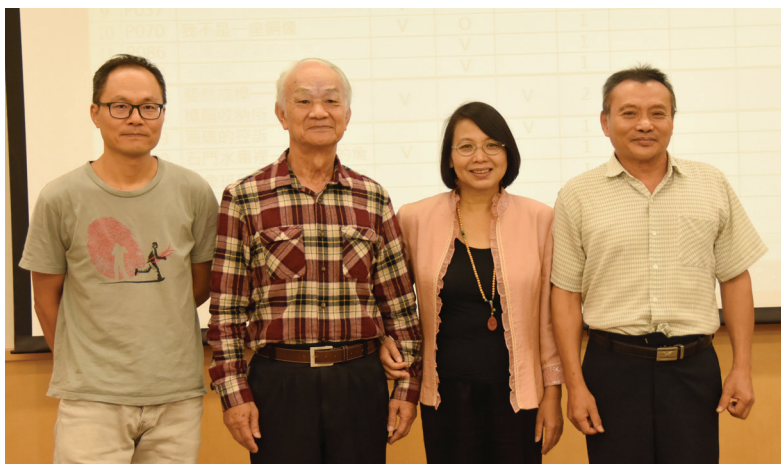
列席：桃園市立圖書館知識服務組組長王偉誠

《聯合文學》周玉卿總監、王巧惠

主席：吳晟

紀錄：李冠緯

攝影：郭于捷



執行單位報告

周玉卿：

2017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徵文自106年5月26日至106年8月20日止，總共徵件255件新詩，由初審委員作家鄭聿、波戈拉、林德俊進行初選，初審資格審查後70件作品進入複選，經過複審審查會議後，共選出14件作品進入決賽。今日會議推舉吳晟擔任決賽會議主席。本次會議開始。

本屆鍾肇政文學獎評審狀況說明

吳晟（以下簡稱吳）談論整體印象：

這次有個比較特別的現象，我們三位圈選的只有一篇有交集，是〈斐然成樟——詩致角板山樟腦收納所〉。這樣的現象代表好作品非常多，每位選的作品再重看一遍，就會覺得有些篇其實也很好。譬如〈大象班兒子，綿羊班女兒〉原先看有種童詩味，後面再看這就是「辛巴」。

第一階段評選

統計評審在進入複審70件作品中，各自挑選的5件最佳作品，進入決賽作品共計14件，結果如下：

〈斐然成樟——詩致角板山樟腦收納所〉吳、林

〈望雨——遙致鄧雨賢〉鴻

〈長照中心的門裡門外〉吳

〈來自南方的妳〉林

〈萬厝疆梧大荒落——大埔石刻懷古〉林

〈淡水應該不是這樣的〉林

〈剪裁一段春日的南崁溪畔〉吳

〈我不是一座銅像〉吳

〈拉庫拉庫溪的呼喚〉鴻

〈溪遊記〉鴻

〈藻礁的控訴〉林

〈石門水庫裡一條文明的魚〉吳

〈大象班兒子，綿羊班女兒〉鴻

〈拉拉山〉鴻

評審決議每篇作品逐一討論。

〈望雨——遙致鄧雨賢〉

鴻鴻（以下簡稱鴻）：

這次我看到有很多篇寫鄧雨賢，這篇是寫得比較好的一篇。這篇的好處是它沒有太概念化，有把他化為很明確的詩的意象，譬如說他用軍靴、採茶少女的眼睛。又涉及到音樂的語言，譬如說：「異國的軍伏／操持他死亡的濁音」、「這癡狂的小調、虛無的和聲形式」等等，後面又說道「但語言本質上／是彈奏或寂靜？」這其實就是一個比較，又有一個歷史意識、跨語言世代的問題。然後底下這兩行也寫得不錯：「浪漫主義的盡頭／是，終極自由抑或現實的開始……」。一方面因為鄧雨賢的歌曲實際上是蠻浪漫的，但事實上這兩句也暗示了這種歷史的脈絡。我特別喜歡最後的三段，把視角一轉，轉回到音樂，音樂本身會說話。不過有個小問題是語言風格太類似楊牧，但整個經營算是蠻妥貼的。

吳：縣市文學獎有個問題，就是好像會為縣市的藝文前輩量身打造，會讓大家覺得比較刻意，但也能讓年輕人更認識先賢。回到這首詩來說，我覺得語言太文藝了，失去鄧雨賢和現實貼近的庶民風格。

林央敏（以下簡稱林）：

語言稍微淳樸、合乎儀法的方式會比較適合鄧雨賢，但這篇語言有些模糊，這是在鄧雨賢的生命裡不會出現的。而且有些地方的斷句不夠清楚，比喻出現一些矛盾的地方。

〈長照中心的門裡門外〉

吳：這篇關照到一個普及的社會現象，整體敘述語言用一種很日常的語言，不像其他作品的文青風格，所刻畫的是日常生活的景象和情調，也不是刻意的悲傷，只是一個生命的現象。這種對老年的生命有點感傷，可是也不是那麼感傷，就像：「幾位金孫永遠是最誘人的甜點／思念就像是止不住的口水」。很實在的、又有技巧地傳遞長照中心的情況，在平靜之中有令人感動的地方。

林：這篇以淺白明朗的語言描寫很深刻、準確。像最後作者在思念：「被夕陽拉長的／就像她逐漸增長的年齡／正在一分一秒的往日落時分靠近」他沒有直接說很晚才離開，用自然的景象來表現依依不捨，最後用「塞」表現無奈、不捨，將很多種複雜的情緒交疊在一起，我願意附議。

鴻：我覺得他的結尾太八股，也語意不清，為什麼無奈要去熄滅不捨？關係有一點不夠明確、用詞太傳統，也有一點太散文化。但基本上整體細節蠻動人的，我願意附議。

吳：我覺得最後一小段不要。

林&鴻：我也是建議刪掉。

〈來自南方的妳〉

林：這一篇用了很多代名詞，起初我以為「妳」是指從台灣南部到北部工作的人，但應是寫東南亞的外籍新娘，參與台灣的工作、社會。主要在反應她的內在生活。這篇有台灣的時代性，

反映外勞普遍的現象。語言和內容在表現上，有寫到家鄉與台灣純樸與奢華的差異，我可以附議。

鴻：我也很喜歡，但我有些地方感到困惑，像是：「妳終於修復好生活磁區的一些錯誤。」她把故鄉視為「錯誤」很奇怪、不夠準確，或第三段寫「內向的鼾聲」也不知道用意何在。然後「終於察覺自己不是征服者」，可是一個外籍新娘會覺得自己是「征服者」嗎？這個前提也有點讓我困惑，為了增加戲劇性或許用力過猛，但我可以附議。

吳：我也可以理解，但整體敘述像鴻鴻老師所說的，他的缺點有點明顯。譬如前面這一小段可以不要，看不出有什麼關聯。或者像：「這裡是記憶的北方，妳偏深的膚色／仍無法熟悉這裡含蓄的溫度」語意不是很清楚，這樣有點可惜。

林：我認為「生活磁區的錯誤」應該是兩方面的，一種是他樂於認同台灣這塊土地，另外一種現象是不適應台灣的生活，所以會有「生活磁區的一些錯誤」。

〈萬厝疆梧大荒落——大埔石刻懷古〉

林：這是國家風景區裡的一個景點，用大埔石刻去刻畫歷史。文字很沉澱，很美麗，把馬祖幾個重要的歷史記錄下來。把歷史加上景點的傳說，是現代人的詠懷古蹟。尤其作者在觀看古蹟時，心靈有投入景色之中，產生「物我和一」的效果。所以我把這篇選進來。

鴻：這篇就懷古詩來說，我覺得堆砌太多、因果關係不明。他必須

倚賴太多詩之外的典故去理解，對典故也沒有提出不一樣的看法，只是懷舊的愁緒而已。遣辭用句也太過文藝腔，像最後一段說：「我收起時光的風帆」。最讓我困惑的是我不懂這首詩「你」跟「我」的關係是什麼，一開始看「你」好像是在講這個石刻，但是到後來這個石刻怎麼可以「隻身前往一個地方」？當然可以是象徵的，但總是有驚扭的地方，所以我沒有選。

吳：懷古詩很重要的一點是要「以古證今」，從這裡有沒有得到現在的啟示？第二個重要的是一個「翻新」，對於歷史有一個新的詮釋，與現代新的觀點思想去辯證。第三個「感懷」，要有現在跟自己，這部分在這首詩我覺得不是這麼強。

〈淡水應該不是這樣的〉

林：這篇在寫一家淡水的獨立書店收攤，不過斷句比較胡亂一些，旁喻、借喻的使用對文字語言有些扭曲。雖然整體我是蠻喜歡的，但是是可以放棄的。

鴻：我覺得這篇寫得不夠好，遣辭用句太老套。

吳：對有河書店的描述不是特別深刻。

〈剪裁一段春日的南崁溪畔〉

吳：這篇的語言簡潔乾淨，與其他作品比較起來更為輕快。第二個，在描述之中也有些對比，其實其中就已經有批判，但沒有很直接的批評。後面有一些庶民、生活的意義的描述。再重看

一下還是被後面幾篇壓過去，我還是放棄。

林：雖然重看之後有加分一點。語言是很簡單，寫景描寫得很美，作者用樂觀的態度去看待景、看待時間，整體說起來表現不是很深刻。

鴻：第一段還是寫得不錯，後面有些太平凡。

〈我不是一座銅像〉

吳：桃園把台灣很多某人的銅像收納在這裡，我想只有在桃園才能寫出這樣的文章。這篇是對於「銅像」以及對特別「單一的銅像」的一種思考。基本上對於銅像有一些微微的譏諷，也不是很用力地批評，整體的過程又有一點同情，還是寫的不錯。但我不喜歡「我眼底有遊客有一／堆銅像……」，像是吃東西吃到石頭，我不是很喜歡。但整體來說他想呈現的意義：「為何觀魚逆流而上，那樣懸疑／的逸事不算是愛國，甚至還不如／缺了門牙狂呼口號的孩童」實在很有意思，呈現出對於銅像整體大部份的思考，我覺得這篇還不錯。

林：他這篇說要批判銅像本身好像又不是，好像又要替某老人鳴不平，寫銅像的原始心靈著述。我會不選這篇，主要是因為剛剛吳晟老師提出的斷句問題，譬如第八行：「更像一個偉大而又資深的政治／犯……」把「犯」拆開來，並沒有達到強調或音樂上的效果，我發現有一些地方是為斷句而斷句。而其中又有些形容詞也很怪：「總得有人要工整的發呆」，為什麼發呆是「工整」的？所以這篇我沒有附議。

鴻：我也沒有想附議，其實斷句還是小問題。但他的語意也是不準確的，比如說：「但我敗給了離不開的銅像／我瞭解愛，愛是無法瞭解的事情」這個前提是什麼意思我不懂。第二段寫說：「但銅像，顯然不是一一忘記之後的遺忘」，什麼叫「忘記之後的遺忘」？雖然他有複雜的意味，這也是我覺得比較有趣的，但他寫了三大段每一段都有奇怪的東西，有一點困惑。

吳：但我覺得這種寫法很特殊，通常這種題材不是歌頌就是諷刺，或是一種批判。這篇提供了不一樣的思維，可能看那種整堆銅像的感受很複雜，要不要考慮一下？

鴻：好，那可以附議一下。

〈拉庫拉庫溪的呼喚〉

鴻：這篇很直白，用兩節講一個原住民的店關了，無業之後走上街頭，他的家鄉每隔幾年又換不同的名稱。這是台灣現在不只是原住民，整個開發的處境，其實這篇我可以放棄。我喜歡他的人物形象很鮮明，用一個人物去寫現代社會的問題我也覺得不錯。但畢竟有一些太散文化，作為詩還是太冗長。

吳：原先我很期待，我蠻關心這樣的題材，但這篇並沒有特殊的表現。

鴻：觀點和詩意都不特殊。

吳：有些句幾乎沒有經過詩的處理，直接把素材套進去。其實我作為寫作者有時候也很容易急起來，就直接用了，可是後來再

看，還是要經過詩的處理才能成為詩。

林：這題材很好，但詩的質量太薄弱。

〈溪遊記〉

鴻：選這篇這我有點猶豫，因為是文圖互相說明，當然照片拍得很不錯，與文字又有詮釋出新的意涵。這三段看起來都互不相屬，放在一起又跟一條溪的死亡有關，每一段本身都是一件有趣的小詩。像第一行：「死亡在溪中臃腫的像條狗」，這就非常富有詩意，他就不只是在溪中看到一條死狗而已。第二段寫說這個老婦就像隻筆一樣在那邊寫作，然後他自己「怎麼樣也寫不出來」這樣的句子，有一種寫作者的自省。第三段寫核電廠也寫得不錯：「核能卻始終是／一切甜蜜的背景／像一種背部的痼疾」，有一種身體感，不是只是在概念上面批評他，我蠻喜歡這組短詩的。

吳：我對這首詩的意見有兩個地方。第一個，當然沒有說不可以附照片，但我覺得評審不應該去看照片，不能受他影響。第二個，一般來說像這種三段合在一起的短詩，我基本上是希望說有一個主題性，但這篇有機的連接並沒有很強。雖然鴻鴻老師提到的部分，確實有些地方是不錯的。但整體上看，並不是一個統一的主題。

鴻：結構不是很嚴謹，好像可以寫個五篇、七篇也沒關係。

林：這篇的文字很美，特別是第二首把養蛤和寫作作為呼應。我比

較重視的是，這篇唯一有所連結的只有「河流」，主題連結太弱。通常一首詩四十行以內，但如果是組詩的話，我就會打得比較低。一首詩所要用的能力是更困難的，所以我這首不附議。

〈斐然成樟——詩致角板山樟腦收納所〉

吳：這篇是唯一一篇有交集的。

林：這篇非常好的，他每一段把製作樟腦的過程和寫詩的過程融合為一。不只是這樣，本身對製造樟腦的歷史也有所評論。我們在閱讀詩，鑑賞也是帶著評論的。其中有一些意象非常準確，絕大部份文詞準確優美，也有思想的深度。第一段寫伐木、第二段寫熬腦過程，最後有新的作品新生，這裏處理的非常好，所以我對這篇評價很高。

吳：除了題材之外，這也是我一二十年以來最關心的題材，其實用油桐作為客家精神象徵是錯誤的，其實整個從新竹、桃園到台中，這一帶最重要的就是樟樹。不過重點還是詩的本身，這篇整體結構非常的完整飽滿，當然語言上可能有些過度。不過呢，像央敏老師講到的，第三段才開始講到製成以後的作用：「密封後，寄給世界祛風散寒、芬馨意志／或驅趕橫行瘴癘，阻擋寂寞的詞類發炎腫脹」。他整個把文學的創作過程、製腦過程，兩者完美的合在一起，他這個設想跟語言的結構是非常完整的，已經是非常好的作品。

鴻：這篇結構很嚴謹，但我沒有選的主要原因是我覺得修辭太過冗

贅，而且有些大概念用的很草率，比如第一段說：「像某種哲學俐落地攤開大崙坎溪岸」，倒數第二行又說：「足夠於時間胸口拔槍」，後面又提到「歷史」，這都是很多大概念，而且我找不到在「時間胸口拔槍」與現在敘述重點的連結性。第二段寫到「真理」、「寓言」、「誓言」，其實他都沒有處理，想講很多話又講不清楚，像這樣的寫法反而削弱了詩意。

第二點是他觀點的問題，在第一段中間寫說：「鋒子協助雄厚與硬挺的樹身卸下飽滿／刨削出更多主題，準備點亮島嶼的豐饒。」他在講述說切削樟木讓島嶼能夠發展時，好像對樟樹沒有任何憐惜，這就是個開發派。而且樟木最重要的目的不是發電，用「點亮」來寫我覺得不是很準確，所以最後沒有選他。

吳：有時夠過度的修飾有種臃腫、以詞害意，想要太大的東西包進去，反而太可惜。另外「斧斤以時入山林」的部分沒有講清楚，純粹就功能、作用講述較多。

〈藻礁的控訴〉

林：我想這也是配合最近這幾年觀音海邊在發行的運動，當然是很久以前就存在的問題。他用天然風景的藻礁，來對比現代文明，其中不是用批判的語氣，反而用平和的語氣來抗議、訴求經濟發展對自然美景的犧牲。基本上他整個文詞都相當優美，也不會覺得晦澀或意象太飽滿。最主要是要保護生態，最後一段寫出他的期望：「不要被工業終止呼吸」。用藻礁的想法提出他的訴願，在絕望中還保持著很強烈的希望，整篇文字寫得

相當好。

鴻：這篇的意圖很明顯，但寫得有點太長，意念上並沒有推陳出新，最多五段就夠了。另外有一些意象上的小問題，譬如說：「招潮蟹奏起提琴之舞」，不見得要用這麼優雅的意象表達自然的景觀。

吳：我對保護藻礁的運動，跟這個協會已經很多年的接觸，當然會很認同。不過就詩論詩，第一個，題目本身就沒有創意、沒有經過經營，在意象上不要這麼直白。第二個，在整體讀的時候，意象有些零亂，沒有經過很好的組織。像鴻鴻老師講到，他不是經過一個推演的進行，才會導致於好像很多地方彼此重複。而這種控訴的題材一定要讓讀者感到很認同、悲憤、同情，但這篇的力道太弱太弱。

林：我認為作者在這篇應是有組織，第一段講烈士的悲哀，三四段特別寫出藻礁值得保留的價值，用比較美麗的語言寫出藻礁的生態。下面才開始講他的控訴，不過題目確實是太直白。

吳：央敏老師的敘述也是有道理，不過我剛剛講的意思是說，第一段和第二段跟最後兩段都用很強烈的控訴，中間兩段使用鋪排，也不是說不可以。只是脈絡性消失、重複性太多，不過我還是附議。

〈石門水庫裡一條文明的魚〉

吳：這篇我要放棄，刚开始有些趣味性。這個「我」好像整體的環境，可是又好像說桃園，還是說石門水庫，用時間和空間來呼

應，也有些趣味性。但整體來說不是很鮮明的主題，這篇我先放棄。

林／鴻：沒有附議。

〈大象班兒子，綿羊班女兒〉

鴻：這篇看起來用很童話的方式，但談論的是一個「要不要教育？」的根本哲學問題，一個小孩是要留在身邊好？還是學習別人的行為模式較好？。他用的意象很巧妙，譬如說女兒在綿羊班上學，就聯繫到母親晚上數羊。第三段是命題最重要的：「對不起，讓你們離開我的這片草原／你們是最喜歡的吧？這片草原有著圍欄，多麼安全」，好像「我的這片草原」是很安全的，但是要一直帶在身邊好嗎？還是要去上學比較好？呈現作為母親的焦慮。然後最後一段的畫面最生動，大象和綿羊往前衝，象徵小孩也是一直長大的，媽媽在後面叫說有斑馬線、紅綠燈，要手牽手才能過，但其實是拉不住他們的。這完全是意在言外，但看到這樣的畫面，可以感受到媽媽的心情是非常生動、有力量的，讓我蠻感動的。

吳：一開始我忽略的是太童話式的作品，但重新一遍看我是蠻喜歡的。第一個，他運用很自然的語言，其實是經過設計的。譬如女兒是桀驁不群的個性，可是她在羊群中；兒子本來是比較溫馴的，卻放在大象班，這是有對比性的，討論現代教育是否有考慮差異性，這我心有戚戚焉。又最後講到說合乎這個制度是安全的「沒有野狼進得來」，但又受到成長或個性上的挫敗。



後面這個部分呢：「停下來，停下來，等我」他怕你往前跑，前面有斑馬線紅綠燈，這是危險的，你必須去遵守，一方面又好像對體制不放心，這是很有趣的，我附議。

林：這篇有兩層意思。一個是字面上的意思，另外一個層面是剛剛鴻鴻老師說的象徵。但我不會解釋成象徵，比較像一種暗喻，好幾段都有這個現象。這篇主要是寫母親的擔憂，母親一直想要保護小孩，希望出了社會也能給他安全。我覺得這篇算是散文詩，像是比較微型的散文，他的詩意比較薄弱，我不附議。

〈拉拉山〉

鴻：這篇用了很多文字遊戲，不過我欣賞的是他用的都是問句，「誰」在如何如何？其實「誰」指涉的就是人，在把山拉垮，語言上來說非常有趣。

林：他的主題是在寫山被過度開發，用「拉」代表開發的意思。第

三段故意造成這樣的作用，「誰拉垮山」故意斷開來。最後沒有選進來的因素，是排比句太多，過多暗喻和排比的句子，造成詩顯得單調。

吳：這首詩很有巧思，用語言表達他的意涵。但很多地方有些過度，運用得好的會非常有趣，但用到後面還在用就太浮濫了。

第二階段評選

每位委員評分第一名6分，第二名5分，以此類推之後統計結果。

〈斐然成樟——詩致角板山樟腦收納所〉吳6分、鴻3分、林6分

〈長照中心的門裡門外〉吳4分、鴻4分、林5分

〈大象班兒子，綿羊班女兒〉吳5分、鴻6分、林1分

〈來自南方的妳〉吳3分、鴻5分、林3分

〈藻礁的控訴〉吳2分、鴻2分、林4分

〈我不是一座銅像〉吳1分、鴻1分、林2分

評審結果

評審一致同意由〈斐然成樟——詩致角板山樟腦收納所〉（15分）獲得正獎，〈長照中心的門裡門外〉（13分）獲得副獎，〈大象班兒子，綿羊班女兒〉（12分）獲得副獎。

（16:30散會）

2017 桃園

鍾肇政
文學獎

在花季裡 寫 同調



兒童文學

正獎	陳正恩	汗水50cc的故事
副獎	周俊男	唬姑婆的故事
副獎	王怡祺	海邊琴師



兒童文學・總評

尚有更多的期待

◎凌拂

文化之不易，因為它是一種深質的素養。文學陶冶心靈，兒童文學自然是這培養美好心靈的初始與啟蒙。如何運用鮮明的意象、廣泛的題材，以藝術性和童稚的趣味，陶冶兒童的情操，培養美感、增長見識、發展智慧、豐富孩子們的生活，好的兒童文學作品自然扮演了深遠的影響。

兒童的注意力，正在高度發展與形成的精華期，要為兒童說或寫個好故事，我以為懂得掌握與應用「淺語的藝術」，是個重要基礎與關鍵。表達清新簡明、生動活潑，言淺質深便是功夫。

在這一次參賽的作品中，總觀共同的現象，不外乎把鋪陳情節當作泛語，冗長的說了一堆不重要的話。或者，寫的太過用力，意象和情節用力過頭，就顯雕琢、不自然。

在題材上算多樣，不乏結合科技、現實生活、民俗、神話等元素，可惜的是都不見成熟。創意是一種借用和連結，莫一廂情願的自說自話。文字媚力當出於情感，富於節奏與畫面，當然要有童趣，但不是故作童稚。立意良善，具想像力，撫慰心靈、感動兒



童，是兒童文學的媚力。

選出的三篇，〈汗水50cc的故事〉頗勵志，有其創意，伏筆婉曲，點的恰到好處。〈唬姑婆的故事〉富童趣，以熟悉的角色注入新氛圍，編入物種貓科知識，情節銜接無縫。〈海邊琴師〉在參賽作品中，文字較有節奏，人物深刻，且具言外之意。然而總觀此次所有參賽作品，質的提昇應當是與會評審共同的期待與盼望。

兒童文學・總評

期待更好的明天

◎桂文亞

「童話」的最高意境是什麼？義大利文學大師卡爾維諾在《未來千年備忘錄》裡所說的「輕逸」即兒童文學所講究的「輕」，乃「舉重若『輕』」，「避重就『輕』」的「輕」，「像鳥兒那麼『輕』」，而非像羽毛那麼『輕』」。這樣，我們就可以了解，「童話」這一歸屬兒童文學門類的「輕」，不單指輕鬆、有趣，天馬行空的想像力，更包括了完整的構思，深度的想像和具有靈性及風采的文字了。

檢視2017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兒童文學類」進入篇決選的32篇作品，至脫穎而出的最終階段11篇作品，大多符合了「輕逸」的「門檻」。當然，得獎的前三名作品之所以脫引穎而出，則是都在此一準則下有了更具體的表現。

第一名「汗水五十CC的故事」，獲得一致好評，作者將現實和想像做了適度有機的結合，以收集50CC汗水，讓努力、愛心和智慧成為「營養素」的構思別出心裁。文中蘊含小幽默，敘述自然流暢，雖有明顯的教育意涵，但具可讀性的書寫技巧並不顯其「理念



先行」的企圖心。

第二名「唬姑婆的故事」十分有趣，雖然多數兒童都聽過「津津有味啃小孩手指頭」的唬姑婆民間故事，但作者卻翻轉成功，把主角塑造成一個反應機智的聰明小孩、以數位相機裡的百獸之王獅子來嚇唬老虎婆婆，看到這結局，不禁大大稱「妙」！

第三名「海邊琴師」，開場頗具懸疑，一個「酒鬼」琴師，當他彈奏出美妙的琴聲的，何以音箱中傳來受傷動物的哀號？何以引人產生痛苦的聯想？鯨魚、海龜、蟋蟀、蟬鳴、貓嚎……這個充滿寓意的童話，同樣引人深思。

兒童文學・總評

豐收的期待

◎傅林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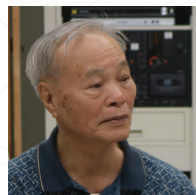
兒童文學的閱讀對象是少年兒童，因此，兒童文學的書寫必須以文學藝術的手法呈現童心童趣，而在開懷、歡笑、感動，甚至逗趣的閱讀中，給與智慧的啟發，心身靈的成長。

此次徵文，初審通過的32篇，經決選委員圈選11篇入圍，依據上述理念逐篇深入討論，然後獲得共識決定得獎作品。

〈汗水50CC的故事〉創意十足，汗水本身具有真誠、勤奮的象徵意義，加之又提出努力、愛心、智慧的成分，涵義更加豐富。故事裡把老奶奶和小桃的心靈，從貧乏到豐富的歷程，刻畫得自然生動，是篇活潑流暢有趣的童話。

〈唬姑婆的故事〉是老故事再創作的一種新模式，開懷逗趣，無厘頭裡有機智的啟示。聰明幽默的主角，遇見即將行騙的虎，冷靜對話，趣味橫生，突發奇想唬退老虎，不落俗套，可讀性很高。

〈海邊琴師〉一路都充滿奇異的神秘感，醉琴師---惡魔的化身，比喻污染、破壞生態環境、滅絕生靈的罪魁禍首。故事緊湊，主題突顯，在黑影籠罩，令人感到沉重之時，天真的孩童---善良的



心靈，化解危機拯救生靈，令人不禁雀躍歡呼叫好。

脫穎而出的三篇，固然有令人激賞的優點，然而百尺竿頭，仍有更進一步的空間，一為故事完整流暢，含義深刻，卻無意間稍稍露出教訓口吻的作品。一為幽默逗趣，出奇制勝，卻令人更期待笑出淚水，而淚水上有彩虹的開懷童話。一為惡魔當道，危機重重之際，幼兒神出擊，令人興奮驚喜，不過前頭大半部，陰影太深，讓人感覺是否超過了童心負擔的範圍。

總而言之，在欣賞之餘，更有深深的期許，盼望每位作家手上的生花妙筆，把生硬的說教化為柔和的藝術，讓開懷歡笑的聲浪裡，浮現彩色的浪花，給兒童創新、想像的翅膀高高飛翔，天真的心湖充滿智慧的漣漪，我們的兒童文學園地，遍地綻開芬芳豐盛的麗花佳果。



兒童文學・正獎

汗水50cc的故事

◎陳正恩

「妳這樣亂花錢，妳以為錢是從樹上長出來的嗎？」

奶奶的聲音比窗外的天氣還冷。「砰」的一聲，將簇新的拐杖往桌上一擺，一邊誇張的甩著手，好像那拐杖會燙手似的。

「可是，醫生說你的膝關節發炎很嚴重，再不注意就要開刀了。」一旁臉上長著雀斑，叫小桃的女孩焦急的說。

「我老到不行了嗎？跟人家拿什麼拐杖。明天拿去退了！」

奶奶說完，嘆了一口氣，扶著桌緣、牆壁，一步一步的往屋外走去，那起起伏伏的蒼老身影，像一波波的海浪一般，拍打在小桃的心上。

小桃原本因為喜悅而泛著紅光的臉龐，被當頭澆了一盆冷水似的，整個暗了下來。

「阿嬤，阿嬤…」小桃朝奶奶喚著，奶奶還是頭也不回的，往庭院走去。

滿心的委屈化成顏料，逐步染紅了小桃的眼眶、鼻頭，一直到整個脖子。

一股小小的火苗在小桃的胸口燃燒起來…

為了省下午餐費，小桃低聲下氣的幫超級討厭的阿花跑腿，圖她分個幾口飯吃。到後來，實在餓得受不了，還「呸！」的往同學飯盒裡吐口水，招來「妳是餓死鬼啊！」的罵名，還是只為了混口飯吃。這都是為了存錢幫奶奶買一支拐杖啊…

「兩年耶，整整存了兩年耶，阿嬤！」小桃在心裡吶喊著。

想著、想著，小桃胸口的火愈燒愈旺，幾乎就要從她的眼睛噴出火來了。

小桃憤怒的抓起桌上的拐杖，惡狠狠的瞪著它，恨不得一把將它扔到窗外去。

窗外，北風呼呼的吹。圍牆邊那棵老樹，光禿禿的剩了幾片葉子，枝桠在風中不停的搖晃著，彷彿在跟小桃招手。

小桃的父母親車禍去世以後，就和奶奶相依為命。奶奶沒日沒夜的做著資源回收，難得有空和小桃說上幾句話，於是老樹變成小桃傾吐心聲的對象。小桃總覺得，老樹聽得懂她說的話。

「阿嬤需要一把拐杖的，是不是？」

小桃對著老樹，大聲的問。風吹過枝梢，老樹發出嘶嘶嘶的聲音，好像在回答「是！是！是！」。

「可是阿嬤說拐杖又不能當飯吃，何況錢應該留著當生活費、繳水電費和我的學費，一大堆的費…」

「是！是！是！」風愈吹愈急，老樹也愈說愈快。

「你就只會是是是，你以為錢是從你們身上長出來的嗎？」小

桃隨口說起奶奶說過的話。

「是！是！是！」老樹仍然是是是的應著。

「是！是！是！」小桃更加生氣了，對著老樹叫著說：「那你就長出錢來給我看啊！」

這時，一陣特大的風吹過，老樹一根碗口大的枝桠被風吹斷，掉了下來，在老樹的樹幹上留下一個新的切口，那切口的形狀，活像一張準備開口說話的嘴巴。那嘴巴先是張了一下，又抿了一下。

「長錢嗎？沒問題！」果然，聲音從老樹的嘴裡傳了出來。

「啊！我早就知道你…」小桃既驚訝又興奮的說。

「噓…」老樹打斷小桃的話，小小聲的：「這是我們之間的祕密。」

「噓…祕密。」小桃豎起食指，放在嘴唇前，又急呼呼的接著說：「你說你能長出錢來，是真的嗎？」

「老樹不說假話！」老樹正經八百的。

小桃難掩滿心的喜悅，彷彿經過漫長的黑夜，終於等到了一線的曙光。

但是，天下真有這樣的好事嗎？小桃心裡不免忐忑。

「只有一個條件，」果然，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老樹接著說：「你得每天餵我50cc的汗水。」

「50cc的汗水？」小桃驚訝的睜大了眼睛，喃喃的複誦了一遍。

小桃心裡馬上想起了奶奶。奶奶每天汗濕的衣服，恐怕可以擰

下100cc的汗水，50cc根本算不了什麼。

「妳的汗水！」老樹彷彿一眼看穿了小桃的心思，把「妳」特別加重語氣，又鄭重的說：「規格表。」

一片枯黃的樹葉從樹梢上落了下來，飄呀飄的；飄到了小桃的跟前，上頭寫著：

「長錢樹」食物規格表

1.品名：小桃牌營養汗水

2.成分：努力素50%，智慧素25%，愛心素25%。添加劑：調皮素、偷懶素1%以下。

3.用量：50cc/日。

4.製造商：小桃汗腺工廠。

5.品質說明：務必質純溫和，不可摻假。

*為了維持效果，切勿間斷。

50cc的汗水？

晚上，小桃躺在床上，感覺身體裡的所有水分，都爭先恐後的想要跑出來呢！

窗外，風依舊不停的呼嘯著。睡夢中，小桃夢見自己和奶奶抱著長滿鈔票的老樹，笑得合不攏嘴。

二

操場上，體育老師正在選拔學校田徑隊的選手。老師的話都還沒說完，小桃就急忙忙的舉起手來。

「小桃，什麼事？要上廁所嗎？那就快去。」

老師只看了小桃一眼，幾個同學掩著嘴巴偷笑。

「哼！如果不是汗水；是尿水就好了！」小桃心裡嘀咕著，手可沒放下，仍然高高的舉著。

「我想參加校隊！」小桃大聲的說。

老師和所有的同學都把目光投向小桃，就好像看到太陽打西邊出來一樣。小桃是出了名的飛毛腿，老師軟硬兼施的要她加入校隊，她怕累就是不肯，今天竟然主動舉手要求加入，莫非天要下紅雨了？

「嗯？」老師用眼神又問了小桃一次。

「嗯！」小桃點著鼻子回答老師。

「為什麼？」老師忍著拾獲至寶的得意笑容，卻忍不住的問。

「我要為國家爭取榮譽！」小桃誇張的說。

「最好是啦！」大多數的同學叫著說。

「田徑隊的便當還不錯啦！偶爾還有牛奶喝呢！」阿花大聲的嚷嚷著。

50cc的汗水、50cc的汗水！小桃摸了摸口袋裡的小瓶子，想像著田徑隊在太陽底下操兵，成串的汗水滑過下巴、滴進瓶子裡的畫面。哈！小桃竟然忘了對阿花生氣，還滿心歡喜的笑了起來。

三

「嗯！努力的成分是有了，智慧聞不出來，愛心還少了些。」

放學後，小桃迫不及待的拿著50cc的汗水，來到老樹的身旁。

老樹絮絮叨叨的唸著，其實小桃也有話要說。

「雖然冬天快過去了，天氣還是有點涼，要跑出50cc的汗水，可不容易呢！」

「哦？」老樹發出一聲低沉的嗓音，意味深長的。

小桃趕緊往屋裡跑。還好，老樹沒有聞出偷懶素的成分。

原來，冷天氣的汗水實在太難收集了，有幾次，小桃都偷偷的打開水龍頭，摻了1cc的偷懶素。

廚房裡傳來鍋鏟翻動的聲音，還有一陣陣的飯菜香，今晚有荷包蛋吃囉！

小桃往廚房裡瞧，奶奶正抬起手臂，將衣袖往臉上抹，背部的衣服，全被汗水濕透了。

荷包蛋在鐵鍋裡吱吱作響，餐桌上還是空空如也。每一回，小桃吃著荷包蛋，心裡都有一股說不出來的；酸酸的感覺。

「啊？小桃回來啦！去洗個手，準備吃飯！」

奶奶回頭看見小桃，一邊說著，一邊揮手招呼小桃。一陣汗酸味隨著奶奶手臂的擺動，襲了過來。啊！就是這股酸酸的感覺！小桃停下腳步，看著奶奶彎曲的膝蓋和駝了的背脊，差一點哭了出來。

「飯還沒好，我先去把回收品做分類。」小桃壓抑住滿心的激

動，忍不住脫口而出，一邊往庭院走去。

「喂！妳這孩子是餓鬼投胎的呀！再等一下啦！使什麼性子。」奶奶追出廚房，朝小桃喊著：「妳等等還要做功課呢！把書讀好就菩薩保佑了。」

「阿嬤，我沒使性子啦！是我老師李白派的作業，每天都要幫忙做家事，不做會得零分！」小桃胡謔著。

「那麼嚴重啊！」奶奶揉著紅腫的膝蓋，喃喃自語著：「這李白老師也真是好……心腸！」

奶奶本來要說賢慧的，想想也不知道李白是男的？女的？就換了一個用詞。

小桃抓了一張矮凳坐下，屈身做起分類的工作來。汗水慢慢的滑過她的臉頰，胸口、腹部也濕濡濡的淌下汗珠來。

偶爾，小桃抬頭望著牆邊的老樹。春天快到了，昨天她仔細的看著新發的嫩芽，雖然都只是小小的一片，有幾葉隱隱約約的，還是看得出百元鈔票的模樣，只是輪廓模糊了些；顏色也還很淡。倒是其中有幾葉，不像是尋常的葉子，也不像鈔票，讓小桃有些納悶罷了。

小桃拿出小瓶子，接下了身上的汗水，YA！總共25cc！

四

「努力的成分有了、愛心的成分也有了。可是，少了智慧的成分，還真難下嚥呢！」

下午，老樹喝下50cc的汗水後，還是為了缺乏智慧這個營養素而抱怨不已。小桃翻看快要成型的錢葉子，因為缺乏智慧營養素，難怪都長不出數字來。

少了數字的鈔票就像少了蠟燭的燈籠，一點用也沒有！

晚上，小桃坐在幾塊木板架成的書桌前，將書本和作業簿都推得遠遠的。

「老師說，讀一書，增一智，要有智慧就是要讀書啊！可是，讀書是用腦；又不是用力，要讀到冒出50cc的汗水，除非在火爐裡讀。」小桃滿心苦惱的想著：「在火爐裡讀書？那一定是個瘋子！」

五

隨著春天的腳步，錢葉子愈長愈清晰了，只是仍然長不出數字來。老樹的智慧營養素缺乏症，讓小桃苦惱極了。

更糟糕的是，小桃的奶奶生病了！

醫生幫奶奶開完藥以後，特意把小桃叫到跟前。

「病人心情好，病才好得快。小桃要乖乖聽話，阿嬤才會快快好起來，知道嗎？」醫生對小桃囑咐著。

「好，只要阿嬤的病能好起來，要我做什麼都沒關係。」因為擔心奶奶，盼著奶奶快快好起來，小桃忍不住激動的說。

「認真讀書！給我認真讀書！」奶奶突然從病床上坐了起來，那樣子好像吃了靈藥大力丸似的。說完，又閉上眼睛；乏力的躺了

下去。

醫生看見奶奶的樣子，忍不住笑了出來。

「嗯！」小桃也笑了。

從奶奶生病開始，小桃白天要備戰市長盃運動大會，放學還得做回收、準備晚餐，晚上還得照顧奶奶，更要溫習功課，忙得不可開交，別說是50cc的汗水，即使是100cc也不成問題！

小桃開始覺得：流汗也是一種快樂！

牆邊的老樹把一切看在眼裡，總是「波拉、波拉」的發出歡愉的笑聲。因為得到足夠的營養，更加的枝榮葉茂起來。

六

「阿嬤，我跑步比賽得到兩面金牌、一面銀牌。」小桃拿著幾面獎牌，在奶奶的眼前晃著。

「獎牌可以吃嗎？」奶奶笑嘻嘻的問。

哈！奶奶一定是不小心，吃了小桃摻了調皮素的汗水了。

「他們看起來好像那棵老樹的葉子喔！」奶奶眯起眼睛，仔細的看著獎牌。

「還有，我這次的成績得了進步獎！」小桃又說。

小桃從口袋裡拿出一顆種子形狀的獎座，上頭「進步獎」三個字，顯得金光閃閃的。

看著獎牌和獎座，小桃這才想起老樹那些不像一般葉子；也不像錢葉子的怪東西。

小桃從櫥櫃裡拿出一把丫字形的手工拐杖，那是她用老樹掉落的樹枝裁鋸、打磨成的。

「丫，給您！」小桃將拐杖交到奶奶手裡。

「啊？好聰明啊！小桃，誰教妳的，李白老師嗎？」

「李白老師和書本。」小桃得意的說。

「只要付出汗水，錢！也不是問題！」小桃看著窗外的老樹，悠悠的說。

「妳是說，鈔票是用汗水印出來的喔？」奶奶突然說。

老樹迎著春天的風，又「呼拉、呼拉」的笑了。幾片錢葉子，隱身在一片綠油油的新葉裡，上頭的數字若隱若現。

這些錢葉子，偶爾探出頭來，彷彿等待著有一天，要對辛勤的人們說一聲：你們辛苦了！

陳正恩

屏東縣林邊鄉人，現居住台南府城，1960年生。畢業於省立屏東師專、國立臺灣教育學院、國立台南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歷任國小教師、主任、校長。文學作品曾榮獲屏師文學獎、台灣省兒童文學創作獎、府城文學獎。出版文學著作：紅眼-陳正恩短篇小說集、尋找無名氏、水鴨南渡大隊和鴿子與靶機等。



得獎感言

因著工作的關係，大半輩子和兒童生活在一起，感受著孩子們的純真、善良與美好。如果這篇作品有好的質性，那一定是孩子們傳達給我的，我要衷心的感謝他們，並祝福他們健康快樂。



兒童文學・副獎

唬姑婆的故事

◎周俊男

今天是假日，爸爸特地抽空帶祥祥到動物園，可惜媽媽要加班，沒辦法一起來。祥祥把動物當作朋友，動物園各展區走一圈，誰長得胖一點，誰變得瘦一些，誰剛被剪過毛，誰又看起來生病了，都逃不過祥祥的眼睛。每次都要逛到關園廣播聲聲催了，祥祥才會依依不捨地離開。

回程途中，爸爸的老爺車又故障了。雖然只是晚上八點多，但外頭星光黯淡，濃霧密布，氣溫降得很低。

「傷腦筋，怎麼選在這種地方拋錨！」爸爸下車，照例打開引擎蓋研究許久，找不出原因。

「祥祥，老爸記得前面有修車廠，我去找人來幫忙。外頭很冷，帶你出去會感冒。你待在車上等老爸，記住，一定要乖乖待著，千萬不可以下車，知不知道？」爸爸額頭上掛著汗珠，仔細叮嚀。

「我知道啦！老爸，你早一點回來喔。」祥祥似乎已習慣這輛二十高齡的老爺車的脾氣，此刻正愉快地看著數位相機，回顧動物朋友的精采寫真。

爸爸把車門上鎖，拔腿奔向修車廠，留下車上七歲大的祥祥。

不久，車外有震動聲。一個奇怪的老婆婆敲著車窗，指甲看起來很長，很尖，似乎可以刺穿玻璃。

「小朋友，你爸爸跑得太急，被車子撞到了！趕快出來，婆婆帶你去看他。」老婆婆的聲音，隔著車窗傳進來。

「真的假的？」祥祥聽了，心裡很焦急，但還是不敢開門。老婆婆的長指甲，讓他想起食肉目動物。

「真的！是你爸爸叫我來的。快點，他傷得很嚴重喔！」老婆婆嗓音低沉，在漆黑中宣布可怕的訊息。

祥祥猶豫一下，最後決定下車，半信半疑跟在老婆婆身後。

祥祥越走越覺得害怕。前面領路的老婆婆，皺紋好多，似乎超過兩百歲了。老婆婆走路模樣很奇特，上半身有點駝背，下半身又是踮著腳尖在走。老婆婆的怪姿勢，讓他想起悄悄接近獵物的貓科動物。

最詭異的是老婆婆的穿著。「奇怪，老婆婆的手那麼細，為什麼要穿這麼大件的長衣服呢？」祥祥仔細打量老婆婆的斗篷，發現斗篷後面有塊突起。

「咦，裡面塞了什麼東西呢？」好奇的祥祥，順手撿起路邊的小樹枝，想要偷偷撩起斗篷。

但祥祥卻戳到老婆婆的屁股！

「唉，什麼東西！」老婆婆嚇了一跳。

「沒有啦，是一隻蚱蜢跳到您身上。」祥祥回答。老婆婆的驚

嚇狀，讓他想起狩獵被打擾的豹屬動物。

祥祥再試一次，又沒成功，反而戳到老婆婆的大腿。

「喂，又是蚱蜢在搗蛋嗎？」老婆婆問。

「不是喔，這次換成锹形蟲。」祥祥對昆蟲特別有興趣，可以說出上百種昆蟲的名字。

祥祥走近一些，再試一次，終於成功了。

「嚇，是尾巴！」祥祥頭皮發麻，全身起雞皮疙瘩。是一條大尾巴，不安分地捲曲在斗篷裡，還會隨著老婆婆的腳步一晃一晃的。這尾巴的花紋，祥祥很眼熟，好像在某本百科看過。

老婆婆頻頻回頭，擔心祥祥沒跟過來，「小朋友，走快一點，小心不要跟丟了，這附近壞人很多喔。」

老婆婆走一會兒，喘氣聲變很大，喉嚨好像有很濃的痰，又好像有點氣喘。

「婆婆，您要帶我去哪裡啊？」祥祥抑制住恐懼，鼓起勇氣提問。

「當然是找你爸爸啊。」老婆婆隨口回答。

「可是，走這麼久了，怎麼還沒到？」祥祥慢慢停下腳步。

「快了，耐心一點，」老婆婆有點不耐煩，催促祥祥趕快走。

祥祥發現，老婆婆帶他往荒野處走，根本不是修車廠的方向，四周死寂一片。

「婆婆，您是不是要帶我去參觀您家？」祥祥稍微顫抖地說。

「你說甚麼？」老婆婆有點驚訝，不敢回頭看祥祥，怕露出破

綻。

「婆婆，我聽老爸說，壞人做壞事的時候，其實比好人更緊張，因為擔心會被好人拆穿，您覺得有沒有道理啊？」祥祥想起爸爸的教訓，變得較有自信了。

「嗯，你老爸說得沒錯。」老婆婆更加緊張了。

「婆婆，我聽老媽說，壞人有時很可憐，其實本性不壞，是逼不得已才去做壞事，您覺得有沒有道理啊？」祥祥想起媽媽的笑顏，感覺較不緊張了。

「是啊，你媽媽說得真好，壞人也是有苦衷的，誰想當壞人被討厭啊？」老婆婆更加心虛了。

「婆婆，我覺得壞人其實很辛苦，做壞事前要準備很久，不是想做就馬上能做，您說對不對啊？」祥祥體貼地說。

「是啊，小朋友，你講得真好。婆婆跟你說啊，當壞人可沒那麼簡單，做壞事前要化妝，要穿斗篷，要躡手躡腳尾隨老爺車，還要鼓起勇氣敲車窗，用假裝的聲音講假裝的話，有時運氣不好，還會碰上難搞的小朋友。哎呀，現在當壞人比以前困難多囉！」老婆婆覺得遇到知己，有點開誠佈公了。

「婆婆，那您一定不是壞人！」祥祥的小手，大力搭上老婆婆的肩膀。

「嚇，你做甚麼！」老婆婆嚇一下跳，趕緊轉過身來，頭上冒出冷汗。

「您看，壞人怎麼會忘了把尾巴藏起來呢？」祥祥認真地說。

「哪有可能！」老婆婆急忙回頭，伸手檢查斗篷，「沒有啊，尾巴明明沒有跑出來！」

「您看，壞人怎麼會忘了把爪子收起來呢？」祥祥再次好意提醒。

「是啊，壞人怎麼……？」老婆婆檢查雙手，趕緊把爪子縮進去。

「婆婆，要不要我幫您檢查一下，看看還有哪裡沒藏好？」祥祥準備伸手掀斗篷。

「不用！不用！我自己檢查就好了。」老婆婆急忙往後退，把斗篷裹得更緊。

「婆婆啊，您既然不是壞人，為什麼要自己檢查呢？」祥祥提出疑問。

「是啊，我不是壞人，幹嘛檢查……嗟，原來早就被你發現了，」老婆婆惱羞成怒，用力扯下身上的斗篷，瞪著祥祥，一對眼睛在黑暗中亮得可怕。

「可惡，既然掩飾不住，我就老實告訴你吧，我，就是專門吃小朋友的——虎姑婆！吼……吼……」虎姑婆張牙舞爪，朝著祥祥咆嘯。

老婆婆的吼叫，讓祥祥百分之百確定，站在眼前的就是食肉目，貓科，豹屬中的老虎。祥祥雖然手腳發軟，快要癱坐在地，但腦子裡還是想著，「奇怪，台灣明明沒有老虎啊？會不會是做夢啊？」

「有時候書也會寫錯，」祥祥想起老爸的話，「難道台灣真的有老虎？」

虎姑婆以為祥祥被嚇呆了，心裡很得意，「哼，我真是寶刀未老啊！」

「唉呀，貓科全是肉食性的，這隻老虎婆婆可能要吃我喔！」祥祥回到現實，「嗯，老媽常說，遇到危險，千萬不要緊張，要冷靜下來，動頭腦，想法子，一定可以安全。」

「您就是虎姑婆？想不到台灣也有老虎啊？請問您是甚麼品種的呢？」祥祥努力鎮靜，提出學術性的問題。

「虎就是虎，不管叫甚麼名字，都一樣會把你吃掉！」虎姑婆的回答，像莎士比亞一樣文雅。

祥祥發覺，虎姑婆腰際繫著三個小玩偶，看起來像玩具。

「對了，虎婆婆，請問您家有沒有小老虎呢？可不可以帶幾隻來跟我玩呢？」祥祥想起可愛的小老虎，勇氣倍增。

「你說甚麼！我可是虎姑婆，專吃你這種白白胖胖的小傢伙的虎姑婆啊！」虎姑婆真的生氣了，眼前這個小不點，竟然不害怕，還敢打小老虎的主意！

「不要生氣嘛，好姑婆，反正我一個人在車上無聊，趕快帶我去您家啦，剛好可以跟小老虎玩躲貓貓呢。」祥祥不為所動，繼續唬姑婆。

「算了，不用走到家了，現在就把你這個小壞蛋吃掉！」虎姑婆露出尖銳長牙，準備撲向祥祥。

「等一下。」祥祥急中生智，左手慢慢伸進口袋，不慌不忙地說。

「等甚麼？一個禮拜沒吃東西，肚子都餓扁了。」虎姑婆邊說邊流口水。

「來，好姑婆，乾脆您也進來跟這些朋友作伴吧！」祥祥取出數位相機，開機的螢幕光，在黑暗中顯得異常明亮。

「嚇！那是甚麼？」虎姑婆長居曠野，沒見過科技產品。

「您看，就是老虎、獅子、黑熊，還有大野狼之類的啊，」祥祥向虎姑婆展示今天在動物園拍到的照片。祥祥察覺虎姑婆尾巴夾住，「嗯，虎婆婆害怕了。」

「您看，這隻獅子吼叫起來真威猛呢，一點也不輸您喔，」祥祥秀了好不容易才拍到的獅吼影片。祥祥察覺虎姑婆爪子萎縮，「嗯，虎婆婆想逃了。」

「哎呀，他們怎麼會在裡面！」虎姑婆嚇壞了，她最害怕的獅子，竟然也被困在這個神祕的小盒子裡面，任他再怎麼生氣也出不來。

「很簡單啊，我只要按一下這裡，您也會進來一起玩喔，」祥祥拿起相機，對準虎姑婆，「來，好姑婆，不要動，我要按了喔。」

「不要啊！小朋友，千萬不要啊！」虎姑婆苦苦哀求，「可憐我家還有三隻嗷嗷待哺的小老虎啊！」

「不然，連小老虎也一起進來好了？」祥祥真心想拍攝可愛的

小老虎。

「不行，絕對不行，那三隻小老虎的老爸老媽都被抓走了，一旦他們也被你關進來，我們就要絕後了！」虎姑婆猛搖頭，雙腳癱坐在地。

「真的？」祥祥很驚訝，不敢相信。

「真的！所以我這隻老虎婆婆，才要每天操勞這三隻小虎仔。唉，想起來就心酸啊！」虎姑婆竟然流下眼淚。

祥祥可憐虎姑婆的身世，伸手遞出一包面紙。

虎姑婆以為是另一種武器，趕緊躍起，轉身竄入草叢，在黑暗掩護下，一溜煙就跑得無影無蹤。

祥祥目睹虎姑婆這般狼狽的身影，反而感到有些愧疚。他喘了一口氣，循原路回到車內。

不久，爸爸帶人來修車了。

「祥祥，有沒有乖乖在車上，有沒有遇到壞人啊？」爸爸滿頭大汗，急切地問。

「沒有遇見壞人啦，不過，」祥祥拿出相機，「有拍到一張奇怪的照片喔。」

「哎呀，這人怎麼有尾巴！」爸爸驚訝。

「不知道，」祥祥頑皮地笑，「老爸，這會不會就是傳說中的虎姑婆啊？」

「怎麼可能，都甚麼時代了，還虎姑婆哩！你看的動物百科不是說了嗎，現在老虎可是瀕臨絕種的保育類動物！」

「對喔，老虎婆婆跟小老虎已經一個禮拜沒吃東西了。」

車子不久又正常上路了。

祥祥在搖晃中入睡，眉頭深鎖。他夢見寒夜裡的三隻小老虎，沒有老爸老媽照顧，只能聽著老虎婆婆的搖籃曲，餓著肚子入睡。

「哈，還在想虎姑婆的故事啊，」老爸從後視鏡望著酣睡中可愛的小臉，甜蜜地回憶過往，「時間過得真快，以前阿嬤講來嚇我的虎姑婆，現在也跑到我小寶貝的夢裡了。」

黑夜中，汽車的大燈像一對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領著爸爸和祥祥平安回到溫暖的家。

周俊男

清大社會所畢業，曾任前衛出版社主編，兒子出生後，改當專職奶爸，兼做自由編輯，近來兒子上幼稚園，又兼另一份工作，但仍以父親為主業。



得獎感言

以現在小孩的古靈精怪，配上文明利器的加持，要唬倒古早時代的虎姑婆，應該不是難事吧。感謝鍾老文學獎的厚愛，讓這則當初說給兒子聽的小故事，能夠化成文字，跟其他小朋友分享。



Eugene Ivanov/Shutterstock.com 授權

兒童文學・副獎

海邊琴師

◎王怡祺

海邊的漁村，來了一個神秘琴師。

琴師出現在村裡時，是在一個盛夏的午後，村裡的大多數孩童，都還清楚地記得那一日。

那天，白亮的正午陽光讓人幾乎睜不開眼來，女孩小秋懷裡抱著蜷縮成一團的小野貓，坐在大樹底下昏昏欲睡，野貓深褐色瞳孔都眯成細細的一條直線了。

「喵——」

突然間，小野貓弓起背脊渾身警戒，從女孩的懷抱中跳下來，飛快地跑走了。

一股突然的強風把地上的小砂石吹得四處飛散，村裡破落的屋戶木板門也發出刺耳的吱嘎響聲。

不知怎麼地，安靜的村子裡一下子充塞了好多以前不曾停聞的奇怪聲音，一群趴在黃泥路旁玩耍的幼童們，相覷而視，有些驚恐。

「快下雨了！」

不知道是誰先大吼的，孩子們一股腦地全衝往了路旁的大榕樹下。

小秋也在孩子們當中，當她手腳並用爬上了大榕樹上的最高枝

幹時，不禁感到有些害怕，於是緊緊地抱住大榕樹的粗刮樹幹，舉目往大海的方向眺望而去。

烏雲籠罩之下，蔚藍大海一反常態，顯得陰沈可怖，灰白色的海浪翻騰不安，彷彿正在預告著什麼事情。

「那是什麼？」前頭的小孩喊了一聲。

所有爬上大榕樹上的孩子們，同時看見了在那條人煙罕見的小路盡頭，出現了一個小黑點。

黑影逐漸變大，這時才察覺來人的肩頭高高突起，原來是背上馱負了一個偌大的長形黑色袋子，袋口露出了一點黑黃相間的古舊細長木片，似乎是琴。

樹上的孩子們摒住了呼吸，安靜地注視那個背馱著沈重黑袋的神秘琴師，一步一步地踏入了海邊小村鎮，入住了村子里唯一的小酒館裡。

村子里的小酒館，是小秋家，也是村子里唯一的餐館，每當漁船進港時，村民們都會來這裡大快朵頤一番，並喝上一大杯冰涼的烈酒，慶祝魚獲的豐收，小秋也常要幫忙收拾到深夜。

琴師在大雨中走進村子後，便鎮日在酒館房間裡不停地喝酒，除了喝酒，什麼事也不做。

即使在酒館裡，神秘琴師依然頭上戴著黑舊帽，且帽延壓得極低，所以，幾乎無人能看清楚他的臉孔，就連小秋也不例外。

「酒快被喝光了！」老闆娘收拾餐桌時，忍不住埋怨地說道：「真是個奇怪的客人！」

過沒幾天，神秘琴師終日緊閉的房門，砰地一聲打開了。

和來時一樣，他頭戴黑色帽子，從門裡走了出來。

此時，正在前廊打掃的小秋，碰巧瞥見了琴師黑色帽沿下的臉，那是一張佈滿深深縐折的鐵灰色臉龐，細長的眼睛則是因為飲酒過度而充滿紅色血絲，看起來十分可怖。

「啊——」小秋忍不住叫了一聲，。

「咦？」琴師猛然停住腳步，他轉頭望向女孩，用著一種奇異的誘惑聲音問道：「聲音挺好聽的，會唱歌嗎？」

小秋害怕地退後了好幾步。

在後屋裡的老闆恰巧到屋前察看，他連忙拉開了琴師，把小秋推到自己的身後。

「客人，有事嗎？」

「再來一箱酒。」

「但是你之前的酒錢還沒付清。」老闆為難地皺起眉頭。

此時，老闆娘也從廚房走了出來，她哼了一聲。

「我需要酒，」琴師兩手一攤，「他們吵得我不能睡。」

「難道你想白吃白喝？」老闆娘睜大了眼睛。

「當然不是，我只是需要更多的酒，他們真的太吵了。」樂師用手輕輕地往撫弄自己肩上的偌大袋子。

酒店老闆仔細地看了看，這才發現袋子裡是一台沒有腳的風琴音箱，那些黑黃相間的古舊細長木片是可以彈奏的風琴琴鍵。

「不然你彈琴還酒錢，就有酒喝了！」老闆娘生氣地說道。

老闆也希望琴師可以在每個禮拜五晚上，在酒館裡彈奏風琴，門票賺的收入就全用來抵銷他這些日子欠下的酒錢。

「只要你不後悔的話。」

琴師冷哼了一聲，語氣令人不寒而慄。

不知怎麼地，站在旁邊的小秋，聽著這句話後，忽然感到渾身

發冷，莫名地顫抖了起來。

小秋照著父母的吩咐，把琴師的風琴演出的時間表貼到村子中心的牆上，孩子們一擁而上，他們大聲地唸出紅紙條上的黑字：「從來沒有聽過的風琴表演，歡迎闔家觀賞。」

當天晚上，村子裡老老少少全出席了這場神秘琴師在酒館裡的風琴演出，光是搶奪入場座位，就有幾位村民爭吵起來，引發一陣不小的騷動。

但台上的琴師全然無視他人的存在，酒館裡，他依然戴著那頂壓得極低，讓人看不清面目的黑灰帽子。

「砰」地一聲。

他把肩上沈重的黑袋子重重地放下，打開了袋子，從中抬出了那有著黑黃鍵盤的長方形木質音箱，又從袋子裡拿出四個支架，分別固定在音箱的四端。

「是組裝的。」

「我早就知道了。」

「原來是風琴！」那日躲藏在樹上的孩子們紛紛發出驚嘆聲。

樂師一架好風琴，立刻拉過來一個木凳子坐了下來，彷彿唸著咒語般對著風琴說了句無人聽得懂的話語。

毫無預兆地，他骸骨一般的手指開始在那黑黃鍵盤上飛動，而風琴也隨之發出令人驚嘆的美妙聲音。

「這是什麼聲音？」

離得最近的小秋彷彿聽見了木箱中傳來幾聲受傷動物痛苦的哀嚎聲音，她忍不住皺起眉頭，但仔細一聽，那悲鳴又消失無蹤。

樂師在台上神乎其技地彈奏美妙的樂曲，台下村民們聽得如癡

如醉，但所有的孩子們都皺起了眉頭。

琴聲表面上聽起來甜美快樂，但實際上卻引人產生痛苦的聯想。那樂曲彷彿來自深海，遙遠深沈，如金絲雀啼叫般清脆好聽，但其中又摻雜了幾聲難以察覺的痛苦嘆息。

小秋記得住宿在酒店的船員曾經說過，在大海中，鯨魚唱歌就像是金絲雀一樣好聽。

「這曲子叫什麼名字？」小秋忍不住發問。

「鯨魚。」樂師冷笑了一聲，乾癟的雙唇吐出了這兩個字。

接下來的每個禮拜，樂師演奏的曲目都不太相同，從「鯨魚」開始、後來是「海龜」、「蟋蟀」、「蟬」，然後是「野貓」。

演奏「海龜」那天，樂師彈奏了極其緩慢的調子，低沈又黯啞的神秘聲音，讓人難以忘懷，「蟋蟀」曲目也讓人感到極其貼切，彷彿那個風琴箱子中真的有一群蟋蟀樂隊在裡頭大聲鳴叫似的。

小秋是村子里第一個察覺到異狀的孩子，因為她心愛的小野貓不見了。

「最近晚上都聽不見蟋蟀聲，感覺好奇怪啊！」

「今年夏天的蟬，怎麼這麼快就消失了？一隻也沒看到。」

「我在草叢裡找了一個下午，還抓不到任何一隻蟋蟀呢！」

「對啊！我也是。」

村子裡的孩子們對環境的變化感到不安，他們聚在大樹下竊竊私語，小秋想起了野貓，忍不住哭了起來。

「別哭，一定是那個人抓去的。」

「你去他的風琴裡找找看。」

男孩川仔湊近小秋的身旁，在她耳邊輕聲說著。

晚上，老闆娘因為風琴表演極其成功，有人特地遠道來聽演奏，酒店生意大好，她囑咐小秋到琴師房裡送上一瓶店裡最貴的好酒，說是要特別招待琴師的。

於是，小秋輕敲房門，進了琴師的房間裡。

此時，琴師已經醉得不醒人事了，只見他躺在床上，地板上全是滾動的酒瓶。

「喔，是你啊！」

他聽見房裡的動靜，只微微張眼看了一下，見是小秋，又立刻昏睡了過去。

「這是店裡要招待你的酒。」小秋故意把酒瓶砰地一聲放在桌上，但琴師仍然一動也不動。

小秋打開衣櫃，找到了裝風琴箱子的黑色袋子。

「好重！」

她的力氣太小，只能用拖拉的方式把風琴箱子從櫃子裡移了出來。

小秋有些害怕這個發出動物哀嚎聲的詭異風琴箱子，但為了救出野貓，她鼓起勇氣打開了木箱蓋子。

而木箱裡頭什麼也沒有，沒有琴弦，沒有野貓，空空如也。

「空的？」小秋正感到疑惑不已時，床上喝醉酒的琴師突然翻了身，講了一句夢話，就是他每次演奏時在風琴前所念的那句咒語。

忽然間，方才空無一物的木箱裡，竟瞬間充滿了清澈的蔚藍海水，小秋驚奇地往下望去，木箱的深度彷彿可以直達深海底部的珊瑚礁石。

一群黑壓壓的銀白小魚緩緩游了過來，小秋無法置信地瞪大了雙眼，她連忙摀住嘴，擔心自己會發出任何聲音，驚醒睡夢中的琴師。

此時，從木箱中央噴出了一股細細的水柱，海底竟然出現了一隻龐大的鯨魚，灰色皮膚佈滿了被尖銳器物刺出的傷口，深邃的眼睛潮濕而充滿著哀傷。

「請問一下，你看見過一隻小野貓嗎？」小秋看了一眼身後正粗魯打呼的樂師，小聲地輕問海中的鯨魚。

「等等。」鯨魚開口說了話，又突然轉身，用著大大的尾鰭拍動了一下，一個大浪便來到了箱口。

小秋被突然噴濺而出的海水嚇了一跳，連忙倒退好幾步，當她回過神來，小野貓竟然出現了。

「喵——」

小野貓渾身濕透地浮出海面，原來是一隻大海龜載著牠從海底游了出來。小秋喜出望外，連忙伸出雙手把小野貓接了過來，緊緊抱在懷裡。

「太好了，我還以為再也看不見你了！」

小秋回頭正想道謝時，大海龜啪地一聲又沈入海中，過了一會兒，牠又馱著一個草編的籃子浮上水面，阿音連忙接了過來，打開一看，裡頭塞滿了奄奄一息的蟋蟀和蟬。

海龜一言不發，又要潛入水中時，小秋連忙抓住了海龜的龜殼一角。

「不要走！」她情不自禁地發出聲音。

「小女孩，還有事嗎？」大海龜回過頭來，只見牠的身上無一處不是觸目的傷痕，「雖然今晚是月圓之夜，樂師的力量已經減

弱，但是你也扛不了這麼重的負擔，幫忙我們回到自由的海邊的，你還是快走吧！」

小秋搖頭，連忙走到窗邊，丟了一顆石頭，那是她與男孩川仔的約定暗號。

不一會兒，川仔帶著全村的孩子們陸續地走進了房裡，他們趁著樂師酒醉的時候，把那個神秘的琴箱連夜扛走，經過了大榕樹，穿過了小樹叢，終於來到了海邊。

在浪花拍打的海水下，小秋再次打開了琴箱蓋子，大海龜第一個從箱子中游了出來，然後是一群小魚、螃蟹、水母、海星、海膽，再來是跳躍而出的飛魚、海豚、鱈魚、旗魚，各式各樣村里小孩見過或沒見過的海洋生物，從那箱子中頃巢而出，當最後的鯨魚也從風琴箱子內脫逃而出時，酒醉醒來的樂師帽子也沒戴，神色慌亂地追趕而來。

「回來！」他發狂地大喊著。

月圓的白色月光之下，一抹銀光飛撲躍起，原來是鯨魚的尾鰭，牠反覆拍打著那漂浮在海面上的琴箱，銀光不停流竄，箱子砰然一聲爆裂成海中的白色泡沫。

而岸上的樂師也隨著琴身的碎裂，哀嚎尖叫了一聲，也化成泡沫消失在無垠的月光之中。

小秋緊緊地抱著失而復得的小野貓，孩子們把海龜送來的草籠打開，將裡頭所有的蟋蟀和蟬，全放了回去。村子里所有曾經消失的自然聲音，也再度出現。這個神奇的月圓夜晚，成了小秋和所有漁村孩子們永遠的回憶與秘密。

王怡祺

政治大學心理系，教育系輔系畢業。曾獲：經濟部工業局4C數位創作競賽動畫劇本獎、蘭陽文學獎、台北市兒童舞台劇本獎、南瀛文學劇本獎 評審推薦獎、台北市教育局98年度兒童深耕閱讀四年計畫入選好書、第35次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讀物推介 文學類獲選書本、第35次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讀物推介 票選活動 最愛文學類書籍第二名，文學類最愛作者投票第三名、2015台南文學獎兒童文學優等獎、2016兒童戲劇劇本創作徵選獎、2016台中文學獎。



得獎感言

夏日的海邊。

時間已近正午，熾熱的陽光映照出一個充滿清亮色調的世界。

沙灘上，一個簡易搭建的竹棚子下，我與父親坐在一起看海、吹吹海風。

一起傾聽遠方浪潮的聲音。

一起凝望前方這個明亮的世界。

謝謝您，父親。

兒童文學 評審會議

會議時間：106年10月06日（星期五）上午10點

會議地點：台灣創價學會桃園文化會館

決審委員：傅林統、桂文亞、凌拂

列席：桃園市立圖書館知識服務組組長王偉誠

《聯合文學》周玉卿總監、許雅筑

主席：傅林統

紀錄：鄭安淳

攝影：邱美穎



執行單位報告

周玉卿：

2017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徵文自106年5月26日至106年8月20日止，總共徵件101件兒童文學，由初審委員作家王開平、李儀婷、嚴淑女進行初選，初審資格審查後32件作品進入複選，經過複審審查會議後，共選出11件作品進入決賽。今日會議推舉傅林統擔任決賽會議主席。本次會議開始。

本屆鍾肇政文學獎評審狀況說明

傅林統（以下簡稱傅）談論整體印象：

有個英國作家說，兒童文學讀者的年齡層是0到88歲。為如此廣泛的年齡層服務，兒童文學作品多種多樣，花樣百出。去年鍾肇政文學獎的徵文項目為童話，今年改為兒童文學，類型又再擴大。所以我們評這個獎，有相當的難度。勾選五篇時，會有不同的見解，是普遍且正常的現象。進入決賽十一篇中，每篇都有各自特點。舉個例子，〈尾巴尾巴不見了〉當作幼兒繪本文本相當適合。我們三位評委從這十一篇中，重新敘述所勾選的篇目的優點，之後再重新投票。選出入選的三篇後，再討論名次。

第一階段評選

統計評審在進入複審32件作品中，各自挑選的5件最佳作品，進入決賽作品共計11件，結果如下：

〈汗水50cc的故事〉桂、凌、傅

〈唬姑婆的故事〉桂、凌

〈海邊琴師〉凌、傅

〈富貴城〉傅

〈小小猴與大大樹〉桂

〈午睡的圖書館〉傅

〈尾巴尾巴不見了〉凌

〈馬緯度遊樂園〉傅

〈地圖說〉凌

〈翅膀的模樣〉桂

〈蝴蝶〉桂

評審決議每篇作品逐一討論。

〈汗水50cc的故事〉

桂文亞（以下簡稱桂）：每次看童話時，都有很高的期待。全國有這麼多份作品，每篇都有各自的瑕疵與問題，但首先我要肯定〈汗水50cc的故事〉。這篇將現實與童話有機結合，收集50cc的汗水，讓努力、愛心、智慧變成營養素。別出心裁，而且幽默、敘述自然，雖然有很明顯的說教意味，但使用的方式，是有可讀性的。我們對於童話的期待，首要是富想像力與新意的

故事，同時也必須涵蓋對孩子有啟發的想法。所以〈汗水50cc的故事〉還是我比較喜歡的。

傅：這篇的童話敘述、技巧與內容都有相當水準。如果要提出缺點，可能是文字的優美程度。不過它非常平穩，有創意，因此加分許多。作品中還說汗水有努力、愛心、智慧等成分，這樣的安排使故事有深刻的內涵。

凌拂（以下簡稱凌）：就這篇而言，大家可能覺得只是勵志作品，但其實同時也有許多隱喻，很多關鍵地方也點到為止。

〈唬姑婆的故事〉

桂：童話最好的是想像力與創造性，但是文字是基礎。這次評審中，尚未見到有靈性的文字表述。〈唬姑婆的故事〉的優勢在於創意，但故事本身有點拖沓。唬姑婆本來是有侵略性的怪物，但主角怎麼樣對付唬姑婆，最後出人意料的關鍵是相機，這個點子相當好。這篇整體來說是到位的，不過缺點是有些冗長。

傅：〈唬姑婆的故事〉整個故事缺乏高潮起伏，但優點是無厘頭中有智慧。老故事新創作是我肯定的。

凌：基本上〈唬姑婆的故事〉抓住小孩子的心，展現童趣。在舊角色中注入新的氛圍，作者也有意要編入貓科動物的知識性，所以也是我選出來的其中一篇。

〈海邊琴師〉

凌：〈海邊琴師〉有文字節奏，人物掌握得深刻。最重要的是，在

人物掌控上還有言外之意，而且鋪陳有意境。所以這也是我選擇的一篇。

傅：我選〈海邊琴師〉的原因是，目前台灣沿海的漁獲量減少，作品中也表現出這樣的苦惱。故事中有個角色是瘋狂的琴師，剛開始我對這樣角色的出現有疑慮，但後來故事中，小孩團結起來，對抗瘋狂的琴師，救出魚類。這樣的作品相當有故事性。所以選了它。

桂：我覺得〈海邊琴師〉到很後面才進入主題，不夠緊湊，沒有很快領導我進入故事的核心價值。但我們可以再斟酌討論，因為它的文字蠻有味道。

〈富貴城〉

桂：〈富貴城〉藉軟體遊戲，創造了寓言式的童話。有創意與現代感，但缺乏童話特質，更接近寓言。遊戲中三個人物，帶給我強烈的現實和世俗感。讓我猶豫的是，這篇屬童話還是寓言。

凌：剛剛桂老師說的是，〈富貴城〉這篇缺乏童話特質，太過直白。但同時由另一個角度看，至少敘述簡明清楚，情節也一步步有跡可循。所以這篇其實也列在我較前面的等級。

傅：我選〈富貴城〉的主要原因是寫桃園。但這篇我也不堅持，因為都是講大人的事情，沒有寫童心部分。

桂：我們對各種文類都有風格要求，而且要在特質中有所創新。童話可以切入現實，但應該跳脫現實，要有靈性的思考。

〈小小猴與大大樹〉

桂：〈小小猴與大大樹〉這篇以互換身分體驗各自生活的故事，很溫暖且有啟發性。但我不堅持，因為這樣故事的原型已有多處沿用。

傅：這篇本來看有地緣親切感。但交換身分的方式，在寫作上算是老套，所以沒有選。

〈午睡的圖書館〉

傅：〈午睡的圖書館〉寫作涵義深刻。因為現在閱讀風氣很差，所以都在午睡時間閱讀，這個比喻蠻好的，並且符合現在要提升閱讀風氣。不過這篇作品與《圖書館精靈》的故事原型雷同，所以創意性沒有這麼高。

凌：作者很有意想翻轉閱讀風氣，立意很明晰，想讓大家重新回到閱讀。但也因為如此，沒有表達出趣味感，應該要活潑一些，才不會沉悶。另外，我也覺得結尾太過匆促。作品中，對於大家閱讀之後的改變，才應該是多著墨、發揮的地方。

桂：通常寫作時，作者會主題先行，但是不能一開始就讓讀者知道。而且這篇同時有些沉悶，所以沒有選他。

〈尾巴尾巴不見了〉

凌：〈尾巴尾巴不見了〉節奏明快，有趣，也適合年紀小的孩子。

傅：這篇適合三歲幼童當作繪本的文本，因為故事簡單明瞭。但參加文學獎，這篇的缺點也是太過簡單明瞭。

〈馬緯度遊樂園〉

傅：我選擇〈馬緯度遊樂園〉是因為有人說這個時代是馬緯度現象的時代，無風、安全，但船卻也無法前進。過去有優良的道德觀與習俗，但在這個時代，年輕人將其丟掉了。這個故事是藉由小孩子珍貴的、玩很久的泰迪熊被丟掉，後來到馬尾度遊樂園，表現珍貴東西被丟棄後的遺憾。但缺點是孩子們會有些難懂這篇故事的涵義。所以我雖然選了這篇，但如果另外兩位評委覺得不適合兒童，我也可以放棄。

桂：這篇立意很不錯，但問題是文字沒有趣味。文字的底蘊、簡潔、靈氣與詩意是重要的，從兒童視角來看，有文字上的問題。

〈地圓說〉

凌：〈地圓說〉就情節而言，讀起來情境自然流暢、不過分雕琢，所以我選了它。

傅：我認為〈地圓說〉故事很好，不過後來想藉著白鹿進入另一個世界，這個故事變成在追太陽，後來又變成爭地圓還是平。我覺得故事沒有連貫性，所以沒有選它。

桂：第一個看到〈地圓說〉的感覺是題目彀扭，我想大多數兒童會因為名字看讀下去，再來是太過冗長。

〈翅膀的模樣〉

桂：〈翅膀的模樣〉這篇構思特別，娓娓道來，好像可以是療癒心

靈的成長故事。所以我選擇了它。

凌：我覺得這篇對於翅膀這個象徵，表達不清楚。

傅：這篇以翅膀表現身障兒童的心理，有創意。但這篇作品的共鳴感有點低。

〈蝴蝶〉

桂：〈蝴蝶〉這篇也是不完美。不過優點主要是從生態自然保育找到童話，文字流暢、療癒心靈，並且構思特別。

傅：〈蝴蝶〉的故事相當有想像力，創作上也有新意。沒有勾選的原因是復育蝴蝶這個細節，不適合在井底，蝴蝶復育應該要與花木、天空共生。

凌：結尾有餘韻，但是前面有些刻意，少了幾分自然與感動。沒有顧慮到其他細節，例如傅評委說的復育。

第二階段評選

評審決定第一階段評選只獲得一票的作品不進入最後投票，並由前三高票作品獲得正獎與副獎。

評審結果

評審一致同意由〈汗水50cc的故事〉（3票）獲得正獎，〈唬姑婆的故事〉（2票）與〈海邊琴師〉（2票）獲得副獎。

（12:00散會）

附錄 |

2017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徵文辦法

壹、宗旨：

為發掘和培植文學人才，推廣文藝欣賞之風氣，以鼓勵愛好文學人士創作。

貳、辦理單位：

- 1.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桃園市議會、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 2.主辦單位：桃園市立圖書館
- 3.承辦單位：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聯合文學雜誌

參、徵選資格：

參賽者需具中華民國國籍，以中文寫作。各組創作題材均需以台灣（含澎湖、金門、馬祖）各地城鄉風土、人情、地誌、傳說故事等為主，能表現桃園題材者尤佳。以未曾發表（含演出、網路、實體出版）、未曾獲獎之作品為限，翻譯、改寫作品不予受理。

肆、徵文類別及作品規範

- 1.徵件類別：短篇小說、報導文學、散文、新詩、兒童文學及長篇小說徵件。
- 2.每人每類以參加一件為限，但參加之文類數不受限制。
- 3.參加徵文作品一律以電腦繕打，採直式橫書書寫，文字應採

12號新細明體，並須以現行通用中文標點符號，作品以A4大小紙張直式輸出，雙面列印，編列頁碼、裝訂。長篇小說需附上作品摘要500-800字。

- 4.應徵作品內文不得書寫任何作者姓名，及任何意圖表現個人身分之記號（姓名、個人資料請填寫於報名表）。
- 5.作品題目，一律見於作品第一頁最前端，不得另紙印製。
- 6.應徵作品必須不曾在任何報刊、雜誌、網站、部落格等公開媒體發表過；已輯印成書或出版作品者亦不得參選。
- 7.嚴禁抄襲，如有抄襲，公布其真實姓名及相關資訊。
- 8.如有前述6、7兩項任一種情形者，將取消參選資格，已得獎者，將追回獎金及獎座或獎狀，並公布其違規情形之事實。

伍、徵文組別：

1. 短篇小說類：8,000-12,000字為原則。
2. 報導文學類：8,000-12,000字為原則。
3. 散文類：3,000-5,000字為原則。
4. 新詩類：40行以內為原則。
5. 兒童文學類：1,000-4,000字為原則。
6. 長篇小說類：80,000字以上為原則。

陸、投稿方式：

1. 短篇小說、報導文學、散文、新詩、兒童文學類：

- (1) 收件時間：即日起至106年8月20日止（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且收件截止後稿件恕不予變更）。
- (2) 收件地點：110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聯經出版公司收(請於信封註明「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徵件」)。
- (3) 繳交資料：參加徵選作品印紙本一式6份（簡單裝訂即可，可不加封面）。報名表與授權同意書一式1份。

2. 長篇小說類：

- (1) 收件時間：即日起至106年12月30日止。(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且收件截止後稿件恕不予變更)
- (2) 收件地點：330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二十一號 桃園市立圖書館收（請於信封註明「桃園鍾肇政文學獎-長篇小說徵件」）
- (3) 繳交資料：參加徵選作品印紙本一式6份（簡單裝訂即可，可不加封面）。報名表與授權同意書一式1份。長篇小說類光碟2份，光碟標題註明「2017桃園鍾肇政文學獎長篇小說」、作品名稱，光碟資料應包括參加徵選作品、報名表word檔。

3. 報名表單下載來源請至：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官網 <http://literature.typl.gov.tw>

桃園市立圖書館官網 <http://www.typl.gov.tw>

聯經出版官網 <http://www.linkingbooks.com.tw/LNB/>

柒、獎金及錄取名額：

- 1.短篇小說類：正獎1名，獎金25萬元；副獎2名，獎金15萬元。
- 2.報導文學類：正獎1名，獎金25萬元；副獎2名，獎金15萬元。
- 3.散文類：正獎1名，獎金18萬元；副獎2名，獎金10萬元。
- 4.新詩類：正獎1名，獎金12萬元；副獎2名，獎金7萬元。
- 5.兒童文學類：正獎1名，獎金12萬元；副獎2名，獎金7萬元。
- 6.以上一至五類別，另贈《聯合文學》雜誌一年份，再取一名贈上海—台北來回機票一張。
- 7.長篇小說類：正獎2名，獎金50萬元。

捌、評選辦法：

- 1.邀請作家及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所有作品採匿名方式公開評審。
- 2.評審分為初複審及決審，評審將以紙本稿件為主。
- 3.初複審委員負責資格及規格審查，包括應徵資格、徵文類別、作品規範、字數、抄襲及重複投稿等情況，以剔除不合規範、不具資格之作品。
- 4.作品未達評審認定標準者，獎項得從缺，評審委員會得視作品水準於未超過獎金總額範圍內增加錄取獎項及入選名額。

玖、公布及頒獎日期：

- 1.短篇小說、報導文學、散文、新詩、兒童文學類預計至遲於106年10月31日前公布得獎名單於桃園市立圖書館官網、活動官方網站（若提前或延後將於活動網站通知）。並擇期舉辦頒獎典禮，時間地點另行通知。
- 2.長篇小說類預計將於明年（107年）初審查後擇期公告得獎名單於桃園市立圖書館官網、活動官方網站（若提前或延後將於活動網站通知）。

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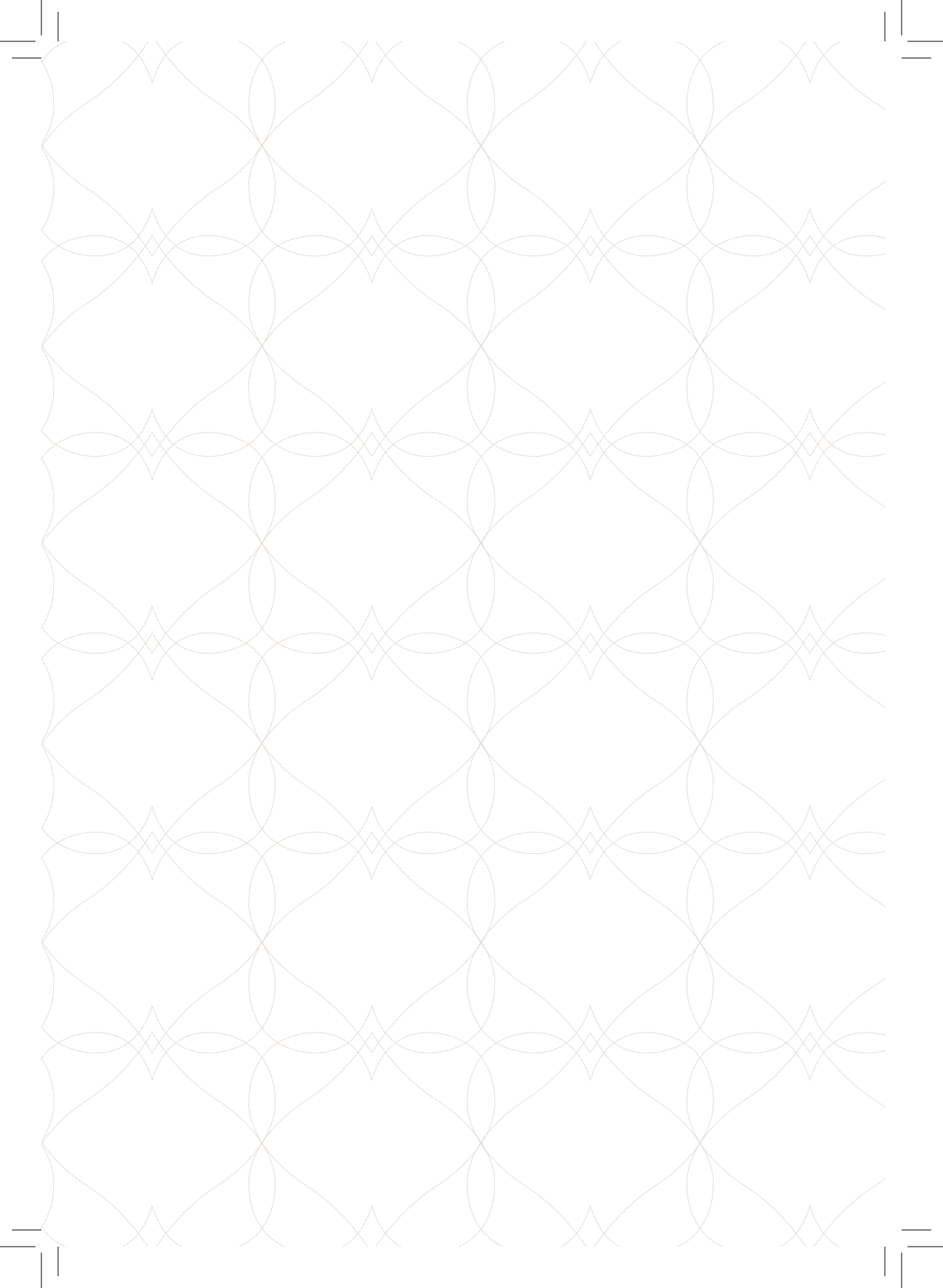
- 1.短篇小說、報導文學、散文、新詩、兒童文學類結集出版《2017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專書，出版時由得獎者校對並自負文責，並不再致贈版稅稿費。版權歸屬主辦單位，並致贈得獎者每人至多10冊。
- 2.長篇小說類得獎作品將由主辦單位規劃出版專書，出版權（含電子書）則為作者與主辦單位共有，主辦單位為推廣、行銷、上市流通之用，有發表及印製權利，不需另支稿酬或版稅。

拾壹、注意事項：

- 1.得獎作品之作者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並授權主辦單位於該著作存續期間，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以任何方式利用、轉授權他人利用該著作之權利。著作人不得撤銷此項授權，且主辦單位不需因此支付任何費用。

- 2.參選者請於報名表上詳載個人資料及作品相關說明，作品稿件上請勿書寫或印有作者姓名及任何意圖表現個人身分之記號，若違反此規定將不列入評選。
- 3.智慧財產權及相關行政辦理之目的蒐集，同意提供主辦單位個人資料，包括下列項目：姓名、性別、生日、電話、e-mail、簡歷及身分證字號等報名相關資料。
- 4.得獎作品如有著作權糾紛涉訟，經法律程序敗訴確定者，取消其得獎資格，損害第三人權利者，由作者自行負責。若因作品抄襲致主辦單位名譽受損，主辦單位得以追償其法律責任。
- 5.參與者皆視為認同本徵選辦法，報名時已詳讀所有規定。
- 6.依所得稅法規定，機會中獎之獎項價值若超過新臺幣1,000元所得將列入個人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若獎品價值總額超過新臺幣20,000元，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須就中獎所得代扣10%稅額。得獎者須依規定交付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若得獎者經主辦單位通知拒絕繳納代扣稅額，視為得獎者放棄得獎權益，亦不再進行得獎名單遞補。

拾壹、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補充，並公告於活動專屬網站。



2017 桃園

鍾肇政文學獎

在花季裡
寫同調

得獎作品集

指導單位 桃園市政府
發行人 鄭文燦
出版單位 桃園市立圖書館
總編輯 莊秀美
企畫督導 蔡志揚、溫琳琳、王偉誠
地址 330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21號
電話 (03) 332 2592
傳真 (03) 331 8634
網址 www.typl.gov.tw

作者 王宗仁、王怡祺、呂志宏、李仁富、沈秋蘭、周俊男、
林淑英、班與唐、許勝雲、陳正恩、陳柔旭、游書珣、
游善鈞、葉公誠、潘寧民（按姓名筆劃排序）

規劃執行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 林載爵
社長 羅國俊
總經理 陳芝宇
總編輯 王聰威
統籌 周玉卿
執行 邱美穎
責任編輯 許雅筑
美術設計 郭于捷
校對 謝恩仁、許雅筑
地址 11005臺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電話 02-87876242
網址 www.linkingbooks.com.tw/LNB
出版日期 2017年11月
印刷 沐春行銷創意有限公司
定價 新台幣300元

ISBN 978-986-05-3917-2
GPN 1010601959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2017 / 葉公誠等
著 ; 胡金倫總編輯. -- 初版. -- 桃園市 : 桃市圖,
2017.11

面 ; 公分. -- (文學小說)

ISBN 978-986-05-3917-2(平裝)

830.86

106020387



